

公道自在人心



若你釀出真正好喝的啤酒，根本不必聲嘶力竭的自吹自擂。

海尼根

人間

危機海域：

炸魚、毒魚、濫捕
下的澎湖漁業

危機海域：炸魚、毒魚、濫捕下的澎湖漁業

中正機場大罷工？

77年8月1日 / 第三卷第10期

截稿後緊急報告：
中正機場大罷工
2萬個在台洋人
阮義忠的台北謠言





今天起， 纖姿使妳的身材更出色！

唯一經醫學證實為最安全又具效果的天然纖維苗條法，運用纖維吸水膨脹產生飽足感的功能，可自然控制食量，循序漸進地達到妳苗條的需求；今天起，食用無副作用的纖姿，吃得安全，減得健康，身材更出色！

要苗條，選纖姿 不同的纖維對人體各有不同的功能，唯有纖姿含有蘋果、小麥、豌豆及關華豆等四種天然果蔬纖維，最接近日常飲食，均衡攝食纖維，更益於健康。

80%高濃度的纖姿，是目前世界上純纖維含量最高的天然纖維食品，效果有保障。

請於每餐前30分鐘，食用5~6粒纖姿，並佐以250cc的水一杯，持續10天即見效。

天然的纖維苗條食品

fibre fit 纖姿



全省各大藥局及屈臣氏均售

Hoechst

總代理：台灣赫司特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民生東路746號11F TEL: (02)716-9933 纖姿專線：(02)716-8635
總經理：祥勝有限公司 台北市民權東路550巷3弄25號 訂貨專線：(02)716-8633 (04)223-2241 (07)211-4536

SAMPO

工作安步 小器 展志

•看“新鮮的”，聽“不凡的”，
多一點震撼，心靈更豐富！

聲寶33"超電視

聲光科技大震撼

超音質：30W+30W HI-FI立體聲、沙龍音響，讓您如臨現場，再創電視音響新享受！

超畫質：33"大畫面、600條超高解像度，畫質鮮明銳利、逼真傳神，創造視覺新震撼！

超功能：首創無雜訊藍背景(Blue Back)設計、SQ直角黑色映像管、螢幕功能(On Screen)顯示裝置、3組AV端子、S(Super)輸入端子。

加裝碟形天線，與世界精彩節目同步，看得更遠、更廣！！

擁有聲寶33"超電視，
如同置身電影院！



SC-33K₂

聲寶Hi-Fi 33"超電視

總公司：台北市南京東路三段217號2樓 電話：7152111(代表號)

聲寶企業

家電·資訊·通信·塑膠·汽車·電子 / 代理：日本SHARP, 美國PHILCO·PRESTO

PRO KENNEX 肯尼士
光男的一小步·中國人的一大步

腳踏實地、再創佳績

民國六十六年，光男企業爲了替國人爭一口氣，自創肯尼士品牌，進軍國際，這一擊終於成功了。今天肯尼士網拍已是世界知名品牌，除了製造技術領先外，其外銷量更達世界的三分之一，是全球最大網拍供應王國。

有許多人想知道成功的秘訣，答案很簡單，即「腳踏實地」。就以這雙鞋子爲例，我們尊重別人的腳如同自己的，每一針、每一線皆一絲不苟，並爲您模擬各種不同的情況，最重要的，我們還賦予它生命——呼吸，使您的腳不再窒息，使您的活動自由無比。所以當穿上它時，這世界就是您的舞台，任您跳躍奔騰。



SCL-5902P



SCL-5904A



SCL-5901G



STS-5957A

光男關係企業 / 肯尼士運動用具股份有限公司

台中縣潭子鄉栗林村祥和路33號
電話：(045)338-507~8
台北辦事處：
台北市南京東路4段51之1號
電話：(02)718-1320

PRO
KENNEX®

The world is your playground!

人間

人間雜誌社

總編輯 / 陳映真
總編輯 / 曾伯堯
特別助理 / 廖嘉展
社務副理 / 陳姿茹

主編 / 鍾喬
圖片編輯 / 蕭嘉慶
版面設計 / 李翠瑩

執行編輯 / 李文吉 蔡明德 鍾俊陞
攝影採訪 / 顏新珠 蔡雅琴
文字採訪 / 曾淑美 陸傳傑
特約企劃編輯 / 張國權
特約採訪 / 陳列 王墨林 藍博洲
林柏樑 賴春標

儲備編輯 / 吳仁麟 簡慧蓉

廣告部
代表 / 陳映三 吳明達
黃曼娜 葉正芬

發行副理 / 邱鴻翔
發行專員 / 林正峯 陳淑芳 杜慧如
會計部 / 吳文娜
美術構成 / 蔡雅松
美術協力 / 凌鈺
人間出版社

社長 / 王拓
主編 / 姜靜繪
編輯 / 林純敏 董克景
發行副理 / 韋國川
發行專員 / 林立
會計 / 薛佩玉

在 100% 水果原汁中
為什麼只選香吉士



它來自美國“水果之鄉”的加州
是嚴格品管的高品質果汁



香吉士100%水果原汁，來自以陽光、雨水聞名於世，素有“水果之鄉”美稱的美國加州。精選上等果實，以獨步世界“果、子、皮，自動分離榨汁”作業製造完成。新鮮、自然、營養，合乎CNS 2377國家標準，完全保存鮮果中豐富的滋養。

一杯200cc.香吉士100%柳橙原汁
= 4顆新鮮柳橙的滋養



喝原汁，添元氣。香吉士100%原汁鮮純味美，一杯香吉士100%柳橙原汁就有四顆新鮮柳橙的營養，是都市人生命力的泉源。

香吉士100%原汁，含豐富的維生素C

香吉士100%原汁，是選擇上等的香吉士果實，經過全自動化的製造過程，確保果汁的鮮美營養。現榨的原汁雖然好，但榨汁的過程中却容易感染細菌，而不好的果實更會減低果實中的養份；但香吉士100%原汁，把果實的營養包住，衛生保住。

早餐桌上的貴賓，香吉士100%原汁



早餐是一天的序曲，要有營養的補給，才能漂亮的出擊。為家人準備一杯香吉士100%原汁，喝出健康，喝出活力，一天的工作，必將稱心如意。



家鄉 專業股份有限公司
台中市工業區三路18號 TEL: (04) 2522158

服務電話：台北(02) 7136818
台中(04) 2287053
高雄(07) 3842945

提高生活品味·享受純真果汁
香吉士 100% 柳橙原汁
100% 葡萄原汁



封面解說：長久的炸魚、毒魚以及濫捕，讓澎湖漁業面臨高度的危機；勤苦在漁船上從事捕撈的澎湖婦人，面纏防制強風襲打的布巾，在渺茫的漁獲收成中殘喘、失望希望。(攝影■顏新珠)

10 〈人間像〉 攝影■郭英慧 撰文■曾淑美 從民間來的，回到民間去

自幼長成於南方澳的邱坤良，
難能的鄉野情懷，
更重要，是他永不疲倦的耐心，
創造出民間劇場的新天地。



22 〈人間地理·澎湖現場報告之一〉 攝影■李文吉 撰文■陸傳傑 危機海域

炸魚、毒魚、濫捕下的澎湖漁業
漁業不發達的年代，
乾旱的氣候，貧瘠的土地，
使得澎湖飢饉連年。
20年後，漁業發展一日千里。
但朝向資本化，大型化發展
漁船却撈盡了近海魚場的魚蚶。
毒魚的手段洗劫了澎湖沿岸。

41 〈人間地理·澎湖現場報告之二〉 撰文/攝影■李文吉 丁香魚·赤嵌村·吉貝嶼

三、兩年內澎湖漁業將全面消亡？
危殆的驚訊不時傳出，
濫捕、炸、毒魚事件的層出不窮，
在漁源枯竭惡況下，
帶來空前的劫難……。

51 〈人間地理·澎湖現場報告之三〉 攝影■李文吉 撰文■陸傳傑 馬公海內的旱村

天乾地旱的澎湖一向缺水，
除了馬公市區，周邊的鄉村，
一向沒有公營的自來水。
連村裡的水井也
一個個鹹化了……

60 〈人間攝影故事〉 映像筆記 / 攝影■蕭嘉慶 撰文■張國權 淡水最後列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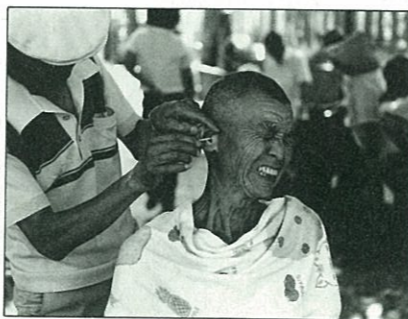
最後的淡水列車開出，
歷經87年的悠久歲月；
時光宛若緩緩馳去的列車，
壓過多少歷史的軌轍……

75 〈人間勞工〉 攝影■劉傳勝 攝文■梁春幼 中正機場大罷工？

截稿後緊急報告!!
七月廿日，某報頭條新聞：
「台灣將發生國際性罷工？」
這個？背後的重重內幕，
引人深深憂慮……

86 〈人間訪談〉 阮義忠的「台北謠言」

阮義忠說：「台北的『包裝』太好了，
商業包裝甚至把台北病態的那一面包裝得
毫無病容，更使人覺得影像掀不開
假像的無力感……」



103 〈人間思想起系列之一〉 攝影/撰文■顏新珠 江湖流落剃頭師

萬華龍山寺旁窄仄的巷弄底 擺著古老、
樸素的剃頭攤位，
在這都會邊緣的底層，
江湖流落、他鄉遷徙，
在都會繁華中落寞、被遺忘……

113 〈人間現場〉

121 〈人間都市〉 撰文■戴蘊如 / Fred Carruth 攝影■林恩照 / Fred Carruth 兩萬個在海洋人



129 〈人間寰宇·絲路之旅系列之一〉 攝影 / 撰文■黃仁達 遊走古老的傳說祕境



138 〈台灣兒童虐待問題特集〉之六 撰文■李翠瑩 攝影■吳仁麟 美圓是這樣生，這樣死的……

在貧困和年齡懸殊的婚姻下，
美圓娃娃受盡了
無從置信的醫療怠忽、遺棄、
和私人精神病收容所殘暴的惡打……

147 〈人間劇場〉 石飛 仁旋風

撰文■王墨林
攝影■吳仁麟

153 〈副刊人間〉 撰文■曾健民 軍國日本與經濟日本

在戰後國際冷戰構造下，
台灣對日本在垂直分工構造中依賴發展，
使日本資本、技術、文化和精神商品，
在台灣形成「模範日本」的國民傾向。

159 原作■原民喜 翻譯■林慧 夏之花

本刊圖文版權所有
未經同意轉載者依法追究

出版者 / 人間雜誌社
登記證 / 局版臺誌字第4880號
社址 / 台北市敦化南路73巷8號1F
電話 / (02) 7091920~3
廣告部專線 / (02) 7008113
中華郵政北字第1726號執照
登記為第一類新聞紙
印刷所 / 沈氏藝術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發行 / 雨辰書報社 電話：(02) 3811897
裝訂廠：嘉明興業股份有限公司
電話：2519704
照相打字：宇晨企業有限公司
電話：7006133·7034165
直銷總代理：文盈文化事業公司 TEL：3123157

零售 / 新台幣148元
長期訂閱 / 全年新台幣1480元
半年新台幣 750元
歐美全年：(空運) 新台幣2872元
美金102.6元
(海運) 新台幣1900元
美金 68元
亞洲全年：(空運) 新台幣2644元
美金 94.4元
(海運) 新台幣1900元
美金 68元
港澳全年：(空運) 新台幣2404元
美金 86元
(海運) 新台幣1696元
美金60.6元

國外經銷處：
加州：長青書局 TEL：818-2849066
芝加哥：士林書苑 TEL：312-2886565
香港：田園書屋 TEL：3-858031
郵政劃撥帳號 / 1008791-0號
國內掛號投遞(每期另加郵費10元)
●國內郵資如有調整，國外訂費將隨著調整。
(國外訂費，均含銀行代收手續費)

《發行人的話》

韓國與台灣

七月一日，韓國政府宣布修改各級學校教科書，廢除40年來對北韓仇恨、對立的觀點，代之以促進南北韓相互理解、增進民族情感和團結的觀點。

七月七日，盧泰愚大統領宣佈韓國從此放棄與北韓的對立，並且提出六項南北韓和解的具體計劃：

- 一、開放雙方包括政府官員在內的各種人員互相交流。
- 二、在紅十字會談判尚未能解決雙方整個問題之前，先開放雙方探親。
- 三、開放雙方的直接貿易。
- 四、不反對美日等友邦開放對北韓的貿易。
- 五、開放雙方外交人員在外交場合中的自由會面，放棄對北韓的外交抵制。
- 六、建議美、蘇、中（共）、日對南北韓展開交叉承認。

台灣和韓國，在當代史的發展上，有這些顯著的共同點：首先是以1950年韓戰為頂點的美、蘇兩大陣營的冷戰，使國土分斷，民族分裂。韓戰固定以38度緯線為界的南北韓分立，也確立了「中日和約」和「中美協防條約」基礎上以台灣海峽為界的國共政權的分立，漫漫於茲已四十年。

其次，和台灣一樣，美日兩強的政治、軍事、經濟和文化勢力，在南韓逐漸強大。最後，南韓兩地，都以做美軍基地國家的戰略地位，在國家安全體制的高壓政治和對美日經貿依賴的條件下，取得了驚人的經濟發展。

在這冷戰構造下，兩大霸權間的意識形態和政治宣傳上互相醜詆、仇恨和猜忌，透過各種教育、宣傳和傳播，也在對立分裂的同民族間製造、擴大和強化。38度緯線兩邊和海峽兩岸，40年來互相仇恨的教育，為民族帶來很大的損害。

半年來，我們政府也開始從地理教科書參考切合當前大陸地理現狀的教材。希望政府有魄力全面檢討利權而損自己的、對大陸仇恨、對立的教科書、文教和宣傳政策，重新審定編寫教科書，以利我們民族的和解與團結。

過去十多年間，南北韓斷斷續續地透過雙方紅十字會進行發展幅度不大的會談和官方、文化等方面的交流，一年多來，台灣開放探親，以及多

年來台灣商人干犯法禁，在大陸求發展，使我們在民族統一的步伐上大大超前於韓國。如今，「盧六點」的提出，又使我們的大陸政策遠遠地落在韓國之後了。

如果台灣和韓國的執政黨和政府在近一年多來的「自由化」、「民主化」改革，是這兩個地區戰後「專制·依賴成長」下資本主義的發展邏輯，要求這兩個黨和政權急速合理化、現代化和現代化，從而使「股份有限公司·大韓民國」和「股份有限公司·中華民國」的形成加快了速度，那麼，純粹就合理化經營來看，韓國的挑戰大，但回應的合理化、管理化色彩比台灣強得多。看來，韓國的資產階級和他們的政府對自己和民族的信心，遠遠大於台灣吧。

國土的和民族的分斷，使同族互相仇恨、猜忌和敵對，從而使民族的創意、勞動和智慧但無法發揮相加和相乘的效果，反而互相抵銷、挫折和損害。雷根和戈巴契夫最近一時地緩解了世界「第二次冷戰」，包括中國大陸在內的社會主義圈各國，也展開程度不同的「開放改革」。面對新的歷史形勢，海峽兩岸應該擺脫美蘇兩強的轄制，以自己民族的利益為中心，逐步展開更大步伐的溝通和往來。我們的人員交流、探親、旅遊、投資、設廠、貿易、通郵、通航的步幅，還可以再加強些、擴大些，爭取中國民族統一運動上的主動權，為民族的再和解與再團結，做出貢獻。

在這樣的趨勢下所產生對於國民黨十三大會的中國大陸政策的期待，在現實決策前，是不能不感到失望的。全社會矚目的十三全的結果，基本上還是逡巡、躊躇、保守、自閉和缺乏自信的。然而在台灣一般的自稱自由派的留美派知識份子，對於兩岸統一和往來，表現出令人詫異的保守性，雖然不說反對統一，卻表現出統一的近於無限長期化。對於像中國這樣一個還在列強壓迫下奮力求發展的民族，民族的解放與發展，是人的解放與發展的重大事件。形勢和歷史都在不斷地變化和發展。關心中國人文和文化發展的人們，是無法自外於這個變化與發展的。

陳映真

讀者投書

給《人間》的一些話

《人間》創刊以來的幾個重要專題，也是最獲讀者歡迎的，有「柯錫杰看中國」，「悲泣的河海」，「湯英伸事件」，「杜邦等環保運動深入報導」，「街頭運動」，「二二八事件」，「丹大林區現場報導」，這些專題都讓出版界、藝文界及社會輿論有了新的衝擊和焦點。《人間》向來都讓讀者有一種恍然大悟的提醒作用。常常看到了，便驚覺「原來是這樣子」，「怎麼有這種事呢？」，這種感覺，比「好奇」還要深刻，是一種對自己生存空間的迫切認知的渴望。

這兩年來，許多社會問題、社會弊病，不但表面化，更逐漸政治化，造成《人間》處理這方面題材有著或多或少的牽制，如時效性、特異性，及立場的考慮。再從整個大環境來看，資本主義在台灣的「偉大成就」，已幾乎全面俗化、異化、物化了現代人的精神領域。安靜下來、冷靜下來，仔細閱讀、思考一份深刻的刊物的時代，似乎在此時已經成為稀罕的「怪事」。

我們從《人間》的編輯方針裡仍然可以找到許多可開發的題材。在《人間》的邀稿類別中有十二項：甲、社會生活；乙、各行各業；丙、人間燈火；丁、文化及次文化；戊、少數民族；己、環境／生態；庚、台灣民俗；辛、台灣地理；壬、外國攝影名作介紹；癸、新聞攝影；子、歷史見證；丑、決定性瞬間。在這樣的編輯策略上，理當有其「賣點」存在。時下一般雜誌，除文學、思想雜誌外，都犯了「膚淺」的病症，因此如何保持報導的深刻而又兼顧其聳動與爆發力，成了在亂軍中爭勝的關鍵。

台中 張淑宜

令人痛心呀！這殘暴的事……

套句話說，兒童是屬於國家的，有關當局，更應負起保護兒童的責任。對於防止兒童受虐待計劃，遲遲難產，我們都非常痛心，難道就沒有更具體辦法去敦促有關當局正視這個問題嗎？我們都非常關心，並希望我們能為這些可憐、不幸的兒童做些事情，希望能藉大眾之力，來使這個「防

虐待計劃」制定出來！如果《人間》有什麼需要之處，請來信告知，我們將全力配合，以拯救那些可憐的孩童！

日前看到《人間》雜誌報導的有關兒童受虐待事件，心裡實在非常痛心，這些殘暴、沒有人性的大人加諸在毫無反抗能力的幼兒之暴行，對他們身心影響何其大呀？！

蔡民總醫院台中分院 胸腔內科／陳瓊芬、金湘玲、陳婉姿

世人也注意起「危險的故事」了……

……我的書竟然比預期的還早兩個月就賣光了。日本進入反核能發電的高潮。我有一個叫廣瀨隆的作家朋友，以車諾堡事件引起的食物中毒為中心寫了一本「危險的故事」，成為暢銷書。

……我的努力，終於使日本核能發電廠的被曝工人以實態大白於天下，覺得很安慰。我還得繼續加把勁才行。

關於貴刊照片處理方式，容許我以一讀者的身份進一言。你們可試以全頁出雪的方式，使照片大幅刊出。特別是橫的照片。

看見台灣在社會、政治上有巨大變革，十分動心。鍾俊陞等到大陸去採訪，有很深遠的意義。

日本 樋口健二

讓每個人都能在陽光下綻放生命之花

《人間》雜誌是生命的第二雙眼睛，它領著人們看到另一個角落的另一群人，看到了生命不同的層面、不同的掙扎與表情。

拜讀了有關同性戀的報導，客觀而不存偏見的向人們展現那個圈子的人性面。

徐中雄先生撰寫的經歷亦是文采充沛；是真有其人或純為杜撰？若真有其人，可否代為轉寄信件？我想寂寞的生命是需要一些精神上的支持，讓每個人都能在陽光下綻放生命之花。麻煩您，並致上謝意！

讀者 鄭

編按：《人間》的紀錄與人物從不會杜撰。您寫給徐中雄先生的信函，已由曾淑美代轉。祝福您。

上期錯誤更正：

頁56右第29行，備俗（誤）→庸俗（正）

頁51右第20行，同人（誤）→同仁（正）

頁56第18行，自成（誤）→承自（正）

頁179左第7行，「劇情介紹」屬贅植。

頁143欄眉，《人間少數民族》屬贅植。

並謹向讀者致歉！

1

975年12月25日，邱坤良率領一批文化大學國劇組的學生，在靈安社老子弟的引導下，每人向戲神西秦老王爺上一炷香，正式成為霞海城隍廟的與前子弟團——靈安社的子弟。

「正廳中神龕裡端坐的西秦王爺，我很早就見過『面』，也曾經很仔細地端詳過祂的造型，以前一直覺得祂的笑容和其他王爺沒什麼差別；但這天，當我把香枝插在祂腳跟前的香爐時，突然覺得祂的眼睛特別嚴厲，彷彿在懷疑我們到靈安社學戲的誠意。」

「從靈安社老師兄忙來忙去招呼學生的神情，我知道他們十分興奮，但我的心情卻反而沈重，我所帶來的這些學生能否適應靈安社的環境呢？」數年後，邱坤良在「野台高歌」一書中曾如此描述當時的心境。

1977年2月6日，這批學藝初成的大學生，志志地站上國立藝術館的舞台，正式粉墨登場演出北管戲「斬經堂」和「蟠桃會」。這是台灣知識份子參與民間表演活動的第一次。之後，他們離開藝術館，下鄉到各地廟會展開一連串的野台戲演出，立刻在跌盪著保釣餘波和鄉土文學運動的台灣社會，引起極大的轟動。

「大學生也演野台戲！」連鄉村父老都知曉這新聞。

《人間像》

帶領著大學生深入民間，
在野台上推陳出新，
為民俗曲藝賦予新機。
邱坤良這位學院的學者，
走遍鄉野濱海，
將現代劇場的觀念，
帶進民間傳統的演出，
自幼成長於南方澳的他，
有著難得的鄉野情懷，更
重要的，是他永不疲倦的耐心，
創造出民間劇場的新天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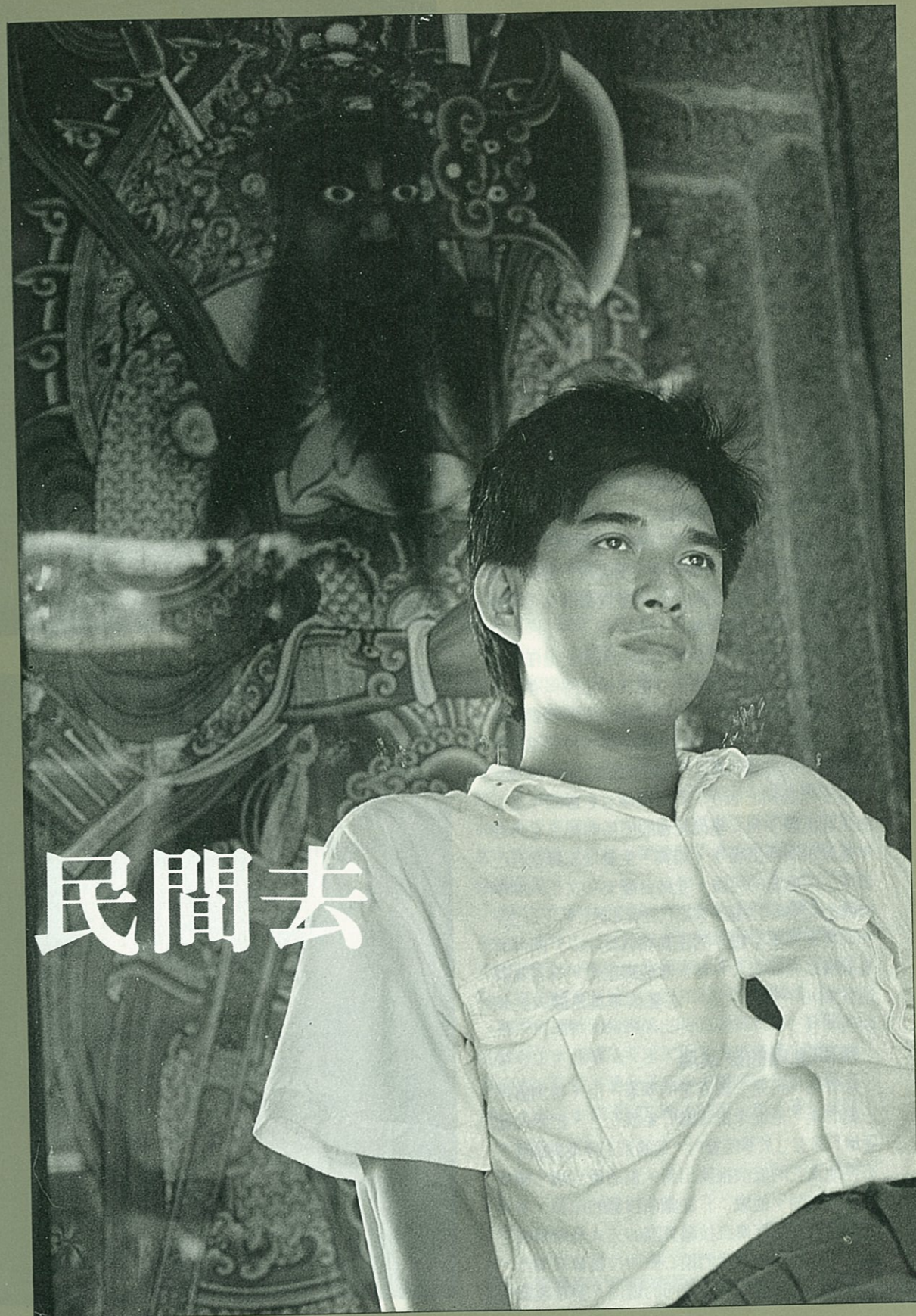
從民間來的，回到

攝影■郭英慧
撰文■曾淑美

許多個「第一」

6月下旬，我們在「傳統藝術研究中心」初訪邱坤良。他正忙著監製文建會在台北蘆洲保和宮和宜蘭林氏家廟的兩場演出，每天往返奔波於台北市區和蘆洲之間，不斷和參與演出的藝人師父、藝術學院學生討論、協調，嚴謹而流暢地處理一切演出前的細節。39歲的他，看起來仍然像10多年前帶學生唱野台戲時留下的照片一般年輕、煥發。

從1975年帶大學生到靈安社學戲，多年來邱坤



民間去

由學生改編布雷希特的劇作「例外與常規」在林氏家廟前，博得宜蘭父老兄弟姊妹們熱烈的喝采。

良矢志無他地守著台灣的民間戲曲，源源不斷地開創出最具前瞻性的做法，獲得國內外學術界的一致肯定：

1978年，拓荒式地出版「民俗曲藝」，結合演出機會，逐步介紹民間藝人和整理劇本。這本刊物出版至今，一直是關心台灣民間戲曲的愛好者和研究者最珍視的必讀之書。

1979年，以學者身份說服靈安社施合鄭社長成立「施合鄭民俗文化基金會」，每年投下百萬資金支持民俗曲藝活動，開企業家資助民間文化活動風氣之先。

1982年，在文藝季中策劃、製作第一屆「民間劇場」，初步塑造民俗曲藝結合現代劇場的型式，再度掀起台灣社會認知本土戲曲的熱潮。

1983年，受邀以傅爾布萊特學者身份赴美芝加哥、夏威夷等大學訪問半年，並獲法國文化科技協會獎學金赴巴黎大學研究3年。

1986年，獲巴黎大學博士學位，回台擔任藝術學院「傳統藝術研究中心」主任，主持保存、研究各項民間傳統藝術的工作，做深入的田野調查。

邱坤良對民俗曲藝的看法很早熟，早就出過三本嚴謹而又有趣的書：「民間戲曲散記」（1979年時報文化公司出版）「野台高歌」（1980年皇冠出版社出版）和「現代社會的民俗曲藝」（1983年遠流出版社出版），翔實、生動地記錄他自己參與民間戲曲的經驗，並結合歷史和文化人類學的觀念來討論民俗藝術在現代社會如何「活下去」。和邱坤良同事了12年的汪其楣教授說：「阿邱真是個精力充沛的人。每天看他那麼忙，卻常常忽地就寫出一篇好文章，這種效率真是讓人『嫉妒』。」

民間劇場的新環境

儘管邱坤良是公認真正的學者，但，特別值得一提的，他從未把知識「系統化」、把戲曲僵硬地「保存」於學院牆內。他總是不停地動腦筋，不停地為它的表演推陳出新，創造最活潑、開放的表演空間。他說：「從戲曲技藝的起源、發展情形來看，保存傳統技藝實際的方式是繼續讓它在民間活動。因為我們擔心戲曲技藝會被淘汰，將失去它成長的環境；相同的道理，要維護戲曲



技藝，就必須讓它繼續與民間生活保持關係。」

而人「民」的生活空「間」，每個時代不一樣、每個地方也不一樣。如何讓傳統藝術有機地和現代社會連結、生機活潑地和環境結合而再生，便使得喜歡謙稱自己「好玩」的邱坤良玩出了一大堆「創舉」。前述的帶大學生唱野台戲、從無到有地製作出第一屆民間劇場，就是最佳的顯例。

這次在蘆洲保和宮和宜蘭林氏家廟的兩場演出，他總命名為「民間劇場的新環境」，因地域的不同而制宜出兩套劇碼有同有異的表演，便再度顯現了他創造性的行事風格。

「國立藝術學院本身座落在蘆洲，我們除了讓藝術學院的學生表演陣頭、布袋戲、作報告劇、和藝人師父合演南管，還盡量多邀請本地寺廟、學校、父老的參與，所以保和宮自己的神將、蘆洲國小的節奏樂隊、鑼子隊和地方父老自己組成的樂團，也都興高采烈地參加遊行的行列。因此，蘆洲保和宮表演的意義在於民俗的社區文化結合。至於宜蘭林氏家廟的演出，我們側重於向宜蘭父老介紹宜蘭當地比較少看到的表演：像南管啦、皮影戲、李天祿布袋戲、以及學生從布雷希特劇本改編演出的『例外與常規』等等」邱坤良說。

從演出現場來看，的確達到邱坤良的目的：在蘆洲保和宮的演出，廟內劇場演出陳三五娘「賞元宵」，當演員跨出廟門敷演外看元宵花燈時，從國立藝術學院出發的百戲隊伍遊繞街區之後正來到廟前廣場，霎時戲劇情節與百戲表演融為一體，各自豐富了彼此的藝術空間，令現場觀眾及演員都受到感染，邱坤良這種處理傳統藝術的手法，既傳統又現代，更證明了傳統藝術活動的韌性與彈性。

另外在宜蘭林氏家廟演出布雷希特戲劇時，許多中、老年市民很寬容，有興趣地從頭看到尾，都證明了邱坤良一向的理念：要有良好的演出空間，任何藝術都可成為民眾的「民俗藝術」。

邱坤良還特別強調演出時的劇場效果。在開放的舞台上，他總是要求工作人員把音響、燈光做到最好。「並不是台子上演員鬧哄哄用麥克風大聲唱，台下小孩子跑來跑去的野台戲才算是民間

舞台下的觀眾凝神地觀賞演出。

蘆洲保安宮的神將們，從藝術學院出發，沿街遊行到保安宮的廣場。

蘆洲保安宮廣場前，邱坤良呼喊著：「呾緊來哦，各位鄉親，父老兄弟姊妹們，今晚，藝術學院的學生要在這裡為你們演出各種民間戲曲，歡迎各位來看，吃飽得趁早哦！」。



的演出。這只是我們現代人對日漸消失的民俗演出的一種感情投射，民間的東西放到現代社會裡其實有些並不好：像不注重演出效果、擴音器哇啦哇啦吵人、演員演出水準低落、扮相殘敗……這些都削弱了民間藝術的優點和被接受的可能性。所以，我們鼓勵學生來參與演出，以清鮮的扮相、演出來破除以往戲曲的老舊感，吸引新舊觀眾，再把現代劇場的觀念帶進來，使得演出更緊湊、有效，我想，這和民間演出原有的開放、活潑並不衝突。」他說。

保和宮和林氏家廟的兩場演出，在嚴格的幕後流程的控制下，台前所呈現的，是一個豐富、熱鬧、而新奇的民間劇場。儘管演出成功，觀眾反應熱烈，但邱坤良從來不把任何一次成功的演出當作固定的範本，他總是認為每個時代、每個地方，都應該有自己獨特的民俗文化。「我只是希

望這樣成功的演出，能夠刺激各地的地方人士來思考，做出具有地方特色的民俗藝術表演。任何的表演本來就因時因地而去不斷修正出適合現場的最佳表演。」他說。

「無必也，無固也，義之與比。」正可形容邱坤良的劇場觀念和行事風格。

大學生和民間劇場

7月6日午後，在藝術學院積著陽光樹影的舞蹈教室裡，邱坤良和10來個參與「民間劇場的新環境」的學生和工作人員，席地討論此次「民間劇場的新環境」演出的得失。

許多人都是第一次參加露天的演出，受到觀眾的震動特別大。在南管「陳三五娘」裡出演丑角林大的戲劇系助教趙靖夏說：「以前在室內演戲，觀眾都被趕到觀眾席，和演員的互動少。這次在

廟前演，要顧慮場地、氣候，演員要付出比室內多得多的心力去演出。可是台下觀眾的情緒那麼直接、熱烈，我反而被激發出了更多的靈感去作更好的表演。這麼好而令人感動的經驗是從前在室內未曾經歷過的。」

戶外演出時，因場地、天候、觀眾的無法充份掌握，舞台工作者往往要付出比平常多10倍的能量和注意力去處理隨時可能發生的意外情況。許多事臨場處理，學生不免覺得慌亂，事後自責許多地方做得不夠徹底。舞台製作張皓期沮喪地檢討自己：「對自己的角色認同模糊，什麼都要做……」其他人也跟著檢討一番。

邱坤良儘量讓他們發言，隨時提出自己的看法和同學討論。基本上，他對這次倉促成軍的演出，結果是滿意的。不只一次，他說：「演出內容的好壞是一回事，最重要的，是個個參加的學生都

非常認真，非常具有劇場精神。」

的確，在演出現場，我們一再看到藝術學院的同學鉅細靡遺的認真態度。從演出者不厭其煩的每場事先排演、上台認真演出，到幕後工作者大至架設燈光、自釘舞台，小至為演出場地的地毯一寸寸用膠布黏起毛屑；以至於最後演出完畢的檢討和共同拆卸工作，這群大孩子所表現的專注、熱忱是令人動容的。特別是：這完全是一次不計學分的義務演出。

從靈安社時期開始，邱坤良就積極帶領大學生參與民間劇曲的演出和推展，形成活動的一大特色。大學生的參與，至少有這樣重大的意義：

學生本身被本土文化再教育。在愈趨都市化的台灣，無論是本省籍或外省籍的大學生，絕大部份對台灣鄉土的文化是隔膜的。參與民俗曲藝，使得大學生有機會從老藝人和群眾身上，找到最



邱坤良不斷地和參與演出的民間藝人商討演出細節的各種事宜。

豐富的本土質素。這些學生往後無論朝哪一方面發展，都將更踏實地理解腳下所踏的這一塊土地。

「但是，學生們在參與時，心態上對民俗文化的重要性有足夠的理解嗎？他們會不會自恃大學生身份，反而和群眾疏離了？整個活動變成只是在販賣『學生牌』？」一位戲劇評論者，對於大學生下鄉參與民俗活動的心態有所質疑。

我們把這個問題就教於邱坤良。他說：「大部份的學生在剛開始的時候，的確是抱著來玩玩的心理，談不上什麼使命感。但，透過一再的參與和反覆教育，學生的心態會變，變得認真，懂得虛心和去敬重。」

沈思半响，他接著說：「但是如果擔心他們自恃大學生身份，反而會和群眾疏離，就太多慮了。因為自恃大學生身分者，不太可能有耐性、謙虛去做我們這類不時髦的事，大學生參與民間文化，外人或許看來好玩、熱鬧，卻不知學習過程的辛苦。」

觀眾或評論者都可以說我們的活動成效不大，但如果連學生這點誠意都要懷疑，那還有什麼不能懷疑的？」

台灣的劇場工作者多局限於知識份子，表演探討的空間基本上是都市的，絕少像邱坤良帶領的民間劇場，在型式和本質上真正從傳統鄉土文化中去汲取養份。但，民間劇場真正和群眾親近嗎？亦或只是知識份子式的鄉愁和創意？在韓國的群眾運動中，有所謂的「民眾劇場」，由工人或農人自編、自導、自演，台灣的民間劇場能不能做到這個境地？

「這樣的方式當然是好的，劇場的發展方式有很多種，最好各式各樣的劇場都有人去盡力。我一直覺得很遺憾的是，台灣本身有很好的演戲傳統，每個地方都有自發性的劇團，由各行各業的人一起出錢出力來共同參與，可惜這些自發性的劇團一直沒有發展出能夠反映現代現實生活的新東西。如果我們有更多的人來做，來使這種自發



這樣動人心弦的故事，《人間》曾報導過：一個孝順、快樂，打一手好籃球、喜歡彈吉他、唱歌、自己寫歌詞；深受部落神父、長老喜愛的曹族少年湯英伸，淪落台北職業介紹所，竟被逼得成為殺害三條人命的殺人犯，在孝思、懺悔和社會的無效的聲援中，仆倒刑場……

《人間》第9期《不孝兒英伸》，1986年7月號

《人間》第20期《我把痛苦獻給你們》1987年6月號

《人間》第24期《以後請到家裡來奉茶》1987年10月號

人間

要為痛苦的人 擦掉眼淚

要給受難的人 燃亮燭火

請擁抱人間疾苦 請閱讀人間雜誌

訂閱專線：7091920

訂閱一年：1480元 訂閱二年：2800元

人間雜誌社 地址：台北市敦化南路737巷8號1F
郵撥帳號：1008791-0



性的劇團重新活動起來，民眾的參與空間就很大。然而，我們與其埋怨民眾劇團的無力與社會環境結合，倒不如問問所謂的『劇場工作者』到底做了什麼？任何的文化活動，都一定要有知識、熱情、經驗三方面的配合，缺一不可。特別是傳統藝術，更需要經驗的不斷積累、調整，而不是一步登天就能得到最大的成效。」邱坤良說。

南方澳的頑童

邱坤良最為他的親朋好友和學生稱道的，是他那無人而不自得的草根性。他和每一個接觸過的藝人都處得極好，朋友們暱稱他「邱仔」。邱仔常常露出半截襯衫指揮舞台工作，褲袋裡插一把扇子，頭戴鴨舌帽，學生此時視他如工人。他在非正式場合講話，總是以台語為主，講到興奮處，還偶而溜出一些無傷大雅卻有助於提振語氣的髒

邱坤良現場指導舞台監督；與他討論如何使燈光、音響等幕後技術問題。配合演出型式以期達到流暢、完美的境界。

話。他說：「這大概是我童年生活的『文化殘餘』，常常順口而出，想改都改不過來。」

這樣草根本色的人，自然是在鄉下長大。邱坤良的故鄉是南方澳，一個宜蘭地區人口密集的小漁港。為了打探他更詳盡的「出身背景」，我們特地邀約他在鬧市攤販一起喝酒，因深知他一到尋常百姓的遊樂處，便如魚仔落入水中一般自在，說起話來特別精彩。

「我們家有一條小漁船，隨便抓些魚來過日子，餓不著，可也沒什麼錢。我在1949年出生，那時候大家普遍都窮。我們家有很多個孩子，我上面有好幾個哥哥、嫂嫂，家事都他們在做。小時候到外面玩耍，玩到一半其他小孩都要回家煮飯啦、跑腿啦，就我不必，整天閒得很，上山下海，忙著玩耍，東想西想腦子裡有一大堆遊戲點子（大概因此而養成長大以後動腦筋，創新的習慣。），漸漸就變成『孩子王』，別的孩子都喜歡跟著我玩。」酒未過三巡，邱坤良的開場白就不負眾望地精彩起來。大家仔細端詳他，依稀看得出當年古怪精靈一頑童的神采。

「我的賭性很重，賭牌仔，龍眼籽，還自己發明賭衛生紙。玩法是這樣：在小溪裡設障礙，我做『莊家』，別的小孩把衛生紙摺成紙船放進溪裡，如果紙船順利通過障礙到達終點，我就輸他一疊衛生紙，如果中途沈沒，船就輸給我。」邱坤良回憶起做「猴囤仔」的樣子，不禁興高采烈：「這個遊戲的祕訣在於設障礙要有技巧。不能太難，這樣人家就不跟你玩；也不能太容易，要看起來不太難，但又對自己比較有利才行。」

因為鄉下大家普遍窮，大人幾乎從來不給小孩子零錢買零食，小孩子特別饞得厲害。邱坤良很小就學會從替大人跑腿買東西的機會裡偷偷剋個一角兩角，或者拿錢說是要買圖畫紙，結果錢拿去買糖果。

「我現在身體不錯，大概是因為小時候很喜歡走路。我常常走來回兩小時的山路，到離家很遠的一座兵營的福利社去買枝仔冰。那種枝仔冰不但有夾心，還比普通的冰便宜一毛錢。」他說。

邱坤良特別懷念從前民俗慶典與社區生活緊密結合的經驗。一到「媽祖生」，學校就放假，老師、學生都吃拜拜去了。

「我們小孩子常跑到汽車站去瞭望，等汽車一

停，看見有親戚來了，就趕快跑回去報告大人。大家一起搬桌子，看戲，整個地方都很熱鬧，人跟人之間很親。」他說。

甚至連南方澳端午節比賽划龍舟，都會保留一部份賽程給小學生，邱坤良小學5、6年級時就參加過。這些節慶活動的參與感，對邱坤良往後在民俗活動上的興趣和專注，有不可磨滅的影響。他舉辦任何活動，最強調的就是那份人人皆可來去的參與感。

後來，他上文化大學，從史研所拿到碩士學位，還以第一名的成績考上博士班，才唸一學期便因曠課太多而被退學。那同時，他開始帶著國劇組的學生，到靈安社學戲，開始他多彩多姿的研究工作……大概邱坤良也沒想到，小時候那個「孩子王」，一路玩到底，竟然成了大學課堂裡學生敬愛的好老師。

地方文化的自力救濟

邱坤良研究的是中國戲劇，關心傳統戲曲的保

存、整理與演出，在活動方式上，他站在更寬廣的文化角度去思考，因此他更關心民間文化問題。他所謂的「民間文化」是相對於上層社會、劇院（藝術館）、影視媒體的民眾文化，是開放、參與的，任何階層的藝術、文化都可以在民間呈現。

他認為唯有民間文化能蓬勃發展，傳統戲劇才有可能藉著這種文化空間綿延不絕，與各種藝術文化一起來豐富民眾的生活內容。然而，在台灣的農村、漁村及小市鎮上，傳統民俗藝術沒有了，公共設施如圖書館、音樂廳等付諸闕如，色情、汙染的問題卻不下於都市，甚至由於地方文化的一片空白，色情的電子花車以及曾風行一時的大家樂，竟漸漸被部份人士視之為「民俗」的一部份。

「『民俗』兩個字是可以濫用的嗎？」邱坤良痛心地说：「一部分地方政治人士，為了選舉利益，竟然公開替電子花車業者請命，實在荒唐。目今挽救地方文化唯一的方法，就是地方人士自

學生們在保安宮廣場前，排演12婆姐待會進場的情況。





對於邱坤良來說，讓學生參與民間劇場的演出，是他教學工作的「精華」；然而，難得的空暇，他仍不忘與家人歡欣同聚。

力救濟，認清楚地方的特色，人民共同來參與，發展好的民俗活動。光靠政府、學校、知識份子的參與都沒有用，最重要的，一定是地方自己人站起來做，民間文化才有前途。」

在社會各個團體一片「自力救濟」聲中，「地方文化的自力救濟」顯得特別醒人耳目。對於民俗文化，善於創新演出的邱坤良並不自認貢獻多大多好。他以一貫自由、隨意的口氣說：「大家都是一樣的，重要的是，要有機會讓各種人分別說話，沒有什麼人特別偉大。」

只是，說話的同時，他不免也遺憾：頂尖的劇場工作者都忙著去搞「前衛」、「現代」的東西，為什麼沒有更多的人來回顧、理解我們本土可貴而豐富的藝術傳統呢？



奔馳中，恨不得多出一隻手！

飛利浦汽車音響首創**AUTO STORE**自動選擇電台頻道，使您在高速公路開車時，不再因為要調整收音機的頻道而手忙腳亂！



DC-854

● 自動選台、安全第一

飛利浦汽車音響，首創AUTO STORE 電腦化自動觸控儲存電台功能，只需一按面板上的自動選台功能鍵，電腦即能自動尋找所處地區接收訊號最強的五個電台頻道，使您在高速公路上奔馳時，能專心於路況，而不必一面駕車，一面手忙腳亂地尋找電台頻道。

● 記憶儲存、方便無窮

有些車主習慣在停車時把汽車音響拆下。飛利浦DC 854不單能自動選出訊號最強的電台，更能自動即時儲存五個電台頻道，免除開車前，重新裝設而必須重調電台頻道的麻煩。

● 密碼防盜、神偷嘆氣

飛利浦DC 854更配置最新汽車電子防盜密碼裝置，密碼由您個人設定，別人無法解開，即使是神偷，也只好望「機」興嘆，無從下手！



● 音質完美、領先群倫

飛利浦DC 854同時裝置有聲軌自動勘誤系統，可大幅調整磁頭方位的誤差，就算遇到顛簸不平的路面，仍然能夠呈現出完美的音質。加上四聲道輸出，可外接等化器和大功率放大器，使您馳騁在公路上時同時擁有最佳的聽覺享受。

展示中心：

台北 車之翔 (02)721-3883	頭份 佳興 (036)639-598	彰化 全圖 (047)222-977
761-0123	基隆 文山 (032)250-508	台南 人人 (06)269-2367
高雄 車之翔 (07)282-6991	桃園 吉信 (03)334-8157	台南 多一 (06)264-3261
總經理：	中壢 統欣 (03)492-9671~2	台南 廣進興 (06)251-0555
台北 行宮 (02)752-9337~9	新竹 信一 (035)328-063	高雄 美因 (07)722-2825~6
台北 靖和 (02)837-3082	鹿港 慶發 (039)545-586	高雄 平安樂 (07)241-7779
台北 人人 (02)301-0775	台中 威音 (04)261-8812~3	高雄 東順 (07)261-6607
台北 周錦 (02)712-6085	台中 利民 (04)231-5964	花蓮 恩光 (038)335-728
台北 東順 (02)707-3647	台中 元和 (04)3714736	
716-2076	3714741	
台北 三馬 (02)501-2937	台中 大豐 (04)211-3638	
台北 鑫晟 (02)392-6513	251-1179	
台北 運星 (02)871-4970	台中 長弓 (04)321-0769	
三重 聯城 (02)988-5536	豐原 遠東 (045)266-538	
新莊 鴻勝 (02)992-3165	斗南 千寶 (055)971-777	
新莊 信吉 (02)993-6627	彰化 彰興 (047)255-322	

飛利浦
汽車音響

奔馳50年，依然領先

《人間地理·澎湖現場報告之一》

危機海域

炸魚、毒魚、濫捕下的澎湖漁業

漁業不發達的年代裡，
乾旱的氣候，貧瘠的土地，
使得澎湖飢饉連年。
一日兩餐蕃薯簽使得澎湖人，
窮得令人心酸。
20年後，漁業發展一日千里。
但朝向資本化，大型化發展的澎湖
漁船却撈盡了近海魚場的魚蚶。
而小型漁船也以炸魚、
毒魚的手段洗劫了澎湖沿岸。
在雙重的壓榨下，
維繫澎湖命脈的漁業，
還能繼續生存下去嗎？

攝影■李文吉
撰文■陸傳傑

明天啟二年（一622），荷蘭將領雷爾生（C. Reyersen）率艦佔領澎湖，逼迫居民興築紅毛城，頗有長治久安的打算。雖然佔領的時間並不長，但是他們對島上的漁業活動似乎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航海圖上他們將澎湖命名為Pescadores，意即漁人島。

繼荷蘭人之後法國人、日本人也先後佔領過澎湖。一九四三年開羅會議上，當中國代表提出戰後日本應該歸還東三省、台灣及澎湖給中國時，英美兩國外交人員顯然不知道澎湖位於何方，澎湖在他們的印象中似乎仍是帝國主義殖民時代的Pescadores。光復後曾任台北市長的游彌堅那時正在重慶，代表團出發前游氏曾對一位軍事隨員殷殷相告：勿忘台澎。後來在這位軍事隨員和游彌堅幾通電報往返後，澎湖的地位才告確定。

時至今日，甚至連台灣本島的人對澎湖也還是很陌生。民進黨的黨旗上便缺了澎湖。

從漢人海上冒險的歷史上看來，至晚在隋大業七年（611年）漢人已經來到澎湖最西邊的花嶼。

關於漢人拓殖澎湖的原因，曹永和曾提出了以下的解釋：（一）唐末以降福建地區逐漸開發，北宋時人口已快速增加，但福建山多平原少，不足以供養過盛的人口，因此造成一部分人口向海外求發展；（二）此時福建的製鹽業逐漸發達，更促成了漁業之擴展，因此必須尋求新的漁場。澎湖附近海域為台灣海峽寒、暖流交會之地。魚蚶豐富，因此吸引了福建的漁民來此捕魚。他又推論說起初澎湖可能是季節性的漁戶聚集地，後來才有定居的漁戶。

這個推論，在中央研究院臧振華主持的澎湖考古挖掘工作中，獲得了證據的支持。從臧振華的考古資料裡，我們知道漢人拓殖澎湖的最早年代當不晚於北宋，也很可能是唐宋之間。那時大陸東南沿海的漁民把澎湖當作臨時的漁業基地。到了南宋，漢人才在澎湖聚居。他們以捕魚、採貝、畜養、和耕種為生，並且與大陸沿海地區交易有無。

澎湖沿岸的淺海清澈見底，但誰又相信這美麗的海岸瀰漫着毒魚、炸魚之風？（攝影■陸傳傑）

一群婦女在龍門村外的牧場上植草，縣府方面希望以畜牧業來取代旱田。

白沙鄉講美村，一尊蘇府王爺沒遮沒蔭的被綁在高粱田間。蘇府王爺聽說來自金門，他在澎湖擁有龐大的信徒。



滲血的蕃薯簽

在地理學家的眼中島嶼具有孤立、隔絕、落後保守的特色。由於交通的困難性及危險性常導致島嶼的孤立與隔絕，所以島民不得不實行強制性的自給生活。有時經濟不能自立，需要以特殊化的產業，如漁業、觀光業或軍事基地或犯人收容等活動機能補充才能生存。

在澎湖的開發史上，豐富的魚蚶是吸引漁人定居的最大因素。但是漁業在過去冷凍事業不發達的年代裡很難形成巨大的產業。漁民無法以魚獲換取較多的貨幣。在缺乏貨幣的情況下，米糧作物漁人也必須自行種作。因此數百年來「男在海，女在田」便成為澎湖最典型的經濟生活形態。

但在這多風的群島上，農業是相當困難的。稀少的農田必須用砧砧石牆圍起來才能抗拒強風的吹襲。另一方面由於在特殊玄武岩的地型，壤土尚未發展完全，土層相當淺薄，土質也相當貧瘠。再加上雨水稀少，天乾地旱，能夠種植的糧食僅限於蕃薯、玉米、高粱等耐旱作物。即使是這幾種耐旱作物在澎湖也是活的很辛苦，每三、五年一次的颱風常常使得收成全無，釀成飢荒的慘劇。根據澎湖廳志的記載：1742~1894間澎湖發生了22次飢荒。在漁業未開發的年代，澎湖人真是窮的令人心酸。

「甚至到了清末，還有一部分澎湖人冬天到恆春去種地瓜，夏天再帶著晒乾的蕃薯簽（將地瓜削成兩絲狀）回澎湖打漁。」在中央研究院擔任

助理研究員的馬公人余光弘說：「我有個住安宅的同學，他母親曾經告訴我，在過去即便是一片地瓜葉也是不能丟棄的，他們將地瓜葉曬乾後保存起來。等荒年再拿出來磨成粉，和著少許麵粉做餅吃。我問她吃起來是什麼味道，她說苦苦的。」安宅是澎湖的農業村，都還有這樣的事情發生，其他地方便可想而知了。

在苦難的年代裡，連將軍澳這麼一塊一·六平方公里大的地方也要養活一、兩仟人口。雖然將軍澳的南方就是魚蚶豐富的「南淺」。但是當時漁業技術不夠，也沒有冷凍設施，生鮮的魚類並不值錢。除了男人打漁外，女人還得到後山去種些地瓜、花生之類的作物。以台灣標準，這個後山連放牛吃草都嫌草短，那能種出什麼東西？但

在生存的壓力下，婦女只得咬緊牙根，用扁擔從山下挑水去灌溉，既使如此將軍澳連蕃薯簽還要靠外地補充。

在將軍澳長大的許萬祖說：「在二次大戰期間，有時候交通斷絕了，連地瓜簽都沒得吃！那時有人冒著被盟軍飛機掃射的危險，偷偷地開船到台灣販蕃薯簽回來賣。有時我發現到用魚換來的蕃薯簽滲有烏黑的血跡，雖然覺得噁心，但也沒捨得把它扔掉，還是和著湯水嚥了下去。那血跡聽說是船員被盟軍飛機射中，流出來的。」

地理學家陳正祥曾於1951、1955兩度來到澎湖考查，對當地的貧困生活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其著作「台灣地誌」一書中提到：「綜觀澎湖地理環境，為求土地利用的合理與平衡，避免使旱

田再變成石田，改善當地居民的生計，著者認為澎湖島應該放棄農耕，讓大部分耕地回復為草原。除少數地下水源較豐富而又有良好防風牆者，可以留供栽培蔬菜外，其餘改用為飼放黃牛、豬和山羊的牧場……惟最大的關鍵仍在漁業的能否充分發展……！」

「我在將軍澳得了捉魚第一名……」

二十多年過去了，澎湖誠如陳正祥所預期的遠景：充分發展了關鍵性的漁業，放棄了大部分的農業。在漁獲盛產的年代，漁民把累積的資金再加上抵壓不動產得來的銀行、漁會貸款將帆船改成動力漁船。隨著漁獲年年奏捷，漁船的噸位和發動機的馬力也越來越大。在此同時漁港、製冰

廠等漁業設施也得政府方面充分的配合。漁業在過去20年間可謂一日千里。

1951年澎湖的動力漁船才不過55艘，到今年5月份為止全澎湖的動力漁船已經超過3400艘，其中有 $\frac{1}{3}$ 漁船的噸位超過10噸，20噸以上的超過500艘。這麼龐大的漁船數目，及漁船大型化的趨勢，除了顯示漁業的發達外，同時也暗示澎湖需要更多的漁業資源來供養這些架滿漁群探測器、衛星導航儀、無線電及各式各樣新型網具的漁船。

開發漁業是澎湖求生存的關鍵所在，這是誰無法否認的，但開發與發展的觀念在利潤追求的原則下常是盲目的。漁民賺錢之後，除了生活獲得了改善，會積極的建造大型的漁船，以求取較多的漁獲。等償還貸款後，再以更大的資金，貸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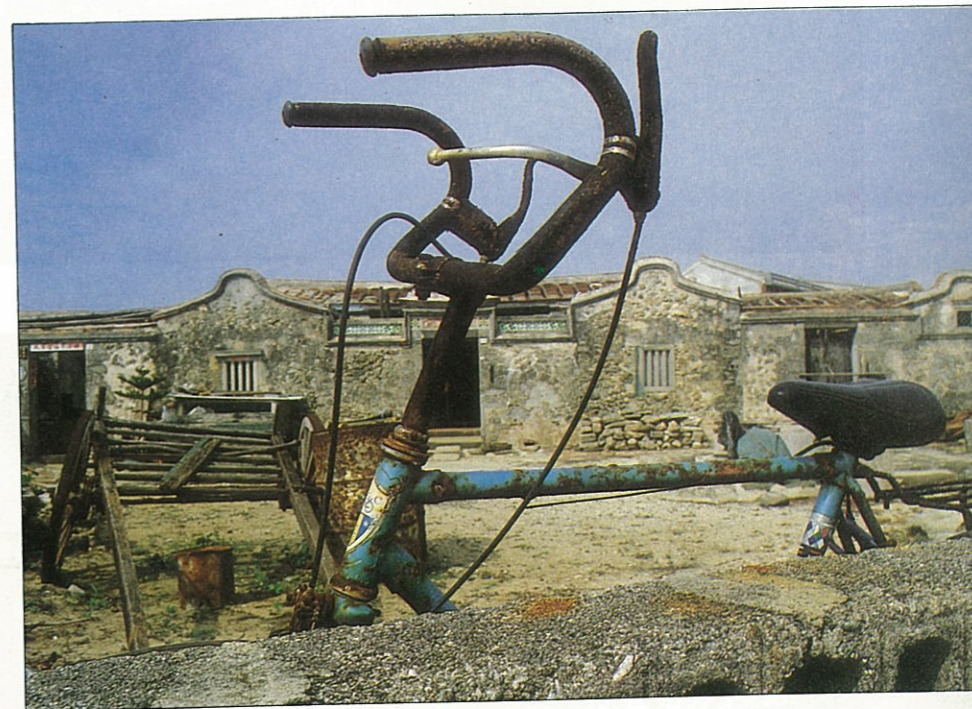
建造更大型的漁船、更新穎的儀器、漁具，撈捕更多的漁獲……但是在這種資本累積←→生產工具的「無限擴張式」的循環下，澎湖豐富的漁業資源究竟能維持多久呢？

「我18歲就開始「研究」討海，仔仔時代常常抱著石頭潛到五、六呎深的海底去捉魚。25歲時當上船長，第二年我在將軍澳得了捉魚第一名……」只讀了小學四年級的許萬祖說：「早先大多都捉些不值錢的臭肉（鱷類的一種），那時候臭肉多得捉不完……後來就改捉土托（鱈）。六年前，我還帶船去過一趟中途島，去那兒「卡」珊瑚。那年在回來的路上碰到了颱風，差點就讓海龍王『召贅』去了！」

將軍澳的南方就是有名的大漁場「南淺」，將

軍澳得地利之便，漁業發展的相當迅速，生活也逐漸富裕起來，當地人喜歡向外地人說他們那兒是「小香港」。許萬祖三十多年的討海生涯中，得地利之便，漁船常是滿載而歸，因此前前後後換了四艘漁船。第一艘30匹馬力用了6年，第二艘60匹馬力用了6年，第三艘105匹馬力也用了6年，目前這艘180匹馬力，49.9噸重的吉鵬六號已經用了8年。船名也由最早的「吉澎」、「吉鵬」變成「吉鵬六號」。他似乎相當珍視這個為他帶來好運道的船名，所以並沒太去改變它。多年的海上生涯，除了四次更換船隻之外，他還在故鄉將軍及馬公市各蓋了一棟樓房。另外將軍澳的村廟將軍府重新翻修時，他也捐獻了31萬元，得到第4名。

雖然他才52歲，但是30多年的討海生涯把他磨



人口外流嚴重的澎湖，田野鄉間留下大批無人居住的砧砧石屋。這種別具地方特色的建築因乏人照料，正面臨傾頹的危機。

清晨，馬公漁會的出魚女工，在陰影下，等待回航賣魚的漁船。

得比實際年齡更蒼老……

才和他出幾趟海的鄭伯宜說：「他一回到家裡就一會兒這兒不舒服，一會兒那兒疼，可一旦出了海，就又精神百倍了。」

「唉……討海人無法度啊！在海上有時遇到大雨，一面吃飯還得一面作業，一碗飯泡了半碗雨水也是得吞下去……」許萬祖淡淡微笑裡似乎隱藏了許多討海人的無奈。

研究澎湖島嶼聞名的馬公市中正國小老師洪瑞全說：「像將軍澳那兒的人，因為早年生活困苦，自然環境惡劣，所以個性相當強悍，打起魚來，進取心特別強。例如，他們絕對不會因為船員臨時發生病痛而返航求醫。除非是魚獲已經差不多了。」

或許因為這種強烈的「企圖心」，將軍澳的船長是相當出名。據說在高雄的遠洋漁界將軍澳人是有其相當份量的。在「船長之鄉」的孕育下，許萬祖個人的漁船發展史並不顯得特出。

澎湖的漁業就是許多像許萬祖這樣的人推動起來的。但如果漁業結構不變的話，他們在有生之年也可能看到澎湖漁業的全面敗亡。

這種五噸左右的小釣船平常需要兩員船員，這位老漁夫用手捉住岸邊，等待去扛碎冰的老伴一起出海。

鱧仔；一個慘痛的教訓

吉鵬六號目前以釣土托為主，由於現在還不是土托「大出」的季節，所以吉鵬六號改到「南淺」去捉旭蟹。

旭蟹由當地人的嘴唸來有些類似北京語的「好白菜」。旭蟹近五、六年來，由於肉多味美在台灣海鮮店裡享有很大的名氣，所以價格相當高。一隻一台斤重，活的旭蟹，大概要賣到300~400元左右。

五月份，吉鵬六號到「南淺」捉了幾次旭蟹，但都沒賺到什麼錢。不過鄭伯宜卻說出一件令人心驚的現象：上一個航次，他們捉到了幾隻不及掌心大的小旭蟹！



“別灰心，
到我家喝杯咖啡慢慢聊吧！”

一杯溫熱的咖啡，似乎重新燃起他的信心。

看到初學陶藝的他，握著作品為一些出乎意料之外的瑕疵而沮喪的樣子，像極了我當年的情形。

伴著溫熱香醇的麥斯威爾咖啡，把多年來和泥土為伍的經驗，摔破瓶瓶罐罐的心得和他分享，看著他再度露出自信的笑容，這種感覺真是滴滴香醇，意猶未盡！

好朋友也曾經是陌生人。今天的後進，也許就是明天相扶持的好朋友。何不請他們來家裏喝杯麥斯威爾咖啡，共享友誼的溫熱！



好東西要和好朋友分享



姑婆嶼與屈爪嶼每年11、12月時盛產紫菜，紫菜的採收權一向由赤炭村把持，由漁業權的獨佔，使得赤炭周圍的村落都以「霸道」來形容赤炭。(圖■洪瑞全提供)

白沙鄉港底村過去以捉海豚聞名，早先捉來的海豚全數供食用，後來有一部分智商高的海豚被香港海洋公園挑去訓練表演。現在海豚已經很久不到澎湖了。(圖■洪瑞全提供)



魚獲中有大有小，原來不是件令人擔心的事，但是熟知旭蟹習性的人，便馬上發覺事情並不那麼簡單！

旭蟹在吃魚餌時，一定是大公蟹先吃，等它吃飽了再換母蟹吃，等母蟹吃飽了後才輪到小蟹。一般說來漁船施放魚餌的時間並不長，不太可能有時間讓公、母蟹都吃飽了輪到小蟹上網。合理的解釋是：旭蟹已經所剩無多了。

旭蟹大多出現在淺海中平坦的沙埔上，這種地形在探水機中，並不難測出。而且豐收的地點，往往可以藉助衛星導航的設備記錄下來，做為下次下網的參考。

「有一次我們發現了一塊『處女地』，捉了一千多隻『好白菜』，雖然那次由於數量太多，價格並不怎麼好。等下次再去到那地點時，沒想到已經有五、六艘船在那兒大捉特捉了。等我們加入時，就好像擠進一個人多腳雜的菜市場。慌亂間，別船在起網時，鈎住了我們的主纜繩。他們二話不說就砍斷了我們的主纜，害我們流失好幾十個繫在主繩上的小鐵筐……」鄭伯宜說。

短短的五、六年間，在有限的範圍內，藉助著科學儀器，旭蟹船日以繼夜的蒐捕「好白菜」。最高紀錄旭蟹船曾多達一百多艘，如今魚獲少了，旭蟹船的數目也急降到五十多艘。在可見的未來

「好白菜」會越來越少，價格會越來越高，400、500、600、700，吃得起的人也會越來越少，最後旭蟹會連同這個行業一起消失。這並不是沒有先例可循，鱧仔就是一個慘痛的例子。

在縣政府的水產資料裡，民國73年鱧仔的產量是1826噸，74年是238噸，75年是35噸，76年的紀錄竟然是0，難道它已經在澎湖的水域中消失了嗎？

市場裡，一位魚販說：「以前鱧仔多得沒人願意吃，一斤才賣一塊錢，最近偶而有一些鱧仔，一斤已漲一佰多塊了。」除了捕撈過度之外，還有什麼理由可以解釋鱧仔的消失？

許萬祖似乎並不太擔心旭蟹，他的目標放在九月，九月是個大魚的季節。但大魚會再來嗎？

「政府根本不懂討海的事情」

今年初以來，澎湖各地的漁村普遍籠罩著一股低氣壓，憂心忡忡的漁民們估計今年的漁獲量大概只有去年的兩、三成。6月24日澎湖防衛司令部發行的建國日報指出澎湖全縣的拖網漁業嚴重歉收，元月以來平均每位船員每月收入還不到一千元，船東們紛紛舉債借錢給船員家庭生活用……

靠著過去豐富漁獲所營建起來的龐大漁業，如今似乎已經走到山窮水盡的地步了。漁業一旦在



赤崁村的龍德宮前的籃球場上除了曬丁香魚外，還沒見到青年人去打籃球。



赤崁的舊名叫小管港，以出產小管著名，盛產時代小管多得會由海灘的排水溝上溯到村內。如今小管產量稀少，村內的海邊魷魚加工廠以福克蘭的「南魷」取代，加工銷往臺灣。

由於觀光客的湧入，赤崁村顯示相當程度的繁榮，但觀光的收入能取代瀕臨枯竭的丁香魚嗎？



澎湖全面潰敗，這個自然環境極為惡劣的島縣將如何生存下去？觀光業？那畢竟還是一個少數資本壟斷的行業，60%以上的漁業人口又如何參與這個行業？他們從來只是「觀光」的景緻之一。目前，政府機構對澎湖漁業，基本上仍為鼓勵、開發的角度，每年縣府、省府對澎湖漁業設施投下的金錢高達數億元。例如，幾乎每個漁村都有自己的專屬漁港，另外工程宏偉的馬公第三漁港也接近完工階段。但是在漁源枯竭的今天，這些漁港建設簡直是一大諷刺。

目前澎湖最需要的是次全面的漁業資源調查，根據調查報告再重新規劃澎湖的漁業經營方向。如果漁業經營型態不改變，只是派幾艘漁群探測船去開發新漁場，無異飲鴆止渴，越陷越深。

6月26日由赤崁、吉貝炸魚事件轉變成觀光船停泊之爭，赤崁村的長老和吉貝村民在後寮港進行協調。（攝影■陸傳傑）

「照我看來，政府根本不懂討海的事情，連個漁港都蓋不好。75年韋恩把第三漁港內避風的漁船打沈了一百多艘，還有不少漁船被吹上岸了。蓋漁港伊不懂，也要來問問有經驗的漁民，連問也沒問就蓋那麼一個港，了然啊。」鎖港漁民翁天榮有些氣憤的說。看來這個惡名昭彰的新港，下一次颱風來時，不但沒有漁船會去尋求佑護，就是漁港本身也要自求多福了。數億工程費就這樣泡湯，能不令人痛心?!



毒魚、炸魚之風瀰漫整個澎湖，除了宣傳告示之外，未見漁政單位其他積極的作為。

發佈蘇珊颱風警報後，漁船紛紛返航，由於魚獲不足，漁船上的「酒會」沒有一絲豐收的喜悅。



將軍澳人許萬祖說他那艘49.9噸的漁船會橫渡太平洋，到中途島海域撈深海珊瑚。

蘇珊颶風後，風和日麗，許萬祖的「吉鵬六號」在駛向「南淺」的途中，準備捕捉旭蟹的網具。



從今年六月下旬發生於赤崁村與吉貝村的衝突事件中，我們不但看出縣府調解爭執的無能，同時也駭然地發現另一起嚴重影響澎湖漁業生存的危機。這項危機如果不及時化解，不僅近海釣魚業會全面瓦解，甚至整個澎湖的沿岸都要變成魚蚘類的墳場。

丁香魚，漁業企業化的犧牲品

赤崁村位於白沙鄉的東北角，是白沙鄉的鄉治所在，人口將近二千人，是一個強勢村落。自古便擁有白沙鄉東北海岸撈捕丁香魚的漁業權。撈捕丁香魚需要一個相當企業化組織，在當地人口中的「公司」裡，包括一艘大型撈捕作業船，三艘誘魚的小型燈船和一個風灶（即煮魚的場所），參與作業的人大概需要十多個。赤崁像這樣的公司組織，大約有45家。

今年赤崁的丁香魚業和澎湖其他漁業一樣面臨魚源缺乏的窘困。依往常的慣例農曆三月起丁香魚就會大批擁到赤崁的外海。但是今年卻遲至農曆四月底才開始展開丁香魚的撈捕作業，而且成績很不理想。像村民宋水樹所屬的公司，曾經有一個晚上才撈到十幾斤丁香魚的紀錄。這十幾斤魚曾經煮熟、曬乾後，還裝不滿一個膠料袋。十多人辛苦一夜所得總共才不過幾佰塊，當然這還沒扣除油料、漁網損耗等的雜支：因此公司一直無法分配盈餘。

在一片怨嘆聲中，村民開始傳言丁香魚的減產是因為吉貝嶼漁民炸魚所導致的。因此兩村便時有衝突的事情發生。六月二十三日早晨赤崁村的漁船因為遭不明物體割破魚網，集體駛向吉貝村外示威，雙方在海上展開舌戰。當天雙方的觀光船便斷絕了往來。但衝突仍沒有平息，六月二十六日二十多名陸戰隊登上了吉貝碼頭，制止雙方可能昇高的衝突。雖然事件演變成觀光交通船停泊點之爭，但真正事件的元凶仍是炸魚事件。

究竟丁香魚的減產是不是炸魚造成？在沒有客觀的調查之前，誰也沒辦法下定論。但是不管部分吉貝村民的炸魚行為是不是傷害了赤崁的丁香魚業，我們都可以肯定的說炸魚行為已經嚴重損傷了沿岸的釣魚業。而丁香魚源的匱乏，赤崁村民也要相當大的責任。

中國人的毅力，來自中華文化綿延的智慧



遍植文化種子
建立美好生活品質

結束錯誤的最後一步後 請為他升起心中的太陽

愈是處於困境，愈是需要溫暖的激勵！所以4月28日，胡榮華選擇了台北監獄做為全國義務演講的首站。更因法務部的支持，激勵受刑人演講活動，將擴及全國各監獄、輔育院及觀護所。

這是獄政開明的象徵，更是和受刑人共勉激勵的時刻。然而，更值得我們深思的是：當這些受刑人重返社會時，社會大眾是否能以同樣寬容、溫暖的心來激勵這些亟需重建自我的一群。

人性之偉大不在於永不言錯，知錯能改，愈發顯現人性之彌足珍貴！因此我們懇切希望：當受刑人結束錯誤的最後一步後，請您用包容、用行動為他升起心中的太陽，開啓生命中另一個春天。欣見這個社會更美好，不正是我們共同的願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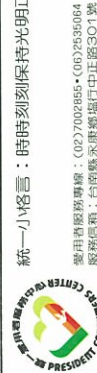
- 胡榮華77年全國義務演講活動——時間/77年4月28日起，78年1月底止。
- 演講對象/ (一)各高中、大專軍警院校學生、自強活動學員。
- (二)各社團會員或機關團體員工、勞工朋友。
- (三)受刑人與受刑人。
- 本活動勿需支付任何費用，凡有意安排演講、展覽等單位，歡迎與「胡榮華77年全國義務演講活動」企劃處，或統一企業健康快樂開創委員會聯絡。
- 企劃處：台北市長安東路二段81號12樓之3 (02)5062264-5
- 開創會：台南縣永康鄉臨行中正路301號 (06)2532121 轉150

統一企業健康快樂開創會 贊助



鐵窗書記、巡迴歌腳——由法務部監院所主辦「激勵受刑人演講活動」，在一片迴響聲中，圓滿告一段落。六月十日及十七日十八日全國各監獄、29場演講裡，數不盡的聲嘶力竭，緊緊繫著十個叩悔的心：淚水洗淨，迷途知返，揮不去的是胡榮華「鐵窗談話四重唱」，因境勿忘嚴懲警門的殷殷期盼。

統一小格言：時時刻刻保持光明正大的心靈



開創健康快樂的明天
統一企業公司



寒舍畫廊—— 名家書畫精品展

董其昌／黃賓虹／傅抱石／吳湖帆／石魯／
潘天壽／王震／朱岩瞻／林墉／孫其峰／
陸儼少／程十髮／錢松喙
八月特別推薦「嶺南畫派」
名家妙筆 何止風雅
嶺南畫派 緣自清代
引中國傳統水墨進入迷人的新境界
布局 氣韻 意境 筆墨
尤其扣人心弦

揚善深畫「驚」
意氣風發 韻勢逼人
趙少昂「梅雀圖」
色彩節奏豐富 顯現自然真趣
關山月「南粵春曉」
立意高遠 氣象恢闊
黎雄才「朝陽雙喜」
生機勃發 清雄秀偉……
名家名作難得一見

全都沒有了……」

炸藥雖然使得一部分震昏的魚浮上水面，但也使得大部分下沉的魚隻腐爛在海底，更糟的是一些魚苗根本經不起那麼大的震盪，早已肚裂腸流了。

氰酸鉀是一種劇毒，雖然毒魚時用的份量並不多，只讓魚昏迷過去而已，但是長期的施用，誰也不能保證海水真能把它稀釋掉。沈澱在海底的毒素，不但能滅絕了海底生物，就是魚兒聞到那味道也要避開。

從瓦峒、許家一直西衝的漫長的澎湖內海沿岸，原是繁殖石斑魚苗最佳的溫床。每年大約是梅雨後，石斑魚苗便會大量出現在這個海岸。今年梅雨已經過一個多月了，漁民們一尾石斑魚苗也沒撈到。

「可以這麼說：澎湖石斑魚養殖業所需要的魚苗，幾乎都是靠毒來的。今年到現在還捉不到魚苗只有兩種可能：(一)是石斑魚不喜歡那個味道，不到那兒去產卵了；(二)魚都毒光了，根本沒有去下卵。擔任中正國小自然老師的洪瑞全說：「最近縣政府還要我們老師都去取締毒魚，毒魚雖然違法，但我們又不是司法人員，憑什麼去取締？」但願這只是一篇官樣文讀

澎湖一向以無污染著稱，誰又真正了解清澈見底的海水裡，竟潛藏這麼大的危機？

綜觀澎湖的漁業，我們發覺澎湖的中、大型漁船與小釣船都以各別的生產方式在創澎湖漁業的根。大型漁船的過度撈捕使得蘊藏豐富漁業資源的大型漁場如「南淺」、「北淺」、「西北」為之枯竭。小釣船的炸魚、毒魚行為不僅將使得沿岸漁業資源完成滅絕，更破壞了生態體系與自然景觀，在這血淋淋的漁業統計資料，漁政機構再不捨棄「充分開發」、「全面發展」之類的盲目政策，澎湖漁業的全面潰敗是指日可待的。

縣長歐堅壯對澎湖未來的發展，擬定了七、八個方針，其中：

- 一、「充分開發」漁業資源，「促進」漁業發展……
- 二、發展觀光，維護自然景觀……
- 三、……
- 四、……

如果歐縣長的發展方針不是一份官樣文書，那麼這篇可能就是澎湖漁業的墓誌銘。

事實上丁香魚的魚區並不大。夜間，燈火通明的海上45組作業漁船縱橫其間，整個赤崁外海活像個嘈雜的海上夜市。加上網目細密而面積龐大的漁網，丁香魚的枯竭並不令人大感意外。誇張地說，45張大網幾乎就可以把整個作業區蓋滿了。

基本上赤崁的丁香魚業和澎湖其他朝大型化、資本化方向發展的漁業面臨著同樣的問題：為了未來的擴充，必須加強現在撈捕。等擴充之後，勢必造成更大規模的撈捕。在永無休止的擴充過程當中，漁業資源的匱乏是遲早的事。

炸魚、毒魚在小釣船間漫延開來

和大型漁船比起來，吉貝村的炸魚行為代表著另一層面的漁業危機。炸魚的小釣船由於技術、資金的限制無法朝資本化、大型化上發展，但是在利潤追求的原則下，炸魚成為獲取暴利的另一種手段。事實上炸魚，甚至毒魚並不是吉貝村的專利，這兩種非法的捕魚方式在澎湖幾乎已成了公開的祕密。

一般說來，炸魚、毒魚行為大部分出於5噸左右的小釣船。這類小釣船佔澎湖漁船總數五成以上，大概有2000艘。小型釣船的作業方式和大型漁船有很大的差別。(一)作業的時間短，大多是早出晚歸式的；(二)漁具簡單，不需要什麼儀器；(三)作業地點大都在沿岸附近，以高價魚類為獵取對象；(四)船員大都只有兩人，成本低。所有每天只要有幾十斤漁獲就有相當的利潤了。唯獨不容易累積較大的資本。以經營的方式來看，這很接近傳統的作業方式。所以有人基於生態平衡的觀點，認為這種小釣船才是最適合澎湖的漁業。但炸魚、毒魚卻在這種小釣船間漫延開來。

漁民之所以會炸魚、毒魚，當然是取其手段之便捷，漁獲迅速而量大。但長久下去，從統計數字我們就會查察出立即的危機。

小釣船的漁獲大概以龍尖、嘉臘、青衣、黃衣為主。民國75年龍尖的產量是134噸，76年遽降到32噸。嘉臘75年的產量是464噸，76年則降到282噸。

「說實在，我現在已經不太敢吃龍尖了，因為那種魚幾乎都是用氰酸鉀毒來的。」出身漁業世家的鄭公平說：「小時候我常喜歡潛水觀看海景，那時澎湖淺海中佈滿了五光十色的生命，真是燦爛極了。最近心血來潮我又潛了一次水，結果令我失望透了，海底灰濛濛的一片，珊瑚，熱帶魚

台北市文林北路260號(石牌派出所前100公尺) ☎8319551 FAX:8319522 營業時間：每日10:00AM~6:30PM(星期例假日亦同)
營業項目：古董家具／字畫／陶瓷／雕刻／珠寶／古玉／高古文物／文化視聽圖書館 寒舍出版社郵政劃撥帳號1213316

詩人自一粒砂子
看見了世間和宇宙的奧微與浩瀚
我們在水裡
認識了生命和自然的豐饒與神奇



請珍愛我們的大自然水資源



漢洋企業機構

THE HANAQUA GROUP

地址：台北市忠孝東路四段320號11F

電話：(02)752-3595

傳真：(02)781-4681

電報：24041 STCHIANG

水產養殖 / AQUACULTURE

養殖規劃 · 飼料供應 · 產品行銷 · 經營服務

「澎」

湖的漁業將在三兩年全面消亡！」
在澎湖諸島採訪的期間，我們不時
風聞這樣令人震驚的警訊。

在政府大力推動下，近幾年來澎湖縣幾乎二、三十個濱海大大小小村落都建了簇新的漁港；近十萬的總人口中有半數的漁業人口；大小漁船三千多艘；漁業可說是澎湖最重要的生產活動。然而，輝煌的硬體建設背後卻隱藏了許多危機，單就漁民生產作業方面而言，便時常出現用氰酸鉀毒魚，用炸彈炸魚等駭人耳目的現象。同時，過於細密的魚網網目，「高效率」的探魚機、對講機、驟增的漁船數量等等因素造成的濫捕，再加上各級政府未能全面調查評估海洋生態資源，從治標的取締毒魚炸魚，到治本的調節產銷、保護漁業資源，甚至輔導過剩的漁業人口轉業轉投資等長期的漁政工作，都付之闕如。在這種情況下，以專事撈捕丁香魚出名的白沙灣赤嵌村為例，開春以來，前3、4年每天每組漁船隊上千斤的漁獲銳減到目前的不足百斤，漁民個個心急如焚，而在今年6、7月間爆發了一場「丁香魚戰爭」。

在此《人間雜誌》要鄭重聲明的是，今年丁香魚以至於其他魚類的銳減的可能原因，不論是不當的捕撈方法，如炸、毒魚，單一魚種的撈捕，或是漁區改變、海域污染，或是天候改變，3、5年一次的漁獲量增減循環等等，都還有待官方漁

《人間地理·澎湖現場報告之二》

丁香魚 · 赤嵌村 · 吉貝嶼

三、兩年內澎湖漁業將全面消亡
危殆的警訊不時傳出，
即便嚴重的狀況有待確證，
濫捕、炸、毒魚事件的層出不窮，
已然不容稍稍忽視。
甚至引發吉貝與赤嵌村的漁民，
尖銳的對峙，爭奪丁香魚，
從而在漁源枯竭惡況下，
帶來空前的劫難……。

業和水產主管單位和有關的研究試驗機構的調查，
才能找出真正的原因，《人間雜誌》這次報導的
赤嵌村丁香魚問題，和當地漁民同樣亟盼有關當局
立即全面評估漁業資源、漁撈技術和產銷等問題，
及時拯救澎湖可能的漁業危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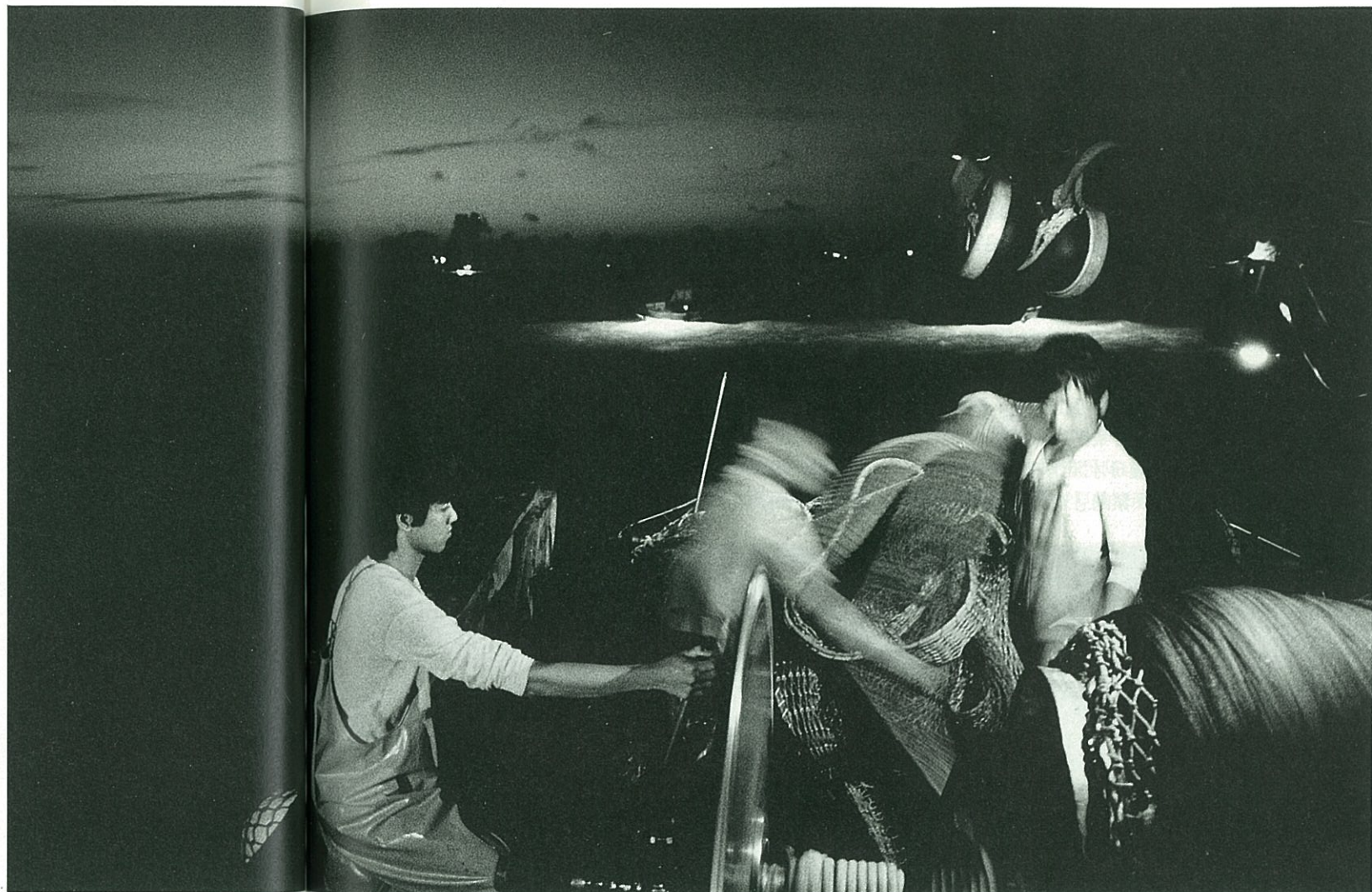
漁獲大減帶來恐慌

赤嵌村位於白沙灣的東北角上，人口約2000人，
是澎湖縣數一數二的大漁村之一。由於三座橋樑
的銜接，使得白沙鄉和中屯、西嶼三島得以和馬

撰文／攝影 ■ 李文吉

一整夜，探魚機都沒出現魚踪。他們仍勉強下網，捕多少算多少。

曝曬中的丁香魚，從魚苗到成魚都被一網打盡。



公本島靠便利的陸路相往來。赤崁村實質上已屬澎湖本島，是白沙鄉鄉治所在，在政治、經濟各方面的發展與建設較鄰近同鄉的吉貝嶼、鳥嶼、圓貝嶼超前許多，甚至比毗鄰的後寮漁港都獲得更多的政經優勢。吉貝、鳥嶼等離島長久以來需從赤崁漁港靠岸以補給漁船、上學，乃至於運送日用品，承攬觀光客，正是所謂「西瓜倚大邊」的依賴關係上，吉貝嶼等離島的漁民長期容忍赤崁村對漁場等資源較跋扈的佔用。例如，位於赤崁和吉貝之間的姑婆嶼是個盛產紫菜的無人島，原本是任誰都有權上去採集紫菜的，但赤崁村每年冬季紫菜季節來到時，都派一兩名壯丁上去守著，不讓外村人採集，要採就得先繳上千元的許可費用。在白沙鄉與其他漁村的漁民眼中，赤崁村人的行徑是相當霸道的。

這是今年5、6月間「丁香魚戰爭」的遠因。

透過《人間》讀者的幫忙引介，我們得以採訪赤崁村典型的漁戶宋水樹一家人，並且實地觀察完整的丁香魚捕撈作業與加工過程。我們在這一家人身上看到具體而微的漁業問題縮影。赤崁村400多戶人家擁有50多艘10噸左右的沿海拖網船和上百艘的小型釣船。赤崁村漁船每年冬季2、3個月捕的是一條十幾斤的土托等大魚，到了開春以迄中秋節前後的8~9月漁撈淡季，則以捕丁香魚為大宗。到了丁香魚季節，整個村的大小船隻會分別組成村人口中的「公司」，合作生產組織。以宋水樹為例，他是一艘大船的船主，他以「組頭」的身份出面邀請親友的小船參加入股，招募大船所需的4、5名船員，並且找到煮熟丁香魚的魚灶來入股或租用之。這些成員的拆帳方法是，總共30多股中大船和漁網各佔5、6份，小船帶人佔3份多，普通船員佔1.3份，年輕力壯的可佔1.5份，

出海期間的船用汽油和補網工資算「公司」支出。賣魚價款累積相當數目便會「開帳」。船員沒有固定的薪水收入，抓不到魚就分不到錢。宋水樹估計他和老二老三三人去年捕魚淨賺約40萬元。目前赤崁村內有45組「公司」，鳥嶼也有30多組，專捕丁香魚。

以往船組較少，（白沙鄉公所建設課長估計近2、3年來，赤崁的漁船增加了三成左右），一群丁香魚群有幾百斤上千斤，出海一天可抓個上千斤。「但是今年魚獲量卻少得可憐，這一小袋是昨天抓的，看了會哭哦！」手中拎著一小塑膠袋中看來還不到1斤的丁香魚乾，宋水樹說，「留著自己吃都不夠！」。

宋太太說：「老二阿達從高雄回家來幫忙抓魚快兩個月，連個一百塊錢都分不到。」越是抓不到魚，分紅便越少就更是找不到人手上船。赤崁

村內的大船幾乎是全家出動，甚至連小學生都出海了。

捕丁香的作業是在日落後出港，小船用集魚燈召來魚群再由大船以單拖網兜捕，日出時結束進港。

六月上旬的一個白天，大小漁船都停港內，在村內，出海的人家都是半睡半醒，澎湖少雨酷熱的陽光下，婦女忙著煮曬丁香魚、補網。港內十幾艘遊艇、快艇和交通船邊還熱絡地招攬觀光客，吉貝村民將白米、罐頭、礦泉水和廟宇的建材琉璃瓦搬上船。碼頭上佔地一兩百多坪的候車室內人聲雜沓：成群結隊要去吉貝沙灘戲水的觀光客；畢業旅行的小學生；歸營的駐軍；到馬公探親逛街的漁夫村婦；都顯示出赤崁漁港在轉型中的白沙鄉位居中樞要津。

目前，往返赤崁與吉貝間的十四艘觀光船與五

艘交通船中，大多數是由吉貝人經營的，觀光船每人來回吉貝一趟500元，搭交通船較便宜，也要收300元。觀光事業收入這塊「大餅」，開春以來捕不到丁香魚的赤崁人看在眼裡，在自己地頭上被吉貝人搶走了，很不是滋味。

禁港以節制濫捕

每年農曆四月前後是丁香魚群到達赤崁附近海域產卵的季節。當地漁民稱之為「四月半水」。為了讓母魚順利產卵、孵化、成長出更大數量的魚群，赤崁村和鳥嶼兩地的「組頭」們和村長，去年商量出「禁港」的辦法，即在出港漁船首次發現帶卵母魚那天起，暫時停止捕撈丁香，靜候其孵育成熟。去年兩村曾禁港一個半月，今年則禁港25天，則到6月3日才開始捕丁香。

為何這兩年才想到「禁港」這種有節制濫捕功

能的集體行為？我們推測，可能是近兩、三年丁香魚獲量驟減使然。以往魚獲量大、船員分紅多時組頭很容易招到船員，這兩年來，捕魚不再有高收入，赤崁村的年輕人力紛紛流向本島的工廠，賺取每月一、二萬的固定薪水，放棄勞苦的討海生活，加入工業化的洪流。

日落時分，宋水樹叫老二老三騎機車去隔壁村的越南難民村去載回兩個年輕漢子。今天晚上出海的就是他們五個人了，有點人手不足。結果難民村當晚開會，要等到九點半左右船才能開出港，已經錯過第一次潮水平靜可下網的時機了。等待時，宋水樹的老婆憐惜地說：「除了正讀小學的老五還太小沒上過船，其他四個兒子打從小畢業典禮後就得上船出海，今年換你明年換他。白天上課，晚上捕魚很艱苦的，放學後吃過飯就上船，船入港馬上趕著去白沙國中或是馬公的水產

學校。讀書跟不上別人，一上課就打瞌睡，老師校長都責怪我們。」

臨出門前三和老四兄弟倆還正商量報考國民就業輔導中心辦的公費技能訓練。宋水樹責怪老三：「要報考也不看看選哪一種技能讀讀書！」老三回話稱：「睡都來不及了，才睡一下就被叫起來！」

宋家老四讀馬公水產學校高二，畢業後也不打算上商船實習，不當海員了。目前除了家裡有大船需要接棒或幫忙之外，赤崁的年輕人多數都離鄉到台灣。但，像宋水樹這樣五十出頭的漁民，是民國五十年左右漁業邁向大型化、動力化後的第一代「現代化漁民」，不太可能捨得放棄投下兩三百萬資本的「明得利號」。

好不容易磨磨蹭蹭人手到齊，明得利號帶著兩艘小船出港了。三、四十分鐘後，到了漁區，兩

艘小船下錨點亮一千瓦的聚魚燈。水面下五、六尺深的明亮燈光將船邊二、三十尺周圍的海水映成碧綠色，宋水樹打開探魚機在小船四周幾百公尺範圍內搜尋魚群，但是毫無發現。十點左右，水樹令老二下錨停俾，「潮水太急了，抓不到魚，大家休息吧！」，水樹帶著煩憂的口氣說道。

漆黑的海面上只有遙遠海平面上赤崁、吉貝、鳥嶼等村子的燈光，和頭頂密佈而明亮的點點星光。我數了數四周看得見的大小船隻大概有二、三十艘。除了少數幾艘大船不死心地往來穿梭找魚群，其他的船索性都下錨昏睡一覺了。宋家老二阿達陪我坐在駕駛台邊閒聊。

濫捕丁香魚

幾天的相處，我發現阿達這個20出頭的赤崁青年有一種海口人較少見的清明平和的氣質。他說：



吉貝、鳥嶼等離島，都要靠赤崁村的碼頭出入，長久以來，積壓了許多寄人籬下的不滿。

6月下旬，赤崁和吉貝為了捕丁香魚而發生嚴重衝突，導致兩地之間的交通船與觀光船停駛。圖中這一艘吉貝的觀光船停靠後寮港後，在赤崁人的「運作」下，無法再開航。

宋水樹一行人趁著等待潮水平靜的時刻，下錨停俾睡覺。

宋水樹帶著兩個兒子和兩個越南難民村的年輕人，開「吉利和號」出海捕丁香魚。



「近兩個月來我們只出海七天，禁港期加上兩三個颱風來風浪大無法出海，收入很差，可說是零。赤崁村捕魚的各組船自早就有劃分各自漁區和輪流表，但是既沒仔細的規劃又沒確實執行，常常在大魚群來時，小小的海域擠滿大大小小的船搶著要下網。」搶捕下網還算小事，阿達憂心的倒是黑夜裡開車（澎湖漁民將駕駛船隻稱為「開車」，搭交通船是「坐公車」）要技術好又得小心不去弄破別人的漁網，不時要用探照燈照照四方有沒有別人的網，雖然如此，還是常弄破網，起衝突，船隻間常常在進港之後大家「比拳頭母大粒」在碼頭上打群架。

「這兩三年由於較有規劃詳細魚區，較有秩序。如果別人的集魚小船已下錨開燈集魚，大船就不能在此下網。」阿達說到這裡，一艘大船船橋上開著三盞紅色閃燈不停的來來往往，十分忙碌，

平靜的夜海裡景觀殊異。

指著那艘大船阿達說，那是赤崁宋聖壽的船，他才20多歲很勤奮，別人在此等水流平靜，他則跑到別處平靜海域抓魚去了，不肯休息，一整夜裡跑不停，別人一趟抓100斤，他抓得到300~500斤，一個月下來可賣個100萬；平均每個船員可收入3、4萬元。我心裡想到的卻是，如果每組船都像宋聖壽那麼不死心地拼命找丁香魚抓，丁香魚可能今年就滅絕了。

三點半左右，宋水樹叫醒四個船員和兩艘小船上兩個六十多歲的老「燈伕」。開始抓魚了。水樹來來回回探了半天，只有探魚機的圖版上只出現過一次一丁點的小魚群。400公尺長6尺寬的大漁網每次只撈到十來斤的丁香魚夾雜在小管、扁仔、鯪仔等雜魚之中，一個臉盆就可兜起來，而那張巨大沈重的網卻得四個精壯漢子在引擎收拉

下費力的收回，臨出水面魚網在船舷邊被風吹漲而鼓起划帆——細如蚊帳的網目滿蓄海水而不透風！

越南難民之一不停地用竹杆拍打魚網才使它落回水中。六、七年前南方澳發生「魷仔魚不再來」生態悲劇的罪魁禍手，不知是否也是這種「蚊帳網」？下了三次網後，天色漸漸亮了起來。水樹將船開回赤崁，返航途中，阿達兄弟開始從漁獲中耗神地挑出丁香魚。

進港泊船後，我駭然發現「一網打盡」的恐怖現象。除了一條鯖魚之外，小管大概佔了一半，此外海底的海膽也被掃上幾個。數量不少細如瓜子的扁仔在冰水中早已死亡，被阿達一勻一勻的丟棄海中。最可怕的是，微小的浮游生物，像小蝦米之類的大概也有個三、五斤之多，即便是丁香魚本身也是不分大小全落網了，換言之，海中

一切大小魚介全被撈上來！海洋生態的食物鍊是否被破壞殆盡了呢？水樹今天抓到30斤丁香，煮熟曬乾只得15斤，以每斤280元計算，他們這個「公司」今天只收入4200元扣除油錢1200元剩下3000元，再分成30份阿達做這次「大夜班」只賺了150元！停泊在明得利號旁的那組「公司」捕的多一點，也不過是50斤。

炸魚、毒魚引來衝突

抓不到丁香魚的赤崁村與島嶼漁民早就懷疑吉貝人暗中搗鬼。那一天，終於爆發赤崁與吉貝的正面衝突。

宋水樹指出，赤崁有少數漁船在炸魚毒魚。兩人一組只要一艘小型動力船，一個炸，一個撈一天可抓到600~700斤丁香魚。由於被炸暈死的魚只有少數來得及撈，其餘全沈了，毒魚也是如此，

400公尺長的大漁網，只撈起10來斤的丁香魚。
過於細密的漁網連浮游生物都撈上來了。



靠碼頭後宋水樹的船員們仍忙著整理丁香魚。
另一艘剛進港的丁香船差點撞上「吉利號」。

可能是因此魚群大減或是造成漁區改變。今年小卷連鎖港都銳減，入夏以來，整個澎湖各種魚類幾乎全告漁源枯竭。吉貝夏季原是抓小卷的，而抓起丁香魚來了。可能是吉貝人不願意投資40萬元買一張網，或是沒抓丁香的傳統經驗，也有可能是吉貝和鳥嶼劃分漁區輪值表時根本不考慮吉貝人也有份，而導致吉貝人的報復：炸魚、毒魚、在赤崁漁船抓丁香的海域丟下插鋼筋的大油桶，鈎破赤崁漁船的漁網。不過至今警方尚未證明這些違法行為是吉貝人幹的。而赤崁村漁船的漁網一再被鈎的破爛已損失了一、兩百萬元。

宋水樹說：「兩、三年前吉貝人開始炸魚，赤崁村每天都分派一艘船在海上巡邏，但是等下午4、5點鐘，我們的巡邏船返港而漁船未出港之際，他們又開始炸魚了。鳥嶼的人曾經會同駐軍在海上抓到一個炸丁香魚的吉貝船，移送法辦後卻不了了之。他們一毒魚，一死一大群，人人看得見。吉貝也有人炸傷自己，有一個還斷了手，我們始終抓不到現行犯，警察所要我們看到炸魚時將船

帶人攔截下來，送警處理。我們老百姓怎麼抓人？大家打群架嗎？」

其實對台灣漁業稍有了解的人都知道全島各地漁民炸魚、毒魚問題既普遍又嚴重，不單吉貝村民會炸魚、毒魚。在矛頭全指向吉貝的情況下，六月二十二日發現海底那兩只油桶後，赤崁村人告到警察局、縣政府，不准吉貝的觀光船、交通船和漁船駛入赤崁漁港。6月25日那天，我們到赤崁時，發現吉貝船隻已經改靠北邊的後寮港，在赤崁無船開往吉貝。吉貝與赤崁已斷航四、五天。少數赤崁的觀光船只開往吉貝以外的離島，一個船東說，吉貝人守在港口準備打架，沒人敢駛進去。到了6月25日早上雙方衝突昇至最高點。早上八點港區安檢軍方放行一艘觀光船。載了一批四、五十名觀光客過吉貝，早上九點左右，赤崁村派了十多個人（聽後寮人說有帶鐵棍）到後寮來，不讓吉貝觀光船交通船靠岸，而被後寮眾多守在碼頭的男子勸阻回去。不久警車鎮暴車開到後寮，來了2、3位警察和情治人員，帶著搜證



兩個收購丁香魚的魚販，對於這麼稀少的魚穫量也不禁搖頭嘆息。

用的攝影器材。此時停在碼頭的兩艘吉貝籍觀光船卻得不到軍方的放行，理由是航行後寮到吉貝間要先向縣政府申請新航道。後寮人似乎和吉貝人同樣不滿，異口同聲咬定赤崁村人從中搗鬼。到了正午，多位台灣來的觀光客向警方抱怨一陣後離去了。此時我們聽說有幾十個兩棲部隊已登陸吉貝維持治安。十二點多，後寮村長向全村廣播，要求村民一點到活動中心開會討論「如何善待遠來的觀光客人」。村人開會時我們聽了片刻，聽到他們已經準備改善碼頭的公廁設施了。看來後寮已經注意到幾天來一輛輛遊覽車載來大量觀光客由赤崁改道而來，有可能成為後寮的新興財源。

到了6月23日清晨七點左右，43艘赤崁漁船組成的船隊開到吉貝村碼頭前300公尺海中停俾，靜靜地抗議吉貝村的不法行為。七點半左右兩村漁民開始用無線對講機通話，赤崁村漁民要求吉貝交出放置油桶的漁民，吉貝村民不答應。吉貝村漁船一直停在港內未出海。不久赤崁村船隊返回赤崁。當天上午赤崁村民和吉貝村在兩村村長帶隊

下在縣警局相遇協商，兩村村長表示致力遵守法令，不再非法捕魚。赤崁和吉貝之間恢復往日的交通往來。這場丁香魚的戰爭是暫時平息下來了。但是丁香魚的濫捕並未停止。丁香魚只是澎湖諸多嚴重枯竭漁源之一。

非法的炸魚毒魚和合法的濫捕過撈就像林務局砍伐台灣珍貴的原始檜木森林一樣，不管是「合法」標售或是非法的盜林，結果是一樣的，我們毀滅了海洋和高山的生態環境，遲早會付出沈痛代價的。而眼前可預見的立即代價是，如果澎湖的漁業真的滅亡，澎湖人的祖先移民來澎湖的最大誘因——澎湖鄰近海域豐富的漁場——將消失，澎湖半數以上人口將失業，澎湖將失去最大的本土產業，而完全依賴台灣生存，無論是糧食或貨幣，無論是外流人口的僑匯或是觀光客帶來的消費額。澎湖不再是澎湖了。因此，我們竭誠呼籲政府漁政主管單位立即全面調查澎湖海域漁業的現狀和全面評估漁業資源是否被濫捕而毫無補救作為，及時挽救澎湖的命脈之所寄——漁民與漁業。

♠

6月初以來，馬公市鐵線尾的居民打從天一亮便眼巴巴的守著水龍頭。水龍頭底下儲水用的鍋碗瓢盆像是一群嗷嗷待哺的雛鳥，張大了嘴，但水始終是斷斷續續的。大部分時間，水龍頭傳出來的只是水管深處空洞的嘶啞聲。水管似乎也因為缺水而沙啞了。

井水也沒得喝了

寡居的陳老太太住在村口附近，這兒是鐵線尾地勢最高，也是缺水最嚴重的地方。蹲在廚房內淘米煮飯的老太太除了右眼失明外身體還算硬朗。「十多天無水了，正經收水錢時是硬梆梆地，一仙都不能減。像我老伙仔一個，一個月水錢也要三十多塊錢。」

老太太和兒女們已分居多年，生活一切自理，缺水似乎比獨居更令她不安。炎炎的夏日裡，老人家年紀大了，精神不濟，稍稍打個盹可能就錯過儲水的時機。如果真的沒接到水，那就夠她受的了。

村子僅存幾口還能飲用的水井，都遠在村外的田裡。前些日子她還因為到水井去挑水而扭傷了腳踝。

《人間地理·澎湖現場報告之三》

馬公海內的旱村

天乾地旱的澎湖一向缺水，除了馬公市區，周邊的鄉村，一向沒有公營的自來水。在政府父權式的施捨下，鄉村簡易自來水一個個成立了。但人單勢孤的鐵線尾，不但爭取不到屬於自己的簡易自來水，連村裡的水井也一個個鹹化了……

攝影■李文吉
撰文■陸傳傑

沒有自來水的年代，這在全台灣唯一沒有溪流的縣份裡，古井曾發揮了相當大的功能，只是十多年來慣用自來水的鐵線尾村民已經很少再使用古井了。今年因為缺水特別嚴重，所以大家才又來到古井邊。誰曉得老天爺竟和這群飽受苦旱的村民開了個大玩笑。

原來有的井因為兒童惡作劇，井內早已填滿了各式各樣的廢棄物，不再出水了。有的井雖然水量不減，但長久沒去用它，結果在井內形成死水，水質惡化變鹹了。尚能飲用的，僅剩一、兩口而已。「望井興嘆」的心情實在不是外地人能夠體會。陳老太太家門前就有這麼一口井，井水豐盈，幾乎快漫到井口了，但是用它來澆菜都嫌它鹹，

連論用來燒開水、煮飯了。

什麼是簡易自來水？

午后的鐵線尾經過半天豔陽的曝曬，活像一塊燙烘烘的烙鐵，村裡巷弄之間渺無人跡。海岸邊，幾個全身上下包得密不透氣的婦人，趁著落潮，拾取一些蛤蚧做為佐食。在海水與爛泥間工作幾個小時後，洗個涼水澡該有多痛快。但是苦早的鐵線尾，洗澡已是一件奢侈的事。



鐵線尾的陳老太太洗米的時候，小心翼翼的把洗米水留作他用。

村廟內有幾位老人坐在那兒發呆。桌上的老人茶具沾滿了灰塵，大概好久沒人去用它了。水槽上的水龍頭旋扭不知被誰打壞了一角。

「怪不得水龍頭被打壞，做了一整天的事，也沒有水洗個澡，心情不好，能不找水龍頭出氣？村內的水龍頭不知已經被打壞多少了！」一位聲音沙啞的老人苦笑著說。

「不知道里長跟市公所談得如何？從民國71年我做里長時，公所就說水廠要來接管。到如今，

連個影子也沒有！」這位曾經幹過里長的瘦漢聲音同樣也是沙沙的。

自古以來，澎湖一向以苦旱著稱，歷年平均降雨量不及一千公厘，平均蒸發量倒有一千八百多公厘。雨量較少的原因不外是(一)地形平坦，不易產生地形雨；(二)地處「雨影」之內，部分水氣受阻；(三)受海水影響，夏季不致太熱，無法形成旺盛之對流，所以熱雷雨也很少。蒸發量大主要是由於多風之故。年雨量和蒸發量，兩相比較，澎

湖的苦旱是可以想像的。

民國61年以前省自來水還未成立，當時自來水業務都是地方自行辦理。馬公市的自來水創立於1930年。但是由於水源缺乏，自來水的業務始終侷限在市區內。直到現在，除了供應馬公水源的成功水庫附近幾個村落受到馬公水廠的恩澤之外，其他馬公周圍的鄉村並沒有受惠於省營自來水的業務。

鐵線尾和澎南區的幾個里雖然在行政區的分畫



東衛水庫的儲水早已經「跌停板」了，圖中右上角是廣大水庫中僅存的一池「呆水」。



中屯島從前是澎湖的農業重鎮，耕作多年的曾先生說目前種作純粹是「消遣」。一條蛇掉到井裡，雖然無毒，他怕他的「查某人」害怕，又把牠留在井裡。

上屬於馬公市，但是這幾個里無論是經濟活動或是風土民情和馬公卻是截然不同。澎南區的居民絕大多數是靠海討生活的漁民，同時也是馬公人口中的「鄉下人」。

民國57年以前，整個澎南區完全依賴古井水生活，之後由於地方人士的爭取，政府補助了18萬再加地方的配合款，在澎南地區的鎖港成立簡易自來水委員會，便以當地的軍用井開始對澎南地區供應自來水。鐵線尾也就是在這時加入鎖港里簡易自來水委員會，初享「現代化」的供水系統。水費的收取、管線的維修，統統交由這個委員會負責，除了以後幾次深水井、水塔工程補助款外，縣府便不再過問這個地方的水資源問題了。

「民國57年我幹鎮民代表時，聽說政府補助烏

嶼村挖了一口深水井失敗，決定放棄。我認為這筆錢得來不易，便透過水廠的朋友幫助，爭取到那18萬元，地方上再湊9萬元，澎南區第一個簡易自來水就這麼搞起來了。」鎖港簡易自來水委員會的「終身主委」許等富說起來不無得意之色。

那時被推選為委員的翁英文說：「當時每戶要配合一千元，有些老頑固硬是不肯接自來水。像邦嘉那個老猴就寧願每天挑井水喝，後來中風挑不動了，不僱人挑水就沒水吃時，他才來跟我們說好話。我們幫他也裝了自來水，不過接管費已經漲到兩仟塊了。」

鐵線尾為何沒有自己的簡易自來水？

隨著漁村經濟的進展，澎南地區其他幾個里如風櫃尾、嵵裡、山水、井垵、興仁、烏坎等也都各自成立屬於自己的簡易自來水委員會。和馬公市缺水的情形比起來，澎南地區因為人口少，工商用水不多，倒沒有這方面的困擾。而且各里的里民對他們自來水的水質常自豪地說：「咱這兒的水甜得沾螞蟻哩！」

但是這種得意自豪的話從來沒有出自鐵線尾居民的口中。不滿百戶人家的鐵線尾只有不過十來艘小漁船，連個像樣點的港口都沒有。由於蝸居在馬公內海的深處，沒有屬於自己的漁場，鐵線尾的漁船都要老遠跑到「西北」去打魚，所以經濟能力是差了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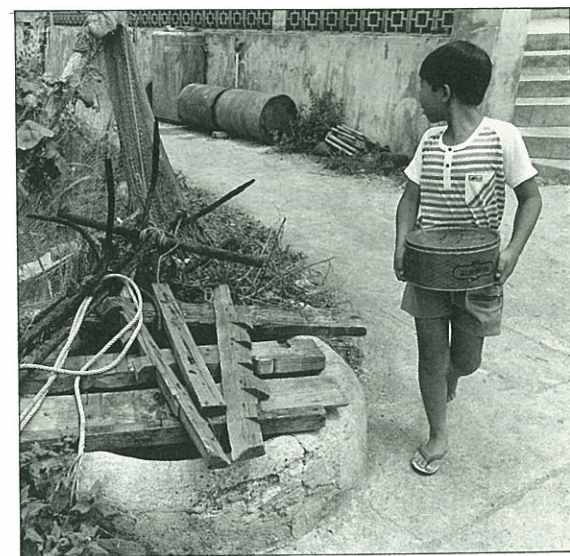
縱觀各村里簡易自來水的設立，都是縣政府以專案補助的情況下完成的。而這種父權式的施捨，常是各村里動用人情爭取來的。因此不但強勢村落佔各種便宜，也在無意中促成了地方的本位主義。人單勢寡的鐵線尾自始至終附屬在鎖港簡易自來水委員會底下。他們始終爭取不到一口深水井，成立屬於自己的簡易自來水委員會。

由於寄人籬下，所以水管線路也安排在主水管的最末端。也就是說只要鎖港還有一家沒水喝，鐵線尾是休想分到一杯水。另外令鐵線尾憤慨的是村內管路埋設失當：

「從鎖港埋過來的水管是先到村內的低處，然後再送到高處。」一位老者指著廟內涓涓細流的自來水說：「像這一帶的水還那麼『粗肥』，再高一點的地方一滴也沒有了。水不比米，米有錢就買得到，水在這個時節是有錢沒處買的。」

「當初，我們覺得和鎖港比較『親』，所以他們設立簡易自來水時，央求他們讓鐵線尾也參加，

復興里因地勢高，已經好幾天沒水了，因為這兒大部分是眷村，每天下午軍方會送水過來。



將軍澳也是個缺水村落，水井常因海水侵入而惡化、廢棄。

他們答應了，我們也分擔了配合款。想不到今天會落到這個地步。」老里長悲苦地說著：「聽說78年度自來水公司要來接管澎南區的簡易自來水，

七月馬上就到了，不知他們要拖到什麼時候。反正不管接管也好，自己成立一個委員會也好，鐵線尾一定要挖一口深水井，才不會受人欺侮。」

黃昏了，撿拾蛤蚧的婦人漸漸地都回到村子了，會有一盆清涼的洗澡水等著她們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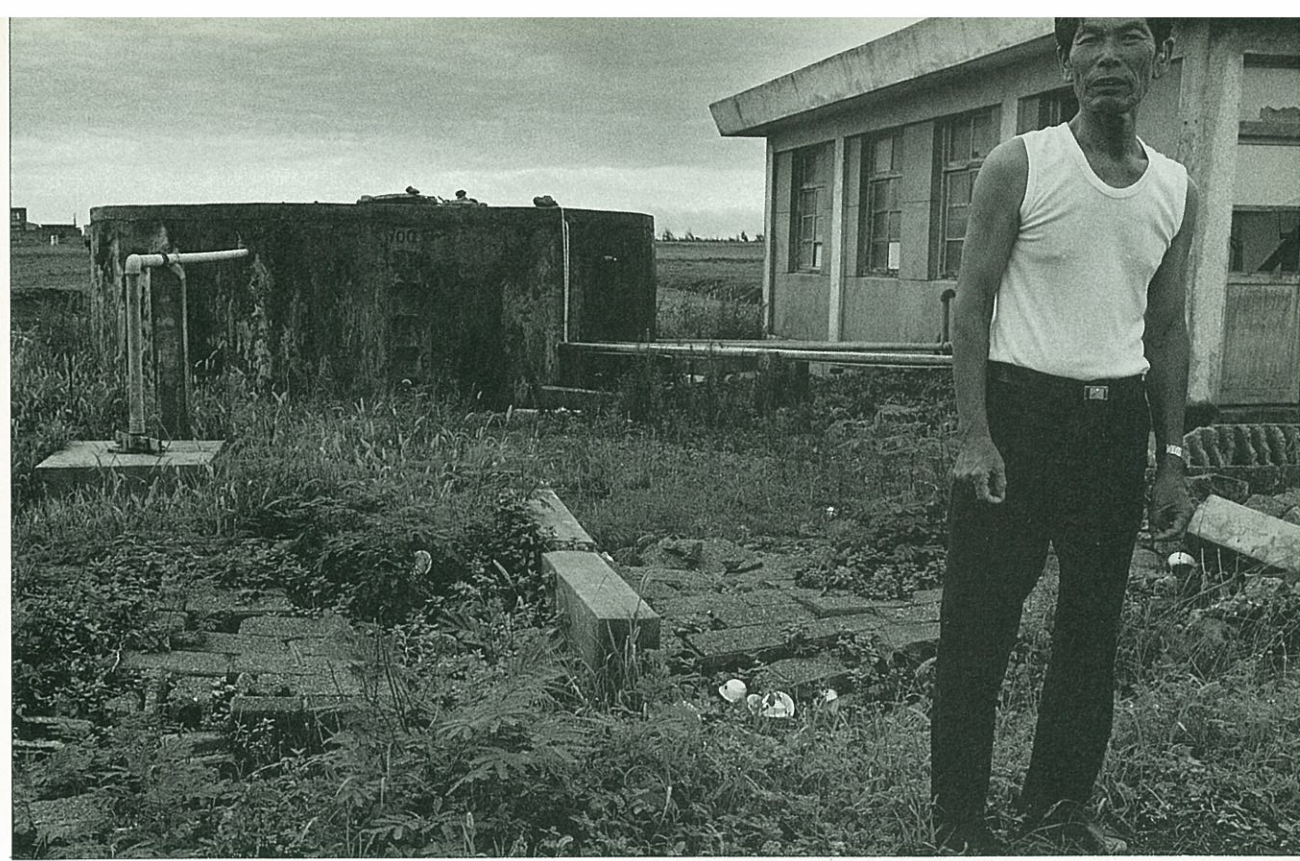
鎖港簡易自來水委員會的經營概況

「這個月，鐵線尾的水錢我看是收不到了。」鎖港簡易自來水委員會主委許等富愁眉苦臉地說：「鎖港兩口深水井雖然每天出水近六百噸，不過鎖港里有六百戶人家，而且還有一個大漁港。光是漁船、冷凍廠、魷魚加工廠用水就十分驚人。兩口井24小時的抽水都嫌不足。鐵線尾缺水是因為用水過度水壓不足造成的。聽說風櫃尾和烏坎還有備用的深水井，我也曾去交涉過，但是誰也不願意借水給鐵線尾。目前部分山水里的用戶也是吃鎖港的水，為了多分一點水到鐵線尾，我要求山水的簡易自來水委員會接管那一部分用戶，可是他們也不肯，甘願留著自己慢慢用。後來我才拜託軍方供水給鐵線尾。」

現在供水給鐵線尾的那口軍用水井位於鐵線尾



烏坎水源充沛，蔥的種作需要大量灌溉，這種灌溉方式在苦旱的澎湖相當少見。



鎖港簡易自來水委員會主委許等富說：「抽水機房周圍的圍牆，三年前被韋恩吹倒后就一直沒錢重建。」

與鎖港的交界處。軍方答應每天供應四個小時的水給鐵線尾，但這口軍用井的抽水馬達似乎已經「年高德邵」，四個小時的出水量還不到20噸。如果讓鐵線尾的百戶人家平均分配的話，每戶人家只能分配到一個浴缸的水。更何況軍用井還有軍方的任務，究竟有沒有抽足四個小時就不得而知了。

碰到這些「見死不救」的兄弟村，省自來水公司接管澎南區的簡易自來水似乎是鐵線尾解決苦旱的一條出路。但是各地區的簡易自來水委員願意交出經營權嗎？

據一般人的觀察，簡易自來水實在是「暴利」事業。省自來水公司馬公營運所主任杜澤建說，省自來水公司在馬公每賣一噸水要賠4塊錢，一年下來大概要賠上一千萬元。但是民營簡易自來水算盤究竟打得精，如果各地簡易自來水賠錢的話，大概沒有人會願意幹委員會的主委。

以鎖港為例，每個月的經常開銷大概是三、四萬元左右，其中包括管理員的薪水一萬元，電費

兩萬元出頭和一些零星的維護費。收入部分保守的估計應該在十萬以上。一噸水賣五元，目前鎖港兩口深水井，一天大概出水600噸，一個月就18,000噸了。再加上一戶20元的基本費，鎖港有600戶，算來10萬實在是個保守的數字。

至於幾次增建部分，都是出於政府補助的，和用戶分攤。委員會似乎沒有設立基金，而且各委員會本身也沒有發揮監督的功能。擔任鎖港簡易自來水委員會委員的翁英文便承認：成立初期各委員還會看看帳本，幾年後已經沒有人去過問水會的事情，真正處理會務的只剩主任委員一人了。

「每年過春節時，每戶人家會收到委員會贈送的半打毛巾當作「紅利」，至於賺錢或者賠錢，討海人誰也沒那個『頭殼』去管那些事。」鎖港漁民翁地陶說。

擔任鎖港簡易自來水委員會主委長達20年的許等富，口頭上雖然希望省自來水公司接管這份吃力不討好，而且「無給職」的工作。但是剛接管白沙鄉簡易自來水的杜主任似乎並不那麼想。

「雖然接管簡易自來水是政府的政策，但是地

方上如果怕馬公挪用他們的水，反對接管的話，我們並打算強迫接收。」杜主任說。

持有這種看法的人似乎並不在少數。鎖港簡易自來水委員會委員翁英文便說：「咱這兒的水甜得能沾螞蟻，如果將來接管之後水廠拿成功水庫那窟『牛屎水』來跟我們交換，那是萬萬使不得的。」

看來鐵線尾的希望，在這種錯綜複雜的利害關係下似乎又要破滅了。

但是澎南區果真納入省自來水公司的體制下，就真能解決鐵線尾的苦旱？

接管之後就保證有水喝？

在用水的高峰季節，馬公每天缺水達兩仟噸。短期內馬公還無法取得新的水源，一旦接管外圍鄉村的簡易自來水後，誰也難保馬公市會不會要求那些原本飲用次等自來水的鄉民和馬公市民一起共體「時艱」，來個「有水大家喝」。到那時澎南區是不是也像鐵線尾目前的處境一樣，淪為「主幹水管」的最末端？

在夏天觀光季節期間，大概每天總有三千名觀光客在澎湖逗留，所以觀光飯店的用水量相當驚人。有些觀光飯店據說已經抽乾了自有的深水井。原本苦旱的澎湖，在「耗水」的觀光事業「推助」之下，水荒更嚴重了。

「五、六年前馬公的每日需水量大概是六千噸左右，如今已經增加到一萬兩千噸了，」杜主任說，「但是自來水公司擁有的39口深水井、3個水庫和一個地下水庫，每天只能供應一萬噸，不足的部分只得由海軍軍區支援三、五百噸。當然在接管鄉村的簡易自來水後，在不影響地方供水的情況下，我們也可以增加一些水源……」在水廠幹了16年的杜主任又感慨地說：「其實缺水也是不得已，澎湖年輕人口外流嚴重，有時我們派水車送水到缺水的地方，看到盡是老人家出來提水實在是於心不忍！」

解決澎湖的苦旱，杜主任認為海水淡化是值得努力的方向，只是淡化海水的濾透膜仍屬世界專利，成本偏高，一噸淡水的成本大概是60~80元，比一般的自來水高了6至8倍。不過他也認為將來



道光22年不知是那位「缺水先知」，在後寮威靈宮旁題下了這四個驚人恫魄的大字。

停擺了。這時他又急又窘地問秘書人員說：「是不是又停水了？」那種大冷氣機一旦缺水是會自動停擺的。

根據紀錄成功水庫建成以來只有兩次滿水位的紀錄，一次是民國75年韋恩颱風帶來的豪雨，另一次是民國63年7月間的一場三小時內降了400公厘的大雷雨。這兩次紀錄雖然注滿了成功水庫，同時也造成了巨大的災害。若欲將此視做解旱的特效藥，那麼澎湖居民付出的代價也未免太大了。

靈靈靈靈

道光22年（一八四二）白沙鄉後寮村的先人在奉祀保生大帝的威靈宮前，樹立了一座一人多高的石碑，上書「靈靈靈靈」四個大字。這四個令人心驚恫迫的大字，到底想表達些什麼？廟祝一時間也說不出什麼緣由。不過細細體會之後，倒覺得這四個字和歐縣長「天才之見」有些雷同。它是不是暗示著澎湖若要雨水豐足，必得「好兄弟」的幫忙？，下個空前絕後的大雨？

目前自來水公司已接管了白沙鄉的簡易自來水，下一步就是澎南區了，或許接管之後鐵線尾從此可稍解旱象，可是在全澎湖還沒完全解水荒的同時，鐵線尾一旦納入馬公的自來水體系之後「靈靈靈靈」的陰影會不會同時也降臨到這個村落？

筆者採訪杜主任的當天，澎湖下了一場不大不小的雨，是颱風環流帶來的，還好颱風並沒有撲向澎湖，苦旱逢甘霖，身為澎湖水政機關的首長，杜主任自然喜形於色。不過他也說澎湖太久沒下雨了，地太乾，起碼得下個50公厘，水庫才有進水的希望。

當天晚上電視氣象報告澎湖降水的紀錄是45公厘，看來這45公厘的雨水，只樂得土地公解渴罷了。

應當成本會降底一點，目前縣府已在虎井島著手興建一所實驗性質的小型淡化廠。他又說：「有人曾建議用超級油輪由台灣運水過來，但是台灣也缺水啊！運費成本也不低。據日本輸送淡水到阿拉伯的經驗，一噸水將近60元台幣，而且水還有一股油味，另外我覺得水庫蓄水也有問題，一方面澎湖天氣乾、蒸發量大，另一方面地形平坦，集水區小，這兩方面都不利於水庫蓄水。再說水庫用地已經不容易取得了。」但是縣長歐堅壯目前似乎仍傾向水庫蓄水。

「雖然澎湖年蒸發量幾乎比降水量高出一倍，但是只要下一場夠大的雨，就夠我們用好些年了。你看成功水庫的水還是兩年前韋恩颱風帶來的。」歐縣長信心十足的說。

不過話剛說完，縣長會客室那座大冷氣機突然

徵 人間 駐校代表

人間熱誠歡迎您的參與和支持，凡大專院校在校學生，有熱忱與理想願意參與人間工作，落實人間關懷層面，請攜帶學生證及自傳駕臨本社。人間竭誠歡迎您的參與和支持。
連絡電話：(02)7091920~3邱鴻翔先生。

人間雜誌社 地址：台北市敦化南路737巷8號1F
電話：(02)7091920
郵撥帳號：1008791-0號 人間雜誌社

現場報告 密切期待 人間 9月號預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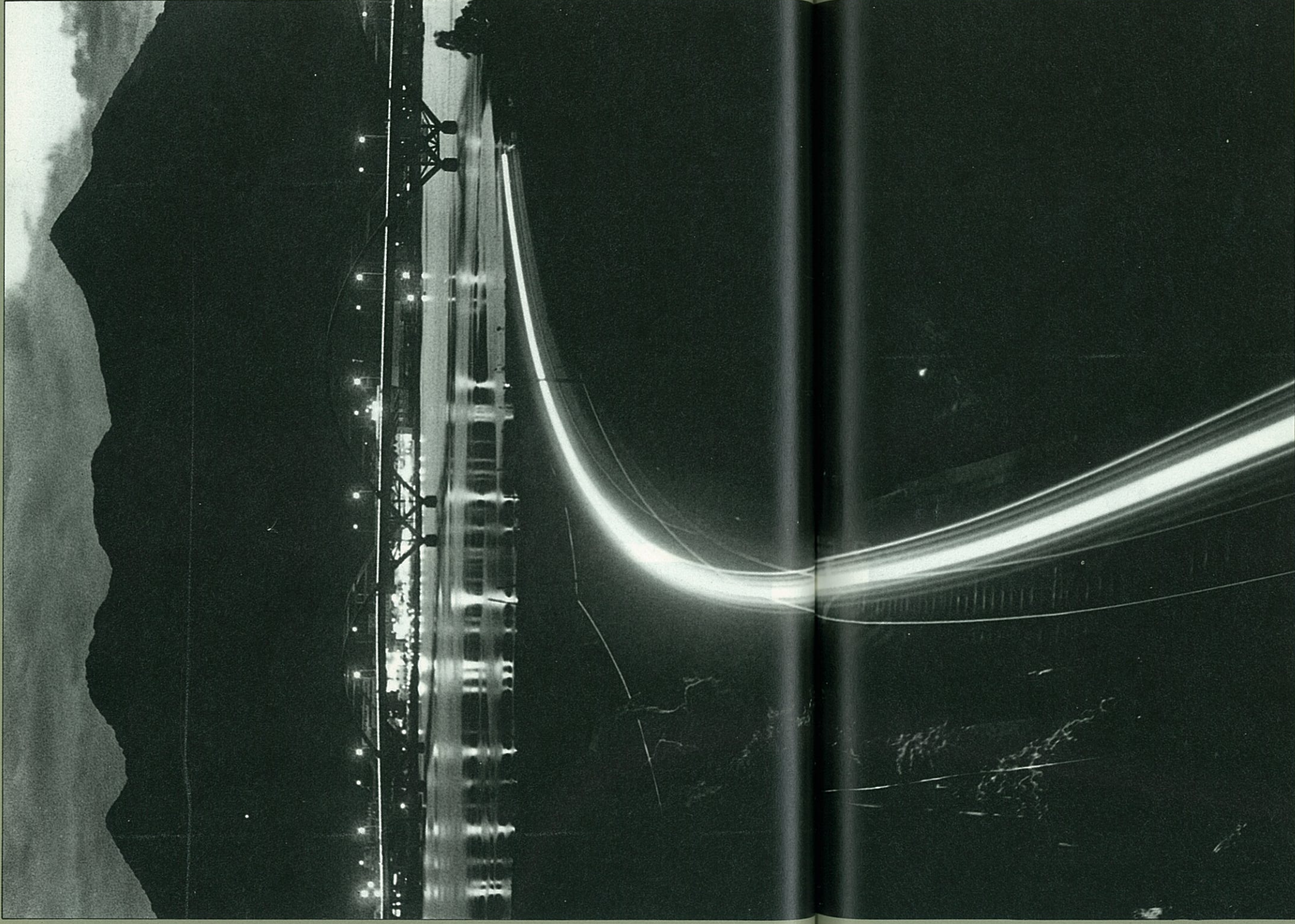
第一手現場報導

最後的 溫泉鄉

溫泉，旅遊勝地
在冷冽的冬日
吸引祛寒的遊客

炎炎暑夏，因著獨有的療治功能讓多少老、幼、婦孺流連忘返然而，你或許永不知曉溫泉除了觀光、旅遊之外還存在深層的社會結構背景日據時期，溫泉一度是殖民特權的高度象徵光復後，色情在溫泉地叢生延續日據年代的惡質影響在資本社會擴張、膨脹的同時如何免於溫泉淪為商品依賴的觀光「勝地」人間與國內著名研究機構的密切合作為您重新攤開溫泉鄉的地圖展現不尋常的報導趨勢

• 淡水列車經過87年的服務，在觀音山、關渡大橋跟前留下了一道明亮而搶眼的歷史軌跡。拍攝時本欲在長時曝光的同時，在列車兩旁羅列至少十隻強力閃光燈，以聯動器「引曝」之，因無法張羅齊全而作罷，如此舉成功，可同時顯現光跡和火車的重疊影像。(50mm，B快門，曝光10秒，光圈8)



《人間攝影故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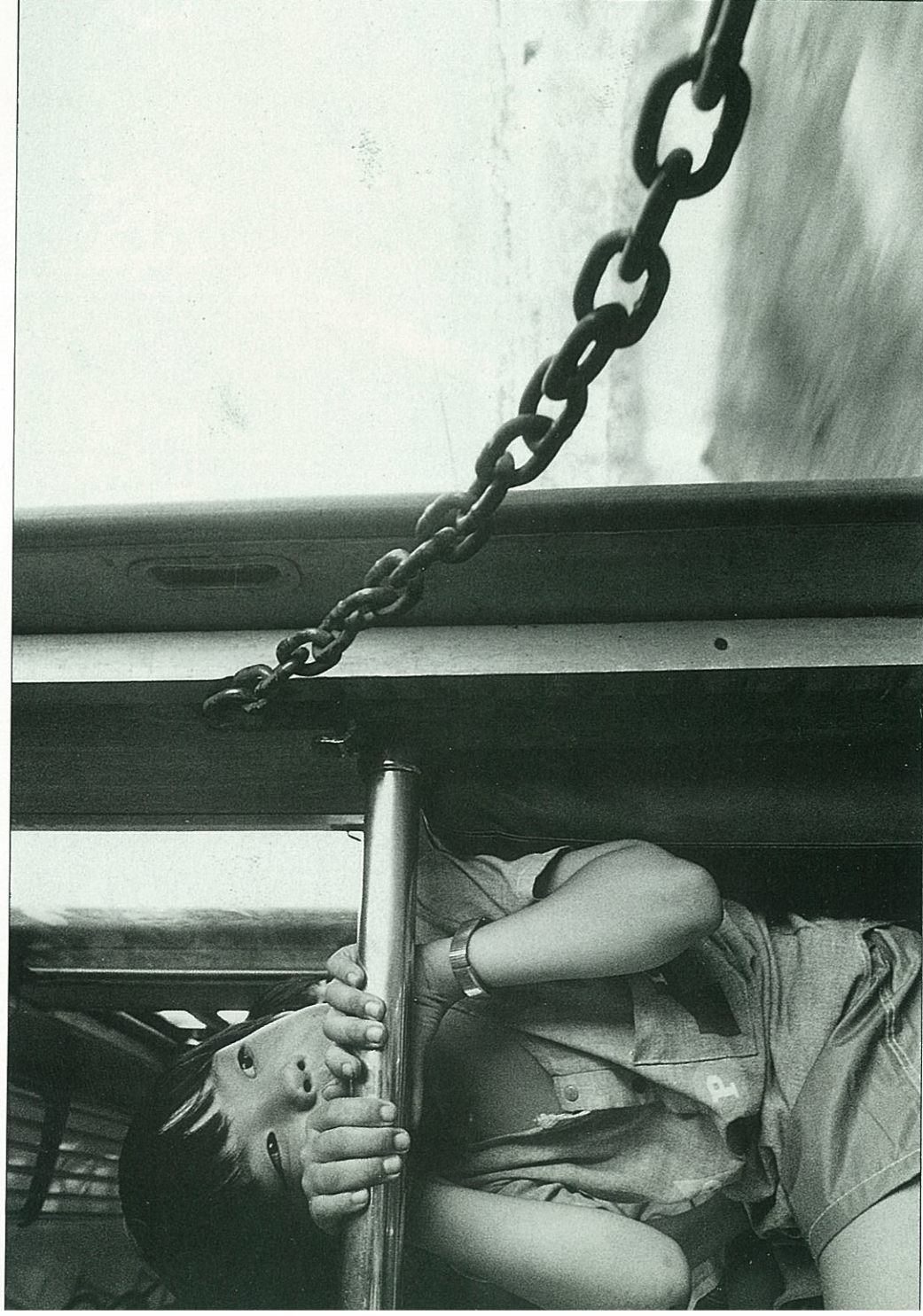
淡水最後列車

最後的淡水列車開出，
歷經87年的悠久歲月，
士林、石牌、觀音山與關渡大橋，
時光宛若緩緩馳去的列車，

壓過多少歷史的軌轍。
資深攝影工作者蕭嘉慶，
以他獨具專業特色的鏡頭，
記錄並呈現「火車與人」的真相。

映像筆記 / 攝影 ■ 蕭嘉慶 撰文 ■ 張國權

●那個小男孩就是我。從小男孩身上，我看到了小時候自己第一次搭火車的那種嚮往、愉快與忘神的模樣，只可惜這種模樣已不可能再在淡水列車上看得到了。這張照片至少會掛在我的牀頭一段時間。
(24mm, 1/30秒, 光圈16)



一條歷史和生命的支線

1900年，日據時代下的台灣工人在烈日下賣命鋪設北淡線；今天情況有了極大的轉變，但是「賣命」的人還依然可見——扶老攜幼、談情說愛、郊遊烤肉的人群拼命湧來、新聞媒體拼命報導、攝影工作者拼命尋找動人的影像、售票的拼命賣票、剪票的拼命打洞、太陽拼命地曬、人群拼命地塞，這種社會現象，似乎正是世紀末典型的後現代新風貌，一種淺薄、短暫、無關乎意義的瘋狂。

而土地、道渣、枕木和鋼軌，無言地沉載了近百年的歷史與朝代的變革，或許從他們身上，我們能獲得一些啟示吧。

從劉銘傳談起……

劉銘傳（字省三），曾從李鴻章率太平軍，從曾國藩平捻



●有個朋友看到這張照片說：「人類的劣根性，從小就頭頭現出來了。」的確，老大眼看著媽媽手中的麵條快要吃完了，當下耍了小手段，把弟弟的嘴捂了下來再說。這種鏡頭就是所謂的敘述性，觀點和影像皆清楚的影像，能夠拍得到，至少有幸運的成份存在。

(28mm, 1/30秒, 光圈8)

亂，精戰略，屢建奇功。曾國藩曾上疏稱：「臣竊肅清妖氛盡掃，論功以銘傳為最。」光緒6年（西元1880），中俄伊犁交涉破裂，兩國關係緊張，時劉銘傳督辦陝西軍務，上疏痛責俄侵伊犁，並力陳建設鐵路之重要，疏中曾言：「劃疆而守，則防不勝防，馳逐往來，則鞭長莫及，惟鐵路一開，則東西南北，呼吸相通，視敵所趨，相機策應，雖萬里之遙，數日可至，百萬之眾，一呼而集。」當時舉國對鐵路視如惡怪，反對者眾，如兩江總督劉坤一言借債課稅妨害民生、侍講張楷言九不利、御史洪良品言五大害、學士張家驥言三大弊，不一而足。而在此之前中國曾有兩度拆毀鐵路事件：1865年，英商在北平宣武門外造約一里的小鐵道試行小火車，被視為怪物而被拆去。1876年，

片曝光)最高的地點，有心的攝影家，可以在這一個地點架起腳架，連續拍它個幾千張(個人或團體照)，也算是報導攝影的一種方式。我自己除了拍一些上述影像之外，另找表現方式，結果我獲得了自己很喜歡的這種感覺。畫面上是三度空間交錯的影像：畫面中的三個拍她們，在被她們的家人拍照，左邊的中國時報記者羅繼志正在搶拍她們，中間的這位女士則剛完成她自己的攝影，表情愉悅地真備難去，我則連到了他(她)們剛完成的瞬間。我的拍攝手法近似「心象攝影」或「思惟攝影」。

(24mm, 1/60秒, 光圈8)



●帶着相簿上車的這位男生，顯然不太理解會閩渡站的風光，只一動兒翻着女孩子的照片，當我在車廂中移動到他背後時候，火車已經開動了，為了交待更多的場景，把「閩渡」的牌子也拍下來，我就只有一秒鐘的時間可以反應，也顧不得調整光圈，對了焦就搶下這張影像。

(24mm, 1/60秒, 曝光過度三格)



淤滬鐵路因行車發生事故，輾斃一士兵，當地士紳以「破壞風水」為由，要求官廳予以拆毀。此時劉銘傳之建議，自然是不被考慮。

光緒10年(1884)中法因安南關係緊張，清廷賜劉銘傳巡撫銜赴台督辦軍務。光緒10年6月，法軍突襲我福州閩海艦隊，我受重創，清廷下詔宣戰。法軍強登基隆，企圖進占台北，劉銘傳早有防備，置主力於滬尾(淡水)拒退法軍。中法戰爭結束後，劉銘傳奏請設台灣為省。清廷遂於光緒11年9月初5(1885年10月12日)，宣佈台灣建省，並任劉銘傳為首任巡撫。劉銘傳心懷大志，希望以台灣「一隅之設施，為全國之模範」，便舉五事大力推行，一為撫番、設學堂；二為調整行政區域；三為整頓財政；四為國防建設；五為交通建設，

且以修建鐵路為首要。光緒10年，劉銘傳曾以海防、建省、工事三要奏請試辦台灣鐵路，清廷於光緒13年批准，在台北成立台灣鐵路局，是為台鐵之濫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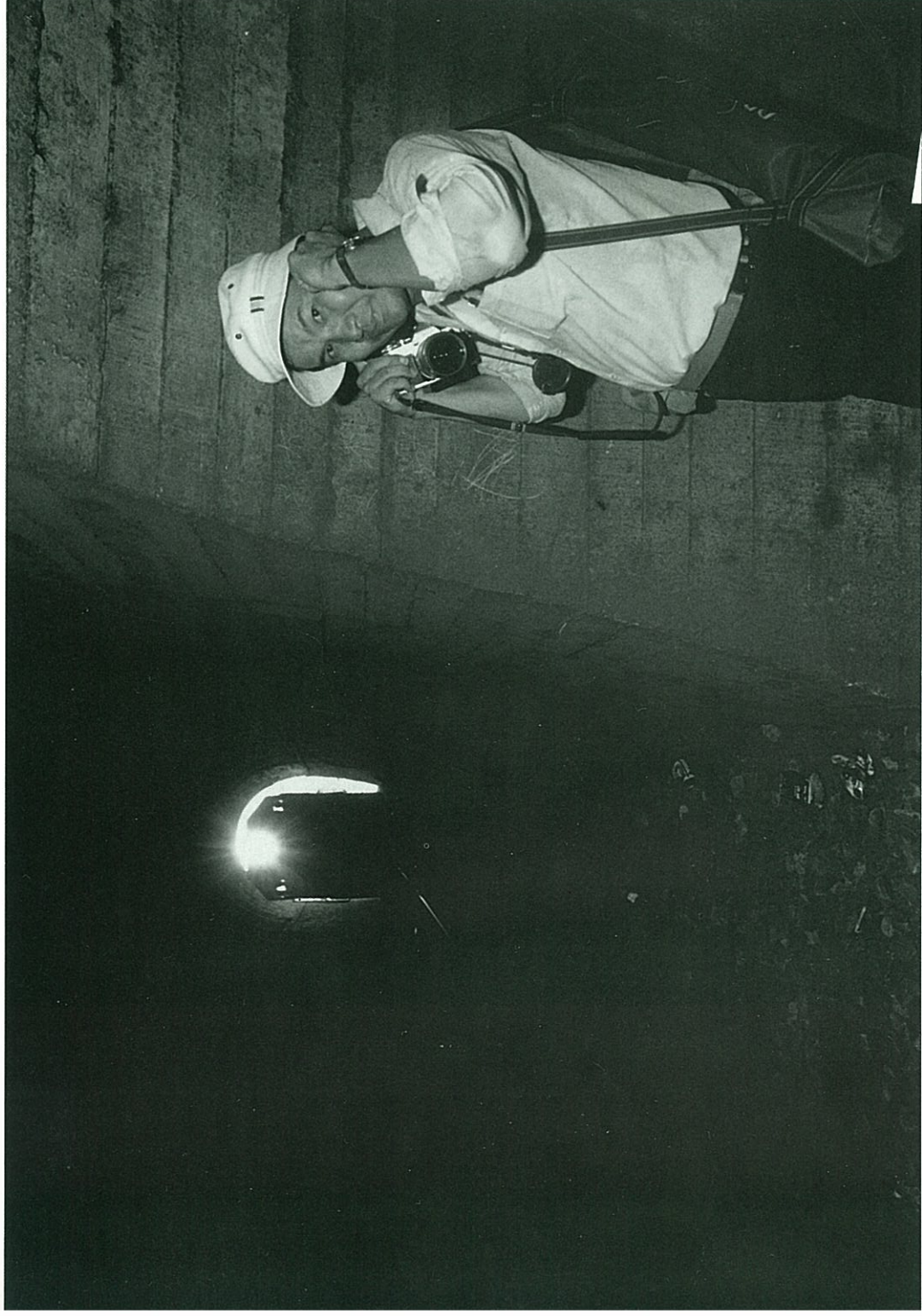
劉銘傳將清廷原本要棄置大海的淤滬鐵路鐵軌和器材，搬運來台，光緒13年從台北大稻埕動工，在其任內先後修成的有台北到基隆，台北到埤角(新莊到桃園間)兩段，計長52公里。劉氏去職後，繼任巡撫邵友濂修到新竹後，以工程艱難，奏請停築。

甲午戰爭台灣被割

光緒20年(1894)韓國內亂，清廷派兵馳援，日本出兵干涉，爆發中日甲午戰爭。次年，中國戰敗，中日簽訂馬關條約，台灣被迫易幟，成為日本殖民地。(年後，光緒22年11月27

• 這位攝影迷，在我之前已在隧道中忍受了一陣子的烏煙和如地震般的氣壓和音震。為的是把火車與隧道的關係，透過影像來表達。他拍的是火車前段進入隧道的情景（可能是沙龍攝影），我搶的是他逃避音震的滑稽樣子，雖然危險，但也挺值得的。

（20mm，光圈8，1/60秒，閃光燈TTL）



日，劉銘傳病逝，年59。）

日人登台屢受台胞阻攔，鐵道路軌、橋樑、機車（火車）、電訊悉遭破壞。日人積極進行修復試車並展開南北幹線工程。劉銘傳時所建築的台北桃園鐵路亦予改線，成為目前台北—板橋—樹林—山佳—鶯歌——桃園的線路。

日本在其佔領的51年間，從未中斷鐵路興建工作。並且在鐵道行政管理，法規制訂，均極具規模。此因為其軍事、警察恐怖統治之必要措施，亦為其嚴密控制台灣物產資源的重要手段。

北淡線就在日人據台第5年開始施工，時為1900年9月15日（光緒26年），次年，1901年10月25日竣工通車，全長21.2公里，耗時13個月。車站初設圓山、士林、北投、淡水4站，後增棋哩岸（石牌）、江頭（關渡）、



2站。沿線有台灣神社、北投、草山之溫泉及淡水海水浴場等遊覽勝地，故北淡線除列車行駛外，亦有汽車往來。

台灣光復前，淡水的火車已經來來往往40餘年，在異國統治的時代，不曉得有多少生生死死的感人故事；在太陽旗狂舞的陣容中，不曉得有多少台灣人投入南洋火戰場；在太平洋戰爭爆發、中日長期鏖戰的艱苦歲月裡，不曉得有多少盟軍的砲彈和人民的血肉模糊地塗灑在這塊叫做淡水、叫做台北、叫做台灣的土地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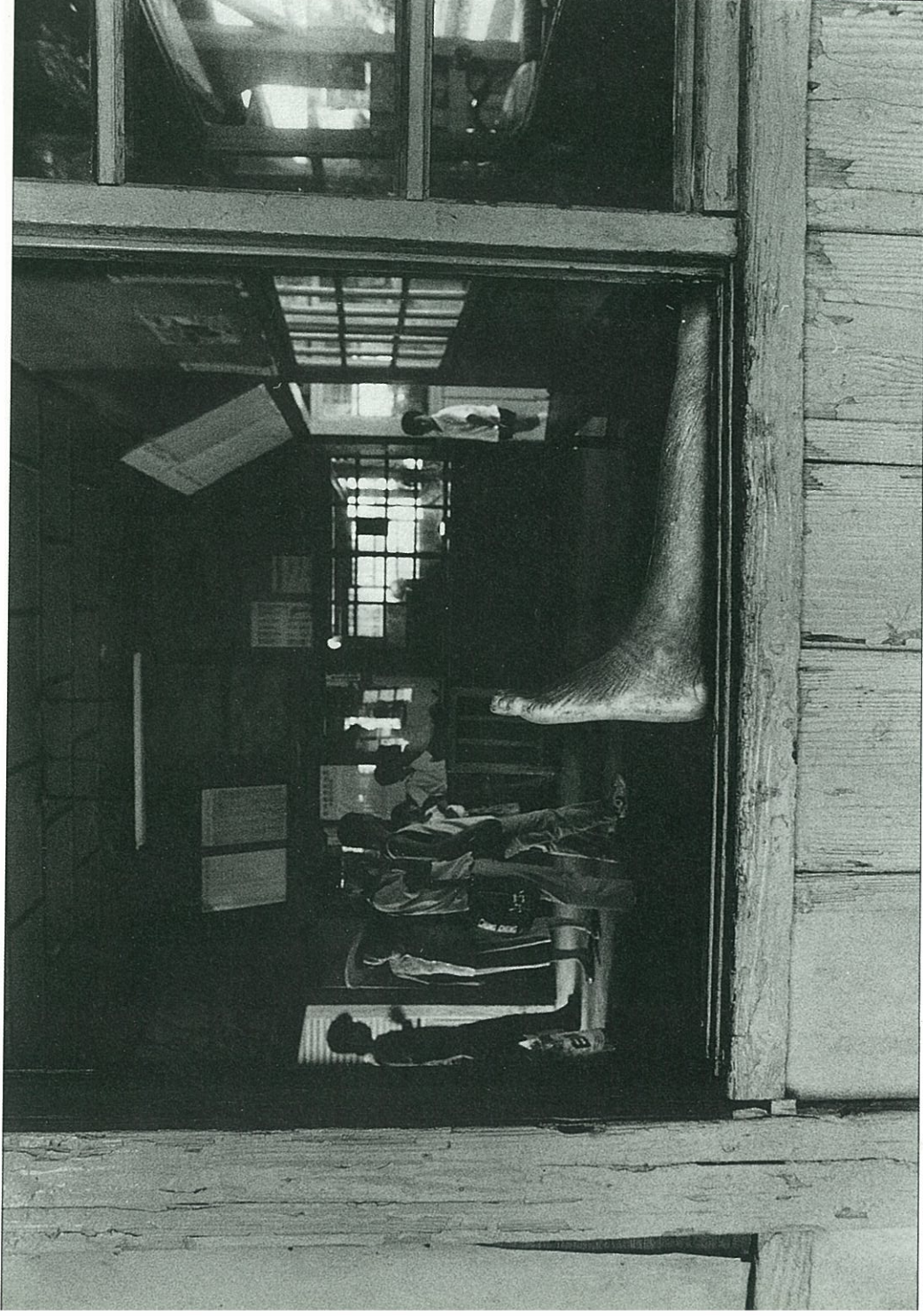
二次大戰結束台灣光復

民國34年（1945）8月14日，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10月25日駐台日軍向中華民國政府投降，台灣光復。12月21日中國正式接收台灣鐵路，由前台灣總督府鐵道部長武部式移交，

• 代表安全、交棒、傳統，甚至代表薪傳的「路牌」，在滿車觀光氣氛的淡水列車最後一週人潮最洶湧的淡水車站拍到的，發現站務人員在人潮中遞出「路牌」鐵環時，我只有兩秒鐘的反應時間，把鏡頭舉高了就拍了，主要仗恃24mm的鏡頭不太需要對焦，所幸成果還算滿意。（24mm，光圈8，快門由光圈先決）

●淡水列車沿途有幾個站，中午時分總被附近的民果當當作休息午睡的地方。伸出士林站窗外的這條腿，因為厚繭和浮腫的緣故，看起來像隻假腿，實則是長久在士林站當搬運工的老伯，他的年齡和歷練的表徵。直覺上，那是他習慣把腿擱在上頭的窗口，所以影像上就賦予足夠的窗口空間。

(24mm, 1 / 125秒, 光圖5.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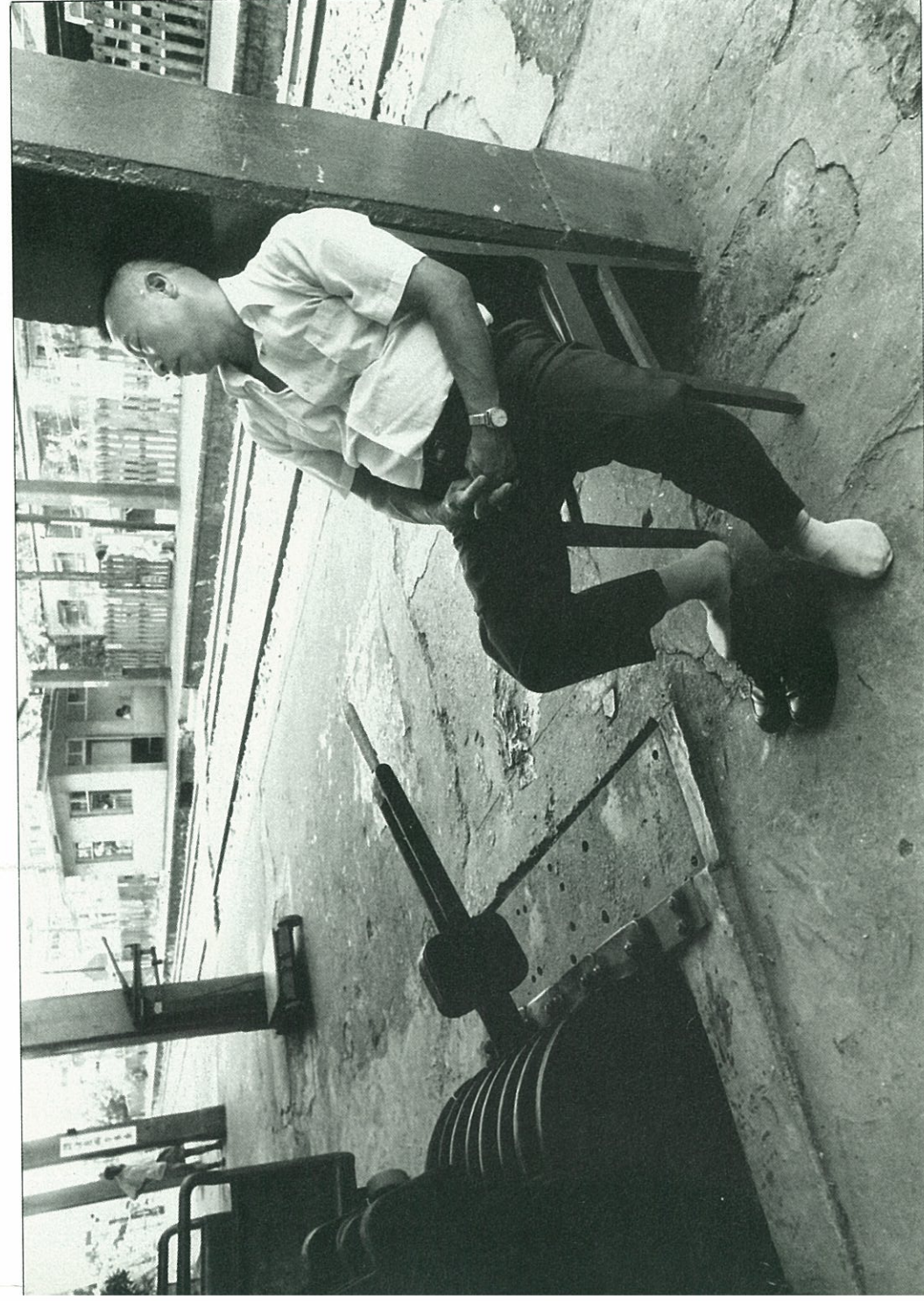


台灣鐵路管理委員會主委陳清文代表接收，時交通處處長為嚴家淦。

戰時鐵路各項設備遭受盟軍轟炸，受損相當嚴重，且日人亦無力維修，導致台灣鐵路滿目瘡痍，枕木腐朽過半，鋼軌磨損及載重不足亦達150公里以上，橋樑、篷車、車廂千瘡百孔。政府乃分年實施抽換修復。

大陸淪陷·政府遷台

民國38年大陸失守，39年蔣介石在台復行視事。台鐵陸續進行各支線修築工程，並屢為車站更名。如40年時改江頭為關渡、43年改棋里岸為石牌等。49年實施動力柴油化。54年6月9日為首屆中國鐵路節。55年動力柴電化。62年北迴鐵路開工。68年西部幹線電化工程竣工。69年南迴鐵路開工。70年台鐵慶祝中國鐵路創建百週年紀念。



●圓山站站務員因慣熟而脫鞋打盹兒的這種鏡頭，從報導攝影的角度來衡量，最能反映整個「最後列車」的主題，但當然，也只能可遇不可求。

(24mm, 1 / 250秒, 光圖11)

72年台北市區鐵路地下化週邊工程板橋調車場開工。75年台北車站舊站房拆除。大台北區大眾捷運系統，北淡線進入設計階段。76年台灣鐵路百年紀念。而北淡線原預計77年元月停駛，後來延至6月1日、7月1日，台北市長許水德為「照顧大學聯考生」又延至7月4日，後又為「配合高中五專聯考疏運考生需要，並酌輿論反應」延至7月16日停駛。於是，7月15日23時20分左右，由台北開出最後一班北淡線列車。北淡線成為歷史。源自這條支線的人情故事成為記憶中的思緒，每個乘客都有著他（她）們細心珍藏的過去，就算不致魂牽夢繫，也不會忘記。

北淡——世紀的終點

交通工具對人類社會進化的影響是相當具體而顯著的，而

●車廂上的這種親熱鏡頭，實在太少見了，只能算是幸運。但是就算碰到了，也必須有幾個條件才拍得到：①他們對面的座位空著，②相機的出現，沒有驚動他們。當時，就是把相機垂掛在胸膛之間，假裝沒在拍照（但已對好目測距離），然後用「咳嗽掩護法」按下快門。

（24mm鏡頭，1/60秒，光圈8，閃光燈補光）



鐵路、列車，這種中、長程距離的交通工具，對人的生活經驗更有著深層的影響。綿延的鐵道、排排的枕木，連繫著家、連繫著愛人、連繫著入伍、退伍，連繫著前途，那樣的思念，或者感觸，在行車微晃的時候，便令人醺醉得想掉淚。

我聽過好多人、好多不同年紀的人講著他（她）們自己的北淡線，發覺這個世界真是豐富。小孩子們坐火車最專心了，跪得直直的看著窗外，一點也不願意錯過不斷後退的景緻，累了也就睡了，睡得也實在專心。小學生的聲音就大了，那是肆無忌憚的自在。國中生、高中生或者看看書、背背單字、打打屁、瞄瞄帥哥或是漂亮的姐姐，或者發發呆，想想加速度、行進車廂內跳躍的物理關係、分數、聯考，想啊想的，就到站了。大學生、上班族、工人、小販、老伯伯、老媽媽，



自然也都有著不同的心情。或許，我們未曾去關心過，但是我們要懂得尊重。我曾聽過一個失戀的女孩談起她那心碎的戀情：在斜風細雨微寒的清晨，徹夜未眠的傷透了心的女孩，帶著東玫瑰花搭上台北往淡水的列車，一路上想起往日的種種的溫情蜜意，隨著車身的晃動，滴下錐心的淚水，然後在淡水河畔丟下片的花瓣，把過去、把愛情、把自己統統隨淡水河流出大海，不再回來。她說，我到淡水葬花。說著，淚水就掛在臉頰上了。

這世紀末的淡水線，就要拆毀。但是所有的故事仍然活著，依稀可以聽到轟 車行的聲音中，有人打鐵椿、有人下南洋、有人悲傷、有人歌唱、有人失意、有人希望、有人睡覺、有人守更、有人打拚、有人怨嘆、還有心碎的女孩在葬花。依稀可以聽到。

♀

●七月15日晚，淡水最後一班火車，乘客爆滿、氣氛熱絡，每個人都是懷著惜別的心情來感受歷史片斷，只是國內的公營事業人員並沒有多事。車上的十來位攝影記者只能採取隨機搶鏡的方式，但也因太過擁擠而未多所獲，一直到列車開回台北的最後第四站（士林），才出現不問不問之際，我決定用閃光燈配合慢速快門來強調動感和使間氣氛。

（24mm，B快門，光圈8，閃光燈TTL）

苦難與動盪生活的省思——

王拓三書

金水嬌

金水嬌代表著漁村中張張飽受風霜的臉龐，佈滿了海水侵蝕的痕跡，映射著窮苦歲月的摧殘，給人深刻而強烈的震撼力。王拓的小說就是這樣的寫照，充滿了對貧困人家的解析，所有蠶蝕他們的愚昧、迷信、賭博、疾病和絕望，以及他們強韌的生命毅力。這本書中沒有少年的夢囈、沒有娘娘腔、更沒有自憐的感傷，充分表現了人性在現實中的掙扎與奮鬥、冷靜、客觀地揭開人類底層面目。「金水嬌」早被評論家譽為台灣鄉土文學中最傑出、感人的作品，已由新銳導演林清介拍成電影。

定價 / 150元 郵購128元

牛肚港的故事

入獄將近五年的王拓，在監獄黯淡的燈光和仄逼的牢房裏，完成了長篇小說「牛肚港的故事」和「台北·台北！」是他以實際行動實踐了在苦難中堅持理想的具體表現，不僅在他個人的生命史和寫作上具有深刻的意義，對於這一代的台灣社會和青年也都具有深遠的意義。「牛肚港的故事」和「台北·台北！」所描寫的：都是這一代台灣青年的理想和悲劇，他們為理想受苦，也在受苦時堅持理想。他們的理想和遭遇，值得每一位關心台灣與中國前途的人深思。

定價 / 200元 郵購170元

台北，台北！

「台北·台北！」描寫了一九七一年保釣運動風潮下，台北青年學生和工人激盪的思想和行動。自身在七一年保釣風潮中覺醒，在七五年台灣新一代民主運動中歷練，又投身在七九年美麗島事件中的王拓，以這長篇力作，刻劃了在思想、文化、政治上的探索，鬥爭、勝利和挫折，並且在苦悶、希望、愛慾和掙扎中燃燒的「保釣一代」的大河系列！

定價 / 上下500元 郵購425元

人間出版社

地址：北市敦化南路737巷8號1F
電話：(02)7091920 Fax：(02)7008113
郵政劃撥：1174647-3號 人間出版社

◎郵購單冊85折，三書合購特價700元，一律掛號寄書。

克寧奶粉 最適合成長中的寶寶！



寶寶成長到換奶的時候，身體發育快速，需要更多的蛋白質以供發育所需，而市面上一般高蛋白質奶粉雖名為「高蛋白質粉」，但其蛋白質含量却只有18~20%。

類別	蛋白質含量
克寧奶粉	26%以上
一般高蛋白質嬰兒奶粉	18~20%

特級品的克寧奶粉，不但含有蛋白質、脂肪、乳糖、多種維生素及豐富的鈣質等人體必需的均衡營養成份，蛋白質含量更高於26%，最適合成長中的寶寶飲用。實屬克寧奶粉，長得快、長得壯，媽媽最開心。由於營養豐富、香濃好喝，更是全家人都喜歡的營養飲品。

給全家人的營養——克寧奶粉。

特級品克寧即溶奶粉2公斤裝及900公克裝，即日起，隨貨贈送兒童益智魔術玩具，七種魔術玩具任您選擇，請快把握！



克寧奶粉

體會一下，不同的光線和心情

埔里、觀音隧道 下午7:30
捷安特越野登山車



無限延伸您的視野



截稿後緊急報告 !!

7月20日，某報以三版頭條發佈新聞「台灣將發生國際性罷工？」而引起各界震驚。

當天早上10時，桃勤公司9位勞方代表與五位資方代表在該公司地勤部會議室，舉行最後談判。如果談判破裂，桃勤產業工會將依法舉行臨時會員大會，創造了「集體開會」的新的罷工模式。工會在會議上開出兩項談判條件：

- 一、30分鐘超時加班費，應追溯至68年3月1日。
 - 二、十九名未繳會費的會員，公司不予追補。
- (據記者瞭解，這十九名會員係資方安插進入工會的人員。)

勞資爭議的形勢十分急迫，萬一談判破裂，因桃園中正機場為中繼站的美國、香港、日本和東南亞各國際航線將因此中斷；各國航空公司可依照契約向桃勤公司索取一筆龐大的損失賠償。

舉行最後談判之前，工會幹部已經向記者透露，「本會已完成糾察任務的編組。每10人一股，各股設立指揮、副指揮和聯絡員，進入待命階段。」另一方面，中正機場貨運站的工會幹部也透露出，桃勤公司已經僱請救援人員，每天工資1500元，比平常工資漲了2~3倍。桃園軍事機場和華航總公司也將派員接管中正機場。此外，據北警部的情報消息證實：「軍方的確有一套接管計劃！」

這項罷工風波震驚了總統府，並派遣交通部和華航公司的人員南下，與桃勤公司董事長陳履元

《人間勞工》

中正機場大罷工？

七月廿日，某報頭條新聞：「台灣將發生國際性罷工？」這個？引發各界高度震驚，中正機場差點引爆罷工事件，萬一談判破裂，後果非尋常可見。背後的重重內幕，卻引人深深憂慮……

攝影 ■ 劉傳勝
撰文 ■ 梁春幼

舉行會談，指示依法追補加班費，並與勞方訂定團體協約等兩項原則。另一方面，行政院勞委會和桃園縣政府也在當天派人赴會，實際上則提供資方各種應變措施與意見。

7月20日下午兩點半，桃勤總公司傳出一陣喧嘩，掌聲如雷。其他還不敢公開表態的工人，則暗自欣喜。

桃勤產業工會終於獲得遲來的勝利。由資方談判代表周永隆簽下協議書，「應工會要求，不分職等，每一員工補償新台幣捌萬元整。」

柯正隆語重心長地說：「這是我們工會的決死戰。如果敗了，工會將面臨瓦解的命運。其實，我們也真不願斷行罷工啊！牽涉國際航線的大事

……但工人也要公道，我們下過決心的。」

自台灣工人意識勃興以來，每一項勞資爭議的背後，都有一場複雜的戰鬥，但也隱藏著豐富、溫馨而十分感人的生活故事。「中正機場罷工風波」，只是南北工運途上的一齣扣人心弦的腳本，她向我們這個社會說明了什麼？如同柯正隆說：「資方違法在先，但施展拖延策略的結果，常常逼迫工會必須展現工人的實力。」

話說從頭

儘管，這場情勢緊迫的罷工事件，最終在資方的片面妥協下，達成協議。然而，說話從頭，從勞資雙方在罷工權的拉鋸爭奪，以至這回幾乎演成的中正機場罷工事件，背後存在的諸多真相卻十足是一齣扣人心弦的「社會劇場」。

今年6月27日，李登輝總統正式公佈「勞資爭議處理法」，一般工運人士認為這是一部猶待爭議的法規；但無可否認，當執政黨決定取消「戡亂時期勞資爭議處理法」，其劃時代的意義，在於台灣工人開始擁有合法的罷工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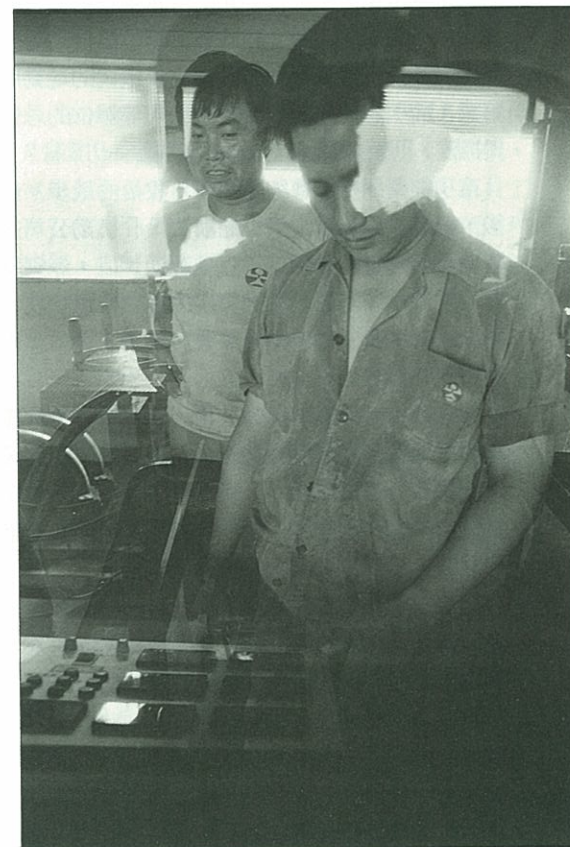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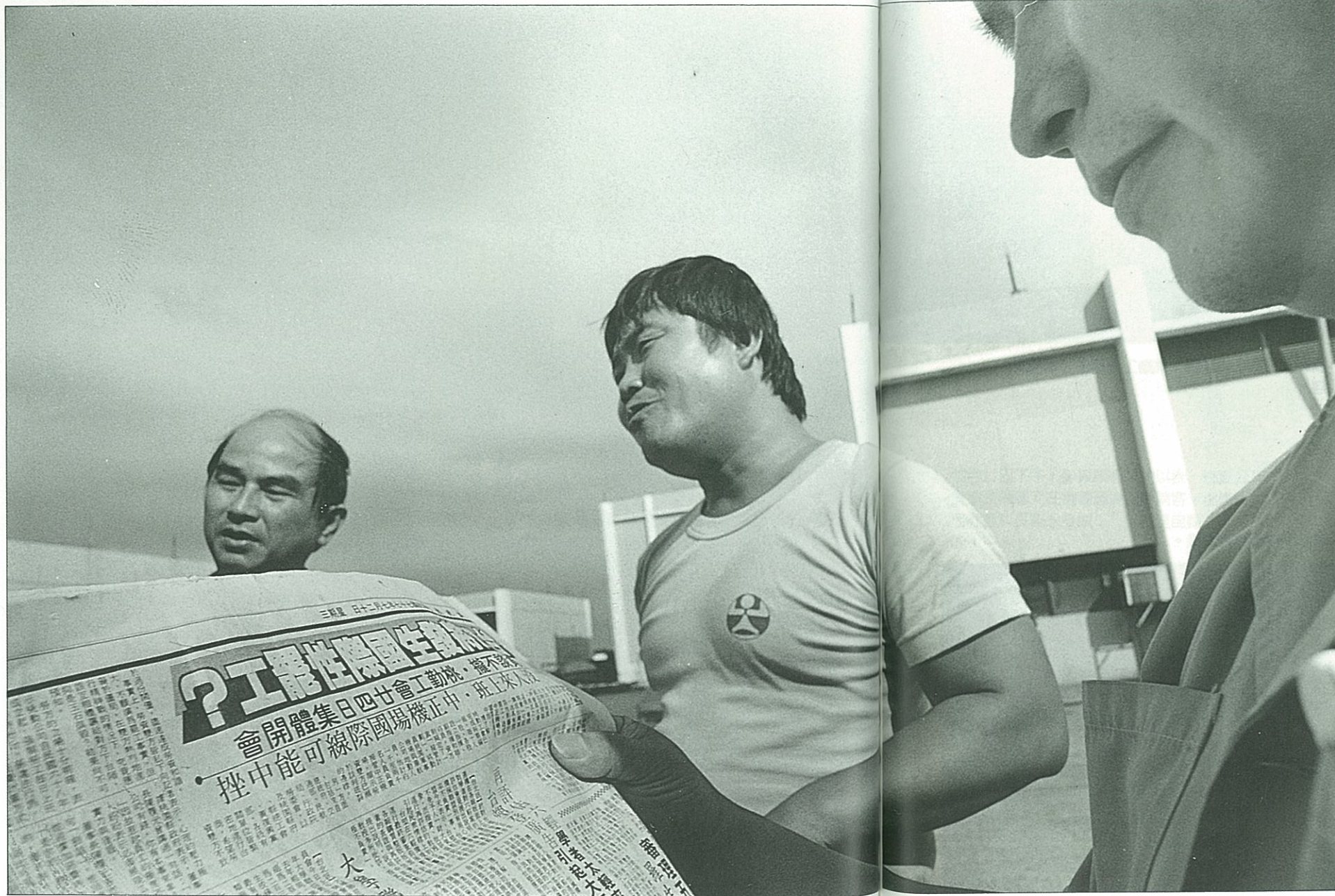
但在現實上，工人罷工權仍然受到「勞資爭議處理法」的嚴格限制。

根據該法第8條規定，「勞資爭議在調解或仲裁期間」，工人不得罷工、怠工。但何謂「調解或仲裁期間」？根據第9條的解釋，就是勞資發生爭議時，「任何一方」皆可向縣市主管機關提出「調節申請書」；又據第24條解釋：調節不成立者，經過當事人「雙方」之申請，開始進入仲裁期間。

換言之，如果勞資雙方有人蓄意、或是動輒提出「調節申請」，使勞資爭議在法的解釋上進入

調節期間，就能非常有效而合法地奪去工人的罷工權。

如果再進一步去查立法院修訂「勞資爭議法」的會議記錄，我們發現此項待議法規之所以順利通過，竟是口口聲聲喊著「捍衛工人權利」的立法委員，以「遲到開會」作為煙幕，使勞資爭議法第8條、9條、24條在無異議的情況下，放水通過了。這些立委是否受到利益團體的包圍？並無證據可查，但是，這部「處理法」肯定地種下了深遠的影響，甚至是加遽未來勞資爭議的禍源。



桃勤公司修護保養組正在操作自己發明設計的一組機器。

七月廿日下午，桃勤產業工會常務理事柯正隆正閱讀當天報紙，醒目的標題寫著：「台灣將發生國際性罷工？」

這些背景，說明了桃勤產業工會為什麼以「集體開會」的變相手段，迫使中正機場幾乎釀成一次國際性的罷工風波，而不逕自採行罷工。

檢舉函揭露黑幕

民國68年2月，中正機場開始啟用。由於台灣地理位置良好，位居各國際航線的中樞地點，自桃勤公司開工以來，各項業務蒸蒸日上。

當時，以官僚壟斷資本組成的「桃勤公司」，由華航出資55%，交通部民航局出資45%，是執政黨的黨營事業，也成了變相的空軍退役將官的酬備單位。據資料記載，執政黨創辦桃勤公司時，即因為該公司特權獨佔了整個中正機場的地勤服務業，而引起同業者如國泰航公司等單位的忌恨與抗議：「憑什麼，桃勤公司可以併吞一切業務？」

這項經營糾紛，曾經鬧到不可收拾的地步。最後，經過立法院裁定解決的辦法，「桃勤公司適時改為國營」，才平息了這項訴訟。但，等到反對的聲浪逐漸降低，桃勤公司的企業依然故我，既非民間私營，也非國營事業，不了了之，誰也奈何它不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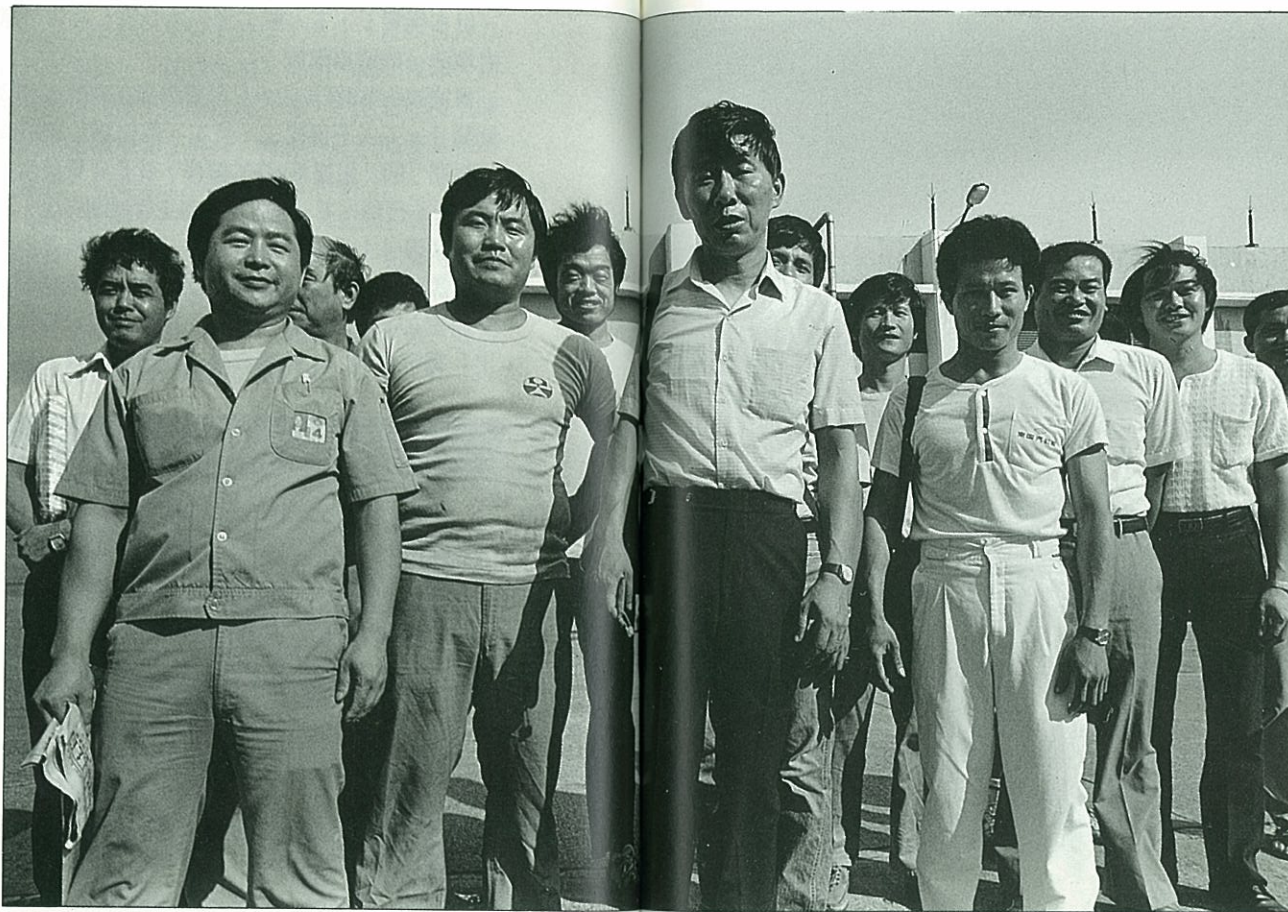
從經營結構上說，桃勤公司的管理階層帶有濃厚的軍事性格；同樣的道理，在砂石俱下的景況下，舉凡「酸腐作風」、「五鬼搬運」、「人謀不臧」、「砍頭政策」等怪異的現象，經過十年的經營，已嚴重激起桃勤工人的憤懣。

「剋扣咱們工人的工資，」一位桃勤工人向記者反應了公司的內幕問題：「但坐在高位的人，卻大把大把的鈔票塞在口袋裡，獨斷蠻橫，視公司為他的私產。」

這位桃勤工人還檢具兩份「檢舉函」。據他的解釋：「我們做工的人，不可能知道公司內幕，這兩份檢舉函的資料來源，得自某一位立法委員的提供。」記者曾經向桃勤公司董事長陳履元查詢，他一概否認，並說：「這種黑函，說穿了，哪位公家長官不會遇到？」這兩份檢舉函的內容，大致上的輪廓，僅供社會參考，整理如下：

一、桃勤公司是公家資本，以民營型態出現。主事者說他是總統府派來的，恃其特殊背景，視事業若私產。假借拓展公司營運的名義，到處送禮應酬，「平均每個月開支數拾萬元」行政與會計主管人員，都是他的親信，狼狽朋比，三年來侵占或浪費公帑已超過兩仟萬元。

這兩仟萬元如何累算呢？檢舉函並沒有一一清算得很清楚，但舉出數筆款額作為證明：（一）74年



歷經艱苦的工會奮鬥，桃勤工人露出了喜悅笑容。

桃勤副總經理周永隆。



七月廿日下午，勞資談判成功以後，桃勤公司董事長陳履元在機場過境飯店請客。桃園縣政府社會科長劉永發說：「我們是自動前來關心的……。」



12月5日及12日，為申報修建單身宿舍，共花10萬零452元。（二）、會計室主任報告：「年終交際費花不完！」於75年11月20日、12月31日、76年2月5日，以送禮名義報銷了557,424元。（三）、75年9月16日、19日贈送駐日代表馬紀壯一套西服與手飾，報銷4萬6千200元。（四）、向北市久博與柏克雷西服公司索取發票，贈送駐日馬代表與總統府沈祕書長等人20餘套西服共報銷50餘萬元。（五）、74年、75年共花費三節送禮金300萬元。（此事由福利社主任段雲生負責辦理，他自願舉證。）（六）、以個人名義和200萬元的會費，加入台北高爾夫球場。每月開銷25萬，每年高達300萬元。

二、實施「砍頭政策」。將年資久、薪水高的員工約400人，予以晉薪凍結。至於利用各種關係走後門、送禮請客的人員，則破格錄用，三級跳，坐直昇機破壞了公司的人事管道。例如，某員工在76年2月3日，偷竊出口貨物中四隻女用項鍊和掛錶，人贓俱獲，但該員因為是董事長的親信部下，僅發佈記大過處份了事。

類似上述兩項內幕，據桃勤工人的報告說是：「不勝枚舉」。而且，據聞董事長陳履元已經受到上級單位的不信任，並有意撤換職務。後來，經由更高層次的人士的「關說」，陳履元已可望再保住一年的工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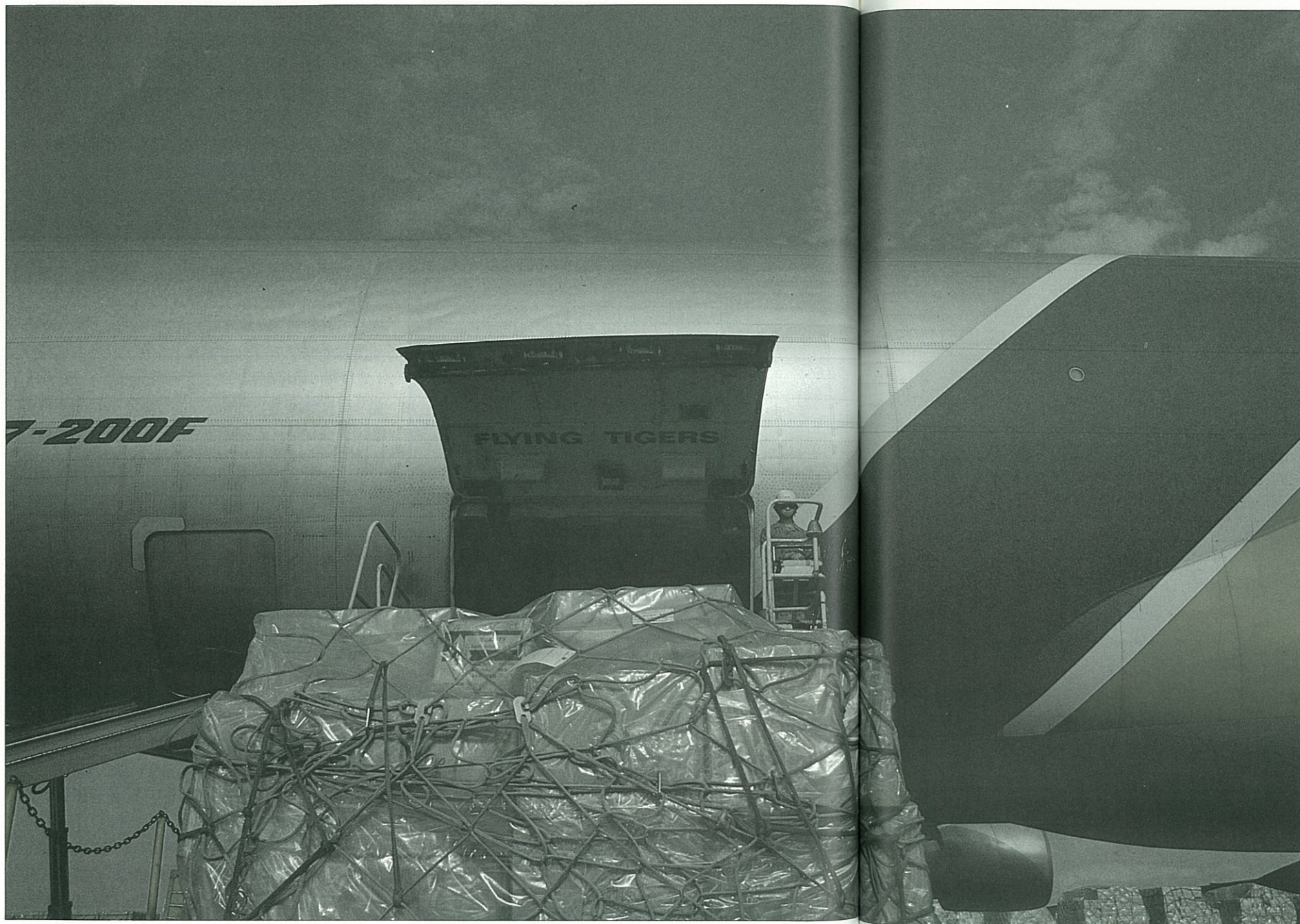
罷工風波的肇因

這回激起中正機場罷工風波的直接肇因，說起來有一點不可思議，竟是為了30分鐘工作超時的問題。但是，如果上述兩份檢舉函的內容屬實，則罷工風波之來可謂「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也同時可以澄清一項社會誤解，「最近工人幹嘛時常鬧罷工？」

事實上，在資方充份掌握國家機器、法律制定、輿論視聽與行政章則制定的前題下，罷工是工人的唯一武器。例如，桃勤公司片面訂下的獎懲辦法，竟有九百餘條之多，而這些獎懲辦法完全不必得到工人的同意，便形同法律一般得以讓工人的權益無法遂行。

「公司完全實行軍事化管理。在領導班子裡，有輔導長、安管室主任這些人，每天檢查我們的行動。」一位桃勤工人這樣說。

惹出這次罷工風波的工作規則第五條，這樣記載著：「每日上下班打卡起訖時間為8小時又30分鐘，其中含用膳及休息時間。」但是，根據64年公佈工廠法規定，「成年工人每日實在工作時數



以8小時為原則」。很明顯，桃勤公司在開辦階段就已經違法了。」

董事長陳履元的解釋認為，「桃勤公司並不適用於工廠法！」同時，他說：「以前，有一個成功的判例，證實我們在法理上站得住腳。」

為此，記者特地查證桃勤公司的舊檔案，證明陳履元董事長的說詞並沒有錯。但他隱瞞了一項背后事宜。據查，民國72年1月15日，桃勤公司孫建周等3名工人，曾向桃園地方法院提出控訴：「強

制勞工每日上班八小時又卅分鐘，係違法行為。」經過法院審判的結果，孫建周等人獲得地院和高院的勝訴，但進入最高法院階段，孫建周等人突然又「不出庭」，終被裁定「棄權敗訴」。

孫建周等人何故不出庭？已經因為離職而無從查詢。然而，「棄權敗訴」終究無法被解釋成資方「法理上站得住」的理由。同時，高院勝訴已具公權機構的裁奪功能。

事隔5年。桃勤公司產業工會於76年10月15日成

立。

工會發起人柯正隆表示，歷經數個月秘密進行籌組的階段，我們一直等待著時機。柯正隆同時回憶說：「後來，台灣解嚴了。蔣經國總統又公開聲明：組織公會是國家的政策！從此，我們才勇敢地挺身出來，登高一呼！」

柯正隆果然當選第一屆工會常務理事。他說：「憑靠著熱情、勇氣和憤懣來做事，並不足以成功。最重要是累積經驗。」於是，他開始奔走於

桃勤工人具有非常專業的技術，甚至可以說是「無可取代」，因此資方很難找到另一批懂得航勤業務的工人來「接管」中正機場。

桃勤公司旅服組的操作工人。



工運途上，展開他的學習過程。孔正隆因此認識已脫離工黨的羅美文、汪立峽和郭吉仁律師。透過他們三人的協助，桃勤產業工會漸漸開始運作起來。

「去年12月，第一次召開理監事會議，工會向資方提出國定假日上班，必須加倍給薪。」柯正隆說：「但資方並不理睬，拖延甚久。」

根據勞基法第39條規定，工人在特別休假日上班，應由雇主加倍發給工資。依情依理，桃勤產



凝聚溫馨，滿懷關切
* 味丹產品，人情有味 *

祈 福

在每一個虔誠的日子裡
味丹企業伴您獻上最真摯的心意
祈求人生平安 多福

適逢中元普渡
味丹企業秉持著不斷創新的精神
為您精心調製每一種產品

一香求平安 美食表心意
凝聚溫馨 滿懷關切
味丹產品 人情有味



味丹企業公司 總公司：台中縣沙鹿鎮興安路65號
電話：(046)622111(代表)



業工會皆是在法律範圍內爭取權益。因此，工會在3月10日做下決定：「3月29日青年節，全體員工依法休假。」

桃勤公司差點在當時便蘊釀成首度罷工事件。工會提出三項談判條件，由資方任選其中一項：(一)上班者加倍付工資。(二)補休一天，工人獲得8小時加班費。(三)核定全年16天國定假日，必須加倍工資，但由公司排定員工補假日。

3月15日，工會獲得最後勝利。資方主動接受第三項條件，工會宣佈青年節放棄休假。

這次爭議成功，使桃勤產業工會獲得更寬敞的辦公室，2坪改為6坪，外加一部辦公電話。柯正隆開朗地笑著，他說：「資方的內幕重重，怕被人曝光吧！」說也奇怪，從此地勤部和修護保養組的公家長官，一個一個被上級撤換，另找一批開明作風的領導班子來廠內坐鎮。

話說這個桃勤公司「卅分鐘超時」的問題，已經爭議半年之久。但資方藉故拖延，勞工則步步為營。最後仍以可能發生罷工危機而收場。 ♀

照片彷彿告訴我們一幅景像，如果中正機場發生罷工？

桃勤公司董事長陳履元向工會幹部握手致賀。





面對未來的起點

「台灣與世界」系列 葉芸芸 主編

1983年至1987年間刊行北美的《台灣與世界》月刊發行人葉芸芸，結集《台與世》精采內容輯成三書，客觀地從海外看台灣、看大陸、看世界。

①—《當代人物談台灣問題》

計收：李遠哲、林俊義、張光直、彭明敏、高俊明、尤清、許信良、蕭新煌、呂秀蓮、楊祖珺、羅大佑、戴國輝、李哲夫、陳映真、陳忠信、寧明杰、柴松林、王拓等十八位當代人物的談話。

②—《兩岸接觸與比較》

計收：四十年後回看大陸山河 / 在廣州訪侯德建 / 陳鼓應談海峽兩岸的教書經驗 / 「北京故事」導演王正方訪談錄 / 半路殺出個林希翎 / 一位大陸留日學生的海峽兩岸觀與台灣同學「三同」的日子 / 國共內戰中的悲歡離合 / 海峽兩岸三十年來農業政策變遷 / 閩台經濟比較……等共十六篇。

③—《中共對台政策與台灣前途》

計收：香港，你對台灣人有何意義 / 香港問題宣告蓋棺 / 香港前途與中國聯邦制度 / 形式主義掛帥的中共對台統戰 / 從武力解放到和平統一 / 中共對台政策與台灣民主運動 / 國共台灣新黨三角牌局分析 / 美台關係四十年 / 一國兩制、台人治台？ / 面對台灣的未來……等共二十三篇。

●每冊訂價150元，預約單冊8折，三冊合購350元(至7月15日止)一律掛號寄書。

人間出版社

台北市敦化南路737巷8號 電話：7091920
劃撥帳號：1174647-3人間出版社

新上市！ 府上的 新三共胃腸藥

符合脂肪攝取量
增加的飲食生活，
能有效紓解腸胃不適，
迅速安撫負擔過重的腸胃。

內含保護胃的成份

- 具幫助消化的功效
……消化酵素 Takadiastase N1
- 有效抑制因肉食而引起的胃脹
……脂肪消化酵素 Lipase AP6
- 減輕早晨醒來的反胃、胃痛，並保護胃粘膜
……持續而有效的新制酸劑
- 恢復食慾不振，或弱胃的功能
……清爽的健胃生藥



衛署藥輸字第016272號
衛署藥輸字第016273號

胃脹、過飲、過食、整腸 新三共胃腸藥

三共株式会社
台北分公司
地址：台北市仁愛路二段70號4F

台灣總代理
中國化學製藥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台北市襄陽路23號

年表

- 1950 7月20日生於台灣省宜蘭縣頭城鎮木匠人家
- 1964 就讀頭城中學
- 1968 聯考落榜，在台北求職，於幼獅文藝任編輯，為小說畫插圖，並替上百冊書刊作封面設計
- 1972 進入英文漢聲雜誌社（ECHO）工作，開始拍照
- 1975 轉入台視文化公司為家庭月刊攝影編輯，發表60多篇本土攝影報導文章
- 1981 開始製作電視節目，發表〈映象之旅〉、〈戶外札記〉、〈大地之頌〉、〈靈巧的手〉等紀錄影片，共200多集，為台視文化公司節目製作人
- 1987 成立〔阮義忠暗房工作室〕

著作

- 1985 4月，當代攝影大師——20位人性見證者
- 1985 6月，北埔——阮義忠攝影集
- 1985 7月，八尺門——阮義忠攝影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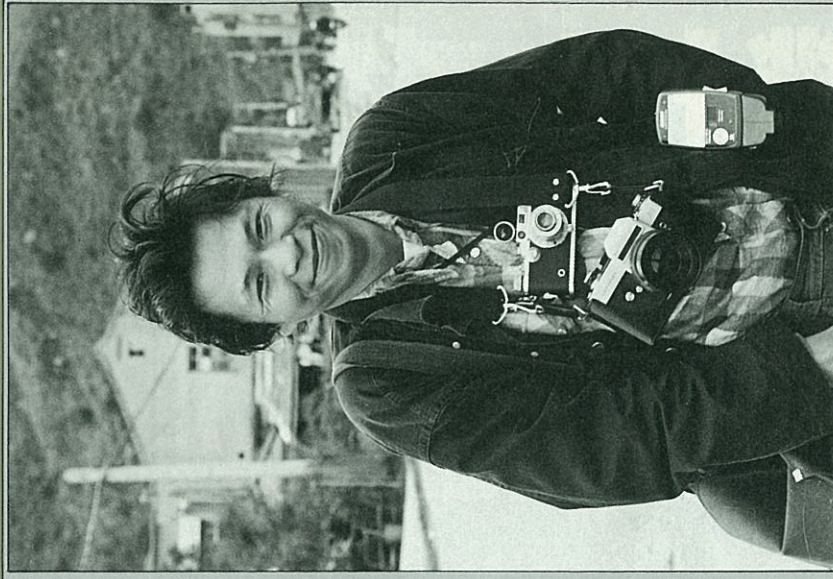
- 1987 3月，人與土地——阮義忠攝影集
- 1987 9月，當代攝影新銳——17位新生代攝影家
- 1988 7月，台北——阮義忠攝影集

個展

- 1985 6月「北埔」〔1980-1985〕-〔雄獅畫廊〕
- 1985 7月「八尺門」〔1983-1985〕-〔雄獅畫廊〕
- 1987 2月「人與土地」〔1974-1986〕-〔雄獅畫廊〕
- 1988 7月「台北」〔1973-1988〕-〔雄獅畫廊〕
- 1988 8月「人與土地」〔1974-1986〕-〔香港藝術中心〕

收藏

- 1987 〔人與土地〕系列中2張照片由ILLFORD英國倫敦總公司收藏
- 1988 〔人與土地〕系列中12張照片由法國巴黎現代美術館（Musée d'Art Moderne de la Ville de Paris）收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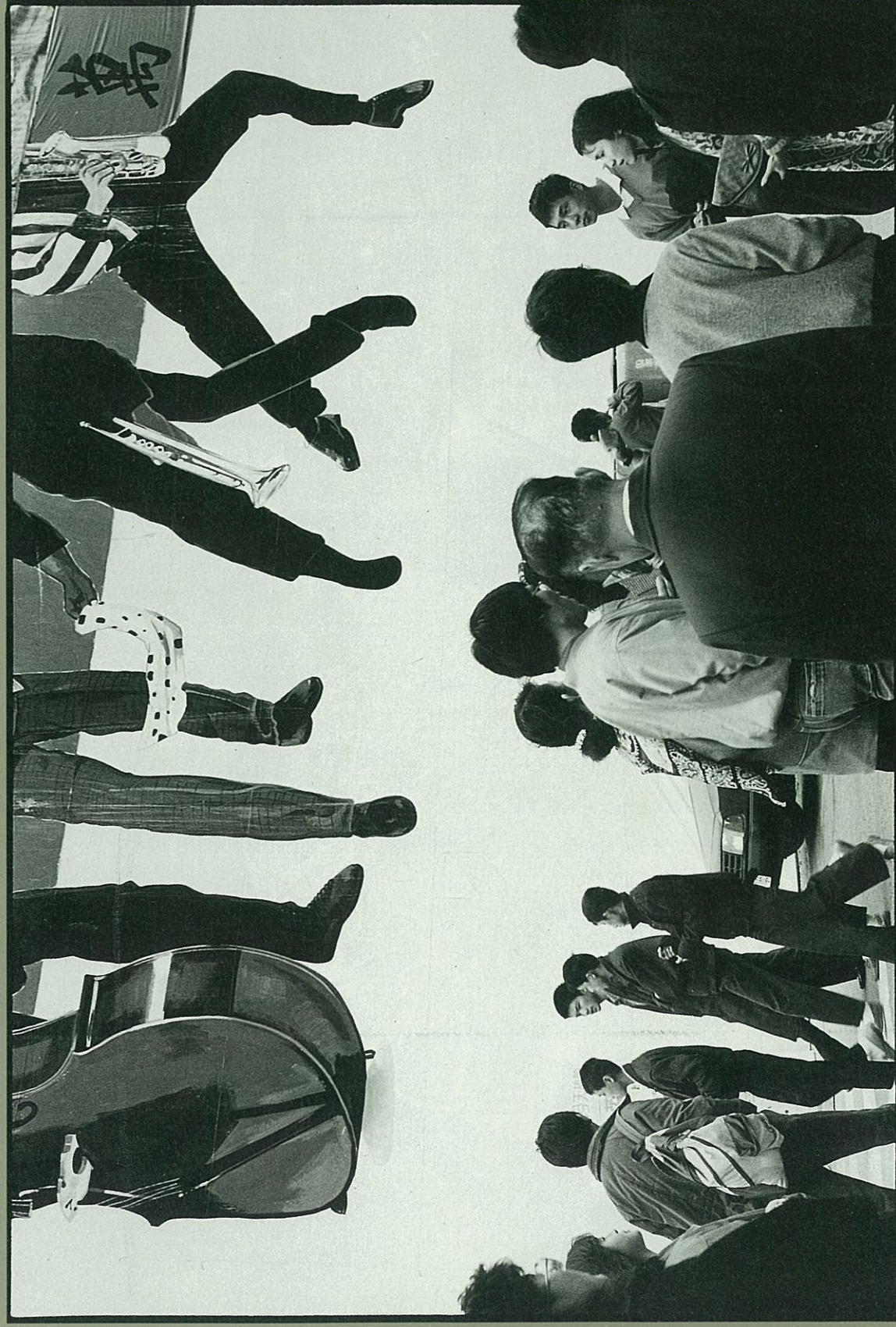
台

北

謠

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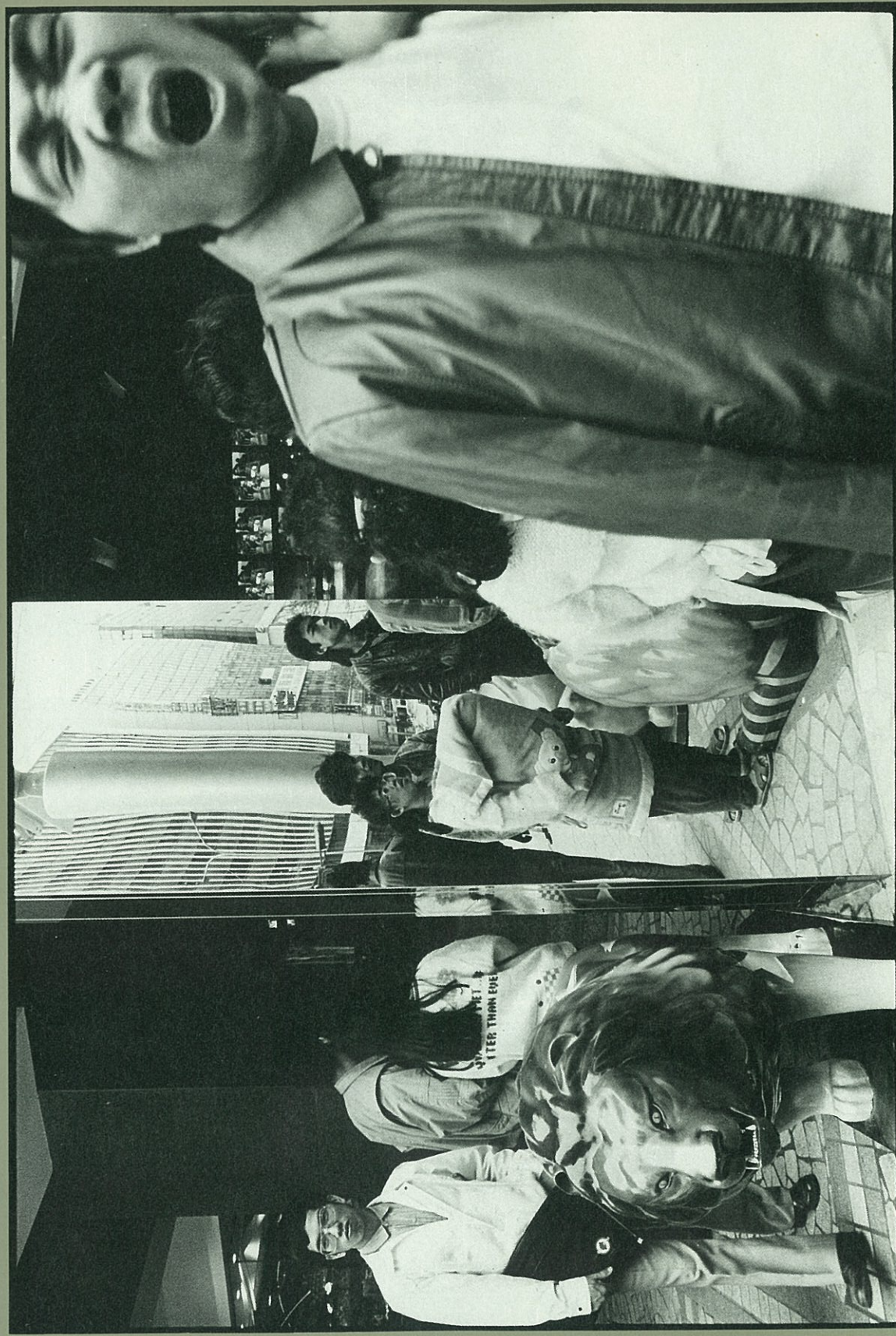
峨嵋街 198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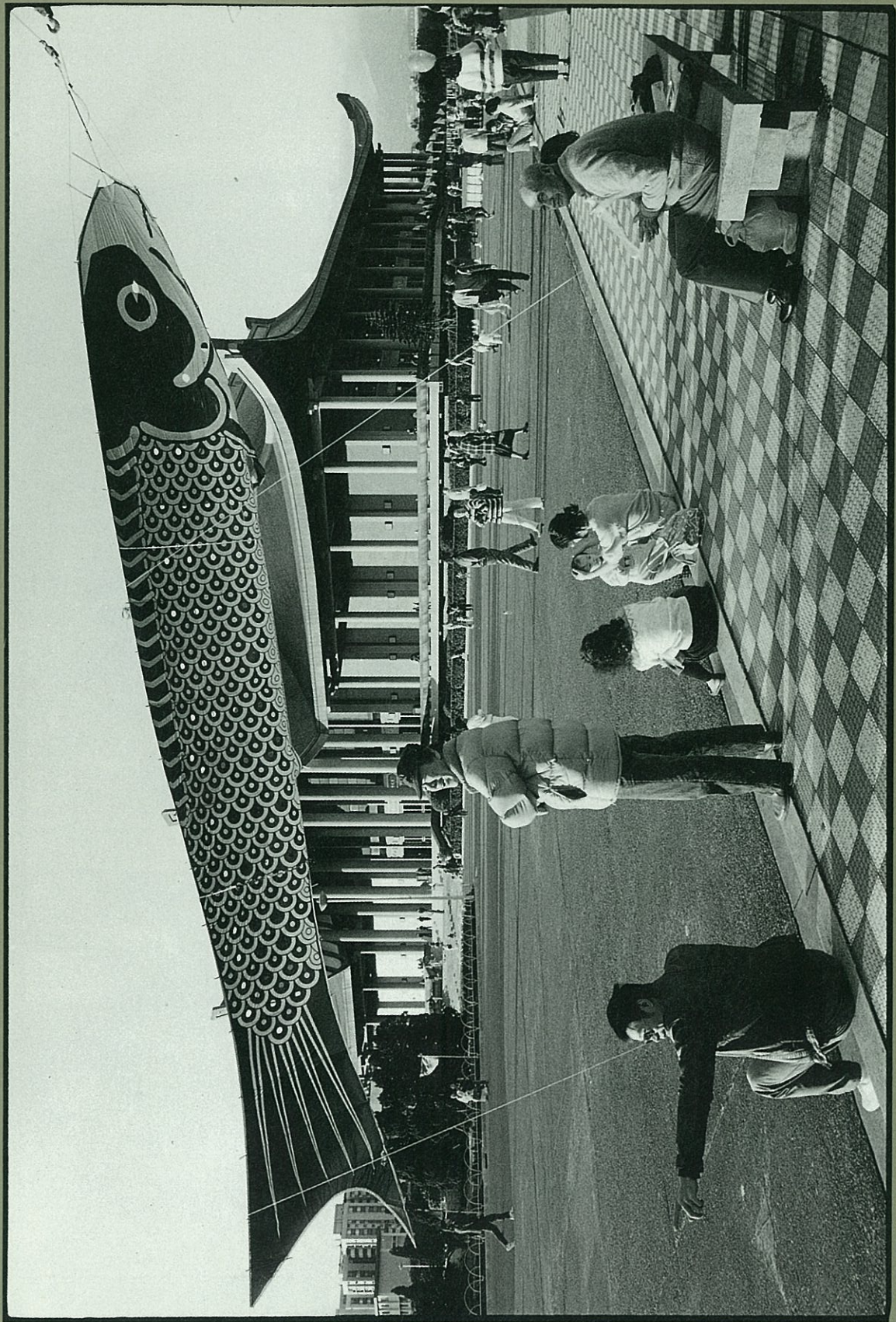
台北戲院 1985



Kiss舞廳 198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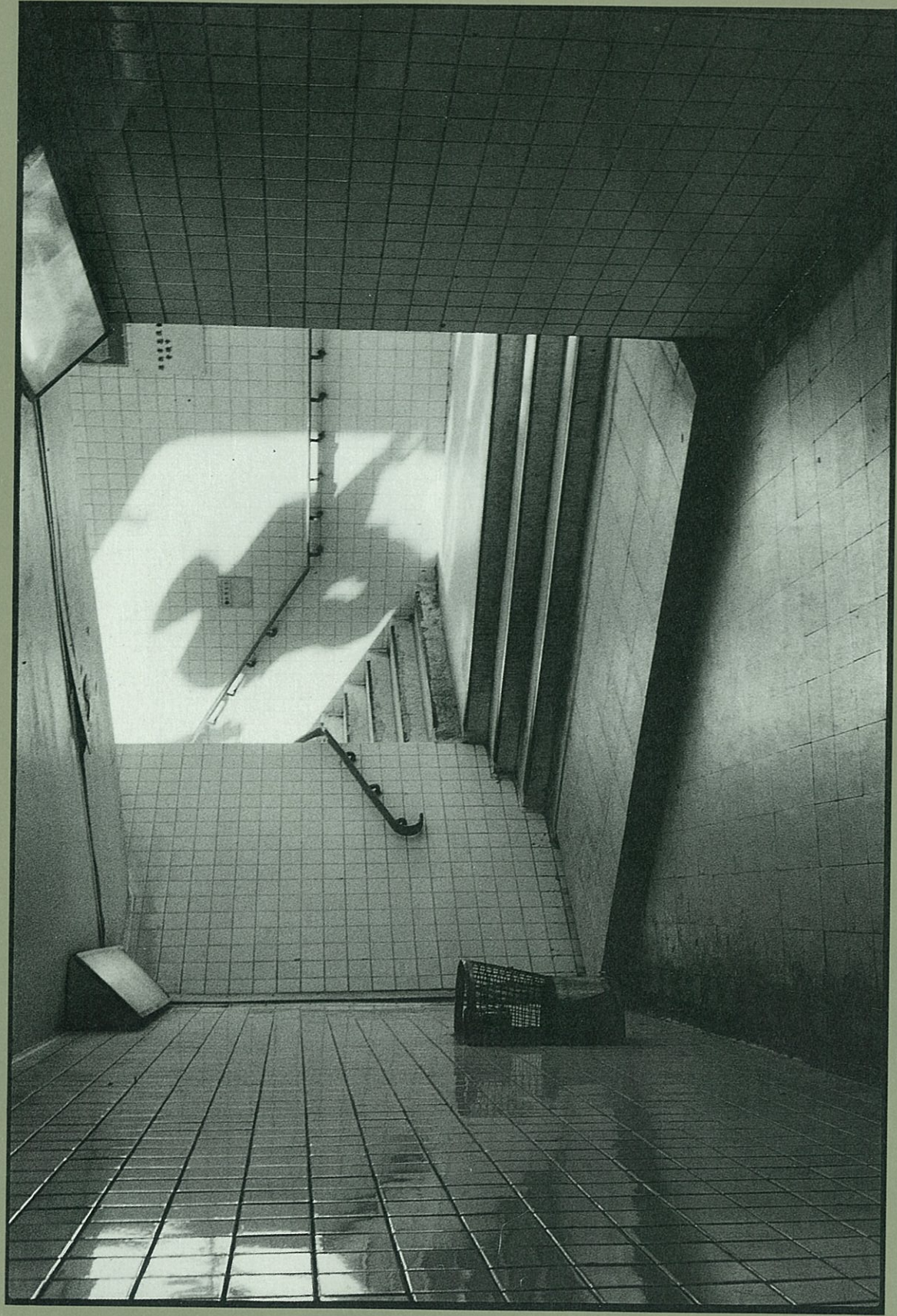
東區之一 1988



國父紀念館 1987



東區之二 1988



忠孝西路 1987



八德路 1987

阮義忠的最新力作

「台北謠言」攝影集和攝影展

7月30日起同時推出

◎「台北謠言」攝影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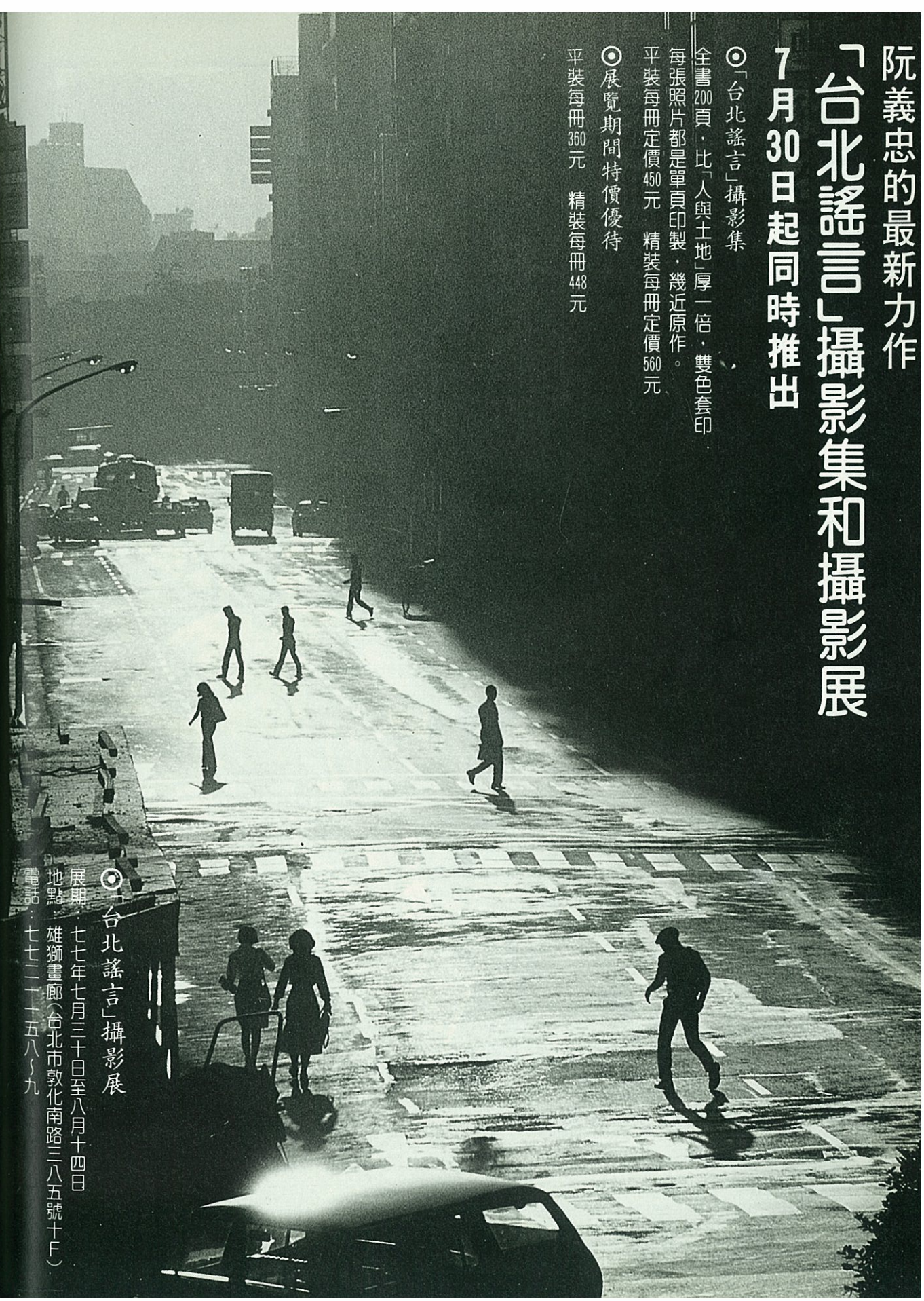
全書200頁·比「人與土地」厚一倍·雙色套印

每張照片都是單頁印製·幾近原作。

平裝每冊定價450元 精裝每冊定價560元

◎展覽期間特價優待

平裝每冊360元 精裝每冊448元



◎「台北謠言」攝影展

展期：七七年七月三十日至八月十四日

地點：雄獅畫廊(台北市敦化南路三三五號十F)

電話：七七一—五八五九

狄斯耐歌廳 1988





□人間：您這次展覽主題叫「台北謠言」，賣的是什麼關子？

■阮義忠：本來叫「台北」，一直到我整理底片時，發現自己的能力實在不夠扛這個大帽子（台北太大了），一方面也怕別人以台北的印象來看這個展覽，正當我正在苦苦思考適當的名稱時，恰好想到了尤金·史密斯在他的「匹茲堡」攝影專集上這樣說：「為一個城市造像，是一件永無止境的事，如果你開始嘗試去做，本身就已患了自視過高的毛病，即使你的努力，能夠讓你對事情的真相有所體會。不過，這只是城市的一則謠言罷了，既沒有意義，也不會流傳下去」。當時，這句話的確完全道出了我拍攝台北的無力感——自視過高在先，能力不夠在後。另外，「謠言」的暗喻，也代表台北的虛幻假像與困境。

□沒想到，一向頗富自信的阮義忠竟然也有「無力感」之時，不禁好奇，您在執行「台北謠言」時到底碰到了怎樣的難題、衝激或限制？有多少因素是因熟悉環境的「鈍化（Desensilization）」而造成的？

■一方面是太習慣台北的一切，一方面是對台北近年來，過度強調政經發展、犧牲農業、勞工權益和人文素質的培養而導致的嚴重失調、髒亂、虛假產生反感。

我在台北落腳20多年了，比我在故鄉（宜蘭）待得更久，但是當我看到那無所不在的企業網線用無所不包的廣告籠罩著我們，人人都想暫時逃避，結果是把一個個、零零碎碎的消費場所當成「避難窩」，真是令人一天天心生嫌惡。

其次，台北的「包裝」太好了，商業包裝甚至把台北病態的那一面包裝得毫無病容，更使人覺得影像掀不開假像的無力。

□您以前的專題，都沒有碰到類似的問題嗎？

■很少，因為我多半抱著尊敬對象的態度，但在拍台北時，卻背負著很大的憎惡感。

□這跟你成長的背景有多大關係？

■倒也不多，而是因為台北太容易使人不快、容易使人受傷。

□受傷？

■在這裡生存，要付出的代價太大了，尤其是這裡大部份都是外來人，在全然陌生的環境裡，大家為經濟理由而生存，所必須付出的代價（包括屈辱），是要比在故鄉的大多了。

□既然如此，為何等了20多年才「發難」？

■本來在「北埔」、「八尺門」展覽之後、「人與土地」展覽之前，就想推出「台北」的，但之所以此時才做，多少是因為這個題材剛好卡在時代轉變的關卡之上，在我自己還沒有搞清楚藝術與社會的轉變關係之前，是不會推出的。「人與土地」的專題，是紀錄人與農村關係的鉅變——那批照片代表的人與土地的關係，是不可能再重來了；相對地，台灣在經過四十年戒嚴之後，一旦解禁，人民向政府索取更多的權利形成新的緊張局勢，使得人人都在學習新的相處之道……問題是，其中間夾著病態、真假虛實和價值觀念的混淆。

□以至於您在「台北謠言」裡，以相當程度的曖昧影像，來表達對台北的看法？而您也知道適當的曖昧性，可能對藝術表達有幫助。

■開始拍攝時，是有這種企圖，但說實在的，後來覺得有點迷失。

□既然如此，您怎麼知道已經拍夠了，可以展覽了？

■雖然此時，「台北謠言」於我而言已經結束了，但感覺上好像永遠不夠，因為這次我的確學到了錯誤，學到了能力不足。經由「台北」經驗，我更知道影像的特性和極限，也更懂得

怎樣去看。顯然，要想突破藝術，光是改變方式是不夠的。我這樣說，並不是在表態，而是自己對自己的態度如此。

□您剛剛說此時的「攝影家都站在社會關卡之上」，是很恰當的表達，對於年屆不惑的您而言是否更有這種感受？點滴在心頭？

■我一直認為攝影家在生長的環境之中、在成長的過程裡，所表達的應是與他最有關、最能打動他的體裁。很多藝術家認為女人的身體是他表達的重心。但對我而言，我的藝術表現較著重教育（自己）的意義，也注重別人給我的思想啟示，而不管我拍照、寫作或談話，我總希望拿出最想做的與人分享，如此才不失為一比較值得傳達的經驗。

□既然如此，您為何沒有像1930年代美國的那一批關懷攝影家（Concerned Photographers）那樣，選擇人間最困苦、最低下的題材來傳達信息？

■那是選擇關心對象的問題。我認為藝術家一定要表現自己，要能深刻體會、直接反應自己的生活處境。30年代，那種執政者（羅斯福）結合攝影者使命感來做社會報告的方式，我可能不適合，因為我一直非常在意攝影藝術的表現元素。那是一種唯一可以在時空上、可以定格在交叉點上，以構圖、快門機會與內容達到平衡的影像語言。

換句話說，藝術之所以為藝術，技巧（形式）太重要了。

□像您這樣的攝影家，是否覺得寂寞？

■不會，我覺得最不寂寞了，因我可以按照自己喜歡的方式拍照，可以配合媒體作業，出書、開展覽……雖說過去我做電視「映象之旅」時，曾有過非常寂寞之時，有兩年根本拍不下去，有一度甚至看東西都不感動。

□「感動」，於您的定義為何？

■說實在，如果只注重影像呈現，無異行屍走肉，能讓我感動的，多半是影像的新鮮度和其呈現的意義。

□可是在「台北謠言」這個專輯裡，有很多影像對有經驗的視覺工作者而言，不見得呈現多少意義，有的影像甚至頗為平淡，沒有幽默，也沒有諷刺。

■「台北謠言」是介於真假虛實之間、價值觀念混淆的東西。有的影像未涉及主觀表達，是因為當時未有東西出現到足以替它說話。

□那麼，您出書或開展覽有無安排次序？

■出書是以①概論、②夜生活、③工作狀況、④感慨與批判的順序來安排，它的貫穿意念是：有一隻看不見的手（政治），在操縱著政治及經濟轉變，人們在這個轉變裡，越來越迷失自己在假像之中……

□開展覽對您的意義為何？一年一度地。

■開展是把自己成績作一公佈，是一階段性的告白。藝術最重要的是獲得別人的共鳴。

□每一次展出，您多半是累積多年的作品，您一向是用計畫未來的方式拍照嗎？

■我從未如此設想，通常是下一個計畫已經成形，才發表上一個作品，如此可讓下一次展覽的定位更清楚，只是對我而言，「台北謠言」好像已成過去。

目前我心裡想著的，是我已拍了7年的一個故事：「四季」，在紀錄宜蘭北部橫貫公路旁的一個山地部落，這是我攝影風格趨於成熟、豐富之時最好的一個代表作，尤其是當在做「台北」做不下去時，再度翻閱「四季」，深深為其溫暖而震盪，我想，這會是我的一個轉捩點。以前較冷。♀

“哇！一粒就有維他命C
500公絲”



“很好，我們
都是維他命C
的供應者”

“這個新來的，不要洗
也不用煮，一點也不
會破壞維他命C”

“嗯，出身名門，原來是
派德大藥廠來的”

“我叫法拉維-喜
是高單位500公絲
維他命C製劑”

今天，派德大藥廠介紹這個高單位維他命C製劑，跟您認識，並不是要您不再攝取蔬菜、水果。事實上，深綠色蔬菜和水果，還是維他命C的最主要來源。

但是維他命C容易在烹調過程中被破壞，或者由於工作忙碌，運動緊張而大量流失，致使缺乏維生素C，這時候，法拉維喜就是您另一個選擇。

法拉維-喜是橘子口味的口含錠，每一粒含維他命C 500公絲，足供您一日所需，當您需要補充維他命C時，請服用法拉維-喜。

PARKE-DAVIS

派德大藥廠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桃園縣中壢市自強四路3-1號
電話：(03) 4520500

哇噻！
有一種新的維他命也，
還有橘子味道；
是甜的也！
還有維他命A,B,C,D,E；
還有……還有……@ # △ ※……
反正有廿多種營養啦！



橘子口味
新上市

小善存*
兒童專用維他命

小善存是補給兒童營養的兒童專用維他命。可以嚼碎了吃，沒有吞服的困擾；酸酸甜甜的橘子味道裏，還藏了廿多種均衡的營養。對於6~12歲的兒童，幫助發育、補充營養、維護健康，一天一粒、相當有益。

台灣氰胺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南京東路二段137號8樓
電話：(506)3222(10線)
總代理 /
曜立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光復南路204巷2號2樓之2
電話：(02)7312266·(04)2240811·(07)2215423



《人間思想起系列之一》

江湖流落 剃頭師

萬華龍山寺旁窄仄的巷弄底，
擺著兩個半攤位：

古老、樸舊的剃頭行業——
萬師傅、柯師傅，還有

半路出家的鄭師傅，
在這都會邊緣的底層，
活著，從事剃頭的老本行。

還有，苗栗後龍的漁村，
52歲的陳師傅，

走庄為人剃頭，流離輾轉、
江湖流落、他鄉遷徙，
在都會繁華中落寞、被遺忘……

攝影 / 撰文 ■ 顏新珠

「我 讀的是日本書，學的是日本技術，
如果第二次世界大戰日本沒戰敗，
今天我不會在這裡剃頭……」

七月裡，赤焰焰的日頭天，我來到萬華，再次造訪橫貫廣州街與三水街的「剃頭巷」。昨天萬師傅的話，一直盤旋在我腦裡。經過一夜的喧嘩，清晨的廣州街，宛如過氣的歌者，慵懶中流露出不盡的落寞。騎樓依舊是各類小販佔據著；巷口仍然佇立著昨日那兩、三位流鶯。

巷內兩側的牆壁和攤位上方藍色的帆布，奪去了大部份的陽光；剛走進去時，不自禁陷入暈眩眩的光景中。乍看之下，三個剃頭攤緊緊挨連著，似虛似實，髻髻走進一個古老的魔幻世界中。這條長不到40公尺，寬僅約1公尺的窄巷，在龍山寺及巷子外熙來攘往的人群裡，便也顯得有些畏葸與孤單了。甚至，在尋常日子裡，根本難能讓路過的行人瞧上一眼。

大半生的坎坷歲月

那一年，民國25年，14歲的萬日榮為了實踐他童年的夢想——航行於浩瀚的海洋中。他偷偷地報考大阪的商船學校，放榜後，興高采烈地跟父

親提起，豈料父親一聽他的長子要隻身赴日，勃然大怒，狠狠地訓了他一頓。個性倔強的萬日榮，偷偷地從家裡拿了100元，一個人坐船跑到日本。在日本唸書的5年，他白天上課，放學後在餐廳洗碗。也不敢把他的住所告訴家人，深怕他們找上門押他回台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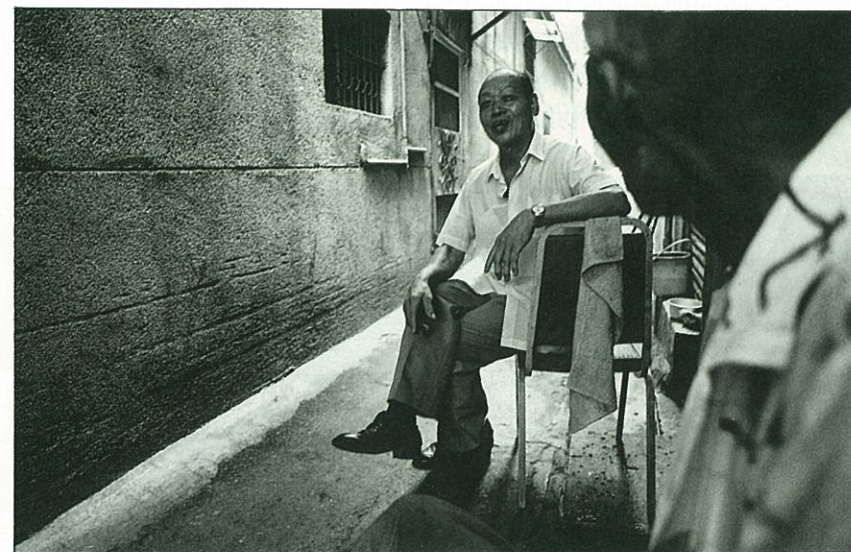
19歲，商船學校畢業後，萬日榮留在日本，在東海汽船會社所屬的「橘丸號」商船服務，專跑東京——大島航線。大約做了半年，太平洋戰爭爆發，他被征調到傷兵船工作，航行於南洋各地運載傷兵。隨著戰事的吃緊，日本私自違反國際法，以大量的傷兵船做掩飾，挾帶武器、炸彈、槍枝。在民國32年4月25日，他所屬的船隻被美軍驅逐艦查獲，全船的人都被扣留，當中只有他一個人是台灣人。先是被送到夏威夷，後來又被轉送到菲律賓南部的俘虜營。

隨著俘虜的增加，房舍不夠住。一天，美國軍官帶了一位日本僑民進來，告訴他們：「大家要



萬華的戶外剃頭師，在早期有將近20個人之多，目前只剩下2個半，柯師傅感慨地說：「失了！失了！再沒多久剃頭巷也會變空。」

15歲從福建莆田到台灣打天下的柯師傅，已有61年的剃頭歷史，他打趣地說：「阮是美國仔時間，從早上7點到中午12點就收攤，老了，不可能做太久。」



好好聽美國人的話，伊是很有人道的……」這個日僑還提到，集中營裡需要幾種人才：木匠、水泥工、電氣工、理髮師，為了讓大家過得更好，有這些本事的人，儘管站出來。

慧點的萬日榮，腦子一轉，剃頭總比在外頭挑水泥、磚塊輕鬆，就站了出來。

他被分配到與一個原本負責理髮的美軍在一起。每人每天必須負責剪10個頭。不知如何下手的他，以他有限的蹩腳英文，比手劃腳跟那位美軍溝通。最後，他們達成一個初步的協議，對方教萬日榮如何理髮，而他每天必須多理5個頭抵對方的份。

在集中營裡剪了二年多的頭髮，一直到大戰結束，他被送回日本。

戰後，仍舊在日本原來的船公司待了3、4年之久，戰爭時期，萬師傅一直與家人斷了音訊。他

放不下心，利用休假回到台灣。那裡知道家人為了躲避戰禍早已疏散到鄉下，台北桂林路的家也已被拆。他四處查遍，才把家人從雲林西螺接回台北。在廣州街買下日本人留下的房子安頓家人，從日本帶回來的5000元，也用得差不多了。

後來，他一個人跑到南方澳找尋昔日的舊部下，在舊部下的引介下，認識了一些有意從事走私的朋友。

「當年在台灣懂得走遠洋的行船人很少，我也分了一股——技術股。」他說。

在光復初期，台灣的民生用品短缺得很厲害，他們利用台灣的糖和香蕉，跑到琉球去換美國佬做的衣服和布料。

「當時只要船一靠岸，一大堆大盤商就把全部的貨掃得一乾二淨。」他的眼神鬍鬚又回到昔日

在海上駕船的快樂時光。然而，明亮的眼光一下子又消失了，黯淡地望著窄巷。

做沒多久，船主看好盤尼西林在缺貨，心想準比那些又佔空間又厚重的物品更有賺頭。在船主的要求下，他駕著船遠航到日本當時很有名的走私港——下田港裝貨。藉著昔日認識的兩、三位美軍的協助，從美軍倉庫設法偷弄到10幾箱的盤尼西林。兩年下來，也分了40幾萬。

本來他想收山不做，但在船主的苦求和利誘下，他將40萬全部投進去，打算放手一搏。沒想到——

「當年就是心肝太大，心裡頭想跑了5、6趟都順順利利的，哪曉得人算不如天算，被美軍查到。美國仔都是有錢的阿兵哥，用錢塞不通，東西全部被沒收，還在日本被關了一個月，回到台灣行船牌又被吊銷。七老八十的65歲老頭子，還在這

裡剃頭，一切都是命啊！」

他輕輕地嘆了一口氣。天空的日頭還是赤焰焰。

兩個半剃頭攤

嚴格地說，現今的剃頭巷只剩下兩個半攤位。說它半個，是有淵源的。這半個剃頭攤的主人叫鄭侯。在民國38年左右罷，大陸撤台後，鄭侯因為沒有辦法忍受軍中的生活，成了一名逃兵，流落到萬華。30年前，龍山寺兩旁仍是低矮的飲食攤，各路的人都會來龍山寺、廣州街、寶斗里一帶走一遭。艋舺雖然沒有早期一府一鹿三艋舺時的盛況，但也仍然不減昔日的鬧熱滾滾的景況。

現在的龍山商場，它的前身是座公園，在舊時的尋常生活中，公園經常成為遊憩的重要場所，自然形成賣吃的、走江湖的、講古的集中地。還

有的便是將近20個之多的剃頭攤。

鄭侯一方面為了維生，邊看邊學；另一方面剃頭不比其它行業，擺個攤子不用多少本錢：一把剃刀、幾張圓凳、一盆清水、一條毛巾就可以開張。30幾年來，卻愈趨蕭條了，5年前，只剩下他、萬師傅、柯師傅3個人。

半路出師的他，由於功夫、技術比不上另兩位。在顧客又不如往日的狀況下，總得等到另兩位中午收攤回家後，偶而開張撿些散客做。長久以來積壓在他心中的鄉愁又無法解開，5、6年前由於想家，頭腦想亂掉，工作也漸荒疏。原本在巷子內用幾塊木板拼湊成的，約1坪大的住所，大半的時間總是深鎖著。營業的時間是愈來愈少，10天中有時開不到5天。

另一位76歲的柯師傅，身材魁梧，看來比實際年齡年輕許多。幾年前額際旁的眉毛全部掉光，他跑到美容院請人用針一針針刺，烏青的眉毛看來像用畫筆描上去的，仿如扮武行的戲子下台後

忘了卸裝，十分突兀。

七月二日清晨九點多，柯師傅正以他敏捷的刀法，替一位老者，在他如秋木般空疏的頭髮，理出一個型來。

老者雙目緊閉，緩緩地對我說：

「阮是給伊自有日本剃到沒日本，40幾年哦！全是剃師父工。你以後叫伊『萬靈仔』，伊會剃頭、會砌（起）厝、會煮呷、會做小工頭、會算命，賭博也有兩手。」

10幾分鐘後，老者摸摸髮際，滿意地戴上帽子走了。

柯師傅一面拿著掃把，邊清掃地上留下的頭髮，邊跟我說：「剃一個頭70元，全台北市找不到這樣的價錢。來這裡的都是比較屬於下階層的貧民，不剃又不行，阮這款是經濟剃頭，不是在剃裝璜。」

巷子口的一位30出頭的流鶯，招攬到生意，跟一位中年漢子，一前一後步入巷內到後頭的民宅「辦事」。他們剛一轉身，柯師傅對著她高大的

背影，壓低聲音：「這個是一次1000元，別人是400、500。」

原本坐在攤位旁聊天，一位老主顧接著說：「聽說松山開了一間理髮店，有好幾層樓高，單單押金就1300萬，裝璜聽說花了8000多萬，裡頭的小姐就有100多個，嚇死人，這屋主每天坐在家裡等著收房租就好，根本不需要工作就有得吃。」

「聽說老板是個外行人。」柯師傅說。

「一間理髮廳就花了一億多，這是有夠力的人才敢開。改天若搬家，屋主一定樂死，你想想看8000多萬的裝璜。這世界上有錢的這麼有錢；沒錢的連一頓飯在哪裡都不知道。」老主顧說。

萬師傅坐在一旁笑著不語。這一切對當年堅守「職業氣質」，拒絕與友人合開馬殺雞店的他來講，總感深惑不解。

還是愛行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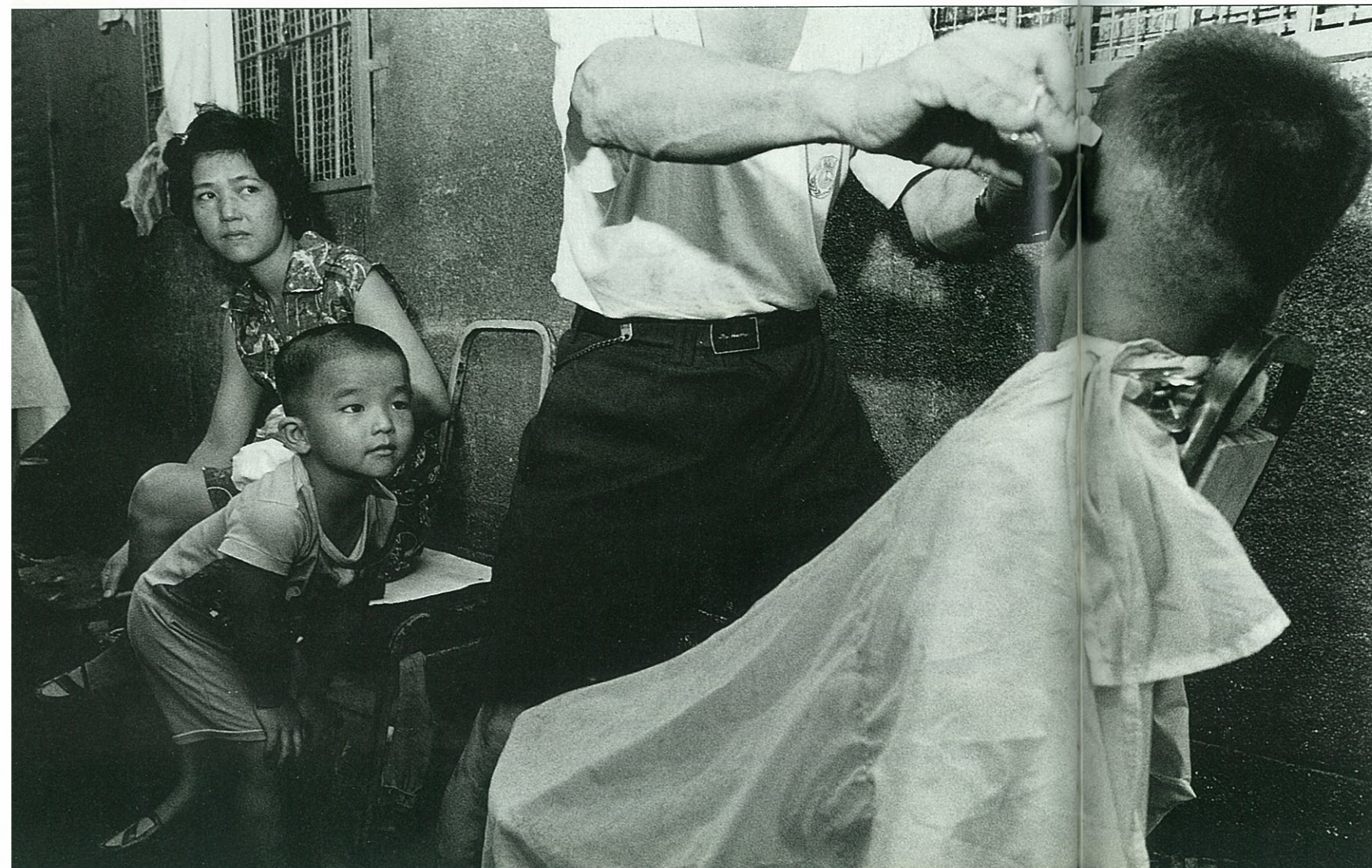
萬師傅回味起，20幾年前，一人每天可以剃個

20來個，單單龍山寺寺內有近百名的和尚。那時，一天也有2、3個和尚或尼姑上門。演變到今天能剃5、6個已經算不錯。「那時候，在囡仔出生後第24天，要剃第一次頭，」他說「手拿著雞蛋和鴨蛋，邊抹小孩的身體邊唸著：「雞蛋臉，鴨蛋身自己翻自己滾，好親戚來相認。」唸完再剃頭。20幾年前，替出生的囡仔剃第一次頭，做父母的總是會送個100元的紅包禮。這種遵行古早的習俗的人已經漸少，有的也都到理髮店去理。

聽完萬師傅的這一席話，我的舌頭在嘴裡打了個結，才吞吐地問道：「那，萬師傅，死人是不是也要剃頭？」

遲疑半晌，他才回話說：「也有啦，我就剃過5個。都是有錢人。20多年前還在公園剃時，有位老主顧的家人來找我去他家理理的，包了1000元；其它的都是醫院的太平間。」

30年來都是差不多的設備。幾張椅子、一盆清水、一塊香皂、一條毛巾跟披巾、一個菜籃（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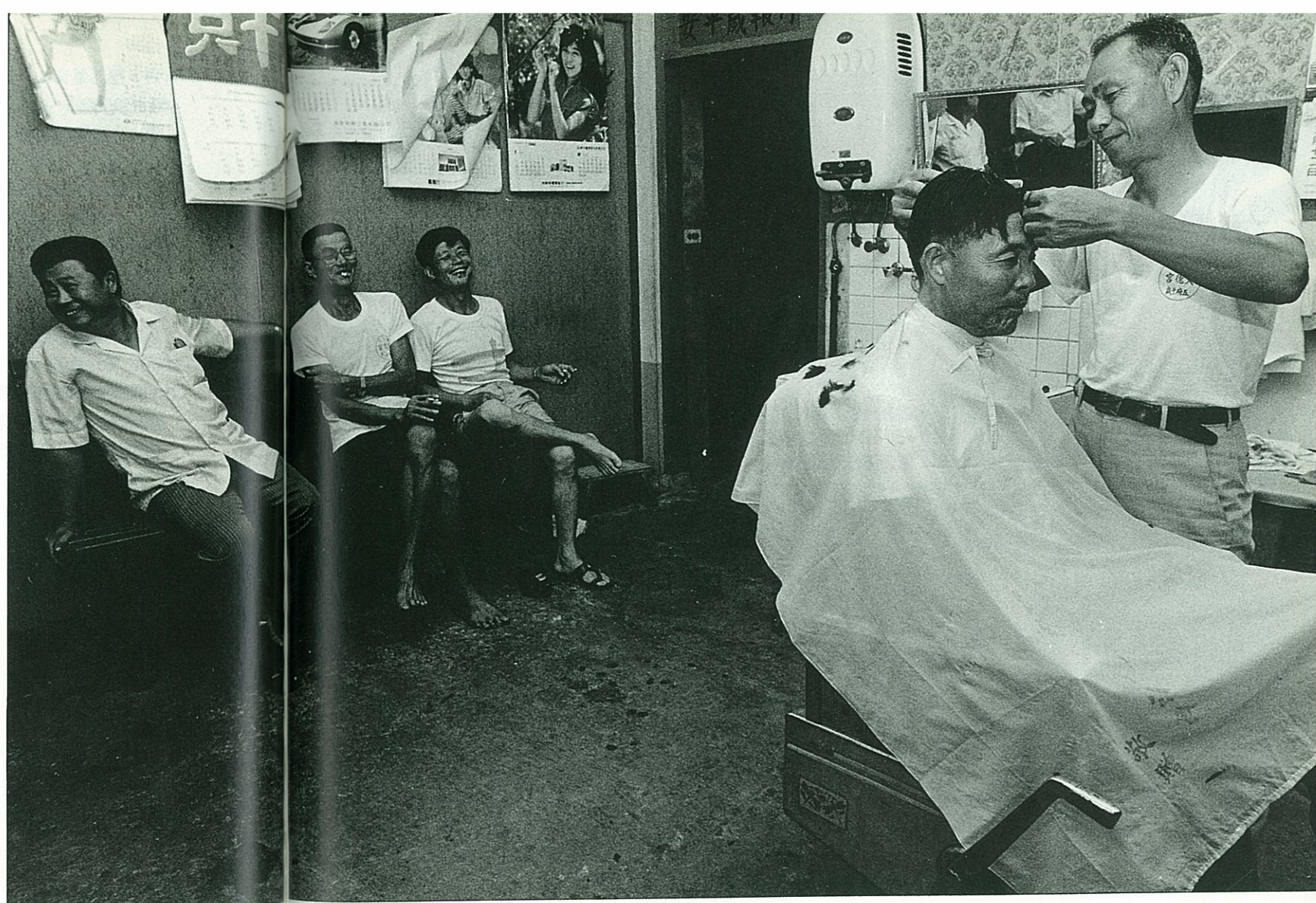


「小力點！耳膜快被挖破囉！」理髮之外，兼挖個耳垢，「痛快」哉！

一位住在附近的婦女，帶著兩個小孩來剃頭，大人理一次70元，小孩則定30元。

陳景洲(左)和他的二哥陳景濤，兩人是昔日走庄的搭檔，而他的二哥在民國59年時，由於剃頭的收入不夠扶養他5個孩子，賣了一分田，目前仍在水尾村執業。

在巷子內，一些老主顧和附近的居民，常聚在一塊聊天。



師傅已換成〇〇7的手提箱)，放置著剃頭刀、推剪等工具，和一條陳舊的磨刀皮，這就是謀生的全部家當！

萬師傅低沈地說著：「我還是愛行船！」

柯師傅帶著幾許無奈苦笑著說：「『あきらめたよ！』（看破世情），76歲的人第一要緊是身體健康，賺大錢是沒望了。」

「再過個幾年，剃頭巷大概也會跟萬華其它巷道沒有兩樣罷！」我忖思著。望著龍山寺廣場前陸續燃亮起來的燈籠，時髦裝扮的日本觀光客，一群挨緊一群，從旅遊巴士魚貫下車來，繁華的都會文明，總是以那如箭矢般的速度，在吞蝕著古老、傳統的下層行業。

傳統的剃頭行業，除了散落萬華舊巷的幾位師傅之外，鄉村中難能一見的「走庄」，也是此項

「獨特」古老行業的殊異景象。

剃頭包穀的古風

1950年左右。

「剃頭哦！剃頭！中午在廟前樹仔腳剃頭。」聲音猶在空中抖動著，機靈的囡仔早已火速地抱著臉盆水趕往廟口排隊，先佔先贏，慢來受災殃。

在當時台灣各庄頭，交通不方便，更難得看到摩托車，就連全村有幾輛腳踏車也數得出來。田庄人平常又忙作息，罕有閒功夫。在那尚不知披頭是何物的年代裡，每隔10幾天，男人們總得剃次頭。又要省時間又要剃頭，只有請鎮上的剃頭師傅每隔10天到村裡走一遭。

而對田庄人來講，現金是沒有，有的僅是稻穀。

「剃頭包穀」，也就在這種似乎沒有拿錢的微妙心理下持續著。

為了對這剃頭的古風有更進一步的了解，在6月底，微雨的午后，我來到苗栗瀕海的小鎮——後龍，拜訪昔日走庄的剃頭師傅——陳景洲。

初識陳景洲時，他正逗弄著孫女，輕嘆地說：「走庄20幾年前就一直沒落了，改行到現在是沒半項。我本來打算到西瓜田噴農藥，還好碰到下雨，你才找得到人。」屋外並沒有懸掛任何看板，屋內兩張理髮椅在鄰屋靜候著。52歲的他，生長在靠海的後龍鎮水尾漁村。6個孩子裡排行老三。15歲國小畢業時，由於家庭困苦，用地少，種不夠吃，父親於是下決心派他到鄰鎮去學剃頭。

他吐了一口煙，繼續說：「現在回想起來，很可憐。那年農曆正月初5，阮師傅來帶我走。到正

月15回家過元宵時，心內一直想，學剃頭比做犯人卡艱苦，站整天看人剃頭，透早4、5點就要起床，燒茶、打掃，晚上10點多關門後，大家都去睡了，一個人又得洗一大疊毛巾，整理到12點多才能躺下來睡覺，又沒薪水可領。

隔天早上，阮阿爸看我眉頭打結，不想再去，內心沈重又不敢強求，淡淡地對我講：『學剃頭是很艱苦，萬事是要吃苦，才能成功。』

我一直在掙扎，想到才去10天就不學，會被人取笑，一直到下午4點，包袱一拿，自己一個人又坐車回去找阮師傅。忍耐做了3年4個月。阮師傅教過20幾個徒弟，我是第一個出師，他高興我也高興。

依照慣例，出師那天他從師傅那兒獲贈一套剃頭的工具。在民國44年時，找弟弟、姪子當助手，

李進財剃頭的工具，比起其它戶外剃頭攤，是很夠瞧的。住在南潭77歲的陳先生，直誇他：「剃得很功夫」。

62歲的林冬梅，在二次大戰期間，開始學理燙髮，在7年前才到文昌公園剃頭。等顧客的空檔，就在攤位旁高歌一曲。



三個人開始包庄剃頭。

「在那時台灣還是很落伍，都是走路的水準。為了包庄買了一輛腳踏車，在當時阮水尾，是第一台，很風神。」

頭一年，他包了3個庄頭；第二年增加到5個。

「作息人沒閒工，早上4、5點趁他們還沒上工前，先趕去剃一家，中午利用吃飯時再多剃幾個；民國45年在後龍柳樹灣包庄時，那一帶還沒電燈，白天大人們都在田裡工作，只好利用晚上月光光時，在大埕一面開講一面剃，一個晚上下來，可以剃10幾個。古早阮在做是很功夫，免驚一根鬚鬚沒剃到。隔年，46年，電才來。」一臉興奮的模樣，陳師傅說。

他回憶著，那時通常都做到10點多，才騎腳踏車越過黑黝黝而狹窄的田埂回家。「起初一個人

1年包16斤稻穀（民國48年調到30斤），一年下來，可以收到16,000斤的稻穀。當時4、5分土地，1年也才不過割個1000~2000斤穀子，生活算過得很好。」他說

在10月收冬後，就可以去收稻穀；4、5個徒弟忙著去清點，近的就挑回家，遠的雇牛車運回來。

「作息人很好禮，剃到那、吃到那。做過一年，別的剃頭師想搶也搶不走。收穀子時，只有多拿不會少給。」當正紅時，他還是後龍鎮理髮公會的代表、理事、監事。

「在民國40、50年，生活水準較低，臭頭仔一大堆，看到我前腳踏入庄，伊後腳就逃。古早人在講，臭頭仔要過剃頭刀才會好。當年朱洪武登基時，為了他的臭頭，每天都找來剃頭仔進皇宮，剃頭刀一碰到頭，臭頭洪武就哇哇叫，拖出

去便斬（砍頭）。後來呂洞賓不忍心，化為凡人，指點賜藥給一位剃頭師才無事。阮剃頭仔感謝呂洞賓尊奉為祖師爺。」

在他32歲的20年前，一直是專業。後來交通發達，年輕人摩托車一騎就到鎮上剃，裝璜新穎的理髮廳漸漸增多。發覺剃頭是一年一年敗壞，「什麼都在漲，只有稻穀像啞吧，靜靜地。」他指一指現住的樓房說，這些都是10幾年前，包工程、做土水、裝璜賺來的。兩個兒子目前都在做裝璜。「10年前，包的庄頭一個個放掉了，7、8年前柳樹灣就一直想放，奈何這一帶的人，感情很厚，阮要放，伊不肯，又多加稻穀，感情辭不掉。一直拖到4年前，才結束這最後的庄頭。」

他悵然地說：「第一『衰』是嫁到剃頭、吹鼓吹，阮台灣人在講。一娼二戲……六剃，在『下

九流』中，剃頭仔是排上名的。在古早，剃頭還是皇帝賜封過的，哪知一直演變成這樣，竟然滿街都是馬殺雞……。」

「跑庄剃頭」對陳師傅而言，是難以忘懷的古老行業。面對因色情汙染而變形、扭曲的現代理髮方式，他顯得無奈、乏力、頗多怨言。

過時的老行業

目前在桃園市文昌公園，仍有六個戶外剃頭攤。7月3日星期一一早，公園內早已人聲嘈雜；唱山歌的、「對口褒歌」（相褒）的、銷售各種強精補腎丸的江湖郎中，和由萬華轉來的老流鶯們，儘把脂粉往臉上塗……每個人都試圖壓挫對方的聲勢，以招徠人們的注意力。

70歲的剃頭師傅李進財的攤位，在兩樹蔭底下。



他在公園的長椅上，堆置各種黃藥水、稀碘、樟腦丸、藥用酒精、橄欖油、明星牌香水、爽身粉、棉花棒、好幾把的剪刀、剃頭刀和刷子、挖耳垢的工具、噴水器……跟其它5位簡易的設備一比，倒也嚇人。

他低吼著對我說：「現代人的頭比豬頭狗頭還不如！以前的事說不完，說也沒用。」瘦癯的他又繼續專注地替客人剪髮。

自他17歲開始剃頭以來，他的徒弟徒孫高達30幾人，當年走庄的足跡遍及桃園縣境。每年1包100斤的稻穀，可以收到400多包。

星期天，生意特別好，另一張椅子上大都坐著等待剃頭的客人。

中午收攤後，萬師傅載著他謀生的全部家當，步出剃頭巷。

隔天清晨，我再到文昌公園時，他仍忙碌著，抬頭跟我招呼後，又繼續他的工作。送走了客人，悵然長嘆地說：「日本人走後，這行業就不行了。現在的剃頭店，電火（電燈）光光等人客。我們這一行啊！應該是人客要等我們，哪有我們等他？」

他接著說：「日據時代，剃頭店每星期都要衛生檢查，戴口罩，檢查員連痰盂都要打開看看有沒有放消毒水、工具有沒有消毒，那時候是米荳篩選過的人在學，我們理髮師和律師、醫師都是技術人才。」

在二次大戰期間，由於男性必須被徵調參與戰事，漸漸有女性加入這個行業；38年自大陸撤台，帶來不少人加入這個工作。在他認為：

「那時候乞丐、羅漢腳、沒飯吃的人，隨便人都可以隨便學，大家拚便宜。」

隨著日據領台的結束，他深感到失落了職業自尊。在光復後第8年就轉行了。

5年前李進財與一位朋友，談起往事，友人鼓勵他閒著也是閒著，倒不如到公園內重操舊業，又可以跟人談天。

間斷了近30年，他又再次拿起剃頭刀。起初第一個禮拜，心想「刀又在跳」。以前的職業敏感告訴他，這下子，難免又要剃傷人。一個月後，暫時的生疏已去除，他成為公園內生意最好的剃頭師，雖然他的收價比其它的剃一次50元的貴了20元。

又一位客人走過來，他邊替客人披上圍巾，邊說：「阮厝倉庫現此時還有20張理髮椅，以前的，放著留給子孫做紀念，好讓他們知道有過祖先在剃頭。」

公園內不遠處，傳來另一位剃頭婆阿梅低沉地歌聲，「稻仔大肚驚風颳，阿娘大肚驚人知……」在我們社會，愈來愈注重門面、強調包裝的今日，這批仍停滯在30、40年代經營方式的人，已被社會「現實」的巨輪，碾得快要粉粹，有的宣告失敗退出；有的苟延殘喘；有的仍倔強無力地抵抗……

依我看，短期內，剃頭這行業還不至於消失，但我不知道它將轉變成什麼模樣。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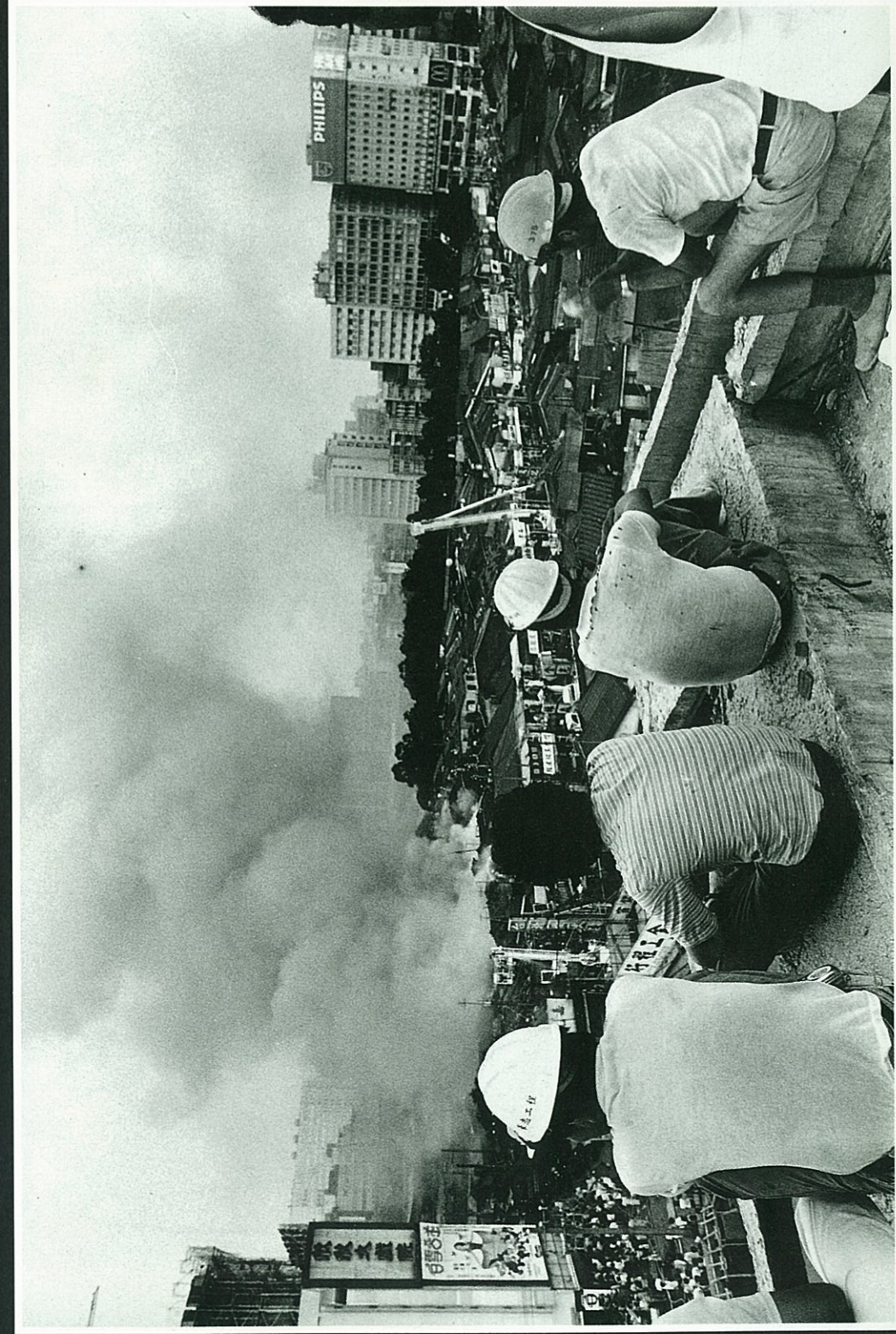
《人間現場》

現場一：火警現場

7月7日傍晚，位於中山區的康樂市場內發生大火，總計燒毀廿餘戶違章建築，一名女住戶宋慧芬當場被燒昏，兩名消防人員在救災中受傷。

靠近林森北路旁的商家也紛紛的將貨品搶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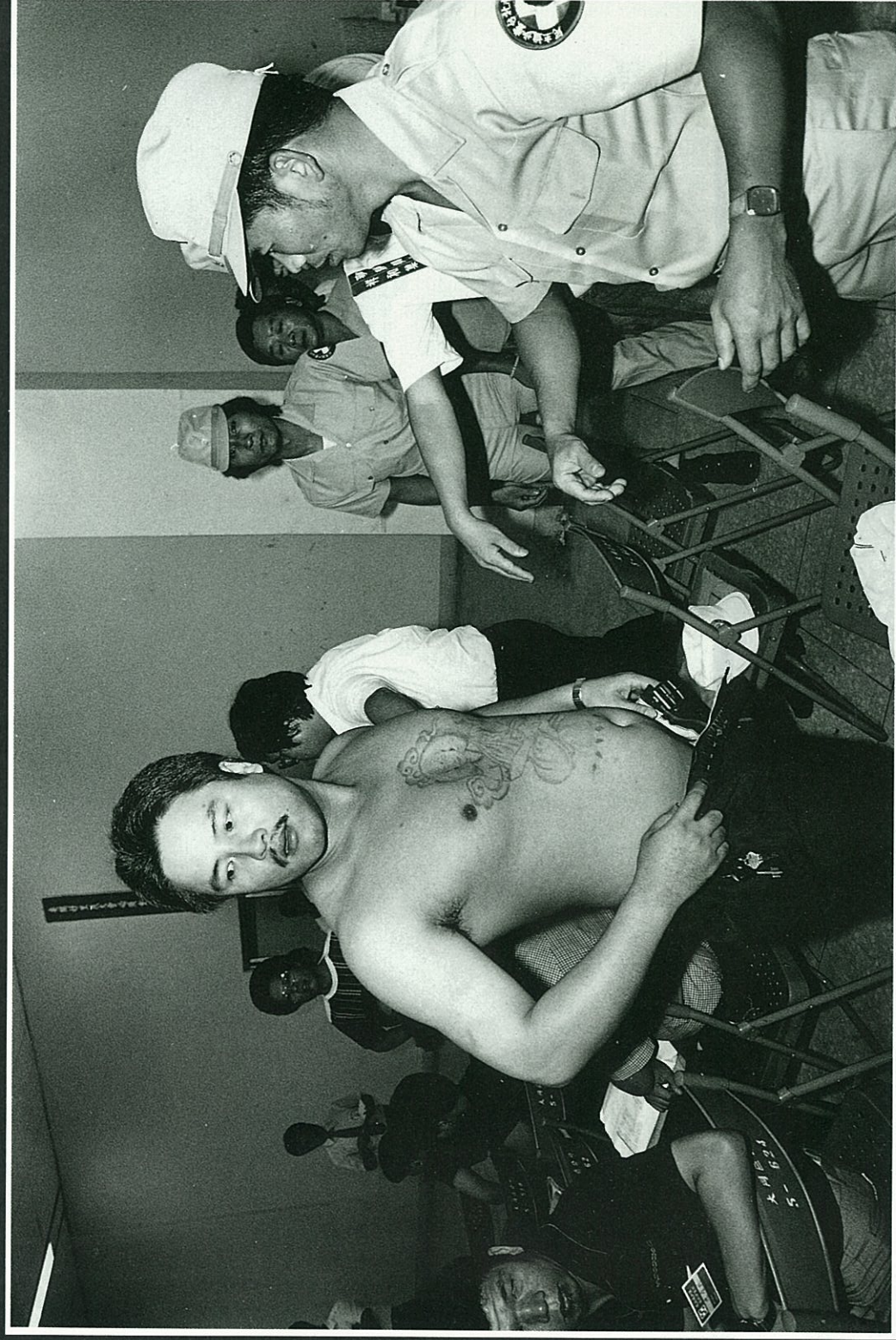
至路旁，附近的大樓工地也擠滿圍觀的民眾，現場顯得異常紊亂不堪，但是相對於上述場面的，這幾位先生似乎好好整以暇，正在「欣賞」災變風景。（攝影■許村旭）



現場二：民進黨員大會

6月26日民進黨第二屆的黨員大會中，在進行的一項討論會中，針對康寧祥在五二〇事件中對所發表的言論，引起若干黨員的不滿，而起爭執。其中一名黨員被指稱攜帶兇器；而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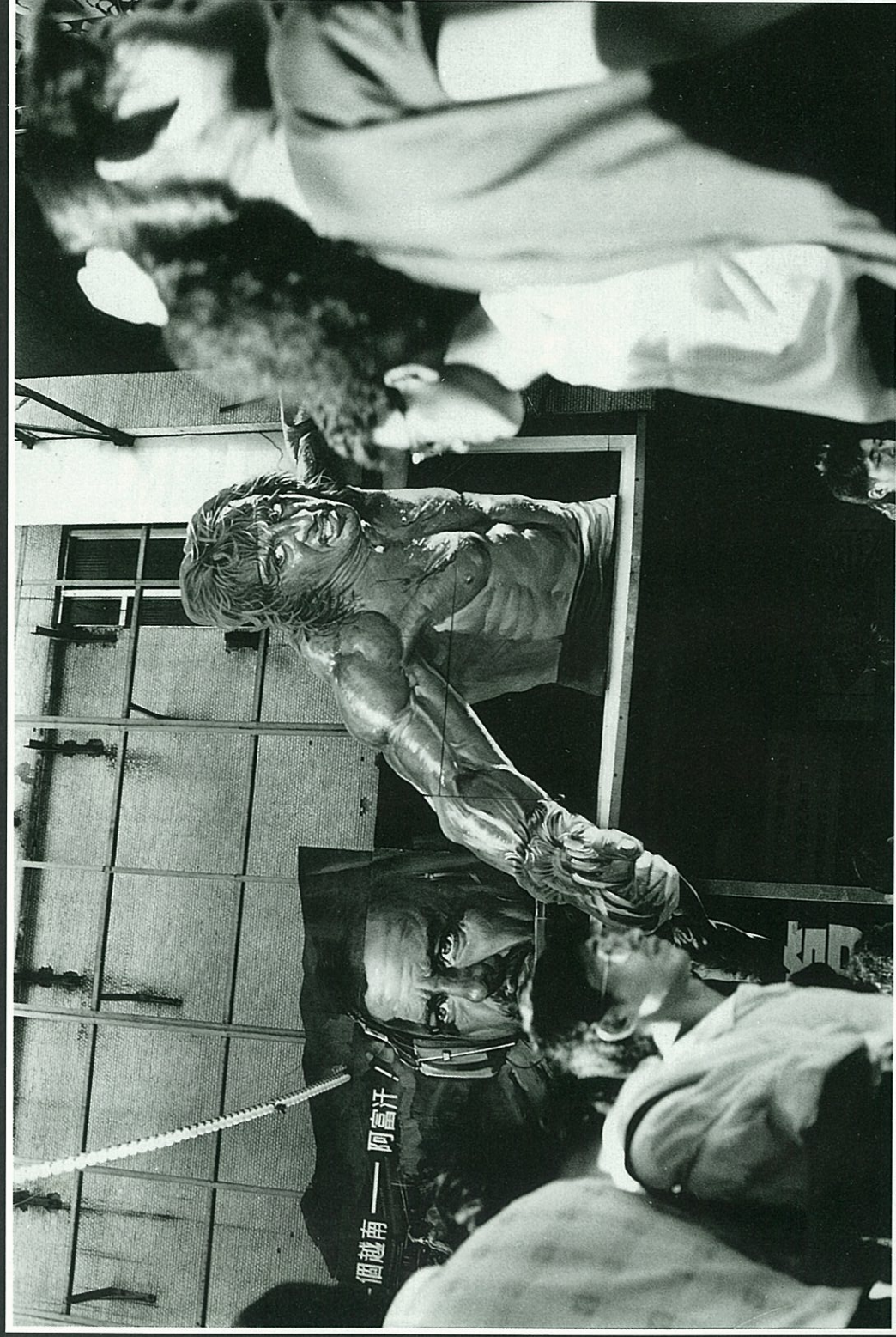
名民進黨員為澄清起見，當場寬衣解帶，但旋即被糾察阻止。
(攝影■嚴日中)



現場三：電影街

標榜英雄主義的藍波電影，暑假在台灣席捲了上億票房，而且到目前尚在急劇的上揚中。看著一列列的長龍，等著買票的觀眾，川流不息的一波波湧來，黃牛票更是百無禁忌的四

處流竄，不曉得台灣的人民，究竟是基於何種的心態接受這種虛構出的「勇者」。
攝影■許村旭)



現場四：立法院門口

在五二〇小時接力靜坐的抗議現場，一名民進黨的黨員正在炎熱的地面，潑灑冷水，好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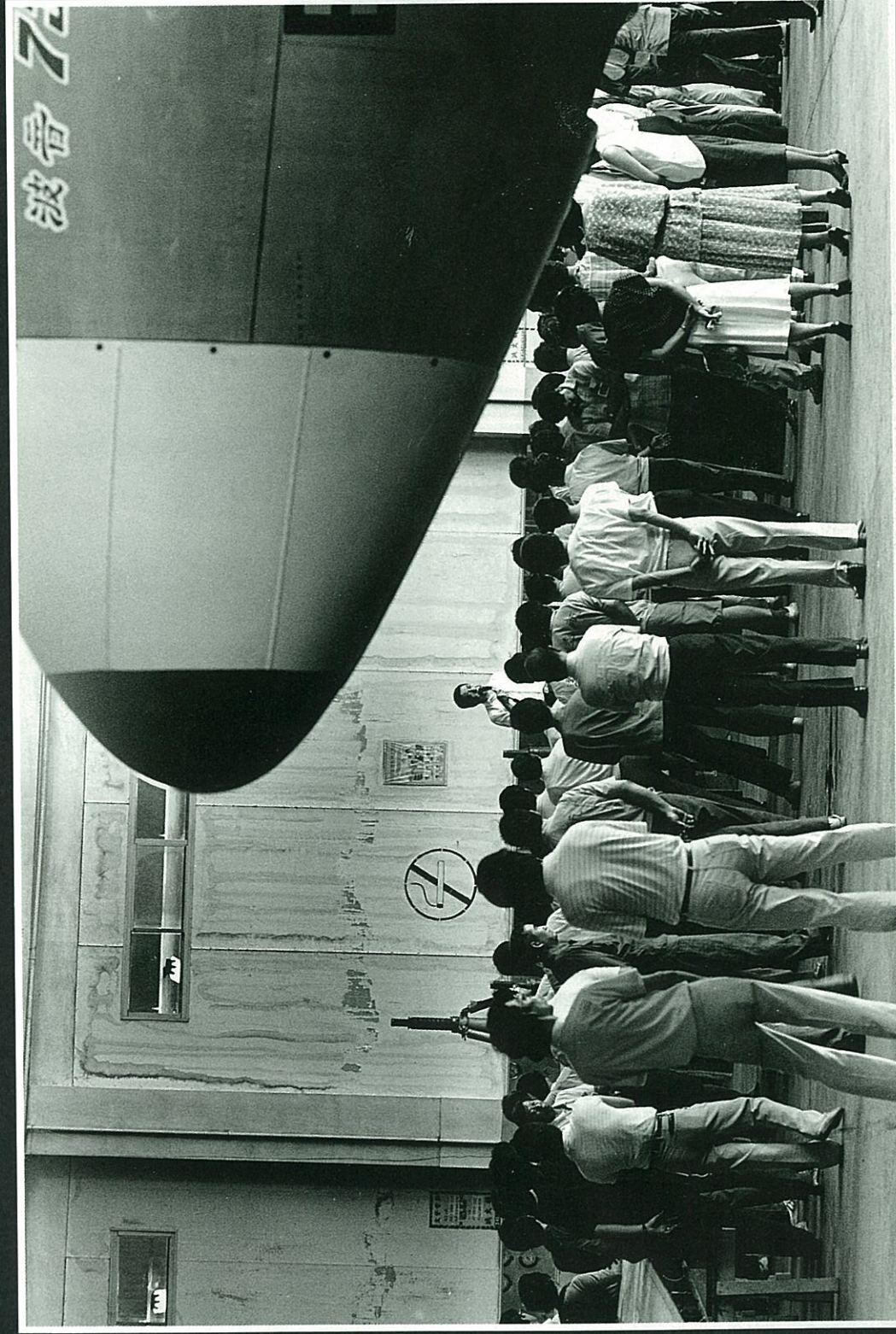
靜坐的人士，能稍減熱度，專心靜坐。
(攝影■嚴日中)



現場五：遠航機棚

7月7日上午8時，遠航的機棚內，由遠航內部的一級單位主管，召集全體員工發起自力救濟運動演說。但事隔一天，原本牽涉股權糾紛的

胡家姊妹，卻在各家媒體前，握手擁抱言好。
(攝影■嚴日中)





現場六：榮民總院

七十七年六月二十三日，一位不願具名的老榮民於榮民總醫院接受簡易的整型手術，將年輕時在雙臂刺上的「反共抗俄」刺青去除。據醫師大致的統計，自去年十一月政府開放大陸探親以來，陸陸續續地約有70、80位老

榮民前往接受手術。而從這些榮民口中得知，他們手術的理由大多為自己心理的障礙：「只是想到回大陸探親，手上有這樣的刺青，總是覺得怪怪的。」這位榮民這麼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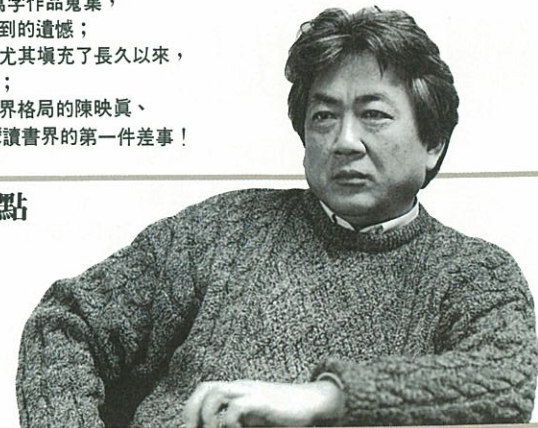
(攝影■楊毅)



解嚴後，臺灣讀書界的「第一件差事」

〔陳映真作品集〕

從前，「將軍族」是禁書、「第一件差事」也是禁書；過去，有關陳映真的論戰、爭議，你或者只是聽過，或者沒有機會看到；現在，全面、完整的〔陳映真作品集〕，將三十年來散見各處的陳映真180萬字作品蒐集，填充了多年來又是禁書、又是看不到的遺憾；今天，〔陳映真作品集〕的出版，尤其填充了長久以來，臺灣讀書界對於文學的渴慕與鄉愁；收藏、討論、座談海峽兩岸最具世界格局的陳映真、陳映真作品，將成為解嚴後，臺灣讀書界的第一件差事！



陳映真作品集 6大特點

- 1 獨一無二的陳映真
- 2 蒐集最為完整
- 3 最準確的版本
- 4 完整呈現多角度的陳映真
- 5 名家的解說
- 6 精美裝幀，益讀利藏

陳映真作品集的分卷與內容

陳映真作品集共計十五卷。

- 第一卷《我的弟弟康雄》，收錄1959～1964年間發表的小說。
- 第二卷《唐倩的喜劇》，是1964～1967年間的小說，是陳映真二十四歲到二十七歲時的作品。
- 第三卷《上班族的一日》，是1967～1979年間所寫的小說。
- 第四卷《萬籟天聲》是陳映真在1982年到1987年的中篇小說。

- 第五卷《鈴瓊花》是1987年以後，陳映真最新的小說。
- 第六卷《思想的貧困》，是歷年來雜誌對陳映真的訪談記錄。
- 第七卷《石破天驚》，蒐集陳映真的採訪、訪問和報導。
- 第八卷《蕭山》是隨筆、隨想和雜文。
- 第九卷《鞭子和提燈》蒐集了陳映真之文學評論和帶有文學評論性質的序言。

- 第十卷《走出國境內的異國》，主要收錄陳映真的書、小說集、詩集、攝影集寫的序說和導論。
- 第十一卷《中國結》、第十二卷《西川滿與台灣文學》、第十三卷《美國統治下的台灣》，是陳映真的評論和論爭文字。
- 第十四卷《愛情的故事》、第十五卷《文學的思考者》，是海內外文學批評界歷年來對陳映真文學的批評文章。

陳映真作品集海外售價：精裝全套US108元；平裝全套US70元。

精裝航空郵費：歐美地區NT2220元(US80元) 日本NT1055元(US38元) 港澳NT565元(US20元)

平裝航空郵費：歐美地區NT1600元(US58元) 日本NT855元(US31元) 港澳NT445元(US16元)

精裝海運郵費：歐美地區NT885元(US32元) 日本NT520元(US19元) 港澳NT355元(US13元)

平裝海運郵費：歐美地區NT570元(US21元) 日本NT460元(US17元) 港澳NT 280元(US10元)



定價 / 精裝典藏本全套15卷3000元，不分售 書齋普及本每冊一律130元

人間出版社

台北市敦化南路77巷8號1樓 電話：7091920
郵撥帳號：1174647-3 人間出版社

人間



《試閱》

- 請以明信片，寫明：地址、電話，寄人間訂戶組本社隨即寄上最新一期人間(33期)供試閱。
- 或是以電話告之，說明寄事地點及電話，也可以要求試閱。

《分期付款》

- 一般訂戶：全年1480元，分兩期740元×2
兩年2800元，分兩期1400元×2

《以上訂費分期請於每月15日前劃撥》

《專人送書》

- 大台北地區，請電：(02)7091920~3人間訂戶組，專人送書收款。

《贈品》

- 為感謝及回饋您的支持：
(1)訂閱1年，贈送合訂本4期壹卷一本。
(2)訂閱2年，贈送合訂本4期貳卷二本。

人間雜誌社 台北市敦化南路737巷8號1F
電話：7091920 帳號：1008791-0號

台北市區。
有位老外走在忠孝西路上，引來路人側目。

一個年輕女人跟她身旁的同伴說：「真不知道這個外國人，來台灣幹哪一行的?!」

另一個才剛到台灣的外國觀光客則心想：「他為什麼來台灣呢？」

有個小女孩一手拉扯著媽媽的裙角，一手指著那個人興奮地大叫：「外國人！外國人！」

沒錯！外國人——特別是白種人——在台灣這個號稱國際性的大都會裡仍招引許多人的注意。在熙來攘往的台北街道，他們即使想隱身人潮中都不可能。他們就是那麼醒目、那麼突出、無所遁形。

為什麼離開？又為何來台？

根據最新的官方統計資料，台灣大約有兩萬名外籍人士擁有居留簽證。一名警務處的官員則指出，以觀光名義留在台灣的大概也有兩萬人，其中不乏長期在此停留的。這些外國人為什麼離開

《人間都市》

兩萬個在台洋人

兩萬名外籍人士，在國內擁有居留簽證，其中不乏長期居留者。他們以傳教、教學，或者學習中文為業。Susan是美國女孩，嫁給本地人祝幼林後共同為兒童英語補習，展開積極、奮發的事業。Susan，以及其他的在台洋人朋友，對此地中國人，留下繁複、多樣的印象。

撰文■戴蘊如 / Fred Carruth
攝影■林恩照 / Fred Carruth

自己的國家？他們現在在這兒又做些什麼呢？

「我離開英國，是因為我不想留在那兒老老實實地找份規規矩矩的工作。」仙度拉說。她剛大學畢業，到台灣才兩個星期。目前她住在青年招待所，教英文賺錢。她準備存夠了錢繼續旅行。

貝蒂·貝肯是另外一個例子。她從美國到遠東來宣揚「主耶穌就是道路、真理、和生命」的福音。民國38年以前，她曾在那兒傳教，1954年來台至今。貝蒂說：「當你離開一個地方40年，試問那裡有誰還會記得你呢？」所以她把台灣當做她「唯一的家鄉」。

為了傳教和旅行——兩個目的確是截然不同——來台灣的外國人可能占絕大多數。其他的人則有各式各樣的理由：生意人為了工作上的需要；學生來此學習中文或是研究中華文化；還有小孩，當然，他們是毫無選擇地跟隨父母到這兒來。

國際社區服務中心的總理事喬·瓦拉奇說：「基本上，外籍人士可區分為各種不同的團體。他們受到一些限制，平常團體之間並不常往來。」這個服務中心有各式精神健康和社會服務計畫，希

兩個諳華語的外籍學生——一個是日本人，另一個是美國人——坐在信義路的麥當勞裏討論著漢語的聲調規律，而一張印著一群穿著傳統服飾的中國仕女的巨型海報，正迫人底掛在他們頭頂。

望協助各個外籍團體，解決他們在台生活的種種問題。

團體之一是商業界人士。根據政府最近資料（1986年）統計，共有將近1800人。這些人大多數是公司的高級主管，且在以往十幾二十年裡約每兩年就要前往另一個國家。

根據瓦拉奇觀察：「最初居留海外的經驗」只能算是「投資」罷了——讓人累積經驗，了解真實情況。住過幾個國家之後就會了解：初居外地所擔心的語言、風俗習慣、文化的適應問題並不是那麼嚴重。試想：一個老外住在天母或陽明山上，有專任的司機和會說英文的佣人，他實在「不必」會說中文。

第二類團體是傳教人士。官方統計有1727人，我的調查顯示不止此數。據我所得，天主教傳教士有1100人以上，與之抗衡的另有1100名新教基督教傳教士（包括各種名稱、各個支派的新教教徒）。這還不包括摩門教和耶和華見證會在各地設立大小支會的傳教士。

大多數外國人都聚居台北，宗教人士則分佈得較廣，且他們通常能深入當地民眾團體。一位1950年自大陸奉調來台的傳教士就說：「中國就是我的家。我看起來也很像中國人。」他的中文「很流利，但是很不好」，所以他勤讀中文報紙自修。他的朋友大部分都是中國人，因為「外國人來來去去，但是中國人永遠都在這裡。」他會不會想念自己的國家呢？答案是否定的，家鄉並沒有什麼事讓他牽掛難忘的。問起他平常吃些什麼，他微笑地說：「就是簡單的中國菜嘛！什麼東西也比不上它。」

很多生意人或傳教士帶子女來台灣。瓦拉奇說，這些小孩一直要到十幾歲，才會漸漸注意自己遭遇多重文化一事。之前，「小孩是很容易結交朋友的」。他發現在海外長大的美國小孩比在本地長大的更美國化。流行於北美年輕人之間「自我認同」的問題，在這兒變得容易得多。別人問起也好，或是他們們心自問：「我是誰」時，答案很簡單——美國人——這個答案在這兒顯然比在美國具有意義。在那兒大家全都是美國人。

有些人離開故鄉是為了尋找——通常他們自己



並不知道找的是什麼——自我、冒險、異國情調；或者就只是出來看看這個大千世界而已。

有些人離開則是為了逃避壓力。還有些人則是為了怕生活變得單調乏味。一個法國來的女子特別強調那種遠離家庭、自給自足所帶來的自由感覺——可以拋開過去及文化背景，「建立一個全新的自由」。但是，這種自由也可能很危險很不容易掌握，因為它可能讓你失去生活的方向。所以，「如果你沒有一個計畫，會覺得這種生活也並不好過」。

她自己是在大陸學的中文，來台灣已有四年。她給人十分聰明、敏銳的印象。然而那段時間裡，她卻顯得有些沮喪，她說，她準備今夏回家——

她中文非常好，所以不是語言的問題——問題在她覺得沒有知心朋友。她認為文化的差距、人生哲學及思考方式的不同在讓她難以與中國人進一步溝通。「你覺得你們是在溝通，而實際上卻不是」，即使雙方用的是同樣的字彙，「指的卻不是相同的事情」。

相反地，有些人卻很能認同中國人，覺得自己與他們一樣，如同那些天主教傳教士。現任教於國語中心的一位老外也是如此。他在台灣已經住了14年了，常常開口閉口就說：「咱們中國人……」還得有人提醒他，才想起來自己並非中國人。

根據瓦拉奇的說法，一個人到了國外，隨著居

住時間的增長，會經歷幾個心理階段。起初一段時間會覺得很開心：一切都是那麼新鮮、不同，那麼令人興奮。這種心情大概維持幾天，最多一兩個月，就會被一陣低潮取而代之。那就是文化震驚。當一個人意識到，他無法理解所處社會運行的規則時，他心中的震驚可想而知。遇到人是該鞠躬？還是握手就好？這些生活細節，以往在家是不假思索就會的，現在卻一點把握都沒有。這種情況讓人感到無所適從、沮喪、挫敗，甚至氣憤難消。你不禁要問：「這些人為什麼這樣做？」這個問題通常不會有答案，事情就是如此。這樣的情形大概要持續二到四個月。當然也有人始終無法調適過來的。

接下來可能會遭遇「文化倦怠期」。「你禮貌地微笑、行禮如儀」了一段時間，開始對這種勉強自己遷就別人生活法則的事感到疲倦。這個問題通常終究也是可以克服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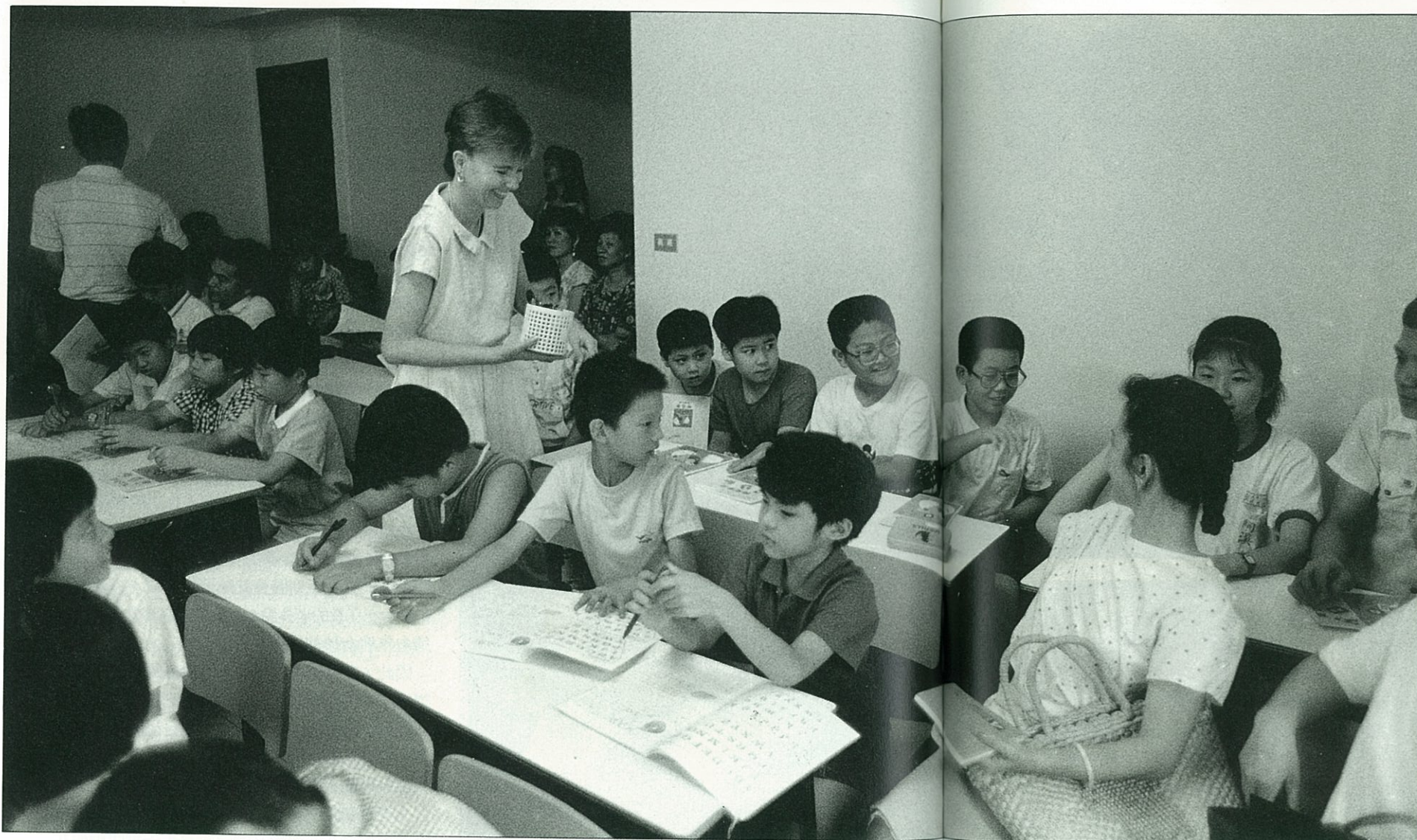
「賺錢容易」是讓許多外國人捨大陸而來台灣工作或學中文的原因之一，而其中教英文又是最基本的賺錢方法。台灣的英文市場永遠求才若渴，而年輕人更是抓到機會就練習說英文。一位在某留學中心任教的老外說：「我每次在麥當勞一坐，總有年輕女孩前來搭訕。」

因此，在台灣，只要你長得像外國人，英語說得標準（英國腔當然不若美國腔吃香），絕對可以得到一紙聘書，否則你也可以自己開班，或者家教都行，機會可真謂俯拾皆是——看來台灣對大部分外國人來說才是「遍地是黃金」——所以許多老老在此不僅不愁吃穿，而且可以存錢寄回家去。一位在此學中文的德國學生告訴我說他在台灣的「生活水準」比在德國還高。也有許多人在此樂不思蜀，索性開補習班，做起生意來，比如知名的何瑞元、何嘉仁。當然還有其他的，只是在一般人而言，並不是那麼知名，在「補英文」這特殊行業中，卻名噪異常的洋人。

事業日隆的「魏蘇珊美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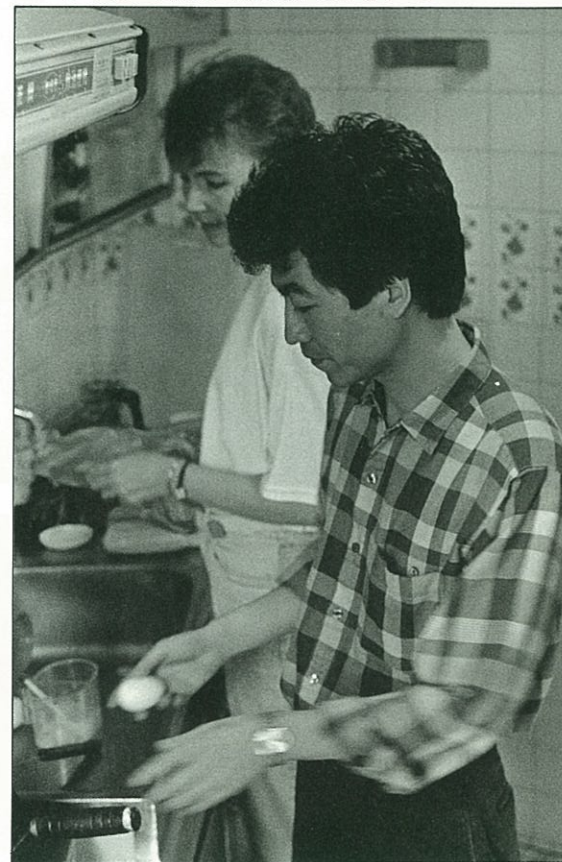
六月30日，永和「魏蘇珊美語」新址一片熱鬧喜氣。Susan和另一位老師Cathy，正親切地招呼一群剛自國小畢業的小朋友坐定。教室前的錄影機，開始播放一套英語字母教學影帶，小朋友們排排坐專注、好奇、朗聲地跟著唸：Apple、B……。

儘管Susan形容她目前的事業狀況是「一團糟」，然而，單從熱絡的門面上看來，似乎是蒸蒸日上，前景可觀了。除了原有景美本班學生人數不斷增



在忙碌的暑期班開課這一天，Susan Rivers和她的小學生及家長們在她的補習班裏談笑閒聊著。

祝幼林和Susan在廚房裏。年少時，他崇拜好些外國電影明星。而現在，當他與這美國太太結婚多年後，他說：「我們都只是凡人。」



加，這邊永和分班在這次試聽會後想必馬上又可順利開班。她自己正著手編寫一套英語教材，以建立「Susan老師」的「身分」和「權威性」。

Susan Rivers在台灣已近5年。她是美國紐約人，在大學主修「中國歷史文化」。當初畢業來台只為學好中文，打算回去教中文。她本來只打算花一年的時間，但發覺不夠，於是又延遲了下來。學中文之餘，她教英文賺取生活費，想不到認識了Jaff，結了婚居留至今。

Jaff，就是祝幼林。道地土生土長的中國人。大學主修會計，後轉唸企管，畢業後也曾想出國。「理由是我們那個時候，每個人都想去美國。」帶著諷刺的口吻，他這麼說。後來Susan當他的英文老師。「談得來，就結婚了。」祝說話的措辭很特別，一如Susan說的「很有趣」「很愛說話」。

難怪她的媽媽儘管不喜歡台灣，卻很喜歡這個女婿。她希望這夫婦倆回紐約定居，但是祝不同意。

Susan在這方面像個以夫為重的中國太太。她們外出上館子都是去中國餐館。「因為Jaff不喜歡吃西餐。」她說Jaff到紐約時覺得樣樣不自在，尤其是習慣了台北的熱鬧擁擠，很不能適應美國冷清的街道。他常問Susan：「人都到那兒去了？」Jaff的英文並不是很好，所以Susan幾乎都用中文與之交談。

這樁中外聯姻自開始至今在雙方家庭均未引起任何爭執。「我們的家庭都很開明嘛！」Susan說。中國的婆媳不合，及老美的姑婿問題均不曾發生，但是夫婦之間又如何？

Susan說：「我想我們之間的問題是男與女，太太和先生之間的問題，而不是中國人與外國人的

問題。」

雖然搞不清楚最初是誰的構想，不過補習班確是他倆目前的興趣和共同事業。祝負責行政，Susan管教學，也算各自學有所用。對於教學，尤其是教小孩子，Susan的熱誠大些。她說：「我愛死小孩子了！」。我們在她辦公室聊天的時候，不時有小孩子在門口的走道上跑來跑去，有一個小男孩玩耍時，不慎跌撞了進來，Susan摸了摸小孩子的頭，小男孩叫了聲：「魏老師好！」又害羞地跑了出去。

大概由於中文道地，人又親切，在鄰人、同事的眼光裡，她是一位不被當「外人」看的外國人。同事們說她：「沒有中國主管的耍權威」；鄰居一位伯伯則順嘴溜出一句稱讚的話，說是：「人很好呀，不覺得她是外國人。」

而Susan只覺得自己是個心很軟的外國女人罷了！

Susan和祝都想要有自己的小孩，「但我們沒有，不知道，可能是壓力太大的關係罷！」Susan說。她指的是事業的壓力，一方面是英語補習班林立，競爭很大；一方面是她對自己的要求很高。她坦承教書並非易事。回饋儘管不算少，但也時有挫折感。另外，她求人如求己一般嚴厲。她希望這裡的英文老師不僅英文能力要好（發音正確、文法好），而且性格要健康（有自信）、表達能力要好，愛心也很重要……。

目前補習班的事業占去了她大部分的時間，所以她說：「工作就是我的生活。」她預計自己會在台灣再待上幾年。至於將來計劃？會不會回美國？她笑笑說：「不知道吧，看看情形罷！要跟Jaff商量看看再說。」

台灣約有8000多名外籍留學生，而在師大留學的即佔了約900名。

中文熱和留學生問題

來台學中文者不乏許多「在職進修」之記者、編輯、律師、老師等等。但為數最多的仍是許多在學學生。西方學制、學風與國內不同，尤其是歐洲，教授們十分重視學生國際研習及海外經驗，所以「出國」不僅是一種風尚，也是一種必修學分。

中文熱掀起的後遺症除了以在補習班教英文為生活重心的洋人之外，另有一些從世界各地來台的外國人，以學中文為駐留在台的主要原因。

「最近德國有一股學中文的流行熱」來台近一年的唐田慕跟我說。他認為造成這種「趨勢」的原因很多，大陸開放政策、德國失業率高、懂中文的德國人很少……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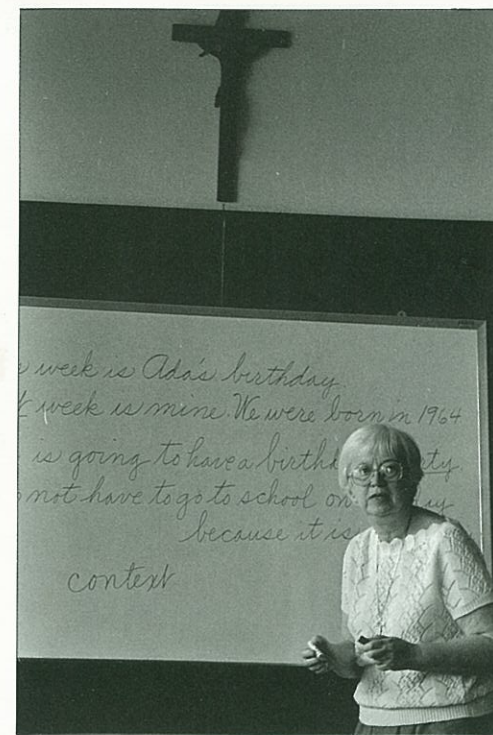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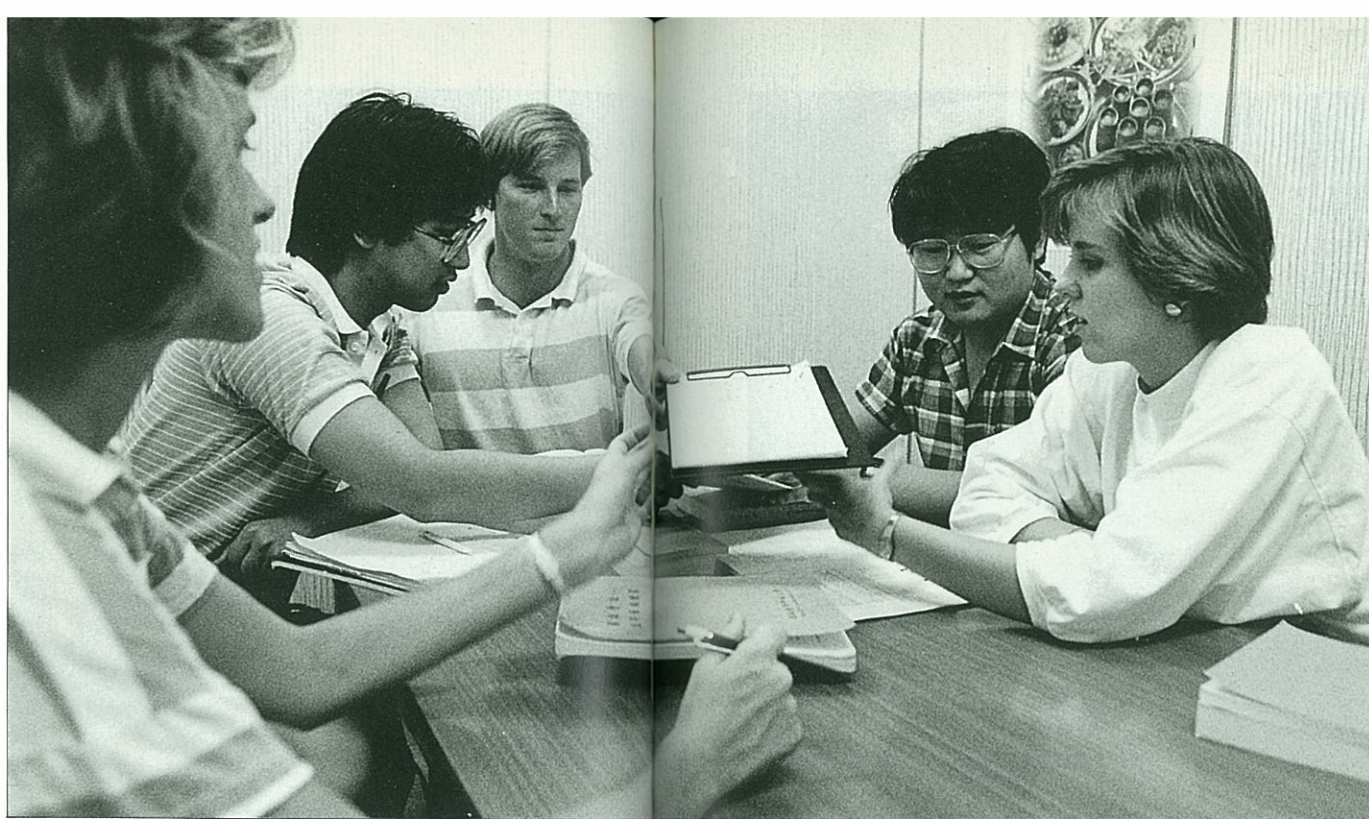
另一位德國學生傅司定則說：「德國和台灣有很多經濟貿易上的來往」而他希望將來能從事企業或政治方面的工作。特別由於中德雙方近年來愈來愈密切之合作關係，所以他想先學好中文。他與唐在大學均主修漢學，通過德國教育機構審核而取得國內教育部提供的獎學金，目前在師大語文中心上課。

事實上，來台學中文的外國人的確是逐年增加中。拿師大國語中心來說，目前共有八百名學生，分別來自48個國家，而33年前成立之初只有5名學生。最主要的原因是因為亞洲的經濟地位逐漸重要，中文的身價亦跟著水漲船高。

儘管大陸開放，多數外國人還是選擇來台灣學習中文。最基本的原因是對學習一種語言來說，台灣無疑較自由、開放、有更多練習說話的機會。

這些「留學生」年輕、獨立、韌性強，既然是以學習語文、換取經驗為目的，他們顯得主動而積極地去適應和了解生活環境。又因為他們喜好表達自己的意見，所以你幾乎碰上任何一個外國學生，他都可以跟你侃侃而談台灣的政治、和各種社會現象。

相較之下，他們反而覺得中國人很保守，很傳統，尤其對嚴肅的話題，不敢有自己的意見，比如說不敢批評政治。



再就生活哲學方面而言，德國來的藍依德認為中國人一方面很有人情味，但一方面又很冷漠，最令她不解的是一旦車禍發生、人人又避之為恐不及，實在令人難以理解。法國來的Nicolas則覺得中國人一方面很重視古人思想，勤讀古書，一方面卻又勇於丟掉舊東西，譬如拆除古蹟。

這些學生固然適應力強，但不表示他們在實際生活中沒有問題。根據國語中心輔導的紀錄顯示，住是最大的問題。李主任說不乏有存心欺負外國人，騙他們錢，甚至最後趕人出去的例子，他們在介紹房子給學生時，也就特別小心避免有類似的情形發生。

Rebecca最近就有住的困擾。採訪Rebecca的那天，她的房東給我們吃了閉門羹。「Rebecca就要離開這裡了！」房東拉著尖拔的嗓門，在電話中跟我說。事實上，她正準備當晚等Rebecca回家跟她攤牌：請她搬家。素未謀面的她接著在電話中跟我數落Rebecca的不是：「我免費讓她住在這兒，她卻好像理所當然。我還請她吃了好幾次飯呢，但是有時我太忙沒時間洗碗，攔在那兒她也不會幫忙洗一下。」她說「總之，她們外國人很現實，一點感情也沒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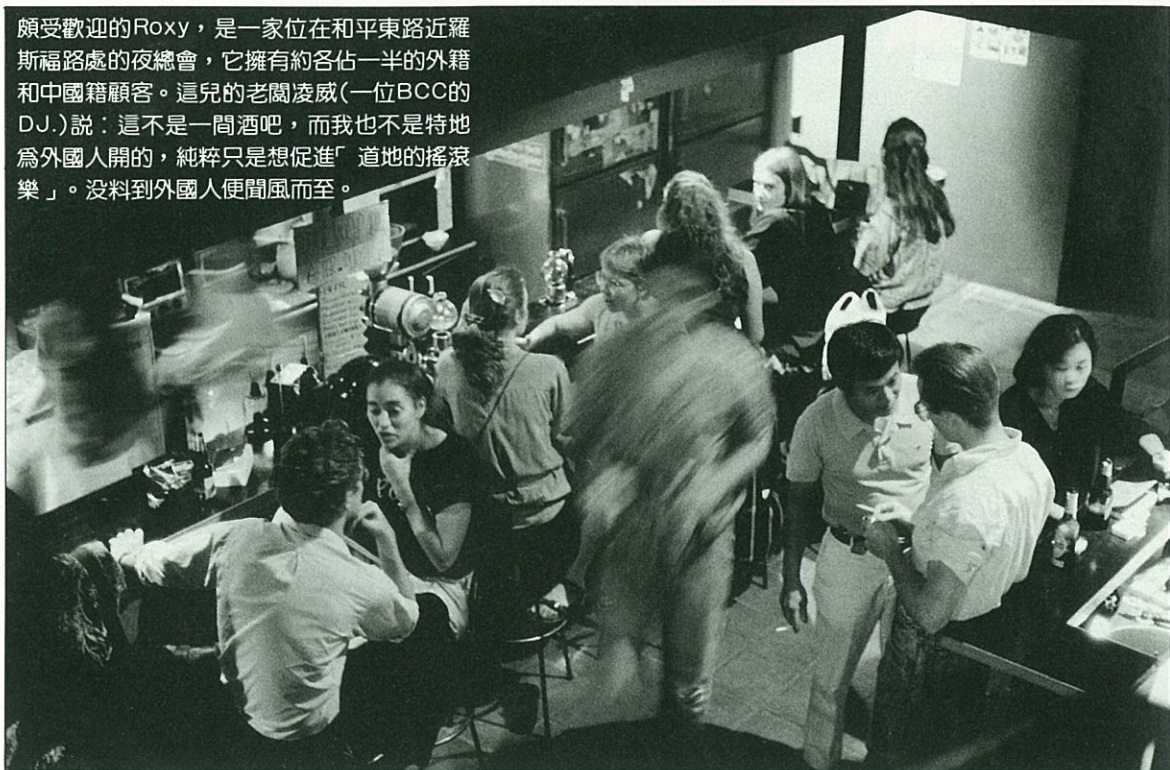
掛上電話，站在一旁的Rebecca有點不好意思。歉疚地用英語對我笑笑說：「我告訴過你的，她有些Funny。」



老師與修女；授課與信仰的層層交織，使得外籍老師與中國學生；外籍修女與中國教徒間的集合問題，找到了解除的交點。

窄小、簡陋、凌亂的居住空間，打破我們對外籍學生「生活的迷信」。然而付給房東的高額租金，却無法解釋中國人的「善良」與「誠實」。

頗受歡迎的Roxy，是一家位在和平東路近羅斯福路處的夜總會，它擁有約各佔一半的外籍和中國籍顧客。這兒的老闆凌威（一位BCC的DJ）說：這不是一間酒吧，而我也不是特地為外國人開的，純粹只是想促進「道地的搖滾樂」。沒料到外國人便聞風而至。



她說，房東更有些挑剔，不喜歡她用電話、接到電話也從不幫她留話。如果她喝完水忘了把杯子拿走而留在桌上，立刻就會換來尖聲大叫。「不過，大部分的時候都還好啦！」她顯然只是覺得這位35歲獨身獨居的女房東有些「奇怪」，而不曉得事情已經嚴重到她將被趕走的地步。

除了住，其他生活上的意見則幾乎一致。吃不成問題，除了少數人因太油膩而會瀉肚子。交通是公認的紊亂，可是久了每個人都會在紊亂中找出一套明哲保身的方法。「空氣汙染讓很多來台的洋人朋友皺眉」唐田慕說：「這是我唯一不習慣也不打算習慣的地方。」

傅司定則接著說：「他也有不打算習慣的東西，那就是中國人看電視的習慣。」

他形容晚上的連續劇是「愛了四個禮拜還在那兒愛來愛去」，他覺得中國人真是「電視瘋子」。

返鄉，比你想像的還難

返鄉比想像還難。每個人在台灣的感受因其景、遭遇、和個性而有所不同。但不可置疑的是，學習一種語文的同時，也在學習它的文化。這些來台學中文的學生，正是中華文化的見證者、批評者，和宣揚者，而他們的人數正在逐年增加中。

國語中心是世界聞名的中文學校，所授證書和學分是國外多所大學都承認的。老師共有180人，來自四十八個不同國家的學生多達900人，其中約有一百人有華人血統。學生每天上課兩小時，語言實習課一小時，且預計每天至少要花三小時做家庭作業和課前預習。中心的導師宋力行先生說：「這兒的學生都很特別」，他們都非常想學中文，對中華文化很有興趣。「每個人的背景都有不同的故事」。或是曾來台灣觀光過，或是在自己國家結識過中國友人——不同的經驗都促成他們來此學中文。

「我很愛我的母語——英文，它是我生命的一部分。我也想念美國。然而，當我回去時能否如魚得水？」久離自己國家的人總會擔心：「回去做什麼好呢？」如果當初是為了逃避什麼才離開，這幾年就算不曾受它困擾，回去也會發現所有的問題依舊存在。國際社區服務中心甚至為此開了一門課——名字不太吉利——叫做：「返鄉可能比你想像的還難」。

當初這些外國人要離鄉背井，遠遊海外時必得克服自己依賴惰性，且隱忍拋下熟識親友。如今想回去可能必須花更多的工夫。許多許多人，因而一再拖延回去的日期。

剛踏入七月份，便已迫不及待，收拾行囊，攜帶攝影器材，整裝出發，搭車前往廣州。當天又轉乘民航機直奔新疆的首府——烏魯木齊。

進入西域

這次，我採取走「回頭路」的方式：即以烏魯木齊為起點，然後往西行，經哈密、吐魯番、敦煌、嘉峪關、酒泉、張掖、青海、蘭州而以西安為終點站。

「西域」這個古老的地理名詞，是唐朝高僧玄奘策馬到西方取經途經之地；是徐霞客充軍的邊塞；是張騫出使西域的驛站；是傳說中天馬出沒的地方；是一千零一夜；是許許多多富於傳統中民族神秘色彩的地方……。當然，更重要的，它還是有著浪漫充實色彩的中西通商必經的「絲綢之路」。

來到「絲綢之路」旅行及拍照，不可能不提及古老的中國，久遠年代時，在西域留下的大量歷史事蹟、神話及民間傳說。從過去的歷史軌跡，印證今天的實況與景像，無疑更能增添旅途的喜悅、驚奇及見聞。

養蠶、繅絲與織綢，相傳是黃帝的元妃嫫祖所發明。而中國絲綢傳到西方見諸文字記載的，有羅馬學者大白里內（Gaius Pliny the Elder公元23-79年）所著「博物志」（Natural History）。其中有一段文字這樣寫著：

《人間寰宇·絲路之旅系列之一》

遊 走 古老的傳說祕境

新疆的維吾爾族，
是中國邊城的古老民族。
位於天山北麓的烏魯木齊，
意為優美的牧場，
現代化的都市建築，
夾雜偶而路過的騾車。
還有天山北坡的天池，
吸引多少旅者的神注。

在賽里斯（即中國）「林中產絲，馳名宇內，絲生於樹葉上，取出，混之以水，理之成絲，後織成錦綉文綺，販運到羅馬，富豪貴族之婦女，裁成衣服，光輝奪目。」

新疆是以維吾爾族為主體的民族聚居區，除了維吾爾族以外，尚有漢、回、哈薩克、蒙古、俄羅斯、滿……等十多個少數民族。

維吾爾族是突厥語族（即今之土耳其）中的古老民族之一。漢文古籍中，維吾爾這個名稱在不同的歷史時期曾分別譯作「鐵勒」、「高車」、「袁紇」、「回紇」、「回鶻」、「畏兀兒」等

攝影 / 撰文 ■ 黃仁達



天山脚下遊牧民族的家。

名稱。

位於天山北麓的烏魯木齊，為新疆首府，也是中國大陸西北最大的城市。在蒙古語中，烏魯木齊意為「優美的牧場」。現代化了的烏魯木齊市，跟大陸其他的大城市沒有多大的區別——整齊劃一而漢化的城市規劃。所不同的只是在這個城市裡，有著較清潔齊整的街道，清新的空氣，不太擁擠的行人，公共汽車及貨車均慢吞吞的往來穿梭，夾雜著悠閒的人們與叮噠鈴響的騾車。偶然在街道的轉角處，會發現一些點綴著伊斯蘭教特異色彩的建築物——穹窿頂、突心拱門、外飾明黃翠綠的玻璃瓦；以及在公眾地方寫著漢語及阿拉伯語的路牌與標語。

9世紀中葉，維族人信奉伊斯蘭教以後，阿拉伯文字漸漸取代了他們原先採用的文字（回鶻文，8-13世紀時在中亞細亞廣泛使用，後來更成為蒙古文和滿文的基礎），自10世紀以來傳留至今的大部份文學典籍記錄，都是以這種文字書寫。

在熱鬧的烏魯木齊「二道橋」巴扎（市集）裡，有著出售水果、手抓飯、冰淇淋、牛羊肉、硬殼果、掛毯、放牧民族用的刁首及給人剃頭的小攤販。吆喝叫賣聲音此起彼落，腳穿傳統黑皮靴的哈薩克族婦人，也向路過的人兜售他們手製的長統皮靴。

橫街小巷裡瀰漫著小茴香的烤羊肉，好客而熱情的維族人遠遠便向你招手，請你一嘗他們那一串串在烤爐上吱吱作響的羊肉燒串及那烘得金黃香脆的烤饅（麥餅一種）。

蜿蜒天山

現代的維族人，尤其是老者，仍喜歡穿著他們特有的民族服裝：男子穿的長袍稱為「卡袷」，右衽斜領，沒有鈕扣，用長方形方巾作腰帶；婦女則穿著顏色鮮豔的寬袖連衣裙，外面套上黑色對襟背心；未婚少女則梳上十數條小髮辮；而現代的少女多數燙時髦髮型。此外，目前在新疆各地所見的維族人，不論男女老幼，仍喜歡戴一種稱為「朵巴」的四楞小花帽，十分具有民族特色。

七月初，新疆已開始炎熱。僱馬策騎上天山賞雪，給人一種很奇妙的經驗及感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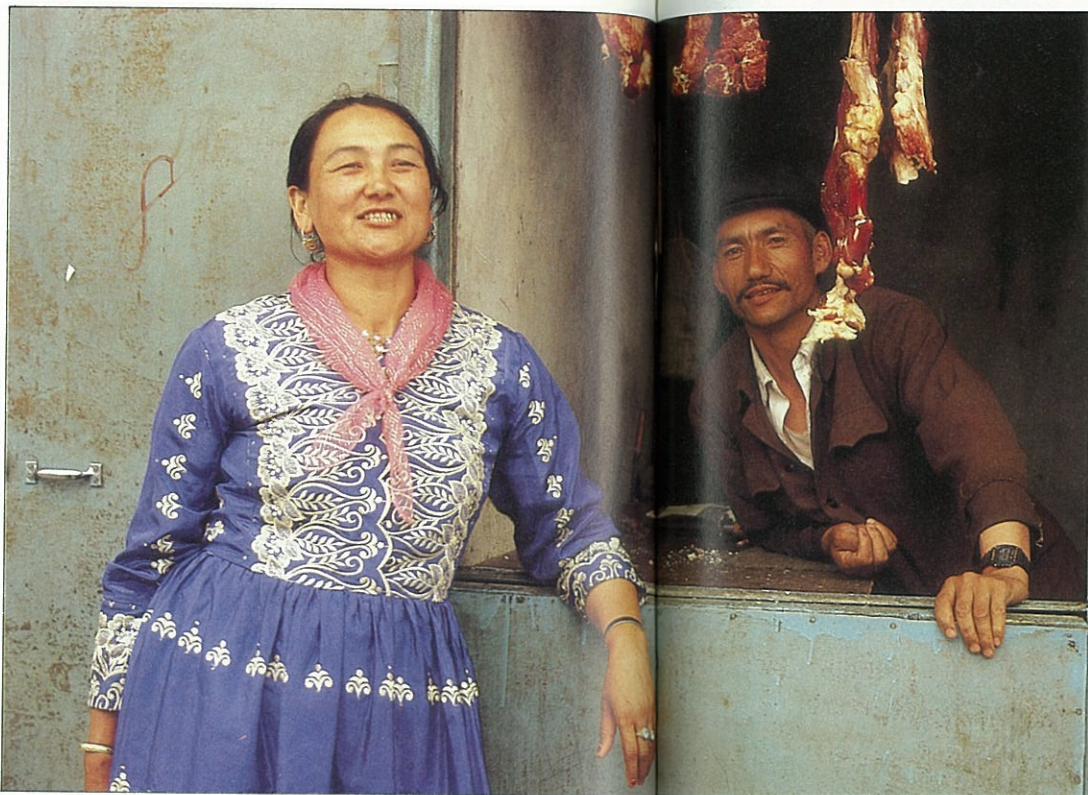
在天山腳下，天池傍的一些屬於哈薩克族的年輕人，每人帶著十匹八匹的蒙古馬，到處招徠生意，租馬匹給遊客騎上天山雪線，大約六個小時的來回程收費為外匯卷廿六元整。

天山蛇蜒起伏，重巒疊嶂，東西長約一千七百公里，南北寬達三百公里，橫亘于新疆中部，把新疆分隔為南北極。進入天山，戈壁灘上的炎暑就遠遠地被撇在後面，迎面而來的卻是雪山的寒意，讓人立刻感受到入秋的涼意；遠處藍天下高矗著高大的雪峰，近處環繞著我們的是蒼翠的雲松及落葉松林。遠處點綴著一個個孤零零的蒙古包。

來到天山，當然要去天池。天池位於天山北坡的阜康縣，離開烏魯木齊大概100公里，大概二個多小時的公共汽車路程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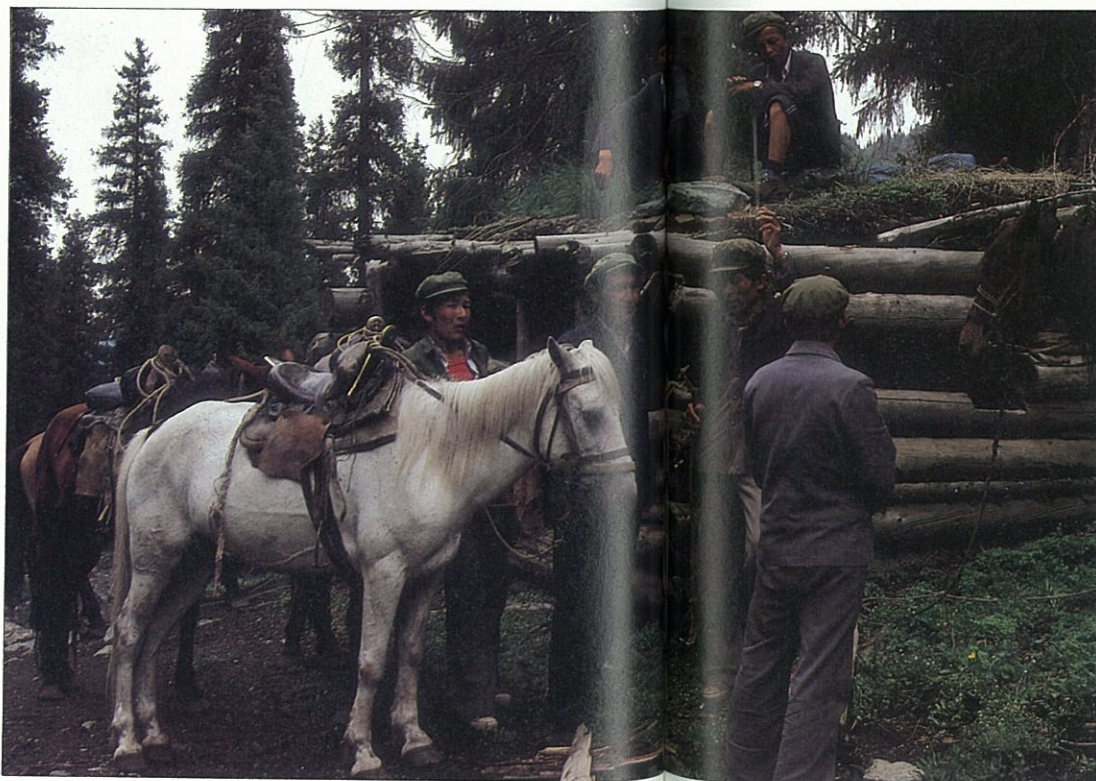
傳說天池（原名博格達湖）為中國神話中西王母舉行“蟠桃仙會”的瑤池；千百年來，人們一直把天池與西王母聯繫在一起，甚至將天池說成是西王母梳妝台上的銀鏡。

當年成吉思汗西征時，亦曾慕名登山，並在山上召見了道長邱處機。邱的隨行弟子李志常在「長春真人西遊記」一書中這樣描繪天池：「山上高峰如削，松杉密茂，而且還有個海子。海子周圍有雪峰，倒影湖中，氣勢非凡，所以我師傅邱處



羊肉攤上的歌薩克族人。

載旅客上天山的馬兒及歌薩克族馬伕。



烏魯木齊賣燒餅店。

天山上，趕著羊群過河的遊牧民族。





天山天池—據說是中國神話中的皇母瑤池。

機把它稱為天池。」印證李志常對天池的描述，一點也不假：一泓清冽的湖水，綠盈盈如碧玉。遠處是白雪皚皚的博格達山（博格達為蒙語，意為神夷，因此博格達山亦名「夷山」）。但現在的天池傍，建起了一幢幢出租的別墅，佇立於山坡之上。而天池的對岸半山腰上，一座漢式的涼亭，綠頂紅柱，倒影在寧謐平靜的池水裡。

由於偌大的中國大陸，只實行一種標準時間——北平時間。而實際的日光時差，應該起碼有三小時的差別，所以在新疆旅行的日子裡，每天晚上九時過後，太陽才開始下山，而這時候才是晚膳的時間。而眼前最混亂的卻是，新疆有著令人混淆的三種時間制。即北平標準時間、新疆本地的時間及夏令時間！所以不論在買火車票或飛機票的時候，因要換算時間而往往令人腦袋發漲，也帶給人們莫大的不便。 ♀

關心20萬 台灣被虐兒童

被看成是兒童天堂的美國，防止兒童被虐待的教育、法令、告發、保護與復建體系相當完備的美國，據統計1983年到1985年間，美國各種兒童虐待的增加率高達57.4%，而每年各種被虐待兒童總數高達200萬人！如果以這個比率（即1%）來推算台灣地區每年各種被虐待兒童總數為20萬人，題然還是一個太保守的數字。

被虐待兒童所遭受的重大身心創傷，不但使被虐者終身受害，也使被虐者身心的歪扭而成為未來各種社會犯罪和社會負擔，進步加害於人。

請注意 「人間」的動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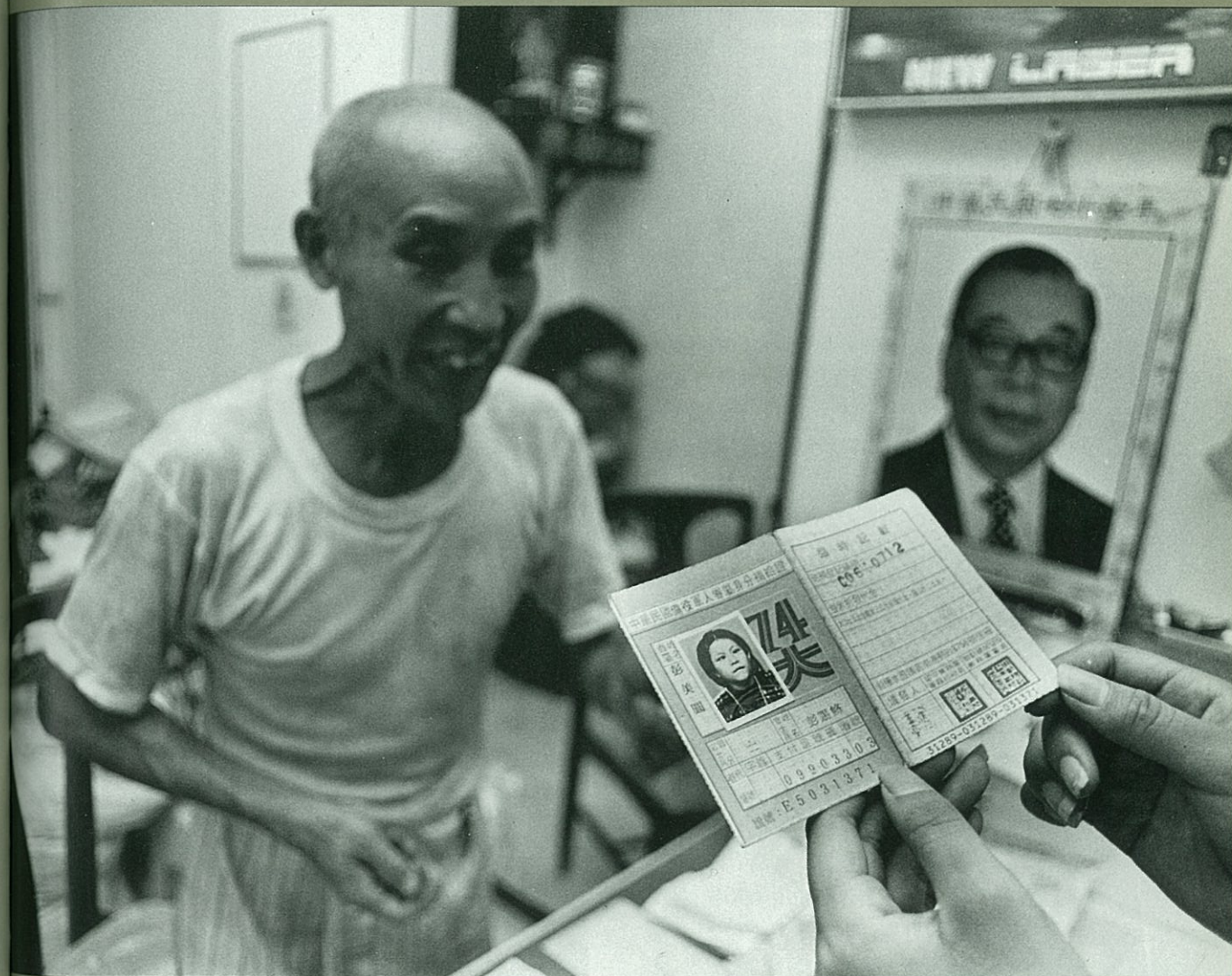
「人間」雜誌決心為反對台灣地區兒童被虐待問題而奮鬥到底，就像我們契而不捨地為台灣森林請命一樣。我們需要您這樣的支持：

- 立刻長期訂閱「人間」雜誌
- 注意「人間」有關兒童被虐報導
- 密切注意「人間」所發起的有關防止兒童虐待的民間公益團體，隨時準備為它效力。

人間雜誌社

台北市敦化南路737巷8號1F
TEL. 7091920~3 劃撥帳號·1008791-0

看著美圓小時候的照片，老彭抑止不住激動：
「我女兒是腦筋不好，但不是神經病呀！」



67年元旦剛過，1月4日清早，彭賜峰正打點好準備上工，妻子阿嫌匆匆跑來說：「美圓又跑了，我去找回來。」

美圓是個智能不足的「過動兒」，坐不住也安靜不下來，常常逃家，但大抵都是逃往家附近，離不了好遠，所以也習以為常了。但這回做母親的阿嫌卻十分熱衷地自告奮勇要去找回女兒，這令彭賜峰覺得詫異與感動。

隨即，遠在金山的四叔也聞風趕來。他們在台北縣市找了5天，還是沒找著半個人影，到1月9日，四叔說，金山的工作攔太久了，便告辭回去。妻子阿嫌也兀自外出，剩下彭賜峰一人窩在家裡沮喪地抽菸納悶。

寒冽的冷風在破落的門外嗖嗖颯颯，彭賜峰瑟縮著身子看看牆上的老鐘，「咦，都過中午了，美越還沒回來？」往常，小兒子美越都會在這時放學回家的，今天卻反常了。彭賜峰驚弓之心感覺有異，想想早上四叔的神色實在怪異，「可能和有前科在案的四叔有關！」他心裡這麼想。接著，他領著警員趕到金山，和四叔理論了一番，才在岳父家找到了兒子。

原來，年輕而愛慕虛榮的阿嫌有了外遇，跟前兩個稚齡孩子——一個智能不足兼難管；一個才唸小學又頑皮。「如果巴望鎮日埋頭做工的老伴會全心照料，似乎是奢望；假如放棄了遇到的『前

在貧困和年齡懸殊的婚姻下，
美圓娃娃受盡了
無從置信的醫療怠忽、遺棄
和私人精神病收容所殘暴的惡打。
在這非情的世上，
度過了悲慘、苦痛、恐懼、
孤單的十八年，
然後像街角上飢病交煎的小狗，
卑微地死去……

《台灣兒童虐待問題特集》之六

美圓 是這樣生， 這樣死的……

途』，又實在不上算。」阿嫌心想。於是心生一計，把大女兒美圓帶到遠處遺棄了，讓她自生自滅，或許會碰到好心人收養；而小兒子美越則交給四叔藏到金山去，連戶口也事先偷了彭賜峰的戶長印鑑報遷到那兒了。彭賜峰氣極，和岳父、四叔大吵一頓，告他們綁小孩，但戶口遷移的手續是清清楚楚的，而且還蓋了戶長的章，所以

撰文 ■ 李翠瑩
攝影 ■ 吳仁麟

記者造訪美國當年肇事的「陽明教養院」。在養護區的陽台上，一名情況和美國類似的過動兒正被綁在輪椅上，一方面保護他的自虐舉動，一方面也約制他製造紊亂。小孩一雙企盼的眼神飢渴地想窺看窗外的世界。

綁架不成立。彭賜峰轉而要告阿嫌遺棄罪。但是，阿嫌已經跟人跑了，可憐的美圓不知下落何處。

流離的歲月

民國38年，年方20的彭賜峰離開湖南湘潭老家隨政府來台，阿嫌是他來台後娶的第二個老婆。攢了多年的辛苦錢，終於又成了親。那年，民國57年，彭賜峰40歲，阿嫌只有16歲。老彭在大陸只唸了小學，而阿嫌因為是人家的養女，所以小學也沒讀幾年就自動結業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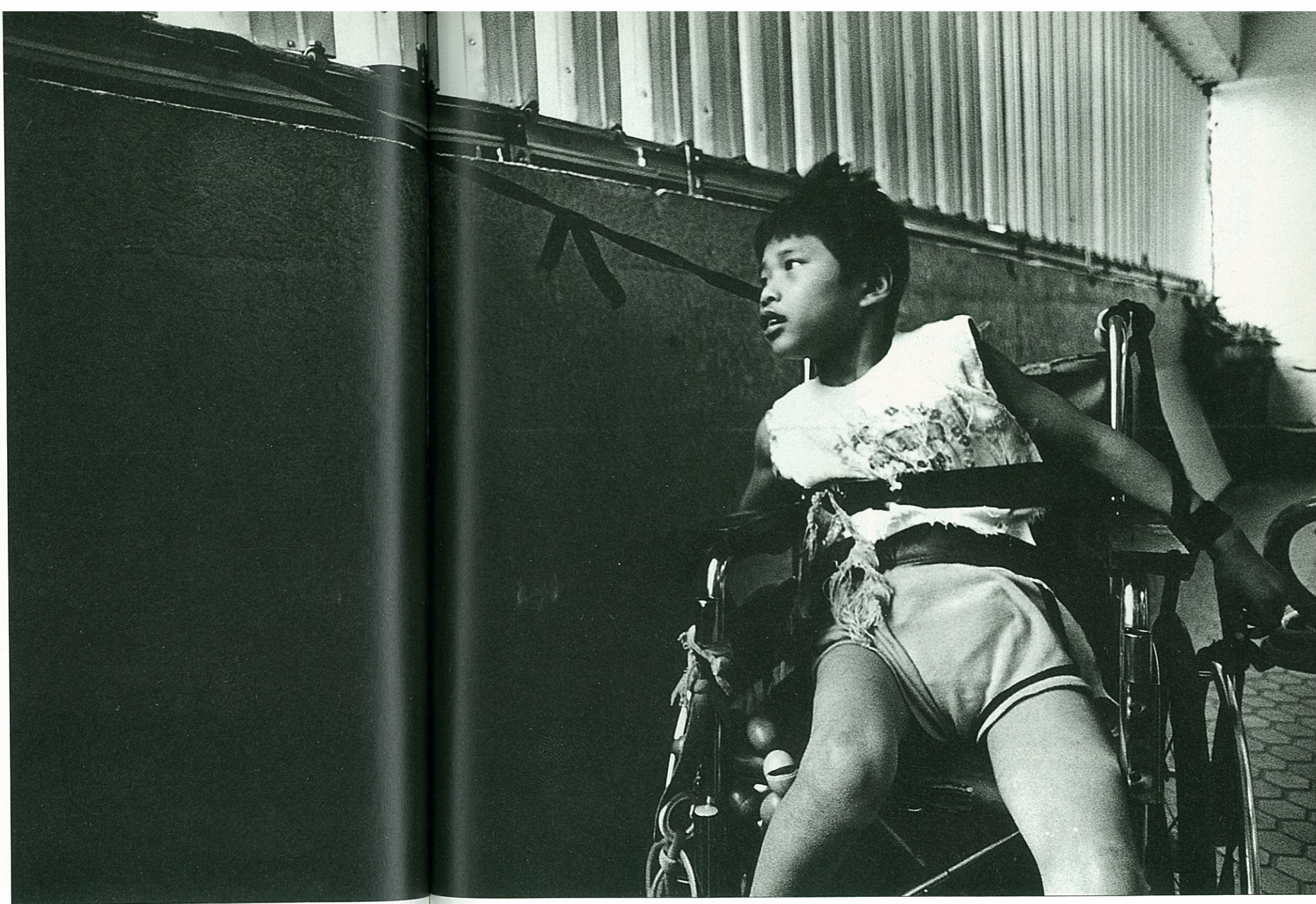
兩人差了一半多的歲數。在一起生活的時候，彭賜峰邊嘆早年的戰火流離邊打拚賺錢；阿嫌則邊嫌嫁了窮老兵邊招蜂引蝶。「老彭沒暝沒日的拼命做工，家裡也顧不全，老婆又年輕，哪守得住寂寞呢？」彭賜峰的老朋友向先生叨著菸這麼說。老彭接著說：「阿嫌很花的哩！家裡沒很多錢供她用，她就去做馬殺雞。」

到頭來，孩子都沒得著好照顧，以致於醞釀了悲劇的發生。

彭美圓是兩人結婚後隔年便出生了，出世時，長得一副眉彎眼圓的可愛模樣。初為人母的阿嫌一直是向西藥房或小店買代奶粉給美圓吃。「那時候，奶粉貴，只好買沖泡簡單又便宜的代奶粉給孩子吃。聽人家講，效果也是不錯的啦！」現年50歲的李太太，對那十幾二十年前盛行的某牌代奶粉印象很深刻，「那時候，一般買不起奶粉的人家都用這類代奶粉。」

「後來吃久了，竟吃成了便秘。美圓解便出來像是羊屎。」老彭回憶說。阿嫌也沒注意是怎麼回事，代奶粉照吃，也沒去看醫生。到一歲多，美圓出現白內障症狀，兩人把這小娃兒送到空軍總醫院開刀。白內障是開好了，卻變成了斜視，從此一雙漂亮的大眼睛便糟蹋了。

醫生曾囑咐父母說：「孩子小，開一次刀只能治白內障，還要再開兩次刀矯正其他毛病，比較保險。」小孩抱回去了，老彭忙做工，阿嫌不知忙什麼，醫院就沒再去。美圓於是註定要用兩隻斜視的眼睛看這世界一輩子了。



美圓之所以變成智能不足，是在七歲那年。

「七歲左右罷，美圓發高燒，做父母的也沒照顧好，把腦筋燒壞了，變成這樣。」向先生搖搖頭，自己光棍一個，38年來台後，因為在「三不政策」下犯了點「錯誤」，坐了好些年的牢，出來後，沒有結婚，一直將老彭的女兒美圓當自己骨肉看待。「但是，誰又會想到美圓的命運，這麼被老天開玩笑。」他感嘆著，這麼說。

老彭聽著，一臉憂感接著說：「她那時候發燒，

我們給她吃了由空總開的藥，不知怎的，就抽筋啊！在地上滾。還好我學過針灸，就給她用針灸治，然後就好了。」老彭在紙上隨意地畫著腳的穴道圖，指指他的腳踝給我，告訴我是怎麼治的。雖然是治好了，人卻也無可挽回的變癡呆了。

媽媽要另尋新歡，稚幼、不懂得成人倫理世界的美圓，只好被帶到外地遺棄了，她在路上成了迷童。後來，女警發現了她而送到「廣慈博愛院」去。美圓在院裡似乎並不受歡迎，因為她是個智

障的「過動兒」，在椅子上坐不住，手也安靜不下來，時常把其他院童的東西翻得亂七八糟，抗拒別人的約制。沒人制得了她，只好把她的手腳綁起來，讓她活動不了。她不懂製造紊亂是不對的，但也不明瞭為什麼被綁。

白天是強制地安靜了，但是晚上呢？「美圓有晚上起來活動的毛病。三更半夜的，大家在睡覺，她爬起來，幹什麼呢？她把其他小孩的書包拿來搗，裝作要去學校上學的樣子，過乾癮。」向先

傍晚，泓安醫院的餐廳，三百多名穿著深藍色泓安汗衫的病患陸續從兩側寢室出來用餐，烈烈夏日，飯廳漫出悶燥的熟食味與淡海的鹹風摻和著。美圓的青春在此譜上終曲。

生回憶多年前院裡告訴他的情形。美圓因連串的耽忽，使得她絲毫享受不到正常的童年生活，但在那看似癡呆的外表下，下意識裡何嘗不企盼攜書包唱兒歌的學校生活？

美圓在被遺棄4個多月後，老彭在中國時報67年5月17日的尋人版上分別刊登了「警告逃妻」和「尋兒」啟事。

過了幾年，才透過女警大隊在廣慈博愛院找到了她，但是也沒有立刻接她回來住。他說：「老婆跑了，我賺錢也沒幾個，美圓又這樣子，我一個老頭兒，實在沒辦法照料她。」71年，台北市第一所公家收容中、重度殘障兒童的「陽明教養院」成立。專門受理智能不足、多重障礙、腦性麻痺等狀況的兒童、少年。隔兩年，美圓被送到陽明教養院去。陽明的收費制度有三種：一是全費（5,000元），二是半費（2500元），三是免費；美圓則是第三種。

老彭說：「美圓去陽明教養院是廣慈博愛院轉介的，所以才免費。要是我送的話，恐怕還送不進去呢！」老彭說話時，手勢動作很多，60歲了，頭上稀疏地佈著鵝毫似的蒼蒼短髮，身上一件汗灰的汗衫配一條紋式睡褲，鰲黑的面孔，雙頰都深陷了，額上還滲著剛從外頭拾荒回來的汗水。「廣慈的人先把她轉介過去，我是後來才知道的。」他說。

到了陽明教養院，美圓像孤兒一樣，沒有親人去看望過她。

「為什麼沒有去呢？」我問，「沒有去，我都沒有去。」老彭就是搖頭，機械性的回答，沒有個所以然。

接連來的悲劇

被送到陽明教養院的美圓，因會自理生活也有學習能力，所以就到陽明山國小讀啟智班。負責啟智班的廖金春主任是當時美圓頗為信賴的一位老師，他回憶道：「她剛來時，坐不住，就每天走來走去，嘴巴唸唸有詞，我也不強制她一定要



安靜坐好，隨她喜歡的去做。後來發現她很喜歡抱人——可能是小時候就缺乏父愛、母愛造成的罷。那時，美圓已經15歲了，長得很高大，每次抱人都是扣得緊緊的。低年級普通班的小朋友每回一看見她，就嚇得躲到老遠去了。」

廖主任對美圓的印象非常深刻，一直有念頭想把她的故事寫成一篇感人的小說，可是種種的繁忙令他動不了筆。他接著說：「我見她沒人理睬，也是可憐，她跑來要抱我時，我站著讓她抱，滿

足她對父愛、母愛的需求。反正我也是結了婚的人，站在輔導學生的立場，不應該為了怕惹閒話而拒絕。後來她發現我比較親近，無形當中，就漸漸聽我的話了。」

逐漸地，美圓情況穩定了，可以安靜地坐著上課了。「但是，她有個壞習慣，就是只要聽到哭聲、吵聲，她情緒就來了。情緒來時，她會講一句話：『丟出去喔，不要哭，丟出去喔！』，剛開始覺得奇怪，後來有一兩次發現她隨手拿起我

的東西便往窗外丟，我只好糾正她不可以這樣。」廖主任說。據我們私下推測，這可能和她在襁褓或幼年時期，常常聽家人用這樣脅迫的語氣訓她有關。

美圓的情緒障礙，後來演變成了無法收拾的連續悲劇。

73年11月下旬，時值秋末冬初，陽明教養院因位居陽明山，山上的氣候使得冬天看來像是提早到臨了。保育員在照料過孩子吃飯後，才到



小小斗室，堆滿了老彭四處拾荒回來的破爛。這是老彭的起居間，也是彭美圓殘延多舛生命的最後五日之處。

餐廳解決自己的民生問題，然後走到樓下去簽到，回到四樓，突然發現美圓正抓起一個殘障小孩準備往窗外丟，其他小孩吵成一團，保育員一看，緊張了，一個箭步搶上前去奪下小孩，幾個人七手八腳把美圓制住，當場清點班上人數，而竟然少了一個，再從窗口探頭往下看，一個小孩躺在地上，就是剛點不到人的要元琪。保育員馬上又衝到樓下去，叫來救護車送到醫院急救。

這次的意外事件，因為小孩墜落時中途撞到遮陽浪板而間接地落地，所以幸僅傷腿。一切仍如常。

只是，15歲的美圓，只有6、7歲的心智年齡，她不知道自己闖了禍，但終究錯已造成，所以日子就不好過了起來。

院長囑咐將她和其他院童隔離起來，睡覺時一定要有保育員抓著手陪同她睡，免生意外。從那次以後，美圓的犯案前科使得大家對她另眼看待，搗蛋便挨打。慢慢地約制了一陣子後也就鬆弛了，於是美圓恢復獨睡。

事情發生後的半個月，73年12月5日晚上11時許，美圓夜間起來活動的毛病又犯了。同

寢室的13歲女童陳詠桃哭鬧不止，這哭聲引起了她的情緒障礙，她反應式地抱起陳童從陽台丟落樓下，又搗住鄰童咿唔的聲音，保育員發現了不對勁，趕忙迅速處理這椿續犯的意外，重傷的陳童在送往榮總後急救不治死亡。

再次的嚴重意外，引起了報紙媒體的注意。12月7日聯合報沈記者在社會版上指出：「家長認為，如果該院在第一次不幸事件發生後，能夠立刻採取安全措施，在各層樓陽台裝設鐵欄杆，並將彭童隔離開單獨住宿，或由家長帶回保護，可能不會發生第二次事件。」陽明教養院職業諮詢員徐海勤小姐曾考察過各先進國家的啟智教學，就建築物的比較上，她表示，「在外國，教養院的建築是不准超過二層樓的，這樣可以保護孩童免於發生墜樓意外。」但是放眼台灣的教養院、啟智中心，極少不是在三層樓以上的，即使「陽明」這樣全省首善的公立機構，位處高山，也還是高樓。也許地狹人稠的台灣找不到太多地皮這樣子蓋教養中心，但加裝護欄應該不是太大困難才對。雖然看起來會像是一棟監獄，而其實台北

哪一戶住家不是像牢房一樣地加裝著鐵窗鋼門？

轉送精神病院

事件之後，王院長極為重視，決定在近日內加裝各層樓的護欄，同時也計劃增加保育員的人手，更妥善地照顧院童。受害的陳童家長向法院方提出告訴，美圓因為法律責任的追究問題，由智能不足轉為精神病患，送往「松山療養院」。「我很感謝陽明替我照顧孩子，陳先生女兒出意外，我也覺得對不住，可是我納悶為什麼會連續發生呢？我的女兒是腦筋不好，但不是神經病啊，跟那些人關在一起，不瘋也發瘋了！」老彭不平地這麼說。但發生意外和轉送療養院時，老彭一直沒露過臉。

美圓在松山療養院住沒好久，又被轉送淡水北新庄的「泓安醫院」（一般稱「台安療養院」）。

泓安是由六縣市委辦的一家私人精神療養機構，收容由15歲到60歲的輕、重度精神病患，成立6年來，4層樓的建築已容納了300多人。「泓安對於個人送診的病患每月收9,000~15,000元不等的療養費，如果是登記貧民資格或由相關機構轉介者，費用由所屬縣市政府負擔。」泓安櫃台的一位小姐向我說明入院費用，至於出院呢？

「病患家屬如果付不出錢了，或者由醫生診斷病危，就發通知請家屬領回。」櫃台小姐說。

老彭告訴我說：「他們先把美圓轉到泓安，我後來才知道。」彭父似乎對於女兒怎麼被棄、怎麼被轉來轉去的，都是事後才知道。

他攤攤手：「泓安是賺錢的，他們領一個公費病人，可以向政府拿5,000塊錢，那還是一、兩年前的價碼哩！你想想看，病人又不會花錢，哪用得這麼多？」泓安的工作人員聲稱：「我們要請醫生、人事、水電、維修、看護，樣樣要錢，所以收費是公正的。」而泓安有七位醫生要對付300個病人，人力可想而知。

美圓住在泓安一年許，彭父總共接回來3次，第1次是過農曆年，在家住了10天；第2次則是過農曆年，住了5天。「兩次回來，都發現身上有傷，棍子打的。」陪同彭父去接美圓的向先生篤定的說。第3次，便沒再回去了。她在第5天死亡。

76年4月10日，梅雨季節。彭父接到泓安寄來的：「病危通知：惡液體質」。然而，預示病危日期是在4月1日，竟然隔了9天才獲得通知。「這顯然是在等待美圓的傷痕癒好一點，才讓我看。」他說。他夥同向先生，隨即趕到淡水。

護士告訴他美圓打了很多針，情況不佳。他接過羸弱的女兒，美圓看見爸爸，便有氣無力地喊痛，彭父撩起她的褲管衣袖，看見手腳上累累的傷痕，心裡不住顫痛，他眼觀四週，別人各自來去，沒有人理會這對父女。美圓是連走也挪不了步了。

老彭咬緊牙根揹起女兒，去找派出所。

陰雨綿綿，他找到第1個派出所，警察說不是他的管區。他徒步繼續找第2個派出所，警察也說不是轄區範圍，插不上手。終於他找到了第3個，一位熱心的警員幫了他忙，但是對於他準備和泓安起的週旋，卻也心有餘力不足。

老彭把美圓接回後，並未立刻送往醫院。「梅兩天，一直在下雨，我一個老頭沒人幫忙，也莫可奈何。」

而梅雨真有如此大的阻力？觀察了彭家居處，我驚訝地察覺，不到一公里遠的永吉路有永吉醫院，就是驅車往市區的長庚、國泰、仁愛等醫院，也是20分鐘內絕對可達的路程而已。再說，如果是經濟問題，房子是自己買的，一個月一萬塊錢終身俸，加上拾荒所得，也不是絕對困難的事。我深深地陷入困惑中了。

第4天夜裡，美圓突然變得清醒，和爸爸說了很多話。告訴他院裡的人如何把她吊起來打，用棍子打得好痛，一個人被關在小小的房間裡很害怕，手臂被吊得麻木了，有一個人也像她一樣被打，房裡好暗……老父摟著病危的女兒聽得掉淚，看著她身上舊創新傷縱橫疊錯，有的結疤、有的紅腫化膿，肩胛上更是左右兩道明顯的吊勒痕跡。這印證了他的猜疑和她的話。

第5天早上，美圓意識模糊。告別人世。

老彭和向先生隔天直趨淡水，要求泓安讓他入內參觀。適巧，當天有外國人考察團，他們得以夥同進入。過去，他都是和其他家屬一樣，在會客室等待醫護員把病患帶出來的，就像探監一般。這回，他進去看了。他們走到二樓，有幾十人一起睡的大寢室，也有幾間用鐵欄杆圍起來的小禁閉室，只有一坪大。就像美圓說的：「大房間裡有小房間，打人。」當然，因為外國考察團的參觀，室內被整理得井然有序，絲毫不見任何打人、肆虐過後的跡象。

問櫃台小姐那些小房間的用處。

她回答：「打人的。」

「啊，打人？」我驚訝於這樣的答覆。她又趕緊補了一句，說：「就是關那些會打人、有攻擊



老彭在新墳舊塚的草叢裏搜尋半天，沒有發現美圓的墓碑，他說：「應該是葬在這兒的，怎麼找不到呢？這些新墳建得太沒規矩了！」

行為的病人。」

噢。至於開了以後給予什麼治療呢？總不能一直關著吧？

「可以吃藥、打針的，就給吃藥打針。」她說。

如果兩個都不行呢？「醫生會給予精神特殊治療。」她有點不耐了。

什麼樣的特殊治療呢？「就是一般精神病院用的特殊治療嘛，外行人不會懂的啦！」最後，我要求可否入內參觀，她告訴我只能看外面，不能進去，連家屬也是——除非醫生允可。

老彭把「病危通知：惡液體質」拿去請教永吉醫院院長，院長說沒見過這種醫學名詞。他決定要告泓安把他的女兒毆打致死。他到台北地方法院按鈴申告。法醫要解剖屍體驗傷，檢察官陪同老彭檢視解剖過程。法醫用電鋸鋸開美圓的腦殼給他看，說：「腦未充血，無內傷」，逐次檢查的結果是只有泌尿系統有毛病，體上的傷痕是屬吊勒棍打之傷無誤。後來陳檢察官拿檢驗報告給老彭看，上面密密麻麻寫了一堆，他看了第一條就看不下去了，第一條寫：腦內充血致死。

他要求影印一份報告書帶回，沒被答應。

洗屍工人告訴向先生說，在美圓尾椎骨發現重

挫，疑似致命傷。檢察官認為舉證不足，尚不能構成控告。老彭說：「陳檢察官告訴我，控告台安的證據要足，否則會惹上誣告罪，要判徒刑的。」他不懂法律不敢深究。後來接到法院寄來的明信片：不起訴。

出殯的日子

老彭在辛亥路的第二殯儀館替美圓辦喪事。「原本是打算用火葬的，因為火葬只要幾千塊錢，而土葬則要花幾萬塊才行。」他說，又——算費用給我聽。「後來法醫告訴我：『最好是用土葬，因為將來也許有再開棺的必要也說不定。』所以我就用土葬了。」出殯的時候，老彭想辦法找到了逃妻阿嫌，阿嫌看了女兒，哭了一場，趁著去方便的時候又溜走了，氣得老彭瞠目結舌。面對這樣乖戾的父母，這樣的苦困的一生，美圓只能化作一抔黃土，永遠讓無言的悲哀葬落沉寂的冥界中。美圓便被葬在辛亥隧道山上的一片亂葬崗裡。死時18歲，18年多舛的生命始終未被善待，別人18年華是豆蔻初綻，美圓用生命結束她悲苦的短暫的青春。

（撰文按：文內徵得家屬同意，全部使用本名）

今

年春天，來到了東京，與舊時友人們重聚時，很自然地，大家一邊喝著香醇的日本清酒，一邊高談闊論著當前時局。日本友人談到最近社會的變化，從藤尾暴言事件到警察大舉展開對反體制團體的清查行動，他們莫不感到憂心忡忡，戰前國家主義的右翼路線，很可能再度把日本國民經過統合的手段，而完成一個高度效率的管理國家裝置。日本國內著名的反核報導攝影家樋口健二先生，在談到戰後日本人對於戰爭責任的冷漠態度時，更是感慨地認為：富裕化的日本人的良心已被國家主義所吞噬。當他開車送我到回東京的車站，我下車之後，他從車窗口探出頭來對我說道：「好好幹吧！人間雜誌社的朋友！這個時代正是需要我們努力付出的時候。」

重晤石飛仁先生

我打電話到石飛仁先生的事務所找他，正好是他接的電話，只聽到他在那頭高興地叫著：「聽說你人到了東京，正在等著你呢，快點過來吧！」約好時間，連三年前一起參加石飛仁的「事實劇場」，遠至秋田演出「怒吼吧！花岡」報告劇的

《人間追蹤報導》

石飛仁旋風

日本「事實劇場」來台演出，在台北的七七紀念會活動中，引發局部的回響，熱烈的反省與深沈的疑視，戰後四十多年來，逐漸被消費主義物化的台灣社會，首度在報告劇的演出中，思索嚴肅的歷史議題，檢視天皇制的支配事實。石飛仁的訪台，帶來非比尋常的震撼。

撰文■王墨林

攝影■吳仁麟

朋友們都要趕來相聚。大夥兒在狹小的石飛仁事務所相見，彼此似乎都有一些變遷：女孩子有的結婚生子；男孩子有的因為謀生而暫時離開劇團；也有像吉田孝史參加了「事實劇場」之後，決定通過照相機的鏡頭捕捉日本戰後責任的證言。他說，現在他在一家補習班擔任教師，等賺足了錢，準備到台灣來待一段時間，拍攝台灣籍原日本兵的一系列作品。另有一位第二代的在日華僑張碧華先生，當他在偶然機會看到石飛仁的「怒吼吧！花岡」公演之後，也加入了這個劇團。

酒過三巡，大家的話鋒漸漸轉向尖銳的話題，石飛仁談到戰後所謂「象徵天皇制」在最近保守政權迭次發生為戰爭責任翻案的事件之下，已明顯地突出以天皇意識為中心復興國家主義的意圖。他說，他已準備編寫一齣討論日本天皇制與戰後亞洲歷史發展關係的報告劇，從史實的立場來反



在日本，天皇遺毒至今猶盛。

省日本為什麼在戰後只清算西方列強加諸於日本的處分，卻不清算自己加諸於亞洲的戰爭罪惡？石飛仁告訴我，現在正有一部叫「怒祭戰友魂」的電影上映，雖然是一部真人實事的紀錄電影，但因內容以追究日本天皇的戰爭責任為主題，具有爆炸性的衝擊力，造成一時的轟動，他並且叫我無論如何都要先睹為快。

日本昭和天皇病得很嚴重的小道消息，在市面上已經流傳了很久，雖然從未正式在傳播媒體上公開，然而一般日本人卻可以從裕仁太子的見報率提高，及討論古時天皇去世的儀典文章不斷出現，而感受到昭和時代即將結束的濃郁氣氛。甚至聽說各家電視台及報紙早就默默地完成特別新聞播出的計劃，只要人一死，特別新聞立即推出。當日本友人談到這些社會現象時，同時感嘆著，天皇至今對日本人而言，仍然是一個極大的禁忌。戰後在這個禁忌之下發展起來的民主主義，是一個共同體的解放，而不是以個人為單位的意識形態解放。「怒祭戰友魂」更為深入地描繪出日本人被禁錮在這種天皇意識中的悲劇。後來，我在福田文昭的攝影展中，看到他比去年在東京舉行的「天皇在位60年」紀念遊行所拍的照片，與戰

時日本人沉迷在熱戰情緒的新聞照片以對比的方式展示出來，令人深感震撼。從戰前的「武裝天皇制」到戰後的「象徵天皇制」，雖然排他的共同主觀性已不那麼嚴重地存在這個社會形態中，近代天皇制國家的再編成，仍然是以天皇制分裂出來的細胞做為國家機能。

在日本看了「怒祭戰友魂」及福田文昭的攝影展，可以感受到民主主義發達起來的戰後日本社會，對於個體化的自我認識的根據，仍然建立在共同體全體的基礎上，使得「我」的存在覺醒依舊無法實現。我反省到受到日本文化強烈影響的台灣社會，是否有一天也在模倣日本的現代化之下，讓個體意識消失在一個高度效率管理社會裡？從這個反省又延伸出我們對日本社會的理解實在過於貧瘠的感慨，甚而最近還在報紙上讀到知名的知日學者大談與日本共同攜手創造亞洲「自由」、「民主」的現代化國家之類的文章，我覺得有必要讓受過日本殖民統治的島上人民，重新審視戰後的日本社會所存在的危機性，並且進一步從日本知識人對天皇制所做的思考，再對戰後歷史產生新的理解。



一年前，同樣在這個舞台上，石飛仁以「怒吼吧！花岡」一劇控訴日本軍國主義在戰時犯下

的罪行。

公開被湮沒的戰後史

我把這個意見與石飛仁討論了很久，他也覺得現階段的中國大陸與台灣，都存在著對日本一廂情願的看法，因為大家都不從歷史發展這個事實去理解日本的變化，難免有「見樹不見林」的主客視點交換的可能性，這對於防犯日本軍國主義的再生幾乎失去牽制的基礎，未來在中日雙方之間，也許悲劇的再度來臨並非不可能。

就在與石飛仁討論的當時，我提出邀請他尚在蒐集資料階段的新報告劇到台灣做首演的要求，沒想到石飛仁一口答應，並且表現出非常有興趣的態度。兩年前的七七抗日紀念日，石飛仁的「事實劇場」曾到台灣來演出「怒吼吧！花岡」報告劇，曾引起各界的矚目，尤其對中國人而言，面對這段被湮滅的中國奴工的歷史，更有百般複雜的感情，有人提出公開中國奴工被送到日本當奴隸的歷史，為什麼是日本人，而不是中國人自己呢？兩年後，石飛仁再向中國人公開另一段被湮沒的戰後史，這個意義應該更為深沉地呈現出歷史是存在人心之中的，而不是只有被政治異化的

歷史觀才能創造歷史。

陳映真先生非常熱情，而且積極地促成石飛仁「事實劇場」在台灣公演的實現。除了《人間雜誌社負責主辦工作之外，還邀請了五月評論雜誌社、中國先驅雜誌社、中華雜誌社、台灣電影協會、政治受難人互助會、對日索賠會、中國統一聯盟，及夏潮聯誼會等八個團體共襄盛舉，拓寬這次石飛仁「延命天皇」報告劇的現實意義。此外，也情商原一男導演的「怒祭戰友魂」、福田文昭的攝影展共同參加今年七七抗日文化系列活動。不管是「怒祭戰友魂」或福田文昭攝影展在東京公開時，都曾在報章雜誌上製造了話題；「事實劇場」經年在日本國內各地演出的「怒吼吧！花岡」，也造就了它一定的風格——通過劇場的表演形式，將歷史事實重新在人們眼前；這一系列的文化活動，以對日本天皇制的批判為視點，從而再現戰後日本與亞洲關係的諸多歷史糾葛，也是擺脫一般情緒化的「七七情意結」，以落實在民眾史的立場出發，提出理性、有力的史觀批判，匡正當前歷史發展必然性之中失去的主體性觀點。另外日本真正和平主義者的知識份子如何面對自

在石飛仁先生的盛情邀請下，《人間》總編輯陳映真也「披掛上陣」，在劇中擔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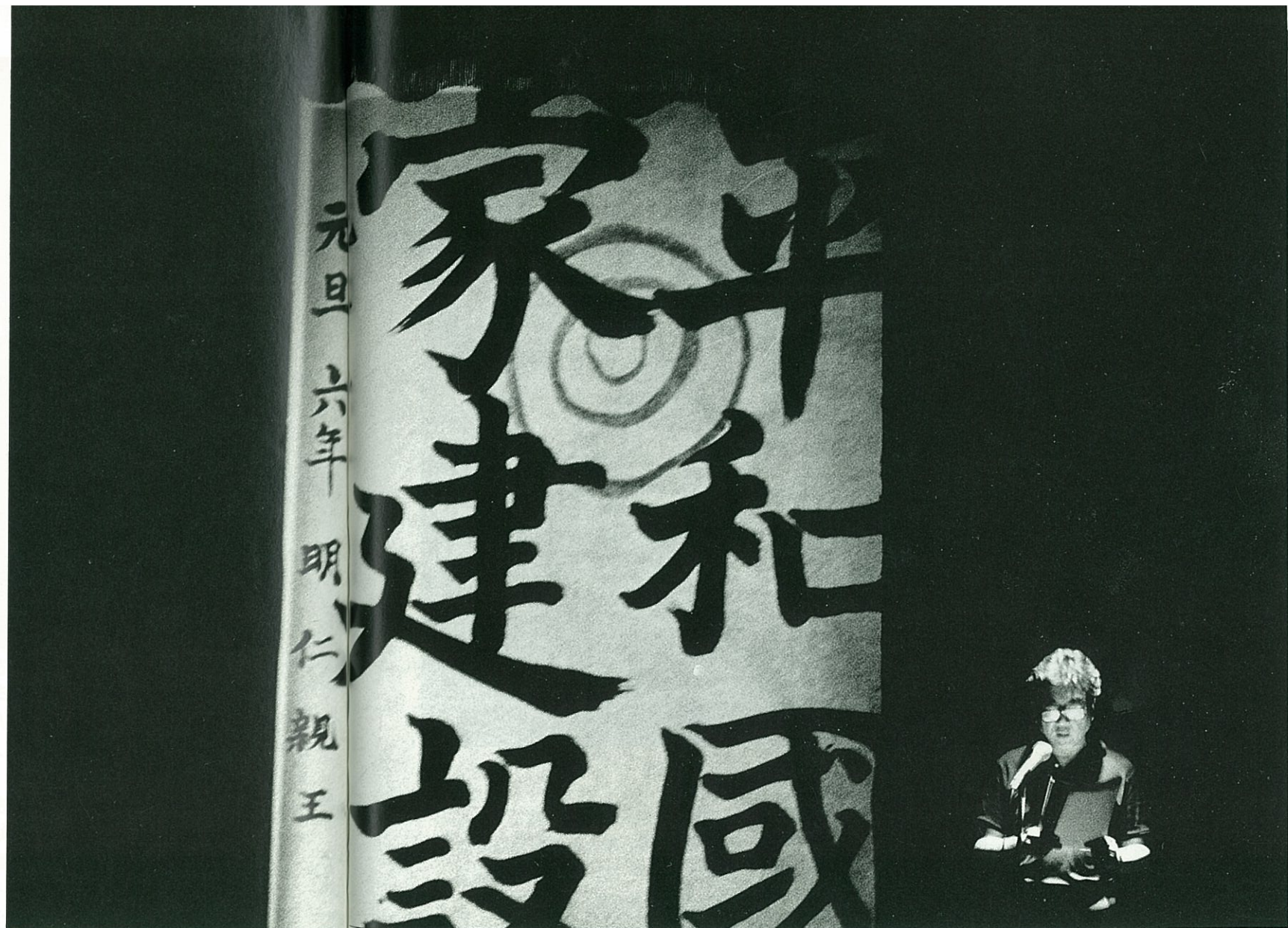


已被政治異化的歷史，又如何在其中創造出自己的主體性觀點，這些是我們島上的知識份子，不管所站的政治立場是什麼，都值得向他們學習的。

演出的回響與反省

石飛仁「事實劇場」此行五人來到台灣，全部人員負責幕後工作；抵台的第二天，就從早上一直排練到深夜，尤其報告劇的主要表演形式是通過圖片強化事實性，石飛仁這次帶來2百多張具有史料價值的幻燈片，光是配合音樂的行進已幾乎耗費一日時間的整理。負責圖片放映工作的張碧華，是漢城出生的第二代在日華僑。年輕有為，在東京開了一家規模不小的家電批發公司，儼然

也是一位領導十餘位日本員工的小老板。這次他暫時擱置公司忙碌的業務，隨著石飛仁來台灣演出「延命天皇」報告劇，完全出自於對日本天皇體制的理解，深恐天皇精神的高揚也許再為亞洲各國人民帶來戰爭的災禍。他認為，只有強迫日本人記取戰敗的歷史教訓，才能防止日本軍國主義的再生。張碧華曾於前年「花岡起義」事件領導人耿諄先生到日本時，親自送了一塊在台灣訂製，上書「民族英雄」的匾額送給耿諄。住在日本的華僑不少，但能夠像張碧華這樣熱誠地表現和平主義精神的華僑並不多。其他茂木、宮倉、水村等「事實劇場」成員，也都是自費到台灣來參加這次七七抗日文化活動的日本友人，他們與



中國人一起工作，勇敢地為解放被天皇禁忌所壓抑的人性而站起來揭發自己民族的恥辱，主要就是為了追求一個真正和平的國際社會。中國人方面，參予者則有著名作家陳映真、中國近代史研究工作者韓嘉玲、「河左岸劇團」黎煥雄、林月惠等四人，他（她）們分別代表了在台灣出生的第一、第二、第三代中國人，這種老、中、青三結合象徵著大家共同為我們國土分裂、民族分斷的歷史，通過重新認識橫跨中日兩國被政治化的近代史，而尋求造成我們民族分斷的原點。

福田文昭的「日本天皇的遺毒」攝影展（攝影介紹見《人間》33期）與緊張地排練數日的「延命天皇」報告劇（劇本見《人間》33期），正式

於7月14日在台北耕莘文教院登場。所有工作人員都以極大的期盼迎接當夜演出後的迴響，在戰後40年來從未見有人對日本天皇制提出任何正確認識的台灣，平地一聲雷式地把天皇制與亞洲近代史的關係放在主體性史觀的觀點來看，是否足以造成學界的爭議性話題呢？事實上這種期盼是過於主觀意願；在兩極對立冷戰結構下的台灣，自被美國編入與南韓、日本共同組成的圍堵防線之內，它不僅喪失對日本軍國主義歷史批判的能動性，甚而無力切斷殖民經濟構造的對日本依賴性。40年來，台灣學界的戰後研究從未具體地表現出戰後清算工作，只培養了一批為適應台灣消費社會而供給日本情報的知日專家，每年七七及其他



、石飛仁與「人間」同仁座談。

像南京大屠殺，九一八事變等中國國恥之日，政府不管，民間學者更不管，只有一些真正親身體驗過日本殖民統治及日本侵華戰爭的老人，前來民間自己舉辦的七七抗日紀念會會場憑弔已驅死亡的民族意識。當夜的會場，仍然見到這些垂垂老矣的老人，而我們經常讀到大談「日本能，為什麼我們不能？」文章的知日專家們，卻對這活動絲毫不感興趣，新生代從日本錄影帶到日本雜誌都懷有莫大的興趣，卻唯獨對日本對台的經濟支配以多元化為口實搪塞。觀眾仍然坐滿了會場，但會場的氣氛卻令人感受不到意圖了解日本的那一份好奇心。次日以後接連兩天的「怒祭戰友魂」電影公演，也並未產生預期中的高潮，也許台灣的消費文化已發展成熟到足以跟日本比美，石飛仁說，像他們這樣向日本政府追討戰後責任的日本人也是「少數民族」，難以跟「巨人棒球隊」或「松田聖子」互別苗頭。然而日本的報章雜誌並沒有放棄對他們活動的報導，相對地，台灣的

新聞界關於對日批判是過於冷漠及鈍感了。

整個抗日文化活動結束之後，也就是七月15日晚上7點，主辦單位舉辦了一場「日本天皇與戰後責任」的座談會，由陳映真主持，邀請了石飛仁、許介麟、陳慶浩、藤井志津枝、繆寄虎及何偉康等學者參加，會中討論的主題除了對日本天皇制加以深入地剖析外，更針對戰後政府非但不對日本敗戰國提出戰爭賠償；甚而在東京大裁判的中國代表也不曾對日本軍閥罪行提出有力的控訴，或對這些近代史公案提出質疑。「戰後研究」與「戰後清算」在台灣嚴重的不足，其實也是這樣一個「自棄立場」的後遺症。現在我們的社會對「七七」的冷漠，或對「南京大屠殺」的麻木，正如同日本社會對戰後責任的無視，有心人士不免對未來中日兩國關係感到說不上來的危機感；石飛仁語重心長地說：「台灣人民和日本人民一樣對自己民族的歷史陌生，這都是冷戰結構下的犧牲產物！」

軍國日本 與 經濟日本

撰文 ■ 曾健民

在戰後國際冷戰構造下，台灣對日本在垂直分工構造中依賴發展，使日本資本、技術、文化和精神商品，在台灣形成「模範日本」的國民傾向。對於資源缺乏、而又必需在世界體系中完成自己資本主義擴大再生產，以資源、市場的掠奪為社會、國家存立條件，這樣一個「現代日本」的宿命，毫無分析與批判力，猶且大談日本軍國主義不可能復活論、日本統治有益台灣戰後發展論、台灣獨立以與日本共榮於亞太盆地論的留日「學者專家」與國家機器，曾健民的日本論系列，值得讀者嚴肅地細讀與重視。

去年，日本有一個民間電視台播放了一部關於台灣的報導專集，其中有一個鏡頭在西門町訪問了兩位衣著入時的年輕人，進行如下對話：

「請問，現在你最想去的是什麼地方？」

「東京——原宿！」鏡頭中的台灣青年毫不遲疑地，誇張地用日文回答。只可惜他把「原宿」發音搞錯了。

「你最喜歡的歌星是誰？」

「中森明菜！中森明菜！」

這回他日文發音準確，而且大聲地重複了兩遍。我旅日多年，直到近年才會唸「明菜」的日文發音。

我想，若將歷史的鏡頭轉向60年代或70年代的西門町街頭的話，那回答一定是「美國紐約」或「披頭四」吧，或許也會誇張地賣弄幾句英文回答吧！

仔細觀察今日台灣的消費市場，在80年代以前，日貨主要侷限於家電的高價位市場。近幾年，除了家電

產品外，台灣日常用品的雜貨市裡也充斥日貨，從衣飾、食品、文具、玩具到裝飾品等，難以估計。再看看台灣城市的生活形態；從日本料理、卡拉OK、柏青哥、任天堂家庭電視遊樂器到日本流行服飾，日本產品與日式生活形態逐漸支配著今日台灣民眾的生活。

如果再看看台灣的精神文化消費情形，首先讓人想起日本錄影帶的大量侵入台灣家庭，到了昨天的日本電視節目，今天就可以進入台灣家庭的螢光幕的程度，來勢之汹汹堪稱為「第四頻道」，堂堂進入台灣民眾的文化生活。走進書店街，「日本第一」、「日本能，我們為什麼不能」、「日式經營」、「日式管理」、「日本文摘」乃至「農農」等改頭換面的日本流行雜誌琳瑯滿目。甚至最近也出現了「政治學日本」的論調，有日本專家撰文，鼓吹台灣的政治運作應採「日本模式」。

只要稍稍深入考察台灣近來這崇尚日本的社會現象，

不難發現，它已從硬體層面發展到軟體層面；從特殊產品擴及一般產品；從物質消費，上升到意識文化消費。更不可忽視的是，從侷限於有日據經驗的中高年人普及到青年兒童，而成為台灣的「國民傾向」。而這種國民傾向可總稱為「模範日本」的傾向吧！若說從50年代到70年代「模範美國」的傾向在台灣占支配地位，則進入80年代的今天，「模範美國」的傾向已經逐漸退潮，而「模範日本」的國民傾向逐漸取而代之了！

對於這種日本產品和日式生活模式大量侵入台灣的現象，或許有人會樂觀地認為：這是台灣近年經濟上國際化、自由化的結果。依經濟學的「比較利益原理」，這是自然的結果，毋庸杞人憂天。但在實際上，這種經濟學的樂觀主義，完全忘記了市場經濟學上的預設，即由「能下理性判斷的經濟人構成市場經濟的基礎」。這是市場經濟學的基本預設。但是在台灣的「不完全市場經濟」制度之下，是很難期待有所謂的「理性經濟人」的，更遑論所謂比較利益原理了。因為經濟發展階段不同的社會之間，是不存在真正的比較利益原理，而只有支配和依賴的關係。「模範日本」的社會現象決不是台灣經濟自主的自由化和國際化的結果，更不是日台間比較利益的結果。相反的，台灣近年來，經濟上的自由化與國際化，只是結果而不是原因。它與「模範日本」的傾向同為孿生兄弟，受律於更深層的原因。這更深層的原因，除了經濟範疇中的原因之外，還有屬於非經濟範疇的原因。

日台「垂直分工」的經濟關係

二次大戰後，美國國家利益主導的遠東冷戰結構，支配了日本與台灣的經濟發展的構造。兩者都形成了以龐大的美國市場為對象的出口導向經濟。雖然兩者都是以美國為主要市場的出口導向經濟，但因為台灣50年的日據歷史經驗，以及日台資本主義發達程度的差距，日台間形成了「垂直分工」的經濟關係。

基本上台灣經濟，主要依靠從日本輸入資本財（生產工具）及中間製品或重要零件，經過加工，把成品輸往美國市場。這造成了台灣特化成「輸入依賴日本，輸出依賴美國」的經濟構造，可說是日本產業輪美的海外中繼生產基地，台灣與日本的這種經濟上的垂直分工關係，40年來，在內容上雖有很大的變化，但在本質上卻一直不曾改變，尤其在80年代以後，日台垂直分工構造的質與量有了急遽的膨脹，有了更進一步的發展。

依日本大藏省的貿易統計：台灣對日本的貿易入超在1985年只有16億美元，1986年達到32億美元，到了1987年就膨脹到42億美元，同時1986年台灣對美出超

157億美元，1987年台灣對美國的貿易出超直逼200億美元。這種隨著台灣對美國出超而擴大的同時，擴大對日入超的圖式，說明了日台垂直分工的經濟關係，近年中有了急速的發展，同時也說明了，台灣成為世界資本主義體系一部分的生產關係，也有了更進一步的發展，從而造成今日台灣所謂的國際化與自由化的呼聲及相應的經濟政策。

日台間急速發展的物質生產的垂直關係，自然使得社會文化層面的垂直關係也日愈發展，造成了今日隱藏在「自由化」「國際化」表象下的「模範日本」的國民傾向。

也許會有論者認為，自由化和國際化有什麼不好？但是，問題是在經濟生產關係背後的社會關係和國際關係或民族關係。孫中山先生當年不主張世界主義而主張民族主義，用現代的眼光看來，有深刻的意義。同樣，也會有人問：「模範日本」有什麼不好？但是問題在「垂直關係下的模範」，而且是從經濟層面漸漸上升到社會文化政治層面的「模範」，這就不能不加以分析與批判了，尤其對曾經被侵略、被殖民的台灣，對「模範日本」沒有分析與批判，是不可思議的。

也許有人認為日本是當今世界上數一數二的「純粹經濟大國」，我們只是向它學習經濟及經濟生活。

但是，經濟學上的「純粹經濟人」是不存在的。人只能是社會的人，是包括了經濟、歷史、自然、社會的總體關係的人。同樣，「純粹的」經濟國也是不存在的，除了經濟實體之外，它必須也是政治實體和歷史實體。認為日本只是純粹的經濟大國，而忽略了它與經濟不可分割的社會政治的實體，是過分天真而不切實際的想法。

不錯，今天日本的經濟成就十分突出，隨便舉幾個代表的統計數字就不難了解：1986年貿易出超達1014億美元；對外純資產已達2000億美元，超過英美，成為世界最大的債權國。日本的銀行在海外的資產總額達一兆194億美元，超過英美的銀行，成為世界第一。日本的GNP國民總生產已達331兆日圓，占世界GNP的14%，每一國民年間所得已達20,000美元，僅次於瑞士而與美國相同。從上述統計數字來看，「日本第一」是當之無愧的。對世人來說「經濟大國——日本」的形象當然突出，「經濟優等生」、「模範日本」的聲譽當然隨之而生。

「一億人總懺悔」被軍事政治湮隱了

但是，相應於經濟發展的日本社會、軍事和政治的發展又是如何呢？其真實又如何呢？在台灣，這些問題則有意無意地被忽略而鮮為人知。實際上，隨著經

濟發展，近來日本社會的「日本主義」保守傾向有顯著的發展，雖然在今日的日本，國際化和自由化的呼聲也愈來愈響亮。同時，日本軍事力已達世界前五名，僅次於美蘇。本年度日本軍事預算提高到37,000億日圓，相當於285億美元，即8,200億台幣，比台灣的政府總預算的7,000億台幣還要多。在政治上雖然40年前剛喊過「一億人總懺悔」，「戰後總結算」口號下日本新的國家主義日漸抬頭。但日本令人眩目的經濟成就，掩蓋了這種種日本社會的真實。在美蘇冷戰構造的巧妙平衡下，尤其顯現了日本的經濟發展，而湮隱了日本社會、軍事與政治的發展。只要美蘇冷戰構造的巧妙平衡能維繫下去，世界資本主義體系的擴大再生產能持續下去，日本經濟發展的顯性化與軍事政治發展的隱性化就得以持續下去。

但是，如果冷戰構造一旦失衡，世界資本主義體系擴大再生產受到挫滯，則日本的軍事與政治發展，就會顯性化而躍上國際舞台，並且為維持其資本主義經濟的擴大再生產之實現，「軍事大國日本」與「政治大國日本」將與「經濟大國日本」同時顯現，對世界發揮其影響力。

近年來，因為美蘇冷戰構造的變化及資本主義世界經濟發展失衡，日本社會的保守化傾向及相應的軍事擴充和政治上的國家主義，都顯示了更進一步的發展。只是，與日本眩目的經濟發展比較，日本的右翼反動性格仍屬隱性，尚未取得完全支配地位，故不易為世人所注目和警惕。

40多年來，由於對新舊日本帝國主義採取「先安內後攘外」的政策，加上台灣與日本間垂直分工的經濟關係的影響下，在台灣的中國人對日本人的理解，偏止於兩極形象，即舊的「軍國日本」及新的「經濟日本」；也就是舊的「敵國日本」及新的「模範日本」。

舊軍國日本只偶爾在我們的歷史課堂或「七七」、「十月二十五日」的紀念節日中出現，而新模範日本則遍在於現實生活中。而隨著台灣依賴性的發展，舊軍國日本的討論，逐漸在台灣失去了文化市場價值，而新模範經濟日本成了文化市場的新貴。這種對日本偏止於上述兩極形象的幼稚認識，容易導引出這樣的看法：認為舊軍國日本已是過去的、屬於歷史的日本，而現在的日本是純粹的、新經濟日本。展望中國的未來，國人對日本的兩極形象的認識之發展，令人深感不安。

舊軍國日本真的已成為過去，成為歷史名詞嗎？現在的日本果真是純粹的經濟日本嗎？

兩極形象與現代宿命

台灣到過日本觀光遊玩的人，大多只注意到日本街道整齊、交通有秩序、商業繁華、生活方便、甚至廁所乾淨，等等。但若久居，則不難看到日本各地出現的右翼宣傳車：漆黑的車身，張著鐵網的車窗，巨大的擴音喇叭，車身掛滿了「軍國大日本」之類的宣傳布條，以及巨大的日章旗。乍看之下，真彷彿置身戰時的軍國日本。走進書店你不難看到「文藝春秋」、「諸君」之類的暢銷雜誌。細看其內容也不難嗅出其中仇視和蔑視中國，歪曲日本侵華歷史的文章。去年「朝日新聞」的分社就遭自稱「赤報隊」的右翼團體持槍攻擊，使一位記者喪身，另一位身受重傷。嗣後該分社又數度遭到攻擊，收到恐嚇信。朝日新聞有自由、革新色彩，在日本算第二大報社，竟遭右翼公然暴力攻擊，使良心的日本人深感似乎又回到半世紀前發動戰爭前夕的反動軍政時代。然而這些只是今日日本所有右翼團體活動的冰山一角，右翼團體活動中比較極端的一部分。實際上，舊軍國日本並不只存在於歷史章節，它仍健在而且日漸活躍於當代日本，新經濟日本只不過是舊日本的延長，新舊兩極的假像底層是一脈相承的。

「脫亞入歐」政策

日本自百年前明治維新以降，採取了「脫亞入歐」的政策，除全盤學習歐美的典章制度與科技之外，也學習了歐美的資本主義及帝國主義。而日本鄰近國家及地區，成為它最初演練的舞台。從1874年的第一次對外侵略——「征台之役」開始，經日俄戰爭和甲午戰爭掠奪台灣、韓國、南庫頁島等殖民地，更進而獨占控制中國東北地方的經濟利益，終於發動了對中國的全面侵略戰爭，欲企圖獨占中國的資源及市場。但日本的野心，終於因為和西方諸帝國主義在中國的利益起了嚴重的矛盾和衝突，尤其造成了美國對日本禁輸石油、鋼鐵和鐵原料等戰爭物資（據統計，在日本侵華戰爭最高潮時的1938年，其所消耗的軍用物資的90%仰賴美國進口。）美國禁輸軍用物資的政策，使日本鋌而走險，向東南亞尋求代替的軍用物資，炮製了「大東亞共榮團」的神話，悍然進軍東南亞，與當時殖民東南亞的歐洲各國英、法、荷等的利益又起了更大的衝突，終於引發了太平洋戰爭，自食無條件投降的敗戰惡果。

自然資源貧乏的島國地理限制下，再加上明治維新以降「脫亞入歐」的政策，無反省地學習發展資本主義制度，造成日本把社會國家基本命題只寄於資源的獲得及市場的擴大。這就是明治維新以降，「現代日本」的宿命。有人甚至說這是「現代日本的原罪」。

日本敗戰後旋又在兩極對立的冷戰世界中編入西方陣營，這「現代日本」的宿命雖以不同於舊軍國的形式出現，但日本國家社會所賴以存立的基本命題並未改變資本，即日本在世界資本主義體系之中，不斷地實現日本資本主義擴大再生產的命題。當經濟的擴大再生產要求更大的發展時，或當私的擴大再生產的實現遭到挫折時，則經濟必要求軍事、政治的進一步發展以尋求保護與掠奪。因此，國人對日本的兩極形象的認識，是十分簡單化而非現實的。對日本兩極形象之下的真實，就是這現代日本的宿命。它不但支配了戰前的日本，也支配著戰後的日本，一脈相承，不可分斷，它將支配日本走向怎樣的未來，繫決於日本全體社會及日本政府對「過去的歷史的反省能力」，足不足以節度這「現代日本」的宿命吧！

但我們也應超越對日本兩極形象的膚淺認識，達到「日本現代宿命」的認識，才可能公正客觀地評述日本侵華戰爭的歷史，及客觀認識今日日本的真實。在冷戰構造中，二次大戰中被害於日本的亞洲各民族在經濟、文化、政治上對日依賴、溫存和曲意壓制對日批判，是助長戰後日本傲慢、無恥地不承認戰爭責任，甚至為戰爭責任翻案，羞辱亞洲各民族的原因之一！

從「一億人總懺悔」到「戰後總結算」

從1945年8月15日日本無條件投降到韓戰爆發的數年間，因為戰敗的悲慘以及盟軍外壓的占領下，日本人舉國上下，對過去發動的侵略戰爭所造成的內外慘禍，確實曾有過所謂「一億人總懺悔」的短暫反省。

隨著韓戰爆發，國際局勢從戰前的同盟國與軸心國的矛盾抗爭，轉變成社會主義陣營對資本主義陣營的矛盾抗爭。為圍堵社會主義陣營，美國將日本編入遠東戰略防線的一部分，遂於1950年和日本簽定舊金山和約，結束了事實上以美國為主的對日占領使日本恢復了主權獨立國家的地位。為因應韓戰局勢的需要，美國輔導日本成立了「自衛隊」武裝，而且在韓戰的美軍「軍需景氣」的刺激下，日本很快地步上了經濟復興的道路。

隨著戰後，經濟快速發展，日本人對過去的侵略戰爭的「一億人總懺悔」便漸漸風化了，而把過去的侵略戰爭加以正當化的動向漸漸明顯。30幾年來，藉著將侵略戰爭正當化和「淡化罪的歷史意識」，日本開始回歸到戰前的大日本主義，整個日本社會，對大日本主義的鄉愁逐漸濃厚起來。而這大日本主義，到了前首相中曾根執政時期，發展出具體的發言力，而以中曾根的所謂「戰後總結算」的政策為典型的總括。

日本從「總懺悔」到「總結算」的發展有很多因素，

但總括起來，有三個主要原因：

第一，是對發動過的侵略戰爭，未曾有過全民的道德層次上的反省與批判。大多數的日本人，對過去的侵略戰爭，只認為那只是一次「無謀的戰爭」，只是領導階層的少數人謀略不足的敗戰。也有人認為只是一場輸給美國原子彈的戰爭。事不關義與不義，只關成敗而已。例如日本政府的官方正式用語中，將侵略戰爭分割成「滿州事變」、「日中戰爭」、「太平洋戰爭」三部分，刻意模糊了侵略的本質，將侵略戰爭的歷史名詞中性化。再例如用「日中戰爭」的中性詞，指涉那只是日本與中國「交戰」。不是日本侵略中國的戰爭，沒有誰對誰錯的問題。又再如將無條件投降的戰敗，稱為「終戰」，只是日本與外國的爭戰終了，不是打敗戰，沒有了勝負是非的問題。以此類推，「侵略中國」當然變成「進出中國」了！諸如此類，將日本侵略本質模糊化的日本官方遣詞用句，顯露了日本從未有過「道德層次的歷史反省」的事實。怪不得每年的8月15日所謂「終戰紀念日」，僅僅以「靖國神社慰靈祭」及「廣島長崎被炸受害紀念日」為內容。每到8月15日，日本大眾傳播，尤其是電視節目，清一色地大大報導日本被原子彈轟炸的淒慘歷史。至於為什麼會被炸，則鮮少報導，使加害者自食惡果的紀念日，成為受害者被害、被欺的紀念日，使整個侵略戰爭的本質，被單純化而成為日本核爆被害。

第二，是來自以美國國家利益為主導的外部壓力的影響。這是與第一原因的內部原因相對的外部原因。隨著第二次大戰結束，世界政局急遽轉變為美蘇為首的東西兩陣營的對抗。以美軍為主的盟軍在日占領軍，在麥帥的指導下，欲將日本塑造成東北亞的反共防線之一。在政治經濟上，欲將日本改造成美式的資本主義國家，以對抗當時在日本日益擴大的革新、民主主義勢力。在這總戰略的指導下，麥克阿瑟將軍排除了其他戰勝國主張廢除天皇制的異議，留下了「象徵天皇制」。因為麥帥深知「天皇相當於二十個機械師團」。韓戰爆發前後，他選擇性地釋放了一些日本A級戰犯及B、C級戰犯，使這些曾經扮演推動侵略戰爭要角的A級戰犯們，又重登戰後日本政經舞台。他們大多是所謂「戰前民主主義派」的親英美官僚。美國安排這些親美、侵華、反共人物主導日本戰後的發展，其中，建設和支配偽滿的岸信介，就是最典型的人物。

美國又不顧新日本國憲法中「永遠放棄再軍備及交戰權」的條文，為了因應韓戰需要，於1950年，協助日本創設了「警察預備隊」及「海上保安隊」。1954年，以這預備隊與保安隊為基礎，成立了今日的「自衛隊」。成為美國遠東反共基地國家的日本，很快恢復了國家

主權，壯大和再建軍備武裝，經濟得到發展，因此也很快地從「總懺悔」脫出，走向今日「總結算」的道路。

第三，是日本急速的經濟發展，高度資本主義化的具體成果，助長了「大日本意識」。舉一項民意調查來說明：日本文部省每五年舉辦一次「日本人與西洋人優劣意見調查」。在敗戰後不久的1953年的調查結果是，28%的人認為西洋人優秀，而只有20%的人認為日本人比西洋人優秀。相對地，最近1983年的調查結果顯示，只有8%的人認為西洋人優秀，而竟有53%的人認為日本人比西洋人優秀。這也就是說，現今的日本人中，有一半以上認為日本人是世界上最優秀的民族。因為在一般日本人眼中，只有西洋人足以與他們相比較優劣，其他民族是不足相提並論的。這雖然是一項無聊的民意調查，但它卻足以顯示「大日本主義」是如何隨著日本的經濟發展而再次抬頭了！隨著大日本主義的抬頭，為掩飾過去的戰爭犯罪歷史，把過去的侵略戰爭加以正當化的動向也隨之抬頭了。

在鹿兒島一個叫知覽的小鄉村，於二次大戰中，曾是日本神風特攻隊的基地。這個人口只有15,000人的小鄉村，為了增加觀光收入，創立了「特攻遺品館」。曾是A級戰犯，被麥帥釋放後經商致富的笹川良一，以他私人的企業之名，捐贈了兩億日圓協助創業。有一位「特攻遺品館」的代表說：「密教式地，偷偷摸摸表揚神風特攻隊精神的時代，已經過去了！」言下之意，日本人現在是要堂堂皇皇表揚「特攻精神」了！

中曾根所謂「戰後總結算」，可以概括為「歷史總結算」與「政治總結算」兩個部分。所謂歷史總結算的本質，就是把過去的侵略戰爭正當化和無辜化。其具體內容有「東京大審判案」、「靖國神社公式參拜」、「竄改歷史教科書」、「否認南京大屠殺」等等。而所謂政治總結算的本質，就是強化日本國家機關的統制權力。其具體內容就是「修改憲法」、「加強軍力」、「教育改革」和「改革稅制」……等。

「戰後總結算」雖然可概括地分成這兩個部分，但其總意願卻是在政治總結算。歷史總結算只不過是為現實的政治總結算服務；只是為推行政治總結算所做的國民意識改造工作。

此外，我們還必須理解到，這「總結算」，不是在最近幾年突然發生的；也不是某一個人或某一特殊集團製造的策謀。它遠在40年前，日本敗戰當時即已存在於日本社會的體質中，而隨著日本戰後社會發展及國際形勢推移，逐漸明顯化，由次要傾向發展成主要傾向，並以前首相中曾根為總的政治代表，在1985年

達到頂點，日本戰後新的右翼戰爭財、政、軍勢力，終於建立了主要政治發言力及實行權力。今後，看來這種日本社會的主要傾向，勢將主導未來日本的去向。而良心的進步的部分日本國民，將屈居於次要傾向，並且逐漸喪失其發言力吧！說「一億人總懺悔」將成為日本歷史的小逗點，「戰後總結算」將主導近將來的日本歷史主體，諒非過言。

「可以原諒，但不可以忘記！」

1984年，日本竄改歷史教科書的問題再度掀起討論高潮時，日本NHK電視台推出了一系列的報導節目。節目實地調查了東南亞各國的歷史教科書中對於過去日軍侵略史實的記述內容，以及探究東南亞各國人民對日本的歷史感情。其中有一部分是關於泰國的報導，有一令人激動的場面。在因電影「桂河大橋」而馳名中外的桂河大橋畔，一幢破爛的小木屋，門邊寐坐著一位身披黃色袈裟的年輕和尚。和尚瘦弱且安靜，小屋牆上歪歪斜斜地用英文寫著：

「可以原諒，但不可以忘記！」

韓國基督教學生總連盟及韓國基督教青年協議會，於1984年八月，為反對全斗煥總統訪日，曾發表如下聲明：

一、日本的支配階層對於過去對我韓民族所犯下的嚴重罪行，從未真心謝罪過。他們的帝國主義侵略本性，在本質上從未改變。

二、尤其日本支配層所做造次否認戰爭罪惡之暴言，及其對在日韓僑強制按指紋等等，繼續不斷地對我民族施行差別待遇。（筆者按：日本政府對在日本居留三個月以上的外國人，於辦理外國人登錄時要按指紋，以後每五年要按一次指紋，即使獲永久居留權的外國人也一樣。永住日本的韓僑有60、70萬人之多，占在日外僑的80%以上，韓國人民都認為此一制度是針對韓僑的民族歧視。嘲稱「食指的自由」。）

三、韓日國交正常化時，日本政府的發言中，或去年訪韓的中曾根首相發言中，對於過去的侵略歷史只曖昧言及，看不出們對歷史罪行的徹底反省。

去年，中國時報副刊登載了中國天文物理學家方勵之先生的一篇文章——「遊嵐山後記」。他參觀了日本京都近郊的一所嵐山美術館，這嵐山美術館實際上是一所太平洋戰爭展覽館、方勵之寫道：

「我再不能像客人那樣忍耐，那樣『客觀』地尊重主人了。我氣憤極了。當時，如果我手中有炸彈，盛怒之中，我必定會把這個展覽廳炸掉的。」

他又寫道：

「這一點反映著在日本的某些人中，潛在著一種對

夏之花

二次大戰的分析和估計：日本發動對美國的戰爭，是戰略上的錯誤，而打中國則是『正確』的決策！」

這個展覽的用意，在它的結束語中說明了：「在太平洋戰爭中，日本雖然失敗了，但三十年後的今天，懷想起日軍的赫赫戰功和不朽的大和魂，仍是令人激動不已的。現在的青年（指日本青年）中流行著享樂的風氣，應當用大和魂的精神去振作他們。」

方勵之又在嵐山美術館的隔河對岸，看到了一塊很大的石碑，非常工整地寫著五個大字「日中不再戰」。他於是說：「我的一些朋友之所以沒有帶我到這裡來，或許就是因為在這隔河相對的矛盾裡，他們有難言的隱衷。」

方勵之接著寫道：

「是不是也有以『不再戰』來做偽善的人呢？我想也是肯定的。特別是：今天的時代，以戰爭而求殖民多少已經過時了。侵略已經改變了它的形式。所以，當聽到某些『同文同種』『相互提攜』的宣傳時，也應當想一想它內面的東西：

「今天，在台灣的中國人，人人都知道過去50年的日據歷史。但有多少人知道，日本明治維新之後，第一個策動的對外侵略戰爭就是「征台之役」（西元1874年，日本藉口琉球漁民漂流到台灣被台灣土著殺害為由，由西鄉從道率兵36,000人犯台，後日清議和，滿清政府承認日本犯台是「義舉」，且賠款50萬兩白銀了事。）又有多少人記得，日本人在國外建立的第一座神社，就是「台灣神社」（1900年10月）。就如陳映真先生在「侵略和侵略原史」文中指出：「日本對台侵略的重要性，在於日本對台殖民支配的具體經驗，對日本帝國主義有範本的作用……因此，台灣成為日本對外擴張實行殖民統治的實驗基地，並成為日本侵略政策最原始的歷史……。」

一九八六年五月初稿

一九八八年四月再定稿

作者簡介

原民喜（明治38年（1905·11·15）——昭和26年（1951·3·13），小說家兼詩人。生於廣島市。

中學時代開始接近文學；並出刊了同人雜誌。大正13年，進入了慶應大學英文系，繼續作詩、作俳句。14年迨翌年，與山本健吉等人出了詩的雜誌「春鶯囀」。又醉心於辻潤シエテイルナ——等；顯示出達達派之傾向。15年，發行「四五人會雜誌」，開始寫短篇小說，同時受了馬克斯主義的影響，於昭和4年，參加了日本赤色救援會，但是在6年初，便脫離了左翼運動。8年結婚，翌年（9年）起至20年止，居住在千葉市；此間，除短篇小說集「焰」（白水社、昭和10年）之外，11年左右，在雜誌「三田文學」、「作品」中，發表了許多短篇小說。19年秋，失去了長年臥病的愛妻。20年1月起，遷徙至廣島市父母家中時，遇上了8月6日的原子彈爆炸。此種恐懼的體驗，在「夏之花」（「三田文學」昭和22年6月）及「廢墟」（同上、昭和22·10）中可詳見一般；其他尚有在原子彈投下前數個月，在兄長家的糾葛，浮彫出人的經營為空的「破滅的序曲」（「近代文學」昭和24·1）等佳作。

他本來是個將自我心景編織入散文詩幻想中為本領的作家。這些作品，為了訴諸非凡的經驗，乃使用了最純樸，最實在的手法。26年3月，深受朝鮮動亂興起的打擊，終於臥軌自殺。

評論家佐佐木基一為其義弟。在其死後編成了「原民喜詩集」（細川書店、昭和26年），「原民喜作品集」全二卷（角川書店、昭和28年）、及「原民喜全集」全二卷（芳賀書店、昭和40年）。

作品介紹

夏之花，短篇小說，發表於昭和22年6月的「三田文學」、24年2月收入能樂書林發行的短篇集「夏之花」。此乃是在原子彈爆炸後昭和20年秋天至冬天，在沒有桌子、稿子之下，以避難為先，在死神脅迫下的不安中所寫成的。

8月初的某日，手捧著不知名的「夏之花」，到亡妻墓謁拜的作者，在第2天早晨起床，便遇上了原子炸彈的轟擊。此作品，乃是將該時整整兩天中所見到的廣島淒慘的實況、及往郊外八幡村避難之事實，一一描述出來。使人一看，便明白在其冷靜地觀察報導描寫中，對於死亡者所抱持的悲傷、祈願之意十分深刻，給予讀者相當鮮明的印象及感動。也是第一度獲得水上瀧太郎獎之受獎作品。

■參考文獻：

「特集——關於原民喜之作品集」（「近代文學」昭和28·6）

「原民喜作品集1·2」「解說」佐佐木基一、山本健吉（昭和28年）

「原民喜」寺田透（「現代日本作家研究」未來社 昭和29年）

原作■原民喜
翻譯■林慧

我上街買花，想去掃掃妻子的墓。衣袋中有一束取自佛壇的香。8月15恰好是妻死後第一次的盂蘭會，但我懷疑故鄉的城鎮是否能安然無事。那一天恰好是停電日；一大早捧著花走在街上的男人，除了我之外，大概沒有其他人。那花叫什麼我也不知道，好像是黃色小花瓣帶有令人垂憐風貌的夏季之花。

我將水灑在曝於烈日下的墓碑上，將花分插在左右的花瓶中，墳墓表面似乎很清爽，我一時將花和墓碑看得入了神。這墓中，不只是葬著妻子，父母親的屍骨也收納於此。用火柴點燃了帶來的香，默拜之後，我便汲旁邊水井的水來喝。而後，繞道饒津公園回家，那天及隔天，線香的味道依舊留在我的衣袋中。

受原子彈襲擊則是隔兩天的事了。我因為在廁所檢回一命。8月6日清晨8點左右，我起床後，離開了床舖。前一天晚上3次空襲警報，卻沒有事件發生；因此，黎明前脫去了全部衣服，換上了睡衣就寢，所以，我起床時也只著一條短褲。妹妹看了這付模樣，嘮叨地指責我的晏起，我默然地走進廁所。

或許是幾秒鐘後的事吧！突然間，我的頭上受了一擊，眼前一片漆黑，我毫不考慮地大叫起來，馬上以手護住頭。除了聽見如颶風颳落東西的聲音外，還是一團漆黑，什麼事都不清楚。摸索著打開了門，走上了走廊。至此刻，我只聽清楚自己哇——的叫聲及吵的聲音，卻因為什麼也看不到而感煩悶。但是，走出廊不久，眼中便浮現出微光中遭致破壞的房子，心情也比較舒暢了些。

好像是做了一場惡夢般。最初，頭上受了一擊而不見東西時，只知道自已並未倒下去。而後，因事情變得極為棘手而生起氣來。所以，在自己哇——地大叫時，像是聽見別人的聲音般，直到眼睛能模糊地看見附近的景物時，才意識到自已正處於此次悲劇的舞台中。事實上，這類景象曾在電影中看過。在瀰漫的煙塵中，可見一片青空；漸漸的，這種青空的範圍增大了。光線由牆脫落處或意想不到的地方射入，正徐步走在榻榻米散落滿地的地板上時，妹妹以驚人的氣勢從對面跑了過來。

「不嚴重，不嚴重，沒關係。」妹妹這樣叫著：「眼睛流血了，趕快去洗一洗。」便叫我到廚房的水槽去洗洗傷口。

我發現自己全身赤裸，便回頭問妹妹：「還有衣服吧？」妹妹便在毀損的衣櫃中，取出較好的短褲給我。突然，一個樣子奇怪的人闖了進來。是個滿臉是血、身著襯衫的男子，他是工廠裡的人，一看到我，說了一句「你沒事，真幸運！」便兀自喃喃地說著「電話、電話，打電話！」便匆忙地走開了。

房子到處都是隙縫，家具及榻榻米滿地散落著，只有柱子及蓆子清楚地展現著，但是，我陷入了異樣的沉默中。這彷彿便是這個家最後的模樣。而後，根據所知；這個地區大部分的房子好像都倒塌了，而這幢二層樓高的房子卻依然完好，可算是堅固的建築了，這個房子是略帶神經質的父親在40年前所興建的。

我越過散亂雜橫的榻榻米及榻扇找尋衣物。外衣很快就找到了；正當到處找尋褲子時，忙碌的眼睛突然停在物品散落滿地的屋子裡。昨晚看的書、封面捲了起來落在地上。由承塵板落下略帶殺氣的小床突出部分，已經不能用了。突然間，在無意中找到了水壺，隨後又發現了帽子。因為找不到西裝褲，只好接著尋找可穿在腳上的東西。

那時，在客廳走道上發現了辦公室的K。K認出了是我，就以悲痛的聲音呼叫著：

「受傷了，幫我一下忙。」隨之疲憊地坐在那兒不動，額頭上冒出些許的血，眼中含著淚水。

「那兒受傷了？」「膝蓋！」說著邊將膝蓋壓住，邊扭曲他那滿是皺紋的蒼老面孔，我從旁取了塊破布給他；自己穿了二雙襪子。

K再三地催促著我說：「啊，冒煙了，快逃！快帶我逃。」這位年齡比我大，平常元氣十足的K，似乎深受驚嚇，有點驚魂未定的。

從走廊舉目一望，全都是崩塌的破屋殘塊，那兒除了殘留著的鋼筋水泥房子之外，連可以做為目標的東西都沒有。庭院裡倒塌的土牆邊，一棵大楓樹的枝幹由中間被折斷為兩截；樹梢掉落在洗手盆裡。突然，K蹬曲在防空洞中，說著奇怪的話：

「就留在這裡不離開吧？這兒也有水槽哩。」

「不行，一起到河邊去。」我這樣說，K好像不太明白的樣子，叫著說：

「河川？河川，又不知道該怎麼走！」

總之，要逃，可是東西尚未準備妥當。於是我從壁櫥中取出睡衣，親手交給他；再拉開走廊的暗幕，拾起了坐墊。我跳回走廊的榻榻米找東西，找到了潛逃攜帶用的雜物袋。我將包袱平穩地揹在肩膀上。那時，看到隔壁製藥廠的倉庫燃起了小火，心想此刻是逃離的時候了。最後，我越過曲折的楓樹旁走了出來。

那棵大楓樹，原本生長在庭院的一角，是我少年時代夢想的對象。今年春天，回到離開許久的故居，但總覺得這棵樹再也尋不著往日那種風韻的模樣，這使我產生了深刻而奇怪的念頭。更不可思議的是，我感覺整個鄉里已失掉原本自然柔和的格調，而像是由某種殘酷的無機物所集合而成的。當我進入庭院的客廳所看到之情景，就如小說「亞斯家的毀損」之廢墟那般。

K和我跨過崩頹的房屋，在除去障礙物之餘，開始緩慢前進。等到腳底踏上了平坦的地面，才知道已走到馬路，我於是便加緊腳步地趕路。突然間，在被壓平的建築物陰暗處，傳來「伯伯！」的叫喚聲，回頭一看，一個滿面是血的女人哭哭啼啼地走了過來。「幫個忙。」她懷著怯意，拚命地踱了過來。走了不久，便遇上一個又開雙腳站在路上、哭訴著「家被燒了、家被燒了」的老婆婆。在倒塌的房子上到處瀰漫著煙霧。忽然間，來到火焰熾烈的地方。等走過了那地方之後，道路又變得平坦了，於是我們來到榮橋邊。在這兒，陸陸續續地聚集了許多避難者。有人在橋上叫著「有精力的人，請拿起水桶幫忙滅火。」我走向泉邸竹林的方向，便和K在此失散了。

那竹林遭到砍伐，由於逃來此地的人很多，自然而然走出了一條道路。仰首而望，樹木的末梢都被削薄了。沿著河川的這個名園雖有其深遠的來歷，而今，也是滿佈瘡痍。突然，在灌木旁發現有個中年婦人伸出鬆弛無力的四肢，蹲踞在那兒，失魂的臉龐、看上去像是感染到什麼似的。這還是第一次碰上這種臉，可是，比這更奇怪的臉，爾後卻層出不窮。

在離開河岸的樹叢處，我遇到一群學徒。由工廠逃出來的他們，受了同樣的輕傷、對於眼前所出現的奇異事件，邊打顫，邊聚精會神地討論著。這時，大哥出現，穿著襯衫，手持啤酒瓶，看來似乎有點異樣。對岸的建築物全都傾倒了，除了殘留著的電線桿外，都已陷入火海中。我在狹窄的岸邊道路上坐了下來，感覺一切已經沒有關係了。反正長時期威脅著的事，該來的總會來的。於是便以暢快的神情，盤算著未來自我求生的過程。以前，如果同時碰上二件事情，總是提不起勁來思考其中任何一件。而今，竟然自己仍舊活著，這令我感到羞愧。

「非把這件事寫下來不可。」我心中如此叨念著；但此刻，我尚未明白此次空襲的真相。

對岸的火勢與漸俱增。由於火光的反射，於是將褥墊浸在漲潮的河川中，用來保護頭部。這時，有人大叫「空襲了！」隨著「穿著白色衣物者請隱蔽在樹蔭中。」的叫聲，大家陸陸續續臥進了竹林深處。陽光燦爛輝耀著，樹叢的對面好像也著了火似的。經過短暫的寂靜，似乎一切都平息了，便再走向河川；對岸的火勢絲毫未見削弱。熱風掠過頭頂，黑煙一直吹至河流的中央。那時，突然間頭頂上的天空暗了下來、沛然下起大雨。雨水稍稍地減弱了附近的火勢，但不久又恢復晴朗的天氣。隔岸的火勢依舊延續著。而後，在岸邊碰見了長兄、妹妹、及二、三個附近熟識的人，大夥兒便聚在一塊，分別陳述著早上發生的事件。

那時兄長正在辦公室裡辦公，只見庭院前面光一閃後，便被震動飛至一個房子外的距離，被壓在房子下面，經過幾番掙扎，才發現到一個空隙，由那兒爬了出來。

工廠那邊的學徒一個個求救嘶喊——兄長為了救出他們也費了一番功夫。妹妹在前門看到亮光，嚇得立刻躲在樓梯下，才倖免於難。起初，大家都以為只有自己的家中受炸，等到外面一看，才明白到處都一樣，而啞然無語。而且，對於地面的房子全部崩塌，卻沒有留下炸彈穴的痕跡，也感到不可思議。妹妹發著抖說起這件事：「那是在解除警報後不久的事。也就是亮光一閃的那一剎那，如燃燒鎂發出的咻——一聲的同時，突然亮光在身旁迴轉……那就像是變魔術一般。」

對岸的火勢剛平靜下來，這邊庭園的樹木卻燃燒了起來。朦朧的煙霧在後面樹叢的高空上渲染開。河水仍在漲潮尚未退下，我順著石崖、走到水邊；突然，一個白木大箱漂流到身旁，箱中的洋蔥到處漂散。我便拉近箱子，從裡面抓出洋蔥、遞給岸邊的人。這是貨車翻覆在上游的鐵橋上，箱子從那兒散落而漂流過來的。我正在拾洋蔥的當兒，突然聽見「救命！」的叫聲——原來是個少女，抱個木片忽沈忽浮地漂流過來。我選了一塊大木材，推著游了過去，許久未曾游泳的我，比想像中還簡單地救起了對方。

對岸剛平靜下的火勢，在不知不覺中又旺盛了起來。這次在紅色火光中可看見烏黑的煙霧，黑煙迅速地向四周擴散開來，眼看著火焰的熱度逐漸地增高。那無情的火放肆地燒著燒著，最後只留下空虛的殘骸。就在那時，我發現下游河中央的天空中，飄來了一陣很可怕的透明氣層。才剛想到是龍捲風時，那陣強風已掠過了頭頂。四周的草木被風吹得颼颼作響，許多樹木被連根拔起捲上天空。在空中飛舞的樹木，如亂矢般地落在混濁的地面。那時，附近空氣是什麼顏色，我已經記不太清楚了。不過，我可以想像的到大概是被極陰森的綠色微光所籠罩住。

這陣龍捲風一過，感覺天色已近黃昏。迄今尚未碰面的二哥，突然向這邊走來了。身上穿的襯衫背部被撕開了，臉上也有著極明顯的淡墨色痕跡，就像是日光浴時所曬成的膚色，後來隨著化膿而變成火傷般，需要數個月的治療。此刻，二哥依然元氣十足。他因有要事，在返回自宅途中，在上空發現了小飛機，隨之看見三個可疑的閃光。而後由該處被彈飛至有一個房子遠的他，救出被壓於屋子底下的妻子和女傭、並將二個小孩託付給女傭人，叫他們先逃；為了救助鄰家的老人，而頗費了一番功夫。

嫂嫂正擔心離開了的小孩之時，女傭人的呼叫聲自

對岸的河川平原傳過來。原來因為手痛，已無法抱小孩了，要嫂子快點過去。

泉邸的森林也一點點地燃燒起來。若是夜裡延燒到這邊那就不太妙了，還是趁天還明時渡過對岸才是。但，卻連一條渡船也找不著。大哥他們繞過橋走向對岸，我和二哥仍在找尋渡船，一直向上游走去。我們沿著水邊狹小的石路而行；就在此地，我首次看到靜默不語的人群。已經傾斜的陽光，使附近的景緻籠罩著一層慘青色；不論岸上或岸的下方都有這樣的人們，他們的影子映在水中。是怎麼樣的人呢？……到底是男、是女已經無從分辨，臉腫不成樣子，眼睛細如線，嘴唇徹底地潰爛，露出可憐的肢體，奄奄一息地橫躺著。當我們經過他們面前時，這些奇怪的人以細柔的聲音呼喊著「請給我點水喝……」或是「救救命……」，我們大部分如其要求地給了他們。

「伯伯！」我被一種極為哀切的聲音喚住了。一看近處河中，一個裸體少年被水淹至頭部而死，在隔屍體不遠的石階上，蹲著兩個女人，她們的臉大約脹大了一倍半，醜陋地扭曲著，僅殘留下燒焦的散髮還可看出女子的表徵。看到這情景，與其說是令人憐憫，不如說是令人感到毛骨悚然。她們一看到我停下來，便哀求著說：

「那棵樹下的褥墊是我的，麻煩你幫我拿過來好嗎？」走近樹下一看，果真有個像褥墊的東西，但是，已有一位瀕臨死亡的重傷者躺在那兒，已經沒辦法幫忙了。

我們發現一艘小木筏，便解開繩索，划向對岸去了。木筏到達對岸砂原時，四周已微暗，在這兒似乎有許多傷患在等候著。蹲在水邊的一個士兵拜託著「請給我水喝。」我把他扶靠在肩上，往前走。他好像極痛苦似地，蹣跚地走在砂土上。突然，他喃喃地說道：「不如死了好些……」我也黯然地點了點頭，說不出話來。對於那些愚劣之人，實有著無以言喻的憤慨，但此刻我也只有無言相對。我將他放在途中等候著，由石崖下往上看，發現堤防上有個開木供應處，突然間看見在蒸氣嫋嫋上升的廚房裡，有個捧著茶杯，頭因燒焦而脹大的人，正緩緩地喝著水。在那膨脹、奇怪的臉上，長滿了黑豆般的顆粒。更奇怪的是他的頭髮，由耳朵附近一直線地被剃個精光。（往後，也看過許多頭髮有如一直線地剃光似的灼傷，就好像是帽子被燒，連同附近的毛髮也被燒掉似的。）不久，拿到了茶杯端了茶，走回原先那士兵處，突然發現河中有個重傷的士兵，屈著膝，埋頭喝著河中的水。

薄暮中，泉邸的上空及其附近的火焰，鮮明地浮現了出來，在砂原上也有人燃燒木片在煮晚餐。從方才就橫躺在我身旁，臉部腫脹的女子，向我乞水喝，我

才發覺她是二哥家中的女傭。她說她抱著嬰兒由廚房出來時，碰見了閃光，臉、胸及手都被燒傷。隨之，攜著嬰兒及長女比二哥們先一步逃走，但到了橋邊和長女失散了，只抱著嬰兒來到了這河川平原。起初為避免臉部受閃光照射用來遮蓋的手，如今卻有如撕裂般的痛楚。

由於潮水漲了起來，我們便離開河川平原，朝堤防的方向移走。日已西沈，到處可聽見「給我水！給我水！」狂亂的叫聲。留在河川平原上的那些人的騷動似乎漸漸地激烈了起來。堤防上有風，在那兒睡的話稍嫌寒冷。正對面就是饒津公園，今已為黑暗所籠罩，只能隱隱約約地看見折斷了的樹木。兄長們便橫臥在土穴中，我也為了找個窪地，便朝著公園走了過去，窪地旁已有三、四個受傷的女學生橫臥著。

「對面的樹木已經燒了起來，還是離開的好。」有人擔心地說著。出了窪地向對面一看，約二、三百公尺處，火光閃耀著，但似乎沒有燒向這邊來的趨勢。

「火會燒過來嗎？」一個受傷的少女，膽怯地向我詢問。

「沒有關係的！」我如此回答了，她接著又問：「現在是幾點？還不到十二點嗎？」

此時，發出了警戒警報。好像是哪裡還有沒被摧毀的警笛，隱隱約約地響著。街上的火勢好像還很猛烈，河川下方可見朦朧的光線。

「啊！怎麼不快點天亮？」女學生嘆息著。

「媽！爸！」隱約中有人在叫著。

「火會不會燒過來？」受傷的少女再度問我。

在河川平原那邊，有個年輕人，垂死地呻吟著，那聲音在四面八方迴響：「水，水，給我水，……啊！……媽媽……姊姊……阿光。」的聲音似乎使整個身心受撕裂般地傳來，接著是發出痛苦、慘弱的「唔，唔」喘息聲。——小時候，我常經過這個堤防，到河川平原捕魚，那仲夏捕魚的記憶，卻仍清晰地留在腦海中。在砂原上豎立有很大的牙刷看板，鐵橋那邊經常有火車轟隆隆地通過，這裡和平的景緻恍如在夢中。

黎明後，昨夜的聲響總算停了下來。但是那有如絞腸般痛苦欲死的叫聲卻仍舊縈迴耳畔。四周清冷的晨風吹拂著。大哥和妹妹繞行到已成廢墟的家，由於東練兵處有醫療所，二哥他們便往那兒走去，我也慢慢地走向練兵場，旁邊的士兵要求與我同行。那位高大的士兵，受傷相當嚴重，靠在我肩上，當時我的心情就像在運送易碎的磁器般戒慎地走著。而且腳底下碎片啦、屍體啦還含有餘溫，走起來相當險惡。來到了常盤橋，他已經很疲憊，再也走不動，要我放下他。我便於此和他分手、一個人朝饒津公園的方向走去。

到處都是倒塌的餘燼，好像還殘留著閃光的餘跡。空地上聚集了一群人，自來水一滴滴流出來。突然這時候，我偶然聽說姪子在東照宮避難所被保護著。

於是急急忙忙地走向東照宮一看究竟。發現小姪子已經和母親在一塊了。昨日，在橋邊和女傭失散後，便跟著其他人逃走，當她一看到母親，馬上就忍不住地哭了出來。頭部因受火傷而變黑，並還在發疼。

醫療所是設在東照宮牌坊的下方。最初，有警察在調查戶籍年齡等等，為了取得那張登記卡片，受傷者排成一條長龍，在烈日下已經枯等一個多鐘頭了。但是，加入這個行列的負傷者，未必就能好轉。忽然，一個身受火傷的女孩倒在路傍翻滾著，時時發出被火燒著般地哭喊：「阿兵哥，阿兵哥，幫個忙，阿兵哥！」一個身著警防團制服的男子，將其因灼傷膨脹的頭，橫靠在石頭上，張開那全黑的嘴巴，以微弱的聲音哀切地說道：「誰來幫忙我？啊！護士，醫生。」可是，沒有人予以理睬。那些警察、醫生、護士，全是由其他城市派援而來的，所以數目自然有限。

我為了照料二哥家中的女傭，加入這個行列；女傭的傷已逐漸嚴重地腫脹，時時蹲在地上。不久依序完成治療後，我們必須尋找一個安身之處。但是，神社內到處都是受傷者，已經找不到帳篷或是樹蔭。因此，將薄木片並排在石崖上，就暫時作為屋簷，得以在下面休息。在這個狹窄的地方，我們六個人在此渡過24緊鄰之處也設有同樣外形的地方，在草席上碎步移動的男子向我打招呼。他既沒穿襯衫也沒穿上衣，長西裝褲只剩下一隻褲管的部分殘留在腰際，在舞動著雙手、雙腳和頭。這名男子，在中國大廈七樓，碰上了炸彈爆炸，終而淪落成那付模樣，但還算是頗為剛強的，以嘴巴拜託人，指使人，終於逃到這裡來。而今，有一個滿身是血、掛有幹部候補員帶子的青年，迷迷糊糊地走來。突然，隔鄰的男子嚴峻了起來，像要推諉責任般地說道：

「喂！喂！請走開，我的身體辦得不像話，不要碰觸到我，到處都有地方可去，為什麼一定要跑到這麼狹窄的地方來呢？唉！趕快出去。」滿身是血的青年呆然若失地站了起來。

離我們睡覺地方的約二公尺處，有棵葉子稀疏的櫻樹，在那下面橫躺著二名女學生。二人臉部都被燒得焦黑，瘦弱的背在烈日下灼曬，呻吟著要水喝。她們是來附近挖芋頭因而遇難的女子商業學校學生。又有個臉被燻得漆黑、穿著襖裙的婦人走了過來，將手提包放在下方，精疲力竭地伸了伸膝蓋。……時候已趨日暮西斜了，一想到又得在此渡過一夜，心中便感到萬分孤寂。

拂曉前便傳來陣陣誦經聲。在這裡，不斷地有人死去。到了日頭高照時，二名女子商業學校學生，也都過世了。在調查伏屍水溝者的警察走近穿襖裙婦人的地方，發現她肢體僵硬，已氣絕身亡了。警察打開手提包一看，裡面有帳簿及公債，才知道是個行裝出門遇難的婦女。

中午時分，空襲警報嗚鳴作響，時可聽見爆炸聲。我對於四周的悲慘醜怪模樣，大致上已經習以為常，但疲勞饑餓卻逐漸加劇起來。二哥家的長子與么兒兩人，由於到市內上課，至今情況如何也未可知。人們陸陸續續地死亡，屍首遍地雜陳，沒有救助他人心思的人，慌張地踱來踱去。儘管那樣，在練兵場那方，如今又吹奏起十分嘹亮的喇叭聲。

被火燒傷的姪子們，痛苦地哭叫著，女傭則頻頻說著要水喝。正當大夥兒非常衰弱之時，大哥回來了。昨天，他帶著嫂嫂疏散到廿日市的方向去，今天到八幡村交涉到一輛貨物馬車。於是，我們便乘著馬車，離開了此練兵場。

馬車載著二哥一家人、我及妹妹，出了東照宮往饒津去。馬車由白島到達泉邸入口時，在西練兵場旁的空地上，二哥一晃眼看到一具極為眼熟、身穿半截黃色西褲的屍體。於是他下了馬車，嫂嫂與我也陸續下了馬車，聚集到那兒。在極為眼熟的西裝褲上，繫有極熟悉的腰帶。屍體原來是甥兒文彥。沒有著上衣，胸口附近有個拳頭大的突起，並由那兒淌出了液體。漆黑的臉上，隱約可見白晰的牙齒；雙手伸出，緊握住內側，指甲深陷了進去。旁邊有具中學生的屍體，離不遠處又有一具年輕女子的屍體，都是一付僵直的模樣。二哥剝開了文彥的指頭，取了帶子當作遺物，掛上了名牌，便離開了那兒。這真是最慘的遭遇。

馬車由此向國泰寺的方向走去，由於過了住吉橋便是已斐，我得以大概地一覽那明顯的火災後廢墟。橫陳在閃耀烈日之下的廣闊銀色虛無中的有道路、有河川、有橋樑，而紅腫的屍體到處可見。這真是個以無以言喻的手段安排而成的新地獄，在這兒像人樣的東西已完全被抹殺，例如：屍體上呈現出的表情，好像被調換成某種模型似地機械性產物。經過利時的苦悶掙扎而僵直的肢體，含著一種奇特的格式。散落的電線、及無數的碎片，就好像是虛無當中痙攣的圖形。但是，一看到翻覆燒掉的電車，或是被拋出的人體翻倒的拒馬時，總覺得是一幅超現實派的畫般。國泰寺的大樟樹全倒了，石碑散了滿地。僅存外牆的淺野圖書館，也成了屍體收容所。路上仍然到處冒煙，滿是惡臭。每次經過河川時，便感覺橋有斷落的危險。對於這兒的印象，似乎以紀錄詩句來描述較恰當；所以

下文中，插入其中的一段：

閃爍的碎瓦片或是，
灰白色燒剩的餘燼；
廢闕地散佈著，好似一幅全景畫。
被燒紅了的是人屍奇妙的格調；
是全體的事？抑是既成的事實？
突然足脛四散，往後的世界，
電車翻覆的旁邊，
腫起如馬的胴體般，
冉冉上升的煙霧有著電線的味道。

馬車行進在盡是倒塌痕跡相連的道路上。到了郊外也是一片倒塌的住屋，過了草津，漸漸地可見到由災難中解脫出來的青綠。一群群蜻蜓輕快地飛舞在青田上。而後，到了八幡村為止，是一段長而單調的路程。到了八幡村時，天色已經暗了下來。第二天起，在這片土地上，開始了我們的悲慘生活。受傷者的傷勢絲毫沒有進展；而有精力的人，也因為糧食不足而逐漸衰弱下去。女佣受了傷的手腕嚴重地化膿，招致蒼蠅群集，最後長了蛆。雖然無數次的消毒，卻還是春風吹又生地無法予以消滅。所以，一個多月之後，她便過世了。

來到此村的第4、5天，正就讀於中學、行踪不明的外甥回來了。他在事發當日，是還校日，到學校去，剛好在教室時看到了閃光，便立刻伏身至桌下，接著天花板墜落將他埋在底下；後來找到隙縫爬了出來。逃出來的學生只有4、5名，其他人在最初的轟擊中便死亡了。他和4、5個人一同逃向比治山，在途中吐白色唾液。隨後又搭火車至一塊兒逃走的友人處；在那兒受到了照顧。但是，這位甥兒回來後過一週之後，頭髮開始脫落，二天之內頭髮全部掉光，成了禿頭。有一種說法在當時被廣為流傳著。如果遇難者，有掉髮流血鼻的現象出現時，這人大概就沒救了。甥兒在頭髮脫落後的第12、13日，鼻血便流個不停。醫生宣佈當晚是危險期。但是，他卻一直維持在那種嚴重的情況下並未死亡。

N第一次搭火車到疏散工廠的地方。在途中，剛好火車要通過隧道時，受到了衝擊。出隧道，一看廣島那方面，有三個降落傘緩緩下降。之後，火車抵達下一站時，因車站玻璃窗受到嚴重的毀損而感震驚。不久，抵達目的地時，詳細確實的情報已經傳來。於是他立刻搭火車趕回去。錯身而過的列車上，滿載的盡是奇怪的重傷者。他為了等待街上的火災平息，而不耐煩起來；因為要尋親便快速地走過發熱的柏油路。首先，趕到妻子服務的女子學校去。在教室的廢墟當中到處

是學生的屍骨，校長室裡也有一具像是校長的白骨，但是終究沒有發現妻子的屍體。於是他急忙地趕回家中。那兒接近宇品，房子雖倒塌了，卻免於回祿之災，但是這裡也找不到妻子的踪影。於是N便從家裡開始，在通往女子學校的沿路上，一具具地察看倒在路上屍體。由於大部分的屍體都成伏臥狀的，所以必須抱起來當面查驗，有些女人面目全非，但卻不是他的妻子。最後到了一處不知方位的地方，N蹣跚地來回察看，十多具屍體重疊地浸在水槽中。在架設於河岸的梯子上，也有三具手扶梯子而僵直在那裡的屍體。還有排隊等待汽車的屍體，就那樣直立著，抓住前者的肩膀而死。也看到由郡部派遣來做家屋疏散的勞動服務者，全都被消滅殆盡。但總比不上西練兵場來得驚人。那兒士兵的死屍如山。但是，卻仍然找不到妻子的屍體。

N遍訪了各處收容所的重傷者，每個人的臉上都涵蘊著無限悲慘的神情，但沒有一張臉是他妻子。如此，三天三夜下來，看著那些屍體及火傷患者，看都看不下去了。N，最後又回到妻子服務的那所女子學校去……。殆盡。但總比不上西練兵場來的驚人。那兒士兵的死屍如山。但是，卻仍然找不到妻子的屍體。

N遍訪了各處收容所的重傷者，每個人的臉上都涵蘊著無限悲慘的神情，但沒有一張臉是他妻子。如此，三天三夜下來，看著那些屍體及火傷病者，看都看煩了。N，最後又回到妻子服務的那所女子學校去……。

♀

人間出版社

●理想●知性●信譽

1. 理想

出版工作者沒有理想，劃分了出版家和出版商的差別。人間出版社刊行的人間雜誌，具體說明了人間出版社的理想性。

2. 知性

好書的原點是好的著作。人間出版社和台灣、北美、香港、大陸最優秀的文藝、思想、社會、政治方面的作家，有最好的聯繫。

3. 信譽

人間出版社有適當必要的資金，也有建立在理想和知性上的高度信譽，值得你依賴和支持。

局號： 收據號碼：

郵政劃撥儲蓄存款通知單		11746473		人間出版社	
收款人	帳號	戶名	姓名	住址	電話
寄款人	新台幣： (請用壹、貳、參、肆、伍、陸、柒、捌、玖、拾、壹等大字寫並於數末加一整字)		姓名 住址 電話		
人間出版社			郵局郵號 (郵遞區號)		
手續費		元		元	

本聯經劃撥中心登帳後寄交帳戶

◎存款後由郵局掣給正式收據為憑，本單不作收據用。
◎帳戶本人存款此聯不必填寫，但請勿撕開。

請注意：一、帳號、戶名及寄款人姓名住址請詳細填明，以免誤寄。
二、存款局先以電話通知劃撥中心局，俾其於交換前一日、二天存入，必要時，可請因電話故障等原因無法通知劃撥中心局，俾其於交換前一日、二天存入，必要時，可請通知者，應由存款人自行負責。

局號： 收據號碼：

郵政劃撥儲蓄存款單		11746473		人間出版社	
收款人	帳號	戶名	姓名	住址	電話
寄款人	新台幣： (請用壹、貳、參、肆、伍、陸、柒、捌、玖、拾、壹等大字寫並於數末加一整字)		姓名 住址 電話		
人間出版社			郵局郵號 (郵遞區號)		
經辦局號	帳號	日期	存款金額	登帳編號	工作站號

本聯由劃撥中心存查

虛線內備機票印
證明請勿填寫

此欄係備寄款人與帳戶通訊之用，惟所作附言應以關於該次劃撥事項為限。否則應請換單另填。

欄		信	
<input type="checkbox"/> 非洲人間	定價150元	水木田著	郵購128元
<input type="checkbox"/> 人與土地	定價280元	阮義忠著	郵購238元
<input type="checkbox"/> 植物之美	定價500元	陳月霞著	郵購425元
<input type="checkbox"/> 讓我牽著你的手	定價150元	李文吉等著	郵購128元
<input type="checkbox"/> 影像新銳	定價190元	阮義忠等著	郵購182元
<input type="checkbox"/> 留下來的形象	定價300元	洪裕正著	郵購255元
<input type="checkbox"/> 越南棟增訂再版	定價100元	陳映真著	郵購85元
<input type="checkbox"/> 第二種忠誠	定價150元	劉寶雁著	郵購128元
<input type="checkbox"/> 人妖之間	定價150元	劉寶雁著	郵購128元
<input type="checkbox"/> 人血不是胭脂	定價150元	劉寶雁等著	郵購128元
<input type="checkbox"/> 金水橋	定價150元	王拓著	郵購128元
<input type="checkbox"/> 台北、台北(上、下冊)	定價500元	王拓著	郵購425元
<input type="checkbox"/> 牛肚港的故事	定價200元	王拓著	郵購170元
<input type="checkbox"/> 在血泊中航行	定價80元	鍾喬著	郵購68元
<input type="checkbox"/> 創意編輯	定價320元	沈怡譯	郵購272元
<input type="checkbox"/> 公害大輸出	定價120元	楊憲宏等譯	郵購102元
<input type="checkbox"/> 卓別林傳	定價130元	邱若牧譯	郵購111元
<input type="checkbox"/> 布萊希特傳	定價210元	李健鳴譯	郵購179元

請您在欲購之書前方格打「」，謝謝！

- 郵購單冊85折，五冊以上8折，五冊以內每本請另加掛號費8元，一律掛號寄書。
- 歡迎親自駕臨選購，人間地址：台北市敦化南路737巷8號1F 電話：(02)7091920-3
- 另徵義工及駐校代表

八五年後，包括台灣在內的全中國改革開放的總趨勢下，人間出版社決心以她的理想、知性與品質，和讀者一道，共同建設優秀、豐富的出版文化。

讀完這一期人間，如果您有一份激動和感銘，請立刻採取行動，訂閱人間，實踐您的理想·愛和希望。

人間出版社

理想·知性·信譽

- 訂閱全年12期1,480元，半年6期750元。二年訂閱特價：2800元
- 台灣地區學生優待：全年1380元 / 半年700元 請附學生證影本直接寄本社。二年學生訂閱特價：2600元 ●永久訂戶：16,000元

- 請存款人注意
- 一、如須限時存款請於存款單上貼足「限時專送」資費郵票。
 - 二、每筆存款至少須在新臺幣一元以上但存款尾數不在此限。
 - 三、倘金額誤寫請另換存款單填寫。
 - 四、本存款單不得附寄其他文件。

◎存款後由郵局製給正式收據為憑，本單不作收據用◎
帳戶本人存款此聯不必填寫，但請勿撕開。

郵政劃撥儲金存款通知單	
收款人	帳號 10087910
姓名	人間雜誌社
住址	(郵遞區號)
電話	
寄款人	郵局郵號
姓名	
住址	
電話	
主管：	經辦員：
帳號末滿八位數者，帳號前空格請填0。	
新臺幣： (請用壹、貳、參、肆、伍、陸、柒、捌、玖、零等大字寫並於數末加一整字)	
元	次
手續費	

本聯經劃撥中心登帳後寄交帳戶
登帳

郵政劃撥儲金存款單	
收款人	帳號 10087910
姓名	人間雜誌社
住址	(郵遞區號)
電話	
寄款人	郵局郵號
姓名	
住址	
電話	
主管：	經辦員：
帳號末滿八位數者，帳號前空格請填0。	
新臺幣： (請用壹、貳、參、肆、伍、陸、柒、捌、玖、零等大字寫並於數末加一整字)	

收據號碼：
局號：

虛線內備機器印
撥用請勿填寫

登帳

登帳編號

工作站號

請注意：一、帳號、戶名及寄款人姓名住址請詳細填明，以免誤寄
二、抵付交換票之存款，務請於交換前一日、二天存入，必要時，可請因電話故障等原因無法及時通知中心局者，惟長途電話費由存款人負責
如請

日立家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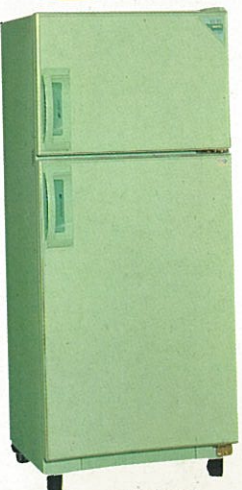


日立科技、產能大突破

日立冰溫冰箱全球銷售網建立成功

日立捷冷冰溫冰箱，全系列都有超大冰溫室、每台 13500 元起分享國內消費者！

紀念機種
每套 **13500** 元起
(不含運、裝)



FR-5278Z

日立電冰箱捷冷

心動品質、心跳價格，唯有日立捷冷專利科技辦得到！

高品質，才能建立全球銷售網成功
 日立捷冷電冰箱以高科技、高品質贏得國際肯定，並成功的建立全球銷售網，因此能以大量生產，降低成本，行銷全世界！

高科技，才能降低生產技術成本！
 日本日立製作所，集有6000位專利專家長期努力下，榮獲全美專利科技第一名，除了提供世界級的品質，更以優惠的價格行銷全世界。

擁有專利科技，才能全系列都有超大大冰溫室！
 今年，日立獨家開發世界專利獨特傳導冷卻系統，沒有冷卻器，與他牌冰箱比較，同樣外觀大小，內容量加大30%，而且全系列都有超大大冰溫室，內容量比他牌冰箱大28%。在技術成熟度上全球第一。

日立捷冷精緻設計，體貼功能超越美、韓進口冰箱，領先世界潮流！

- 七重一體專利結構，無接縫、無死角，好清理。
- 每小時用電不到16毛錢。
- 直接洩管系統，完全靜悄悄。
- 活動腳架，可依需要調整冷藏空間。
- 多種色彩，新穎外觀設計。

日立捷冷大產能、降低生產技術成本，全系列大型冰溫室，祇要13500元！

今天開始，日立捷冷除了提供國內消費大眾最令人滿意的世界級品質，更能因擴大產能，降低生產技術成本，以令人滿意的合理價格回饋消費者。全系列大型冰溫室，每套僅要13500元起，機會有限，請快把握！十七家零售通路現貨供應。

國外訂閱價格：

地區	年份	1年	2年
港澳區	NT : 1696元(水運) US : 60.6	NT : 3232元(水運) US : 115.4	NT : 4648元(空運) US : 166
	NT : 2404元(空運) US : 86	NT : 1900元(水運) US : 68	NT : 3640元(水運) US : 130
亞洲區	NT : 2644元(空運) US : 94.4	NT : 5128元(空運) US : 183	NT : 1900元(水運) US : 68
	NT : 1900元(水運) US : 68	NT : 3640元(水運) US : 130	NT : 2872元(空運) US : 102.6
歐美區	NT : 1900元(水運) US : 68	NT : 3640元(水運) US : 130	NT : 5584元(空運) US : 199.4
	NT : 2872元(空運) US : 102.6	NT : 5584元(空運) US : 199.4	

● 國外訂閱人間雜誌，請將地址與姓名以中英文書寫清楚，連同劃撥單寄回本社即可。(支票抬頭請指名Ren-chian Magazine)

Ren Chian Magazine

NO. 8, LANE 737, TUNG-HWA. S. RD., TAIPEI TAIWAN, R. O. C.

請存款人注意

- 一、如須限時存款請於存款單上貼足「限時專送」資費郵票。
- 二、每筆存款至少須在新臺幣一元以上但存款尾數不在此限。
- 三、倘金額誤寫請另換存款單填寫。
- 四、本存款單不得附寄其他文件。

通 信 欄

新訂戶 續訂戶編號 _____

訂戶姓名：_____

訂閱日期：從 _____ 年 _____ 月起 至 _____ 年 _____ 月止。金額 _____ 元

電 話：_____

地 址：_____

職 業：_____

請開收據 不開收據

收據地址：_____

收據抬頭：_____

統一編號：_____

一年訂費1480元 二年訂費2800元

此欄係備寄款人與帳戶通訊之用，惟所作附言應以關於該次劃撥事項為限。否則應請換單另填。

日立家電製品總代理
王立家電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中山北路二段49之3號 電話：(02)5613211~3、5613215~6